



已讀不回死全家

電視劇

《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原著小說



HOHEIYIN0521

作者

何晞賢



@CREATIONCABIN

出版社

創世館 CREATION CABIN

自由定價

支持作者與出版社



本電子書為限時免費下載版本。
若想支持本地作家及獨立出版社，
可掃瞄PayMeCode自由定價付款支持。

(參考價：已斷市的實體紙本書定價\$98)
若有留言想鼓勵作者或出版社，可在付款訊息欄內填寫啊！

Day 5

p.162

2017 - 08 - 30

Day 6

p.282

2017 - 08 - 31

Day 7

p.352

2017 - 09 - 01

Day 419

p.362

2017 - 10 - 13 //

反正U&B同野位位

毋！樣悅盛係我
我而家行過嘞

無野！

而家已經就與End Game
嗰肉！

玩嗎？

各個地

何歸醫想打死

存下去。

唔係Admin！

問我呀？

咁班人而嘅內鬼

Message

一定係

哈哈

我而家行過

無野！

OK

2017-08-26



1 Unread Message

「已讀不回死全家？」

坐在我右邊玩電話的Elaine忽然說了一句。

「……吓？」我放下手上的書望向她。

「『已讀不回死全家』……啱啱有人Create咗個咁嘅Group，拉晒我哋成班人入去。」

她正在看一個新建立的WhatsApp Group，裡面一條Message都沒有，但不斷彈出的淺藍色Notification表示群組管理員仍然在加入人入Group。

我想拿她的電話過來細看時，Elaine馬上躲開。

「你睇自己嗰部啦，你都入咗Group㗎！」

我沒有回應，亦懶得找自己的電話，反正這個Group一定是Billy——我們班會主席、亦是我好朋友——搞出來的。

「好心你叫Billy唔好成日搞埋啲無聊嘢……正正經經開番個班會Group……」看來Elaine跟我想法一樣。

她口裡說不，但卻興致勃勃開始查看Group裡有甚麼成員，我環視課室，其他有回來補課的同學都在看著電話，更有幾個正在竊竊私語，似乎大家都在討論已讀不回死全家的事。

我當然沒有理會，因為根據過往經驗，Billy把全班都加進去之後就會不斷貼一些無聊圖片，五分鐘後同學開始紛紛Quit Group，Billy自討沒趣後自然會關閉群組；隔幾星期後又再重複一次，周而復始……

「無聊……讀書又唔見佢咁好心機……」Elaine已經一馬當先Quit了。

10:28，兩分鐘後周Sir就會來到課室開始補課，而我亦打算用這半天讀完手上這本小說。

「嘍！」

我想拿起小說的同時，旁邊傳來一下好像氣球爆開一樣的響聲，還有些溫熱的液體濺過來，我本能地閉起眼、舉起手擋著臉。

「仆街！做乜鬼！」我大聲咒罵，同時拿起校呔抹面。
聞到一陣有如鐵鏽般的味道，還感覺到有些長頭髮黏了在我臉上。

然後就聽到同學們開始大聲尖叫。

張開眼，我桌上除了書本外，還多了一顆眼球。

身上的白色校服已經染成一片血紅，右手和衣袖上沾了些鮮紅色的顆粒。

轉頭望向Elaine，發覺她的整個頭顱都消失了——

鮮血不斷由她頸部的斷口位泉湧而出。

沒頭的Elaine手向下一垂，她的iPhone掉到地上的同時熒幕仍然顯示著那個Group：

已讀不回死全家

您已不是本群組成員

我感覺到自己不受控制地想向後縮，同時驚叫聲脫口而出。


椅子失去重心，我仆倒地上。

眼前一黑……

在Elaine的頭爆炸前十分鐘左右，我已經回到了課室坐在自己位置上。

6A班總共有28人，但即使把我也算進去，現在課室亦只有10位同學，各人零散地坐著玩電話，或者三兩人聚在一起閒聊。

對於我們這些升中六的學生而言，這暑假是DSE前最後一個可以放心去玩去開心的長假期；班主任周Sir深明這個道理，所以學校



雖然有幫我們安排暑期班補課應考，但是他早已明言我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回來。

我因為長得高，而且成績不錯，長期是名列前茅的一分子，所以老師一般都不用留意我，周Sir亦因此編了我坐課室最後一排的角落。

這個位置方便我看到全班同學的情況，我發覺平日上堂睡覺、玩，或者無心向學的人想當然地沒有出現；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就連成績最好的那幾位同學，除了我之外一個都不在場。在坐的同學都是成績中等、或者比較聽話的那種學生。

由於我的兩個好朋友——Billy和允仔屬於上課玩耍的那種人，其實我早已做好心理準備今日會自己一個度過……但是，人總會對未知的東西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希望。

補課10:30開始，現在10:25，尚有五分鐘才開始，我依然在期待著那兩個傢伙會不會良心發現，回來陪我度過這半天。

希望歸希望，我知道成真的機會微乎其微，所以我出門前已借了姐姐的一本小說帶回來消磨時間。

可能你會問我，既然我知道朋友不會回來，我的成績又無須補課，那我回來幹甚麼？

一字記之曰：女！

我女神——陳佩珊成績中等，而且對班主任周Sir言聽計從，我知道她回來補課的機會高達90%；所以……我想在今天等個機會找她聊天……

正在讀小說的我眼角瞄到有個女同學的身影走入課室：齊肩短髮、高挑、腳步緩慢。她慢慢走到我旁邊的位置坐下，放低手袋後翹起雙腿，拉一下略短的校裙後開始玩電話。

「何晞賢，你都返嚟嘅，喺屋企無嘢做咩？」

這個女的不是陳佩珊，而是女班長Elaine。

陳佩珊是個長髮小個子的女孩，最重要的是她沒有可能主動坐

Day 1

我旁邊。

「返嚟幫你手溫書呀，費事你入唔到大學啦。」我冷笑一聲：「你知你㗎啦……」

Elaine用力打了我肩膀一拳。

我因為性格有點內向，不太喜歡說話，所以朋友不多；除了Billy和允仔外，似乎就只有Elaine說得上是我朋友——我中三那年轉校過來，她是第一個跟我搭話的同學，然後我們就自然地熟絡起來了。

這時候全班同學電話都陸續響起——雖然我電話長期是靜音模式，但都感覺到震了一震。

Elaine掏出電話打開WhatsApp，然後忽然間說了一句：「已讀不回死全家？」

「……吓？」我放下手上的書望向她。

「『已讀不回死全家』……啱啱有人Create咗個咁嘅Group，拉晒我哋成班人入去。」

然後——三分鐘之後，她的頭就好像氣球一樣爆開了。





2 Unread Messages ✓✓

醒來之後，我發現自己正躺在醫療室內，染血的恤衫被換成了一件略大的運動外套。

不知道是因為受驚還是倒地時撞到頭，反正我剛才在課室暈倒了。

周Sir坐在床邊，雙手擱在大腿上看著我，神色凝重。

他是我們班主任，才執了兩年教鞭，但因為跟我們這些高年級學生年紀相近，所以師生之間關係很好，打成了一片；就連最愛鬧事的同學，都不會在他課堂上搞甚麼花樣。

周Sir這個嚴肅模樣，印象中我只在羅彥輝那件事發生時見過一次。

「阿Sir……頭先……」我想起剛才Elaine爆頭，馬上想坐起來跟周Sir說，但被他按住了肩膀。

「你喇喇先……我大約知道頭先發生咩事……」

然後他就走出了醫療室；直到門關上前，外面站著那一老一嫩的兩個男人都在盯著我。

雖然我內衣右邊染紅了一大片，但我依然心存僥倖地想：Elaine爆頭會不會只是個夢？

掏出電話一看，現在是11:04；我暈了差不多半個鐘。

半個鐘之內，已經有七十多個WhatsApp Message。

深呼吸一口，打開了WhatsApp。

我馬上倒抽一口涼氣！

置頂那個Group，有五十多條Unread Message，而Group名就是：

已讀不回死全家

我二話不說在裡面問了一句：

有無人知咩事？Elaine而家點？ 11:05

然後一直往上拉，快速掃視留言。

沒有回校的都在一頭霧水地問這是甚麼情況，而不少剛才在場的同學都拍了照傳到Group上，一邊嘗試解釋、一邊叫他們不要Quit Group；但是訊息之間仍然夾雜著不少淺藍色的Quit Group Notification。

終於拉到最頂，才發現我並沒有群組管理員的資料，只能看到把我加進來的傢伙電話號碼是「+852 6109 XXXX」。

開始從頭看一次Group內的訊息，最初同學們都只是「？」或者留個Emoji，Elaine是第一個Quit Group的；在她離開後，+852 6109 XXXX再新增了數位同學，然後就發出了它的第一個Message：

11

遊戲規則：

1. 收到並讀取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回覆。
2. Group Message不在此限。
3. 用Emoji或者無意義語句回覆者——死亡！
4. Quit Group者——死亡！
5. Send Message給死者——死亡！

勝利條件：

1. 6A班全員死亡！
2. 6A班倖存者兩人或以下！
3.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 10:25

甚麼「遊戲」規則？

我查看了Group的成員名單：除了群組管理員外，現在只剩22





個成員。

這時電話又震了一下——應該是有同學回覆了我。

但我完全沒有心情查看……

Quit Group者死亡？

就像Elaine那樣？

心裡一陣難受，沿著名單查看，發現陳佩珊還在Group內，我才鬆了一口氣。

「傳送訊息至 6A-陳佩珊」，我沒有多想，馬上輸入了一大段Message：

你有無返到嚟學校？

我頭先就坐嚟Elaine隔離……嚇死我！

你千祈唔好Quit嗰個Group呀！

但當我想Send的同時，卻感覺到有點不妥……

收到並讀取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回覆。

如果……如果我把Message Send了給陳佩珊，但她來不及回覆的話……

然後我再想起——我暈倒的這段時間，有人Send過Message給我嗎？

回到WhatsApp Chat List頁細看：已讀不回死全家下面是一個叫陳佩珊Fans Club的Group——這個明顯是在諷刺我的名稱，是Billy用來給他、我和允仔三個人閒聊的Group。

裡面有數十個Unread Message！

我火速入去一看——Billy與允仔不斷在討論已讀不回死全家的事情，同時在問我情況；我望一望最頂那個Message：10:33。

背脊一涼——現在已經11:10——收到並讀取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回覆。

——仆街喇仆街喇仆街喇仆街喇仆街喇仆街喇仆街喇仆街喇！
大事不妙；我馬上覆了一句：

頭先暈撚咗，啱啱醒番
@6A-Billy個Group係咪你搞㗎？ 11:10

我望著下面Billy及允仔不斷彈出來的新Message，頭腦仍然一片空白，所以閉起雙眼；這樣反而不能自制地回憶起Elaine爆頭的情景……

「何晞賢……你無事咁嘛？」

聽到周Sir的聲音，開眼望一望電話……

現在已經11:11，但我仍然未死……

難道……遊戲規則是假的？難道已讀不回死全家真是Billy的傑作，然後Elaine剛好湊巧死掉了？

雖然不太明白，但所謂規則似乎沒想像中嚴苛，加上周Sir在旁陪著，我心裡終於安定了一點。

「阿Sir，Elaine佢——」

周Sir搖搖頭，我亦知道不用再問下去。

其實我知道周Sir心裡的問題一定比我還多，但我始終才剛醒過來，他只能讓我先再休息一下。


我亦不想繼續追問甚麼，所以就繼續看著自己的WhatsApp。

如果平日被老師看到我們如此明目張膽在校內玩電話，那可不得了；但現在周Sir似乎沒有怪責我的意思。

WhatsApp裡尚有一條來自允仔的Unread Message，我按入去查看：

鳩賢你點咩？ 10:44





同時腦海裡閃過遊戲規則：

1. 收到並讀取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
必須在30分鐘內回覆。
2. Group Message不在此限。

我身軀一震，終於明白為何我並未死掉：剛才那個是Group Message。

同時我亦明白這個是最壞的情況——無法挽回的最壞情況——因為我已經讀取了允仔這個Message。

我連責備允仔的心情都沒有，只是看著時間，然後回覆了他：

無事……之後就難講…… 11:14

由他Send出這Message那一刻開始，我們兩人之間已經打開了一個無限循環，直到我們其中一人死亡之前都不會結束。

3 Unread Messages

我和允仔靠著牆坐在地上，Billy在面前踱來踱去。

有無人試過真係已讀不回完之後死咗？有嘅出句聲！ 18:38

Billy在已讀不回死全家入面隨口問了一句。平日的我和允仔肯定会取笑他這個問題——死人怎麼出聲？

但現在……

我哋咁樣Send要Send到幾時？ 18:39

差不多30分鐘，我又回覆了允仔WhatsApp一次——坐在我旁邊的他讀取Message後苦笑一下。

「喂！都話唔好睇個Message住！」Billy見到允仔秒讀我的回覆，反應甚大。

「有乜分別啫……」允仔有氣無力地回答。

剛才在醫療室時，我叫了Billy和允仔來接我；大約五點左右他們來到，三人就一起去了學校附近、瀝源邨一個天台上耗了差不多兩個鐘，期間我和允仔不斷互Send Message。

這裡是我們的秘密基地，每逢放學後有空的日子都來這裡聊聊天、或者玩些無聊遊戲，待到晚上才各自回家；抱著這麼沉重的心情上來，還是頭一遭。

「唔好睇個Message就無事！已讀不回死咩，唔讀咪唔使死囉！」Billy對允仔大喊。

「Billy哥……唔啱我Send個Message畀你試下？」我反駁一句。

「嚟呀！」

「挑！佢講吓啫！我同鳩賢係咪都WhatsApp吹水嚟啦，你理得我啲啫。」允仔打圓場道，我亦暗自有點不好意思。



護員抬住Elaine兜咗好大個圈先返到上架車度。」允仔告訴我。

這時我電話忽然響起——沒錯，靜音了那麼多年，我終於重新啟動了鈴聲——嚇了我一跳。

家姐

來電

「喂……何晞媛……」我故意直呼姐姐的全名，允仔聞言精神為之一振。

「做乜呀？頭先係咁打畀我？」姐姐的語氣不太耐煩——我剛才在學校打了數次電話，打算叫她來接我回家。

「無嘢喇……」

「我而家過嚟啦，你喺邊度？」

我本想打發掉她，但允仔的表情使我有點於心不忍。

「瀝源邨。」

「好啦，我過到嚟再打畀你！」她馬上掛了電話；沒有推斷錯的話她應該正在開車。

「鳩賢，不如我今晚去你度瞓咩。」允仔笑道：「咁咪可以一路吹水一路通宵WhatsApp囉，無咁易瞓著咩嘛！」

「無所謂呀，陣間叫我家姐車埋你。」我早就知道他心裡在打甚麼主意——

「喂，你哋睇下個Group。」Billy突然大聲道，然後回到我們這邊。

馬上打開已讀不回死全家，發現Group頂顯示+852 6109 XXXX輸入中……

我們三人不約而同地屏息靜氣，等待著這個神秘的管理員Send Message出來。

大家好！關懷同學由WhatsApp做起！

讀後回覆是基本禮儀，已讀不回的人都去死吧！

本日因已讀不回而死的人數：0人

因Quit Group而死的人數：5人

剩餘人數：22人 18:52

接下來是給6A班諸位的新規則！ 18:52

——新規則？

我們三人分別對視了一眼，大家的眼神都是既恐慌又擔憂。

請將我的電話號碼存入你的通訊錄，設定名稱為「Admin」

1分鐘內未設定者——死亡！ 18:53

搞甚麼？

雖然不知道搞甚麼，但被「——死亡」兩字刺激到，我們幾乎同時按下了+852 6109 XXXX，「新增至通訊錄」，把它的名稱存為Admin。

30秒都不用的功夫，但過了整整一分鐘，+852 6109 XXXX——Admin才有新Message。

哈哈！全員通關呢！

可惜上面只是騙你們的啊，騙●人●的！

以下才是貨真價實的新規則，即時生效： 18:55

*6. 把遊戲的存在以及任何資料告知此Group以外的第三者——該名
第三者死亡！[規則追加] 18:57

規則追加？

「仆街！啲規則仲可以加？」Billy忍不住大罵：「咁你玩撚晒啦！」

他沒有Send在Group度，想當然Admin看不到；這時Admin繼續發言：

*Admin發現有同學擅自對同學以外的人提起遊戲，
這是絕對不容許的！*

*由於早前規則沒有說明，所以現在追加一條！
再犯者——死亡！ 18:58*

我感覺Billy和允仔投射過來的目光，但……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呀！

19

@Admin我有問題想問 18:58

出現一條不是來自Admin——而是來自6A-楊悦盈——的新Message。

乜嘢係「關鍵人物」？18:59

見到楊悦盈的問題後……

我比剛才等Admin出字時更緊張：雖然我們都有在Group內留過言，但從來沒有人嘗試過與Admin直接對話。

Admin輸入中…

楊悦盈——班裡其中一個最不起眼的女孩，竟然敢直接向Admin發問……



「關鍵人物」就是關鍵人物！非死不可的人呀！
要不就他們全員死亡，要不就死掉大多數的6A班同學吧！ 19:00

「乜撚嘢……」我聽到Billy悄聲道。

遊戲規則已經追加了，下面再給你們仔細看一次！
還有，其中一位關鍵人物今天已經因為Quit Group死掉了！萬歲！
因為Admin太開心了，就在下面再加上一個線索給你們！ 19:01

遊戲規則：

1. 收到並讀取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回覆。
2. Group Message不在此限。
3. 用Emoji或者無意義語句回覆者——死亡！
4. Quit Group者——死亡！
5. Send Message給死者——死亡！
- *6. 把遊戲的存在以及任何資料告知此Group以外的第三者——該名第三者死亡！ [追加規則]

勝利條件：

1. 6A班全員死亡！
2. 6A班倖存者兩人或以下！
3.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進度：1/4） 19:02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19:02

我留意到時間，所以提醒允仔回覆我。
很快，30秒不到，就聽到WhatsApp響。

Day 1

咦？

不是我？

「吓？」Billy一臉驚訝：「楊悅盈Send咗個Message畀我，叫我Call晒所有同學聽日返學校。」

我皺起眉頭——班上最不活躍的她，為甚麼竟然行動起來？

4 Unread Messages



漆黑一片的睡房，電腦熒幕是唯一光源。

電腦前的眼鏡娘——楊悅盈——聚精會神地對著Facebook Messenger。

終於等到Kelvin Tang名字旁邊的綠燈亮起；她鬆了一口氣，Send了個Message過去：

Yuna Yeung：

用咗我電話Send WhatsApp畀吳啟鋒未？
佢有無覆到？ 22:39

Kelvin Tang——6A班同學鄧鐵雄——馬上就顯示為輸入中…。

Kelvin Tang：

有呀……佢問我約人返去做乜 22:40
我話到時會同全班人解釋，叫佢用班會主席身份約6A聽日下晝六點
半返學校 22:40
之後佢有覆過我，但係我完全無睇過WhatsApp 22:41

Yuna Yeung：

大約幾點收到佢最後一個WhatsApp？ 22:43

Kelvin Tang：

七點半左右 22:43
然後佢就喺嗰個Group度叫咗我哋全班人一齊聽日返學校 22:44

楊悅盈心裡高呼一聲「Yeah」：鄧鐵雄雖然沒有自覺，但其實他已經幫楊悅盈驗證了兩個保命方法。

Kelvin Tang :

咁我聽日先畀返個電話你？ 22:46

如此低級的問題無須回答。

楊悅盈關了熒幕，房間馬上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她房間長期不開燈，遮光布製的窗簾由她搬進來那天起就沒有被拉開過，因為一片黑暗有助她思考。

憑著鄧鐵雄剛剛的測試結果、以及仍未有人因為已讀不回而死的這個事實，楊悅盈有信心可以讓僅存的6A班同學多生存幾天。

但是……要脫離這個所謂「遊戲」，她還是茫無頭緒。

不……要說頭緒的話……

三個勝利條件……

23


1. 6A班全員死亡！
2. 6A班倖存者兩人或以下！
3.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

她千方百計都會阻止第一個條件成立；而第二個……如非必要她亦不想第二個條件成立。現階段第二個條件只是用來拉攏人的藉口。

「鄧鐵雄……我有方法可以令我哋兩個生存到最後……」今天離開學校時，楊悅盈趁鄧鐵雄落單時對他道：「不過你要照我所講嘅去做。」

鄧鐵雄這名字雖然給人硬朗的感覺，但實際上他只是個渾渾噩噩的胖子，面對難題只會想找個可靠的人作依賴，而不會自己尋求解決方法。

「呀……？真係？」鄧鐵雄用手掌抹抹自己臉上的汗，似乎不太相信。



「係……如果你唔信我嘅話……」楊悅盈掏出自己的電話，親手交到鄧鐵雄手中：「我個電話交畀你保管，無用密碼鎖嘅。」鄧鐵雄望著楊悅盈的電話，再望望她，點點頭。

「咁……我哋應該點做？」

如是者，她就成功使鄧鐵雄成為了自己的幫手。

楊悅盈雖然在班上——不論是表現還是成績——都毫不起眼，但其實透過不斷觀察，她深信自己早就對全班同學瞭如指掌。

就在一片黑暗中伸手拿起了桌上的筆和紙，開始默寫著全班28個同學的名字。

因為她自信對同學瞭如指掌，所以亦深信最後帶領6A生還的人必定是自己。

關鍵人物……Admin有提示過今天已經死了一個關鍵人物。

打開枱燈，按記憶開始在紙上圈起今天Quit了Group——已經死去的同學。

當她在圈名字時忽然被兩個名吸引住了：兩個仍然在生的同學。

楊悅盈靈光一閃，感到這兩人可能是個極大的提示。

Day 1



OK

2017-08-27

5 Unread Messages



下午六點十五分，我和允仔打著呵欠走進校門。

馬上就與獎盃櫃打照面——櫃裡放滿了多年來學校贏得的獎項，身為籃球隊主力的Billy和允仔，對櫃入面的獎項貢獻了不少，而我……不要說得獎了，就連課外活動我亦甚少參與。

可是，叫我和允仔在意的是獎盃櫃後方、反映著我們兩個慘狀的那塊鏡子。

昨晚允仔隨便編了個藉口去了我家過夜——雖然知道他目的只是為了見我姐姐何晞媛一面，但在這種時刻，我也沒有揭穿他。

何晞媛當然沒怎麼理會允仔，反倒是我們兩人徹夜未眠，互Send了一整晚的Message。

從鏡子中看到，我們兩個憔悴得彷彿每人連續打了十次飛機一樣。

不忍卒睹……我們以一致的步伐轉右走上樓梯。

「喂……不如真係試下唔睇唔覆……」允仔一邊揉著眼睛一邊說。

我沒有回答。

這些不知道是否安全的做法，自問不敢親身嘗試。我只是牢牢地握著自己的電話：20分鐘前允仔Send給我的Message，我打算回到課室後就回覆。

其實整晚沒睡並不算甚麼，本來我們就經常在暑假期間通宵打遊戲機；但是要每半小時回覆一次WhatsApp，還不能隨便亂寫Message，那種壓力才累人。

剛上到四樓，我們就看到楊悅盈和鄧鐵雄一同離開課室。她跟平日一樣木無表情，反而他看起來有點鬼祟。

我和允仔對他們揮手打招呼，但兩人都無視了我們。

「雕那星……使唔使咁串。」允仔故意用他們能聽見的音量說；我有點不好意思，看楊悅盈沒甚麼反應，連忙推著允仔進了課室。

Billy（實際上是楊悅盈，但其他同學並不知情）約定的時間雖然是六點半，但出乎我意料的，已經有十多個同學在課室裡面。

跟昨天一樣，各人都是按自己的小圈子，一兩個或者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但今天明顯瀰漫著不安的氣氛。

Billy站在老師桌前，罕有地收起了嘻皮笑臉，子筠在第一排靠右的位置，Billy示意我和允仔坐到第一排正中、他面前的兩個空位。

允仔一坐低就伏在桌上睡覺，而我覆完WhatsApp後，回頭掃視了一下課室。

靠前排和中間的都是昨天跟我一起在校的那些同學，除了Elaine和剛走出去的楊悅盈、鄧鐵雄外，共7人；似乎親眼目睹Elaine死亡的他們都不敢妄自Quit Group。

另外，陳佩珊和另外幾個昨天沒出現的同學，都零散坐了在這撮人中。

我稍為鬆一口氣，嘗試用眼神向陳佩珊打招呼。

當然，她完全沒有留意到我。

最後排右邊角落是我的座位，但已經被校工用尼龍布蓋上，而且方圓數位都沒有同學敢接近；相反左邊角落就坐滿人——昨天沒回來的一群MK，現在彷彿如臨大敵地聚在一起。


我一向跟這群人沒甚麼交集，但亦明顯留意到平日這個五人組成的小圈子，現在只剩三人。原因不難推測：一向以為自己最酷最厲害的他們，對於已讀不回死全家的第一個反應必定是：**戇鳩！**

然後就會Quit Group。

我甚至相信倖存的這三人都是因為有同伴Quit Group後爆頭死，才明白這件事並非用「戇鳩」兩個字就能蒙混過去。

靠走廊那排單獨位，只有一個男同學坐著，心不在焉望著窗外——他就是長期考取全班第一的柯志恆。

他這人沒有甚麼特別，但就老是散發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而我亦會盡量避免與這類人接觸。



仔細一數，剩餘的22人竟然全部在場；連考試都鮮會那麼人齊。

楊悅盈剛好跟鄧鐵雄回來，鄧鐵雄動作笨拙地走到課室中間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坐下；楊悅盈就去到Billy身邊揚一揚手示意他走開。

雖然Billy比她高整個頭，但氣場完全被壓了下去，只好乖乖去到子筠旁邊。

平時甚少參與班上活動的楊悅盈，忽然間變成了領袖一般，緩緩掃視全班每個同學，再望望時鐘，才開始發言。

「大家，唔好意思，今日其實係我拜託吳啟鋒約你哋返嚟。」

全班馬上議論紛紛，發出一陣嗡嗡的低語聲。

我早知道Billy是受楊悅盈所託才約同學回來，同時想起剛才她和鄧鐵雄走出課室，所以下意識地回頭過去望向鄧鐵雄。

我們眼神對上了，然後他作賊心虛似的別過頭去。

「我有一個方法，短時間內可以令到大家**100%生還**。」

楊悅盈此話一出，全班馬上靜了下來。

她一向都是不太作聲，自成一角的那種人；不參加活動、成績不突出、又不是甚麼驚世駭俗的美少女，所以很少會受到同學的注意。

說實話，我也從來沒有想像過她有一天會像個領袖一樣對著全班發言。

「我重申一次，個方法係**短時間內**可以令到大家100%生還；但係我想同大家講——」

「咩方法？」一個聲音打斷了楊悅盈的話；我認得那是徐建文——MK一派的其中一個同學。

楊悅盈望向徐建文的方向，靜了一下。

「我想同大家講，而家諗住保命只係治標不治本，我哋應該Focus落去勝利——」

「咩方法啫？講啦！」這次同時間有幾個同學發問，然後後面

開始起哄。

楊悅盈一直等到起哄聲開始靜下來，才不徐不疾地繼續。

「我哋應該Focus落去勝利條件度，將三個關鍵人物搵出嚟。」

「你意思係……」這次是柯志恆：「我哋要搵三個關鍵人物出嚟……跟住殺死佢哋？」

後面又開始傳來竊竊私語聲，我望向允仔，他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我想必也是這副嘴臉。

「你可以咁講，因為只要關鍵人物唔死，最壞嘅情況會係我哋班**全員死亡**。」

全班再次靜默。

「我尋日親身做咗個測試：只要唔Read同學Send過嚟嘅WhatsApp，就唔會符合已讀不回嘅條件，唔會死。」楊悅盈望向Billy：「吳啟鋒尋日Send畀我嘅WhatsApp，我完全無睇、無覆，但係我到而家都未有事。」

我感覺到全班同學的目光一致投向了Billy；Billy亦馬上站起來走到楊悅盈身邊，掏出自己的電話。

「係……雖然我無同佢夾埋做測試，但我可以做證——如果有同學唔信，我可以借部電話畀佢睇。」Billy打開自己的WhatsApp，把電話熒幕向外對著我們。


坐最前排的我看到，Billy最後一個Send給楊悅盈的Message仍然是灰別，時間是昨晚**19:34**。

「只要大家唔Quit Group，唔Read同學嘅Message，暫時係完全唔會有危險。」

話畢，全班——包括我在內——都鬆了一口氣，氣氛一下子輕鬆下來，Billy拍一拍楊悅盈肩膀以示感謝。

楊悅盈似乎仍然有話想說；但我知道沒有同學會再繼續乖乖聽下去，放鬆下來的他們已經開始在各自聊著天。

她從校裙袋掏出一張對摺好的紙打開，反轉將正面對著我們。



紙上寫著6A班28個同學的全名，上面劃滿了意義不明的符號；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紅圈圈著死者的名字。

同時我留意到，紙張在微微顫抖著：看來對著大伙發言的楊悅盈其實也是相當緊張，並不是看起來那麼冷靜。

「對於關鍵人物，我自己有幾個諗法——」

這時，全班同學WhatsApp一同響起來，眾人放鬆下來的神經一下子又繃緊了。

Admin在已讀不回死全家發了一條新Message。

大家好！關懷同學由WhatsApp做起！

讀後回覆是基本禮儀，已讀不回的人都去死吧！

本日因已讀不回而死的人數：0人

因Quit Group而死的人數：0人

剩餘人數：22人 18:50

昨晚竟然無人死亡？Admin為各位同學喝采！

大家繼續加油，發揮讀後回覆的精神！ 18:51

Admin似乎默許了楊悅盈的做法……或者只是單純地未發現漏洞？

不管如何，暫時應該真的可以靠不讀不回這個方法撐下去。

尋日Quit Group死嘅人數係5人，剩餘人數係22人

但係我哋班總共有28人，點解少咗一個？ 18:52

發問者是楊悅盈。

「屌……問問問……小心一陣瀨嘢……」我隱約聽到後面傳來責怪她的抱怨聲。

但楊悅盈只是聚精會神看著手上的電話，而我看到Admin輸入中……

「關懷同學由WhatsApp做起」，但我可沒有說止於WhatsApp！
對班上的事情有疑問，不會自己去求證嗎？18:53

楊悅盈把電話放在桌上；依舊木無表情，但我感覺她其實正在沉思著。

「好！終於可以返去瞓！」徐建文誇張地大聲宣布，然後率先離開課室。

其他同學都開始逐一起身離座，而楊悅盈並無阻止。

「閃？」允仔悄聲問，然後忍不住打了個大呵欠；我見楊悅盈好像想東西想得出了神一樣，就對允仔點點頭。

我、允仔、Billy與子筠一同走出課室，昨天在天台時的不安感早已煙消雲散，允仔變回平時的自己，開始在胡謔著，牽著子筠的Billy亦如釋重負地跟他搭著話。

緊隨在後的我卻完全沒有心情加入他們的對話。


因為我始終覺得有點不對勁。

一行四人來到一樓時，我電話響起。

6A-楊悅盈

來電

通常收到電話時，我都會讓它變成未接來電再用WhatsApp回覆，但這次我很快就接聽了。



「喂？何晞賢？你而家即刻搵個藉口去Art Room等我，千祈唔好同其他人講。」

Art Room？當我忍不住想開口問時——

「唔好講嘢——你而家應該同吳啟鋒佢哋一齊？快啲諗辦法撇甩佢哋過嚟。」然後她就掛了線。

她昨天也在課室一同目擊了Elaine的死亡，所以我好想知道她還有甚麼想法。

Billy他們已經準備走到地下，沒留意我剛剛接了個電話。

「喂……我漏咗啲嘢，你哋走先唔使等我。」我說謊道。

「鳩賢你……」Billy眯起雙眼，一副懷疑的模樣：「唔好扮嘢啦……」

我心裡一震，難道他看出了我想借故撇開他們？

「……你想上去搵陳佩珊咪講囉……唔會笑你㗎……」Billy說完後，與允仔一同低聲恥笑著我。

「唔好踢爆我啦屌……」……正好，我順水推舟與他們道別後就往回走。

幾乎忘了——「允仔，記住覆我個WhatsApp，我唔會Read你，有咩事我哋電話或者用Group再傾。」

允仔對我做了一個「OK」的手勢。

我等他們三人都落了下一層之後，就沿著一樓走廊走向Art Room。

我們學校的構造是：每一層都有前梯和後梯，總共六間普通課室，前梯口旁有一間，門口放著Locker，男女廁和教師用升降機都在這邊；另外五間課室沿著走廊並排；靠後梯處則是兩間特殊室。

而一樓的特殊室就是Art Room和音樂室。

沿著走廊經過一間又一間空課室時，我不禁想：為甚麼這事會發生在我們班上？

差不多去到Art Room門口時，楊悅盈亦剛好從後梯來到。

比我矮小一截的她走過來，抬頭與我對視一下，然後就領著我走進了Art Room。

我這才發現鄧鐵雄原來在裡面。

「Sor……Sorry呀……我頭先——」他一看到楊悅盈，就誠惶誠恐地彈起身道歉，楊悅盈舉起手制止，他馬上乖乖地閉嘴。

我皺起眉，不明白他們是甚麼關係，但去了鄧鐵雄對面坐下——雖然五年中學生涯有兩年都與他同班，但我對他這種驚慌怕事的性格沒甚麼好感，因此一直未有與他深交。

不過，正如我所說，我跟大部分同學都沒甚麼交情。

楊悅盈關上門，確保沒有人在外面，然後走到我身旁坐下。

她把臉孔稍稍靠過來，不吭一聲看著我。

我感到臉孔開始變紅；我不是毒男，但也沒有女性緣，除了Elaine和姐姐之外，我鮮有機會與其他女孩如此近距離接觸。

大約凝視我十秒之後，楊悅盈終於開口；而我完全沒有預計過她會如此直接——

「何晞賢，我想吳啟鋒死，你要幫我手。」

6 Unread Messages

「……吓？」何晞賢頓時語塞，而這亦在楊悅盈預計之內。

她盡可能想在最少人犧牲的情況結束這件事，因此膽怯又沒有行動力的鄧鐵雄絕對不是個好伙伴。

柯志恆雖然看起來算是有點腦袋，但就算在已讀不回死全家發生前，楊悅盈已經老是覺得柯志恆心術不正。

因此……她想在何晞賢身上賭一把。

當何晞賢聽到她殺害自己的好友的邀請後，他皺起眉頭，眼神帶點敵意。

「四個關鍵人物，我懷疑吳啟鋒就係其中一個。」楊悅盈開始解釋：「因為Admin會更新關鍵人物嘅死亡進度，而今日經我講完之後，唔會有其他同學死；所以只要你幫我手殺死吳啟鋒，我就可以證實到我嘅疑心。」

「竊然線！」何晞賢用力拍一下枱面，然後倏地站起轉身離開。

楊悅盈有點手足無措：她心目中沒想過何晞賢會衝動得馬上就想走。

「四個關鍵人物就係欺凌羅彥輝嘅人。」情急之下，馬上說出了她的假設。

果然，何晞賢停下了腳步。

「點解已讀不回死全家呢件事會發生喺我哋班，我覺得係因為呢段片。」

楊悅盈在自己電話上打開了影片，放在枱上播放。

半年前，這段片在一個叫做有趣影片分享的WhatsApp Group度上廣傳；那是吳啟鋒建立、屬於6A班的一個Group。

影片的場景是男更衣室，時間是某次體育課之後，鏡頭一直隨著拍攝者的笑聲，搖晃得相當厲害，但也不難看到三個男同學正在抓著一個又矮又瘦、戴眼鏡的男生，把他壓在更衣室的長椅上，然後一邊恥笑一邊脫去他的體育服；影片當中不斷夾雜著三個施暴者、拍攝

者以及其他男同學的笑聲。

眼鏡男雖然想掙扎，但三個施暴者都明顯比他壯了不止一個級數，眼鏡男最終落得一絲不掛的下場；其中一個施暴者從衣架上抽出自己的皮帶，把眼鏡男雙手綁上，然後——

何晞賢回到楊悅盈身邊按停了影片。

「你想點？」何晞賢盯著楊悅盈：「你覺得羅彥輝係Admin？」

「我唔知邊個係拍片嗰個，因為嗰日唔係全部男同學都喺度。」楊悅盈收起電話，托一托臉上的眼鏡：「但係落手嗰三個我諗唔使講你都認得……」

片中的眼鏡男就是羅彥輝，三個施暴者分別是洪諾言、劉楚恆及吳啟鋒。

用皮帶綁起羅彥輝的人正是吳啟鋒。

「佢哋三個加埋拍片嗰個，我懷疑就係四個關鍵人物。」楊悅盈又拿出那張寫滿人名的清單指向劉楚恆的名字：「我發現劉楚恆尋日已經因為Quit Group死咗，而Admin亦都有提示過關鍵人物四個死咗一個；如果你幫我殺死吳啟鋒，聽日就可以證實到我講嘅嘢係真定假……」

何晞賢終於重新在楊悅盈身邊坐下來，望著名單欲言又止。


楊悅盈曾經聽正在修讀心理學的哥哥說過一種叫做「Door-in-the-face」的談判策略：先提出一個無理要求，然後降低標準，對方配合的機會會大增——

「……或者至少你話畀我聽，拍片嗰個係邊個。」楊悅盈放軟了語氣：「剩低嘅我哋兩個自己諗辦法。」

——她知道何晞賢不可能會殺死吳啟鋒，但她希望至少可以讓何晞賢說出第四個目標是誰，然後協助自己……

「徐建文。」果然，何晞賢爽快地回答，然後神色凝重地向楊悅盈質問：「你……真係諗住殺死自己同班同學？」

「唔會。」楊悅盈左手托著腮，對上了他的目光：「最多咪偷



佢哋其中一個人個電話，然後幫佢哋Quit Group。」

「竊撥線！」何晞賢再重申一次，然後氣沖沖地離開了Art Room。

剩下托著頭的楊悅盈以及一臉不安的鄧鐵雄，兩人一言不發地坐著。

打破沉默的是誠惶誠恐的鄧鐵雄。

「你……唔係真係諗住——」

「竊線……」楊悅盈打斷了鄧鐵雄的問題；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她都不想動手殺人、甚至不想有人為自己而死。

她還未有這個心理準備。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可以在不再有傷亡的情況下把此事完結……

因此，楊悅盈正在盤算著下一步行動：直接去拜訪一下因為這段片而申請休學、最有可能是Admin的人——羅彥輝。

7 Unread Messages

「仆街！殺死我？」Billy怒吼一聲，幾乎隔著電話震傷我的耳膜。

「我唔知佢係咪認真，但係佢真係咁同我講。」

我離開Art Room後就直接回家，思前想後，終於決定打電話給Billy告訴他楊悅盈的想法。

「即係照佢咁講，柒輝就係Admin？」

「你冷靜啲先……唔好叫人做柒輝住……」

「屌！不黠都咁叫佢啲啦！而家佢殺死咗Elaine呀，你仲幫住佢？」

我無言以對：首先這只是楊悅盈的猜想，羅彥輝不一定是已讀不回死全家Admin；其次，亦是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羅彥輝仍有點內疚感，因此不想貿然指證他。

羅彥輝——大部分同學都叫他柒輝——是個暗瘡滿臉，架著一副厚重眼鏡、個子又小（甚至比某些女同學還要矮）的男生；聽聞他有情緒病，在校內的存在感又低，所以他由中一開始就老是成為欺凌的對象。

「一日未有咩證據都唔好當佢係Admin住啦，你唔好同其他同學講呢件事嘍呀，如果唔係盞拉埋你自己落水。」我語重心長地說，Billy亦無從反駁。


「上次單嘢關我撻事！徐建文佢哋話想同柒輝玩，叫我一齊咋嘛！柒輝之後自己都話無事啦！」

班上的MK幫有不少人都是籃球隊隊員，所以跟Billy、允仔私交甚篤；而羅同學被拍當日，我記得是上完體育課、放學前的事。

他們幾個因為要練波，所以依然穿著體育服；而我雖然早已換回校服，但為了陪Billy、允仔，也沒有離開更衣室。

羅彥輝一如以往拿校服走入廁格更換。

但當他鎖上了廁格門後，徐建文就悄聲跟Billy說了甚麼，然後他們一行幾人就走過去用硬幣打開了鎖，把羅彥輝抓了出來。



「柒輝成捱日匿埋換衫，係咪收埋咗啲咩唔見得人？」羅彥輝慌張失措的模樣逗得他們哄堂大笑，徐建文拿出電話來拍攝，Billy等人就開始脫去羅彥輝的衣服。

當時除了他幾個，我和允仔外，在場還有三四個男同學，但我們當中完全沒有人出手或者發聲，只是眼白白看著這件事發生，甚至有人——包括允仔在內——開始一併吶喊助威，並向羅彥輝發出恥笑的声音。

我心裡很不舒服，但其實我也沒有出手阻止；我只是馬上拿回書包離開現場。

然後，當晚Billy就建立了一個WhatsApp Group，徐建文在裡面Share了那段影片——

「點呀？唔出聲？」電話另一邊的Billy又再發出一聲巨吼，打斷了我的回憶。

「總之你自己睇路啦！橫掂而家唔睇唔覆就100%無事，無論係楊悅盈定還是羅彥輝嘅嘢，你都千祈唔好同人講！」

掛線後我嘆了一口氣，只希望Billy不要胡思亂想。

回到客廳，姐姐橫躺在兩座的梳化上玩著電話，完全沒留半點空位；我硬擠著坐上去，她雖然不滿皺眉，但照樣縮起雙腿騰出了點位置給我。

我姐姐何晞媛比我大兩歲，正在香港大學修讀社工系；我忍不住有點事情想問問她。

「喂……你覺得會唔會有啲人喺學校畀人欺凌得多，最後忍唔住搵返啲同學報仇？」

「做咩？你畀人欺凌？」姐姐對我一向有點毒舌，還好她也回答了我的問題：「多數都唔會㗎啦，如果你有咁嘅決心同能力，一開始都唔會畀人蝦啦。」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故意說得我是受害者一樣，但我懶得糾正她。

「咁如果你朋友係欺凌人咁個個，你會點？」

「絕交囉！我最憎啲人蝦蝦霸霸。」她白了我一眼，繼續玩電話。

而我亦沒有再問下去。

眼見羅彥輝被欺凌卻沒有出手阻止……不知道姐姐又會怎麼看待這樣的我呢？

直到當晚我躺在床上，雖然疲憊不堪，但卻完全睡不著。

因為滿腦子都還是羅彥輝的事。

其實我跟姐姐一樣，都對欺凌很反感，為甚麼當日我沒有出手干預呢？

平日同學的惡作劇、起綽號，羅彥輝都無動於衷，但更衣室那次他明顯是想反抗的，如果我當時跟Billy說一聲的話，也許能阻止整件事。

我當時視若無睹，難道是害怕嗎？

甚至乎在影片傳出後，羅彥輝其實有試過向我求救，因為我是班上少數不會對他動手的人；可是，生怕Billy被責罰的我，猶豫了很久是否應該把此事告訴周Sir。


差不多一星期後我才鼓起勇氣，打算私下向周Sir告密，當我去到教員室附近，就遇上了楊悅盈，然後我們一同向周Sir報告了這件事。

翌日，周Sir叫了羅彥輝、Billy、徐建文及另外兩個有份欺凌的同學去教員室。事後我從Billy口中得知，他跟徐建文幾個人說更衣室那件事只是他們鬧著玩，羅彥輝在壓力之下亦只能附和，周Sir就此把事件當作學生之間的打鬧來處理，並沒有處罰任何人。

以為羅彥輝自己去告密的徐建文及一眾MK同學當然不會因此而放過他，對他的欺凌反而變本加厲起來。

如是者數天之後，羅同學就沒有回來上課。

而我們班，尤其是有欺凌過他的同學心裡都有點不安；甚至乎



到我們知道羅彥輝只是因為健康理由申請休學，大家都仍然不太願意再提起他。

其實我相信除了楊悅盈外，已經有不少同班同學在懷疑這個短片事件跟**已讀不回死全家**有關係，只是沒人敢宣之於口，甚至乎連想也不敢想像。

因為……假如兩件事真的有關的話，就代表這一切都是我們的**自作孽**。

放在枕頭邊的電話響了一聲，嚇得我馬上查看。

還好不是收到WhatsApp，只是……Facebook有人Add我——**Yuna Yeung**……楊悅盈？

為了達到勝利條件，連同班同學都想殺害……我不知道她是在裝、本來就是那麼冷血，還是已經被這個所謂「遊戲」逼得有點精神失常……

勝利條件……

「我想同大家講，而家諗住保命只係治標不治本。」

當時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急切想知道她口中那個100%保命方法是甚麼，因此完全沒有人在意過她這句話。

可是，現在回想起，我才終於知道為甚麼我跟Billy他們離開課室時老是覺得有點不對勁……

已讀不回死全家開始的第一天，已經有新規則追加——是否代表Admin隨時可以按喜好或須要去修改規則？

愈想就愈發心寒……

「我哋應該Focus落去勝利條件度，將三個關鍵人物搵出嚟。」

也許……楊悅盈並不是精神失常，而是最清醒的那個？

我下意識地打開Facebook App，在Yuna Yeung的Friend Request旁按下了「Accept」。

十秒後，Facebook Messenger就收到她的Message：

Yuna Yeung :

我今日試過打畀羅彥輝，但係打唔通
我呢一兩日諗住去佢屋企搵佢，你同我一齊去 00:16

Hei Yin Ho :

你唔搵鄧鐵雄陪你？ 00:18

Yuna Yeung :

我唔係同鄧鐵雄私底下密謀緊乜嘢，只係想盡量救多啲同學
我覺得佢唔會再幫到我手，所以我唔搵佢 00:19

Hei Yin Ho :

你意思係覺得我會幫到手？ 00:19

Yuna Yeung :

㗎 00:20

雖然我知道找到羅彥輝後很大機會就能了結這件事，好奇心亦驅使我接受楊悅盈的邀請。但是……我發現自己還是信不過她：


Hei Yin Ho :

唔好意思……我聽日有啲事唔得閒 00:21

楊悅盈閱後沒有回覆，我本以為她會就此打斷對話；但當我關掉電話熒幕準備睡覺時，又再收到她的一段話：

Yuna Yeung :

其實我諗全班同學，包括你在內



而家除咗已讀不回死全家之外，對其他嘢都唔會再咁上心
所以如果你唔想同我一齊行動
或者對我有啲咩顧忌嘅話，你不妨直接同我講，我唔會介意 00:40

彷彿被她看穿我的想法一樣，我本已有點不爽……沒想到她還要再補一刀：

反正就算你好似而家咁嘗試婉轉敷衍我
我都一樣睇得穿你 00:41

44

「屌你……」忍不住悄聲罵了一句。
然後就關掉Facebook Messenger，電話設回靜音。
因為今晚終於可以睡個好覺了……

Day 2





Sageci 4801
或一定係P
... ..

奇異校

力·散及
在30分鐘內回覆

打呀我

以外

可疑

... ..

... ..

... ..

... ..

... ..

... ..

... ..

日 記 本

2017-08-28

8 Unread Messages

楊悅盈下午一點多才睡醒，出門隨便吃點東西就慢慢走回學校。

住瀝源邨的她，距離學校最多只不過十五分鐘路程。

今天回校的原因是，如果要去登門拜訪羅彥輝，首先要知道他的地址；雖然楊悅盈跟羅彥輝有點交情——始終楊悅盈是班上少數沒有欺凌他的人——但他們兩人之間卻未熟絡到連對方家住哪裡都知道。

最簡單直接快捷的方法，就是回學校問周Sir、或者偷看學生資料；但楊悅盈有信心，周Sir在這件事上面會無條件幫助自己。

因為周Sir對羅彥輝有所虧欠。

距離開學還有四天，換言之這是他們中學生涯最後四天暑假；但對楊悅盈來說，這四天其實是她人生最後四天假期——家裡環境不好，光是供哥哥一個讀大學已經對父母造成不少負擔，加上自己成績一般，她不想浪費家人一分一毫多讀四年書；楊悅盈早已打算在考完DSE後出來找工作。

想到這裡，剛走到校門的楊悅盈抬頭望著粉紅色的校舍外牆，不禁有點黯然。

雖然她在學校沒幾個朋友，也沒太多值得留戀的事，但要是家裡環境許可，其實她還是想多讀幾年書，才出來面對這個現實社會、現實世界。

在這裡度過了五年光陰，每天都只盼著放學回家；到現在即將永遠離開學校，楊悅盈反而希望可以在這裡多逗留點時間。

「咦？Hello！阿盈你……今日都返嚟學校嘅？」一把清脆的聲音在她身後問道。

聲音的主人陳佩珊走到楊悅盈身邊跟她並肩而行——她們兩人其實中一開始已是同班同學，但楊悅盈一直都避免與陳佩珊有甚麼交流；陳佩珊這種美少女，每天都被種種同性異性朋友圍著團團轉，楊悅盈懷疑她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因此陳佩珊主動向她打招呼，使楊悅盈有點詫異，同時亦有點溫暖。

「嗯，我有啲事要搵周Sir。」楊悅盈簡單回答一句。

陳佩珊不知為何神情有點尷尬。

「多謝。」兩人走上校門前的台階時，陳佩珊又忽然爆出一句。

「啊？」楊悅盈一時間手足無措起來——陳佩珊這個彷彿與自己生活於不同維度的女神，為甚麼向自己道謝？

「最近發生呢件事……」陳佩珊臉色變得有點灰暗：「如果唔係尋日你教我咁樣應對，我可能已經精神崩潰咗……」

楊悅盈知道不讀不回並非最終解決方法，但亦不忍心在此向陳佩珊說明。

「嗯，唔使客氣，大家同班同學。」

楊悅盈開始走向教員室，陳佩珊彷彿茫無目的地跟著她。

「係呢？你今日又點解返嚟嘅？」楊悅盈問。

「我……呃……我想返嚟坐下啫，一個人喺屋企好易亂諗嘢……」


——如果你唔想同我講，你可以直接唔答，唔使敷衍我。楊悅盈看穿了陳佩珊並不想告訴自己回校的原因，但也沒有當場揭穿她，只是向她道別後繼續向著教員室進發。

這時柯志恆一臉胸有成竹地離開教員室，跟楊悅盈打了個照面，對她大方地一笑然後離開。

看到柯志恆，楊悅盈心裡有點怯，深呼吸一口氣嘗試冷靜下來，並走向周Sir的位置；對著電腦埋頭苦幹的周Sir發現她，對著她展露出一個陽光微笑。

「咦？你今日返嚟學校溫書？」

「唔係……」因為教員室裡除周Sir外還有四五位老師，所以楊悅盈壓低聲線道：「我想要羅彥輝屋企地址。」



「羅同學佢屋企人幫佢申請咗休學喎，可能佢唔會太想有人——」周Sir笑容僵硬起來，同時眉頭上揚似乎有點驚訝。

「唔好扯開話題，搞成今日咁樣**都係因為你**。」楊悅盈打斷周Sir的話：「我只係站喺佢朋友嘅角度，嘗試去收拾一個你有份搞出嚟嘅殘局。」

周Sir有點微怒，但同時又不好意思發作，只是冷冰冰地盯著楊悅盈；但楊悅盈毫不害怕，反而與他對上了眼神。

當日楊悅盈私下向周Sir告發羅彥輝被欺凌一事，身為班主任的他不但沒有懲罰吳啟鋒等人、沒有開解輔導羅彥輝，反而叫欺凌者與他出來當面對質……就算不是發生了**已讀不回死全家**、就算此事真的完全與羅彥輝無關，其實周Sir都已經與欺凌者一起間接摧毀了羅彥輝這個人。

楊悅盈明白周Sir那種想小事化無的怕麻煩心態，但如果為人師表，都因為規避麻煩而置學生於不顧的話……

周Sir終於受不住楊悅盈的眼神，移開了視線。

沉默了一會。

然後拿出一張紙，寫了個地址交給楊悅盈。

「我唔知你哋打算點做，但係萬事小心……我唔想6A班……」周Sir嘆氣道：「我唔想6A班一開學就剩番一兩個學生……」

楊悅盈小心翼翼地將紙疊起來，放進校裙袋後轉身離開。

9 Unread Messages

啪。

啪。

「喂！」

姐姐在我臉上拍了兩下我仍沒有反應，所以她大喊一聲把我嚇醒；我揉揉眼睛，拿起電話一望，發現已經是下午三點多。我前一晚徹夜未眠，結果昨晚一睡就睡了差不多十五個鐘。

「Billy同允仔嚟嘅，好似有啲緊要事搵你。」

我高速梳洗完畢後就出去客廳，見Billy和允仔都在：認識那麼久，我從未見過他們這副嚴肅模樣，搞得連我家裡的空氣都彷彿變沉重了。

「啊……你哋食咗嘢未，不如我煮啲嘢畀你哋食？」連姐姐都被氣氛影響到，想找個藉口離開這個場合。

「唔使喇，我哋有啲嘢要傾。」

「咁……咁我出街先，我今日約咗人。」

我坐到Billy旁邊，直到姐姐換好衣服出門前，三人一直保持沉默。

姐姐臨出門前有點擔心地望一望我，但最後也沒多說話，只是跟我們道別後就離開了；我留意到允仔一如以往地留意著姐姐，這才有點莫名其妙地鬆了一口氣——允仔始終是允仔，不論甚麼時候，女神何晞媛都是他的焦點。

「你尋晚同我講嘅嘢我已經話咗畀允仔聽。」率先打破沉默的是Billy：「我同佢都覺得，柒輝真係好有可能就係Admin。」

允仔點頭附和。

「既然知道邊個係罪魁禍首，我哋就唔可以當唔知道，再係咁落去，我哋三個、子筠，甚至乎你個陳佩珊都會有危險。」

「而家你都唔肯定係唔係；同埋就算係都好，我哋根本都唔知佢點樣搞已讀不回死全家呢壇嘢出嚟，咁又可以做啲乜？」我反問Billy。





「搵佢出嚟，同佢當面對質。只要捉到主謀，呢個所謂『遊戲』就自然會停止。」允仔代Billy答，看來這兩個傢伙已經事先達成了共識。

我們三個雖然是好朋友，但其實允仔非常崇拜Billy；我知道一旦我和Billy間有分歧的話，允仔鐵定不會跟我站同一陣線上。

「仲有，我覺得楊悅盈都好有可疑。」Billy補充：「有乜可能全班咁多人得佢一個發現到有個不讀不回嘅方法？」

「呢個方法明明你都有諗過！係我哋唔敢試咋嘛！」我忍不住開始提高聲量。

經過昨天，我跟楊悅盈的想法某程度上已經同步了：迴避死亡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救出多點同學。

我知道把Billy和允仔的思路扭向這個方向談何容易；最糟糕的是，現在看起來，他們的想法似乎與我完全相反。

「咁點解佢會夠膽試？佢唔怕死？定還是……」Billy一頓，盯著我道：「佢知道自己根本就唔會死？」

我感覺到自己開始有點動搖。

難道……楊悅盈一直以來都在演戲？

她一直都是Admin……或者Admin的內應，千方百計想把四個關鍵人物——包括Billy在內的欺凌者——置諸死地？

「鳩賢……唔好同我講你完全無諗過柒輝就係Admin。」

Billy此話戳中了我內心——我的確因為這個問題煩惱了好一陣子。

「而且楊悅盈一開始就揀我嚟做測試……你有無諗過佢由頭到尾其實都係想整死我？」

「我哋唔係想對羅彥輝或者楊悅盈不利，只係想引佢哋出嚟畀大家一個交代。」允仔對著我說：「就算佢哋係因為乜嘢搞呢壇『遊戲』出嚟，Elaine始終都係因為佢哋而死。」

「鳩賢……我諗住叫齊全班同學一齊返去，無論你支唔支持

我，我都會將頭先啲番話原原本本咁同佢哋講。」Billy語重心長的道：「至於最後會點處理，就由全班同學去決定。」

正當我六神無主時，我們三人的電話一同響起——我好想說這是個「救命鈴聲」，但是我心知肚明這響聲代表著甚麼：

大家好！關懷同學由WhatsApp做起！
讀後回覆是基本禮儀，已讀不回的人都去死吧！
本日因已讀不回而死的人數：0人
因Quit Group而死的人數：0人
剩餘人數：22人 16:32

恭喜大家又再安全度過一日！
Admin今天提早出來，因為忍不住要稱讚一下大家！
兩天沒有人因為已讀不回死亡，看來大家都學懂讀後回覆的基本禮儀了！ 16:33

接下來要教育大家的是：
及時閱讀訊息的重要性！ 16:35

Admin這句說話似乎表示我最擔心的事情即將發生；我完全沒有預計過那麼快就會出現這件事。

「喂……唔撚好呀……」Billy似乎也感到情況不妙；允仔只是雙眼圓瞪看著自己的電話。

Admin覺得對天資聰穎的6A班同學來說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此決定修正以下規則，即時生效！ 16:36

1. 收到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

閱讀及回覆。 16:37

我有點無力感，往後軟攤靠在梳化上。

Admin為6A班諸君感到相當自豪！

下面是最新的規則，請大家繼續努力！ 16:37

遊戲規則：

1. 收到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讀取及回覆。[修訂規則]
2. Group Message不在此限。
3. 用Emoji或者無意義語句回覆者——死亡！
4. Quit Group者——死亡！
5. Send Message給死者——死亡！
6. 把遊戲的存在以及任何資料告知此Group以外的第三者——該名第三者死亡！

勝利條件：

1. 6A班全員死亡！
2. 6A班倖存者兩人或以下！
3.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進度：1/4） 16:40

我們三人對望一眼，大家都無言以對；最快回過神來的是Billy。

「唔使驚，過埋今日，呢件事就會告一段落。」他自信地對我們兩人說。

然後他就在Group內宣布。

大家唔使驚，而家全班同學一齊返學校，六點正課室集合

10 Unread Messages ✓✓

楊悅盈按周Sir給她的地址來到禾峯邨。

雖然這裡離她家路程很短，但她卻很少會過來這邊。

跟自己住的瀝源不同，禾峯邨是井型屋邨，每幢樓中間都有一個天井；楊悅盈站在天井正中央望上去，建築物的四個內牆漸漸把她的視野擠壓得只能看到一點天空。

她看到一個牽著小孩的女人慢慢走向大門鐵閘，於是馬上加快腳步跟上去，待她們開閘後再施施然尾隨著進去，經過管理處時還不忘對著保安老伯點頭微笑，老伯看了她一眼，沒有理會。

楊悅盈知道，縱使屋邨有保安，但自己是個穿著校服的中學生，人畜無害，只要一副光明正大的模樣跟著住客進來，保安一般都不會阻止她。

等升降機時她開始有點緊張。

自從羅彥輝退學後，他們也間中會一句起兩句止地WhatsApp聊天，但其實已經半年沒有見過面。暑假剛開始時羅彥輝有WhatsApp約過楊悅盈見面，但當時她跟著家人回了鄉下探親，足足有幾天不上到網，沒有及時收到他的訊息。

回港後當楊悅盈看到羅彥輝的Message，她馬上就回覆了，可是對方一直未有回應，也關掉了Last Seen，自此之後楊悅盈就與羅彥輝沒有再聯絡。

升降機到了。

走進去，門關上後楊悅盈看到電話連一格訊號都收不到。

她心裡苦笑一聲：如果升降機出甚麼問題導致她被困的話，那她基本上必死無疑。

幸好，她平安無事地到了羅彥輝家的樓層，按著牆上的指示牌走到他家門前，心臟猛烈跳動一下，同時按下了門鐘。

屋裡傳來一陣緩慢的腳步聲，由遠至近，然後木門打開。

應門的是個中年女人，短頭髮瘦瘦削削，一望就知道是羅彥輝媽媽；羅太太打量一下楊悅盈，看到她胸前的校徽後就對她露出一

個笑容。

「Auntie，我叫楊悅盈，係羅彥輝……阿輝啲同學。」楊悅盈見羅太太甚友善，心情放鬆了下來：「阿輝喺唔喺屋企？我嚟……我嚟探佢。」

「喺呀，但係輝仔仲未瞓醒，你入嚟坐下先。」羅太太開鐵閘，楊悅盈甫剛走進屋裡就聞到一陣香味。

「我煮緊飯，你坐下先！」羅太太關好門後就回了廚房。

楊悅盈脫去鞋子，小心翼翼地穿過滿屋雜物走向梳化坐著。

這個兩房的單位小得可憐，其中一間房更明顯是羅家自己用木板間出來的；楊悅盈的直覺告訴她這就是羅彥輝的房間。

她透過半掩的門縫想看進去，但裡面一片漆黑，沒有半點光線；羅彥輝還在睡覺？

楊悅盈再四處張望，屋內放著很多雜物，傢俬用品也是殘舊不堪，似乎已經服務了這個家很長時間；近露台那邊放著一個神位，那個似乎快壞掉的燈泡不斷散發出搖曳不定的紅光。

楊悅盈家裡也有個類似的神位，那種紅燈老是給她一種陰森感，使她小時候晚上都不敢自己一個上廁所。

等到廚房開始傳來炒菜聲時，楊悅盈就站起來踮著腳尖走向羅彥輝的房間。

不管他是在睡覺還是怎樣，楊悅盈只想偷偷地打開門窺視一下：如果羅彥輝真的是Admin，那麼肯定會留下點蛛絲馬跡。

忽然間裙袋入面的電話震了一下，嚇得她馬上僵立在原地。

然後又震了一下。

雖然羅太太沒可能連電話震動都聽得到，但作賊心虛的楊悅盈只好乖乖地坐回梳化上檢查訊息。

Admin在已讀不回死全家內發了一個通知規則修改的Message：

1. 收到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

閱讀及回覆。 16:37

楊悅盈對此完全沒有任何感覺，因為她早就預料到Admin會有此一著；由第一日Admin追加規則開始，「遊戲」方向已經清晰得很：除了達到勝利條件外，所有保命方法都只是個冷笑話。

她掏出電話撥了給羅彥輝。

「嘟……嘟……」電話不通。

當楊悅盈掛線後，發現了吳啟鋒在Group內的新Message。

大家唔使驚，而家全班同學一齊返學校，六點正課室集合
呢場鬧劇好快就會結束 16:45

——明明你自己先係關鍵人物，點解講到自己好似救世主咁？
楊悅盈相當不爽，你諗住叫晒全班返嚟然後你切腹自殺？

「阿盈？你食咗飯未呀？」廚房內的羅太問：「我煲落咗湯呀，你唔介意一陣留低食吖；輝仔成日提起你㗎。」

「好，多謝Auntie。」楊悅盈根本就沒打算過回學校，更何況她還未見到羅彥輝，恐怕一時三刻內都不會離開。

然後電話又震一下，一看，原來何晞賢用Facebook Messenger找她：

Hei Yin Ho :

Billy而家叫人返學校，佢已經認定咗羅彥輝同埋你就係Admin嘅班入
面嘅內鬼

我唔知佢一陣會做啲乜嘢……但係你自己小心 16:47

被吳啟鋒這樣懷疑，楊悅盈微怒。

閉起雙眼，深呼吸……

算……

因為其實她也覺得羅彥輝很可能就是Admin。

來到這裡就是想看看有沒有勝利條件以外的方法可以結束這件事，或者至少爭取多點時間、多點生存空間。

羅太回到客廳，打開一張四四方方的摺枱，整個廳就馬上沒有了一半的空間。

「阿盈……可唔可以幫我搵啲報紙鋪下張枱。」羅太指一指塞滿了電視櫃的免費報紙：「我去攞啲湯出嚟先。」

楊悅盈拿出其中一份，把內頁一張一張撕出來鋪好枱面，羅太將碗筷——三份碗筷放在枱上。

「得一鏇一湯咋，平時得我同輝仔兩個人食……你唔好介意。」羅太把飯菜端出來時對楊悅盈說。

「呀，我OK喇喇！」楊悅盈見湯煲有點重，所以入了廚房幫羅太忙。

「你坐吖，啲湯飲住先，我去叫醒輝仔。」

「唔使，等我去叫，畀個驚喜佢吖嘛。」楊悅盈終於找到這個機會，馬上走到羅彥輝房門口；羅太微微笑望了她一眼，然後開始啜湯。

楊悅盈屏住呼吸，慢慢推開那扇半掩的門——這時候，電話又震了一下：


Hei Yin Ho :

返到嚟未呀？Billy就嚟開始喇！ 17:58

——妖！她有點不耐煩，但為免何晞賢又再打擾自己：

Yuna Yeung :

返唔到；我喺羅彥輝屋企 18:00



把電話放回裙袋後，一下把門推開了。

楊悅盈幻想過無數次，可能會見到羅彥輝一副Hacker模樣，對著十數個熒幕控制著同學的WhatsApp；可能會見到他在搞些甚麼邪門降頭蠱術；可能會見到他點滿一地蠟燭用粉筆畫些不知名的黑魔法陣；可能會見到他正正常常在玩電腦看漫畫，或者真的在睡覺；甚至……甚至可能會發現他自殺了，屍體吊在天花上開始腐爛的……

所以，當楊悅盈發現間房空無一人時，一時間未能反應過來——

11 Unread Messages

跟昨天一樣，我和允仔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Billy站在黑板前，整個課室的最前方。

我們五點半左右回到學校時，發現陳佩珊和柯志恆早就在課室裡。平日的我可能會心如鹿撞，Billy和允仔也會借勢起哄叫我找她搭訕。

可是，現在我們三人都沒有這個心情。

其他同學陸續回來，有的對Billy投以懷疑目光，有的則一副重獲新生似的輕鬆模樣。我每看到一個同學出現，心裡就增添一份緊張。

到六點，差不多所有仍然生還的同學都已到了，只剩三位MK同學和楊悅盈不在場。

Billy望一望時間，開始準備發言。

我忍不住再次Facebook Message催促楊悅盈：

Hei Yin Ho :

返到嚟未呀？Billy就嚟開始喇！ 17:58

「臨時臨急Call大家返嚟唔好意思，但係相信無人未睇頭先Admin個Message。」Billy舉起自己電話示意：「我已經查出咗邊個係Admin、同埋佢安插嚟我哋之間嘅內鬼，證據確鑿。」

Yuna Yeung :

返唔到；我條羅彥輝屋企 18:00

「半年前，我同幾個同學犯咗個錯……我哋對羅彥輝開咗個玩笑，然後佢就申請咗休學；半年之後就發生咗呢件事。你哋可以睇番Admin啲Message，所謂乜撚嘢關鍵人物其實就係指我同埋當日有份嘅三個人。」

「咁樣算係乜嘢證據？」我悄聲問，但只得Billy、允仔及附近一



兩個同學聽到，而且沒有人打算理我。

「當然大家信唔信，係你哋嘅自由。」Billy這句話明顯是衝著我而來。

「你意思係，羅彥輝係Admin？」發問者是柯志恆。

Billy點點頭；我回頭見同學之間亦有不少人跟著微微點頭，證明懷疑過羅彥輝的人遠遠不止我和Billy。

「英雄所見，咁你頭先講嘅內鬼，就係楊悅盈？」柯志恆再問。

Billy稍為愕然一下，但再次點頭。

「果然……我一早已經覺得楊悅盈有啲奇怪……」柯志恆以自言自語的口吻、但全班同學都能聽到的音量來講。

這使得同學開始說著耳語，議論紛紛；始終柯志恆一直是班上的高材生，即使沒有懷疑過羅彥輝及楊悅盈的人，也可能會因為他的一席話漸起疑竇，而本來就對兩人有疑心更可能會覺得自己的想法被柯志恆「證實」了。

我雖然深信除自己以外，班上應該也有同學覺得不應如此妄下判斷，但在這種氣氛下誰也不敢作聲。

「所以我知道，只要我哋引到羅彥輝出嚟或者捉住佢，已讀不回死全家呢壇鬧劇就會結束！」Billy雙手握緊拳頭，指關節啪啪作響。

同學們馬上爆發出一陣歡呼聲，好像事情已經圓滿解決了一樣。

「有無人知道羅彥輝屋企喺邊？我哋而家就上去搵佢！」Billy露出一個勝利的微笑問。

「無……」

「唔知啲……」

起哄聲之中傳來數下零星回答，沒有人知道羅彥輝住哪——我好想告訴Billy楊悅盈不但知，還已經在羅彥輝家中——但如果我在這

個時候說出來，恐怕只會加強大家「楊悅盈是內鬼」這個印象吧？

我信不過楊悅盈，是因為覺得她會不惜一切、不擇手段地用盡一切方法去完結遊戲；但一個如此執著於解決事件的人，怎麼可能是內鬼？

「一係Send WhatsApp問楊悅盈？」平日最喜歡說冷笑話的賴智勇問。

我按捺不住條地站起來，轉身面對著全班同學（除了Billy以外）。

「不讀不回呢個方法已經廢咗，而家一Send WhatsApp畀同班同學，就等於用刀降住佢咁條頸！」我以近乎斥責的口吻對賴智勇吼道：「如果佢咁因為咁樣死咗，Send Message嗰個就等如殺人凶手！」

賴智勇臉上的笑容凍結了，看來剛才那句話真的只是個冷笑話。

「仲有，希望大家記住不讀不回呢個方法係邊個諗出嚟！」我這樣一吵，就好像按下了靜音按鈕一樣，所有同學都瞬間閉了嘴：「我哋成日無人死過，好大原因係因為佢；內鬼會咁做？」

「佢教完我哋不讀不回之後，條橋一日就畀Admin Ban咗……有無咁啱得咁橋……」一個男同學反駁我。

「屌……不讀不回我都有考慮過啦……」另一個男同學有點不屑的道。


「你有考慮過咁你有無自己身先士卒試過呀！有無返嚟同晒全班講呀仆街！」我指著他怒喝。

愈罵我就愈惱火：對著這群盲目指證、盲目跟風的人，我感到自己的耐性已然耗盡，頭腦開始發熱。

「唔怪得之佢成日咁夠膽同Admin嚟個Group度講嘢啦……」又聽到一個女同學說：「原來夾埋嘅……」

我在這群放棄思考、輕易就被Billy和柯志恆煽動到的白癡裡面找出了鄧鐵雄的身影。





「鄧鐵雄！你有幫過楊悅盈手，你話佢係唔係內鬼？」我一心只想拉攏鄧鐵雄，話一出口才醒覺這樣可能會連累他，甚至乎我自己都被視為內鬼。

「我唔想㗎……佢……佢前日話有個方法可以令到我同佢生存到最後……」一貫鄧鐵雄的作風，他戰戰兢兢地回答：「我本身好猶豫……幫唔幫佢……」

他以一個求饒的眼神四處望，發現大半班同學都正在看著他時，馬上慌張得低下頭去。

「但係佢連自己部電話都畀埋我……叫我用佢個WhatsApp嚟Send Message畀吳啟鋒……」

「自己部電話畀埋——」

「佢連自己部電話都畀埋你？」雖然我們問的是同一個問題，但Billy還是打斷了我：「前日WhatsApp我嗰個係你？」

鄧鐵雄點頭。

「佢連自己部電話都可以畀人……你唔會覺得有詐咩？」柯志恆亦站起來迫問鄧鐵雄。

「屌你乜嘢所謂不讀不回，根本就係楊悅盈冒我同鄧鐵雄兩個人生命危險試出嚟！」Billy拍枱大罵。

「我建議我哋而家全班一齊WhatsApp羅彥輝同楊悅盈。」柯志恆建議：「我明白有啲人會擔心自己會唔會因為咁而變咗殺人凶手……」他微微一笑望向我。

——*竊然線！全班人一齊WhatsApp佢兩個？*

「……但係我哋咁樣做，如果佢哋係Admin嘅話，就唔會有事。」柯志恆離開自己座位，慢慢走到Billy身邊：「就算佢哋唔係Admin，只要兩個人輪流將自己部電話交畀另外嗰個，由一個人用兩部電話互Send Message；鄧鐵雄用楊悅盈電話嚟WhatsApp呢件事已經證明咗，畀其他人操作自己部電話唔會死。」

不知不覺間，柯志恆已經與Billy並肩而立，並且把整個場合的主

動權都掌握在手中，矛頭直指羅彥輝及楊悅盈，我心感不妙。

雖然允仔可能會看到，但我管不了那麼多，照樣打開Facebook Messenger通知楊悅盈。

Hei Yin Ho :

佢哋想全班人一齊Send WhatsApp畀你同羅彥輝！ 18:22

平時秒回我的楊悅盈不但沒有回覆，甚至連訊息都未有讀取。

「如果羅彥輝同楊悅盈身無屎，咁樣做雖然會麻煩到佢哋，但係佢兩個一個休咗學、一個咁多可疑舉動，就當係小懲大戒……」柯志恆對著全班微微一笑，然後不忘對Billy補一句：「啱唔啱呀，班會主席？」

全班考第一的高材生竟然詢問自己意見，Billy表情有點飄飄然，並掏出自己的電話，準備身先士卒。

「好，咁我哋就由羅彥輝開始！」他已經在開始打字了：「愈多人加入，就愈有效，用Message轟炸佢哋！」

Hei Yin Ho :

你仲喺唔喺佢屋企？

快啲叫佢哋已讀不回死全家個Group度講佢唔係Admin！ 18:23


即使楊悅盈照辦，其實這也只是她的片面之詞，但我唯有希望這樣能拖延到一點時間讓大家冷靜下來；只可惜鄧鐵雄以及另外四五位同學都馬上響應了Billy的行動，其他人都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

就連我身邊的允仔亦拿起了電話。

我緊抓著他，用懇求的目光望著他搖頭。

「嘩屌！」Billy似乎被甚麼嚇倒，大喊一聲：「靜一靜先……靜一靜先！羅彥輝WhatsApp Send咗個Audio Note畀我！」





Billy用揚聲器播出了那個語音訊息。

「千祈唔好Send Message過嚟！」

聽到之後。

全班同學都驚呆了。

因為那是楊悅盈的聲音。

我完全不明白她用羅彥輝的電話發語音訊息有甚麼用意（嚴格來說，我連她如何做到都不知道），但我見允仔一下分心，就趁機搶走了他的電話。

「仆街，仲唔撚露出馬腳……」這使Billy更加確信了自己的指控：「Admin柒輝同楊悅盈去死啦！」

然後他就把剛剛打好的Message發了出去。

楊悅盈的語音訊息播出後，幾乎半班同學——包括陳佩珊在內——都開始拿著電話輸入訊息——

我左手緊握著允仔電話，同時全速轉身衝向陳佩珊嘗試阻止她——

但其他同學發給羅彥輝的WhatsApp Message，我已經阻止不到了。

柒輝你係唔係Admin？

唔係就唔好潛水 18:25

羅彥輝死全家 18:25

你做緊乜嘢我哋知道晒~

唔好再玩喇~

柒少陣啦~ 18:25

Day 3

弱智仔wwwwww

以你智商諗到整個咁嘅遊戲算好勁wwwwwwww 18:25

屌你老母！楊悅盈係我嘍
你條仆街毒撚唔好諗住食天鵝肉！ 18:25

哈哈

羅同學你做埋啲嘢好有趣呀
雖然無人想理你 18:25

唔係逼不得已其實我唔想搵你……
收手啦好嘛…… 18:25

12 Unread Messages

羅彥輝房間的布局相當正常：一張很窄的單人床，床尾是衣櫃，床邊有張小書桌，羅彥輝用電腦時應該要坐在床上，因為這裡已經沒有空間再放椅子。

出乎她意料的是，羅彥輝不在房裡。

「咦！輝仔可能同頭先個同學落咗街。」

楊悅盈嚇了一大跳：羅太原來走到了自己身後。

「啊……呃……咁……」連續受到兩下驚嚇，她結結巴巴不知道該說甚麼。

羅太一手抓住了她，那股力氣與她瘦削的外形不太相符，雖然沒有弄痛楊悅盈，但卻使她有點起雞皮疙瘩。

「唔緊要啦，我哋食住等；輝仔知道幾點開飯。」

羅太牽著她手回到飯枱處，楊悅盈唯有乖乖坐下。

然後羅太將一碗奶白色、有點黃油浮面的湯推放到楊悅盈面前。

但羅太一直沒有走開。

一直就站在楊悅盈身邊。

「試下味，我哋平時食得好淡，健康啲咁嘛。」羅太臉上依然掛著同一個笑容，但在楊悅盈眼中，這個笑容開始變得有點詭異。

心知道避無可避，硬著頭皮呷了一口湯——

「Auntie，好好飲……」這句是楊悅盈的真心話——那是一碗正常，而且味道不錯的湯。

反而羅太就愈來愈不像正常人。

「Auntie不如你……打個電話畀輝仔啦……唔係啲湯凍咗唔好飲。」

「佢電話無拎出街，不過佢一陣識返嚟喇喇。」羅太拿起筷子，夾了點菜放到楊悅盈碗裡：「試下吓。」

壓逼感有點大，楊悅盈想先避一下。

「我未洗手呀……我想去洗下手先……」她站起來，急步走向

露台——羅太緊隨在後。

楊悅盈忍不住回頭望羅太時，眼角瞄到神位上供奉的那東西。

紅光照著的不是關公、觀音之類的神像，而是一張照片。

雖然半年沒有見過面，但那很明顯是羅彥輝的照片。

這不是供奉甚麼神明的神位，而是個祭祀死者的靈位。

楊悅盈不能自制地毛管直豎，馬上衝入了廁所關上門。

鎖好門。

「阿盈呀……輝仔佢真係成日提起你㗎……」羅太聲音從門後傳來。

楊悅盈用顫抖的手拿出電話，打開電筒。

廁所只有一個鋪滿塵的燈泡，開關在外面；油漆嚴重剝落的灰色鐵門滿是鏽漬；瓷磚牆、馬桶、洗手盤等都滿是啡黃紅的污漬。

整個環境令楊悅盈非常不安。

「佢喺學校畀人蝦……又係你幫佢同老師講……多謝你照顧佢……」羅太有氣無力地開始笑了起來。

雖然羅太沒有嘗試打開門，只是一直在笑，但楊悅盈以防萬一，用力靠到門上頂著；心跳愈來愈快，呼吸變得又急又重。

「Auntie！你嚇親我！」楊悅盈對門外的羅太說：「不如你去幫我裝飯先，唔該……我好快出嚟！」

「阿盈……」

「啊？」


「你未飲完啲湯。」

「呃……我……我想攤凍啲先，可唔可以畀多隻碗我食住飯先？」

「好啦，咁你快手啲。」羅太聲音開始愈走愈遠：「啲湯凍咗無益……」

外面變得一片寧靜。

但裡面的楊悅盈依然不斷喘氣，全身冷汗直冒，眼鏡沾了一層



霧氣；她用電話照著找到廁紙筒，然後撕了點紙抹乾眼鏡。

大約等了30秒左右，楊悅盈才敢開鎖，再慢慢推開門透過門縫偷望出去。

現在快將六點半，天色開始變黑；整個客廳唯一光源就是靈位的紅燈，楊悅盈見坐在飯枱的羅太背對著自己——

「輝仔……阿盈係好女子嘍……」但她仍在不斷對著空氣說話：「難得人哋上嚟探你，你返嚟食餐飯啦……」

楊悅盈輕輕關好門，按著胸口深呼吸想冷靜下來，同時想到——

剩餘人數22人……Quit Group死亡人數5人……即係有一個人喺遊戲開始前已經死咗……

她用力咁搖搖頭，不願再想起任何關於已讀不回死全家或者羅彥輝的事。

「呼……」控制著呼吸。

自從這件事開始——不，其實很久之前開始，楊悅盈已經知道面對問題時要壓抑自己的感情：恐懼、傷心、絕望。

「呼……」負面情緒只會影響自己判斷，對客觀情況完全沒有幫助。

「呼……」問題一日未解決，都不能被負面情緒影響到自己。

終於感到自己心跳慢慢恢復正常。

她打開門，克制著想再望向靈位的衝動，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回到自己座位；面前除了那碗湯外，還多了一碗冒著蒸氣的白飯。

羅太溫柔地對她一笑，從紙巾盒抽出兩三張面紙伸手過去用紙巾抹抹她的額頭。

「嘩……成頭濕晒，不如Auntie開冷氣畀你啦。」

羅太轉身從電視櫃拿出遙控器，「呔」一聲，飯枱正上方的冷氣機就開始送出陣陣凍風，本身已經有寒意的楊悅盈打了個寒顫，但又不敢叫羅太關掉冷氣。

直覺告訴自己羅太並沒有攻擊性，但她仍然不想刺激到羅太。

「啲餸好易凍呀，你快啲食啦……」羅太吃了兩口飯後又對楊悅盈道：「一陣輝仔返嚟我再幫佢整番熱啲餸，我哋食先啦。」

「阿輝……」楊悅盈隨口編了個藉口：「阿輝啱啱WhatsApp我話佢唔記得帶電話……佢電話係咪喺房？」

雖然這句話很有問題，但羅太沒有留意到。

「哦，係呀，喺佢櫃桶度。」

「好，不如我拎個電話落去畀佢，你咪可以打電話叫佢返嚟囉。」楊悅盈擔心羅太會如何反應：「然後我哋就可以三個人一齊食飯。」

「好啲，阿盈叻女，抵輝仔咁中意你……」羅太咧嘴一笑，伸手過去摸著楊悅盈的頭。

楊悅盈馬上放下碗，急步走進了羅彥輝房間，關好門後就坐在床上開始搜索他的書枱。

打開抽屜，果然見到一部熒幕已裂、非常殘舊的iPhone5S。按了數下Home鍵，但電話沒有反應。

——好，喺度坐一坐，然後出番去話拎電話落街，就可以乘機走。

楊悅盈在打這個如意算盤的同時，又收到何晞賢一個Facebook Message。

Hei Yin Ho :

佢哋想全班人一齊Send WhatsApp畀你同羅彥輝！ 18:22

——吓？

楊悅盈拿起羅彥輝的電話長按電源鍵，然後Apple Logo出現在熒幕上。

Hei Yin Ho :

你仲喺唔喺佢屋企？

快啲叫佢喺已讀不回死全家個Group度講佢唔係Admin！ 18:23

——頂！差不多整整一分鐘後Logo才消失，顯示出Lock Screen。

楊悅盈手忙腳亂地立即Unlock羅彥輝的電話，還好，他沒有設密碼。打開WhatsApp查看Contact List，隨手按錯了第一個聯絡人Billy Ng (5A班)。

楊悅盈想退回去時，見到*Billy Ng (5A班)*輸入中……
來不及打字，她按著右下角咪高峰圖案的鍵，對著電話大叫——

「千祈唔好Send Message過嚟！」 18:24

*Billy Ng (5A班)*輸入中……這句話就消失了。

楊悅盈再補充一句——

「羅彥輝……羅彥輝死咗喇！唔好Send嘢去佢WhatsApp度呀！」

18:24

情急之間，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很大聲地喊了這句話出來……

房門打開，微弱的紅光照著羅太半邊臉，楊悅盈發現她眉頭深鎖地緊瞪著自己。

「點解呀……點解你哋兩個都話輝仔死咗……」羅太慢慢走進房內，對著楊悅盈伸出雙手——

楊悅盈右手抓起自己電話，撞開羅太後衝向門口拉開鐵閘，同時聽到身後有東西掉地的聲音，不知道是羅太被自己推跌撞倒東西，還是她正在撞開身邊的雜物追來。

現在沒有時間回頭望！

楊悅盈連鞋都來不及穿，讓鐵閘敞開著，就衝向後樓梯往下跑。

感到手上的電話不斷震、不斷響，但她一心只想盡快走到地下，離開這裡。

竭力跑了數層樓梯後，楊悅盈開始呼吸困難，她覺得如果再繼續下去自己一定會窒息。往上層望——羅太似乎沒有追出來。

雖然心理上鬆了一口氣，但她呼吸急促得好像哮喘病發一樣、心跳強烈得連耳朵都聽到砰砰的聲音、側腹隱隱作痛，唯有扶著欄杆坐在樓梯上休息。

她用手背拭去臉上的汗，同時發現原來自己左手一直緊握著羅彥輝的電話；電話仍然停留在*Billy Ng(5A班)* 這個WhatsApp對話內。

73

柴輝你係唔係Admin？
唔係就唔好潛水 18:25

看到這個Message，楊悅盈知道她一直懷疑是關鍵人物的吳啟鋒已經死了。

但她完全沒有半點開心或者興奮。

退出*Billy Ng (5A班)*的對話，她看到羅彥輝的WhatsApp收到了多個同班同學Send過來的Message；楊悅盈想數一下人數時，感到鼻頭一酸，視線忽然模糊起來。

揉一揉眼睛，她打開自己電話上的Facebook Messenger。

Yuna Yeung：
而家我哋班咩情況？
你有無事？ 18:28





——問題一日未解決，都不能被負面情緒影響到自己。

但她現在真的須要休息一下。

手一垂，任電話掉在梯級上。

楊悅盈抱著膝頭，閉起雙眼。

她決定給自己十五分鐘時間，汗水也好、眼淚也好，流乾之後再繼續面對眼前的問題。


13 Unread Messages

我必須承認，我曾經幻想過無數次這個情景。
只是我從沒想過這件事會成真。
我和陳佩珊兩人緊緊閉著雙眼。
左手牽著她，右手抱緊她，我把臉孔埋在她那把長髮裡。
她亦緊緊依偎在我懷內。
生命裡頭一次這樣抱著一個女孩子，對象還是我夢寐以求的女神。

感到她溫暖的體溫透過校裙傳到我身上。
感到她全身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
陳佩珊的胸脯壓著我，軟綿綿的，令到我有點心猿意馬。
她頭髮散發著一種清淡的香味，像糖果一樣甜甜的。
不知道那是洗頭水還是她本身的體香。
慢慢，一股鐵鏽味混到香氣當中。
鐵鏽味愈發濃烈，直到將完全掩蓋掉陳佩珊的香味。
我張開眼睛。
發現陳佩珊抬著頭，水汪汪的大眼睛望著我。
我們鼻尖之間只相隔數厘米；現在才留意到原來她有一雙深褐色的瞳孔。

她眼睛流出兩行眼淚，在雙眼下畫出一條歪歪斜斜、肉色的線條。

我跟她四目交投，時間好像靜止了一般。
我知道自己臉應該紅得很。
因為陳佩珊也是一樣，滿臉通紅。
鮮紅。
血紅。
放開牽著她的左手，幫她抹去臉上的眼淚和血。
我放手的同時她雙手無力地往下一垂，電話掉到地上，傳來一陣充滿黏性的濺水聲。



嗚嗚的耳鳴聲散去，同時開始聽到同學的哭叫聲。

視線從陳佩珊臉上移開；她左後方是趴在桌上，已經沒了頭的鄧鐵雄，血從他頸上面參差不齊的斷口位不斷湧出，有如決堤一樣。

我知道無論我有多不願意，始終也要面對現實。

把全身軟弱無力的陳佩珊放在身旁的空位，拾起她的電話放在桌上，我這才鼓起勇氣環視一下整間課室。

鋪著白色階磚的地板已完全變成了紅色，某些因為殘舊損耗而凹陷的位置積著一灘灘的小血池；牆上，窗上，課室後方的壁報板，全都好像被潑上了紅油一般，慘不忍睹。

黑板沒受很大影響，唯獨是正中央靠上、剛才Billy頭顱所在的位置，有一片往上擴散的深紅色污漬，一直蔓延上去把時鐘面也染紅了。

天花及風扇也有幾塊血紅色的地方，不時有血從上面滴回到地板上。

我好想高聲問一句大家有沒有大礙。

但我知道這問題根本是廢話。

而且我被血腥味嗆得呼吸困難。

部分同學在哭泣，有的則神情呆滯，表情放空，至於伏在桌上一動不動的那些——


——應該只是暈倒了吧？因為他們的頭部還完好無缺。

大家唯一的共通點，就是臉、手、恤衫、校褲、裙，全身上下都染滿了其他同學的新鮮血液。

我放慢呼吸，為免滑倒所以慢慢往前行，回到允仔身旁。

允仔一樣滿面鮮血，那些血應該大部分都是Billy的；零距離看著摯友Billy爆頭，使允仔哭得好像精神崩潰了一樣。

本以為子筠會跟允仔一樣泣不成聲，但當我放眼望過去時才發現她的頭也不見了，而她那把秀長的頭髮就和著血肉散在她後座的那位女同學臉上。



靜啲先！Admin就係想你咁做、想你哋自相殘殺！」

慢慢……我慢慢恢復理智……

這時才感覺到右手一陣劇痛：中指和無名指被柯志恆的眼鏡割到，傷口不淺。

周Sir慢慢放開我，確定我開始清醒、不會亂來後，就開始去檢查其他同學。

柯志恆就暈倒在我身邊，但我沒有再理會他，而是爬到Billy身邊靠牆坐著。

數小時前，在我家中的梳化上，我們也是這樣坐著，為楊悅盈的事起了衝突。

「Sorry……」我靠過去Billy耳邊——本應是他耳邊的位置——向他道歉。

——如果我沒有告訴你楊悅盈說你是關鍵人物之一……

——如果剛才我堅持讓你不要開這個班會……

Billy電話仍然在他手中，開著羅彥輝的Chat Box。

有一條新的Audio Note。

我按了播放。

「羅彥輝……羅彥輝死咗喇！唔好Send嘢去佢WhatsApp度呀！」

楊悅盈緊接的這句話，如果Billy來得及聽到的話，還會演變成現在這種情況嗎？

一股強烈的無力感襲來。

我閉上眼嘗試想像——如果下次爆頭的是我，不知道那會是甚麼感覺？

14 Unread Messages

我恢復意識時發現自己仍然是背靠著牆坐在地上，但位置不同了，而且……而且地上的血泊都不見了。

身邊的Billy變成了陳佩珊，她雙手抱膝跟我並肩而坐，側著頭、臉靠在自己膝上看著我。剛哭過的她雙眼仍有點紅腫，頭髮看上去濕潤黏稠，但臉上的血漬已經洗乾淨，也穿上了深藍色毛衣遮蓋身上的血漬。

我校服上的血漬也開始乾掉了，布料緊黏著皮膚，使人很不舒服。

看到最後方的壁報板，這才知道自己身處5B班課室。除了我和陳佩珊外，其他同學也在；不省人事的柯志恆坐了在了課室角落的地上。

等他醒過來以後，我還要跟他算帳。

「你……無事咁嘛？」陳佩珊溫柔地問。

我搖搖頭。

「頭先……唔該晒……」她腼腆的道。

「……唔使客氣。」

的確，如果我剛才來不及阻止她……以及允仔……Send Message給羅彥輝WhatsApp的話，他們兩人現在已經……

「其他人……」我見允仔不在這裡，便問陳佩珊：「張允行呢？」


「同周Sir、謝石俊一齊……周Sir叫我哋過嚟呢邊先……佢哋三個……再將你哋暈咗嘅……一個一個咁扶過嚟……」

允仔一直都視Billy有如親哥哥一樣，想起他剛才那副崩潰模樣，我非常擔心；當聽到陳佩珊說允仔正在幫忙送同學過來，我有點意想不到。

靠著牆太久，使我背部有點痛。我爬起來伸展一下，再走向最近的一個空位。

陳佩珊亦站起來，整理一下校裙後跟著我。





「頭先……你點知道唔可以Send個Message出去？」她悄聲問道。

「我唔知，只不過唔想大家因為一時起哄，將個矛頭指向一個唔知係唔係無辜嘅人度。」我發自內心的告訴她：「我唔想再見到有人死。」

當我拉開椅想坐下時想起一件事，馬上轉而走向柯志恆。

陳佩珊呆呆地又跟著我。

柯志恆左臉又腫又瘀；我只要一想到這傢伙剛才煽動大家用Message轟炸羅彥輝，但自己沒有做之餘，還在害死其他人後想繼續狙擊楊悅盈，就有一股怒火從心而發。

不過，現時當務之急是沒收他的電話。

我蹲下去搜著他的校服和褲袋，但甚麼也找不到。

啊……

在旁邊課室毆打他時，他的電話好像掉到地上了。

「我要過返隔離搵啲嘢，你留喺度。」我對陳佩珊說了一句。

然後我忽然想輕輕抓住她的肩膀，講些安慰的說話——*唔使驚，我唔會畀你有事*——

但她一見我伸手，已經煞有介事地往後縮，只是對我點點頭。

……沒辦法，我唯有頭也不回地離開了5B課室。

打開門準備出去時，剛好遇到周Sir和允仔像士兵搬傷者似的，一左一右扶著梁家豪走過來，梁家豪閉起雙眼，狀似睡著了一樣。

允仔雖然有點憔悴，但看起來並無大礙；始終是個運動員，他意志力比我想像中要強多了。

我讓開過道給他們三人，擦身而過時輕輕拍一拍允仔，然後走進我們本來的課室。

地上的血已呈半乾涸狀態，踩上去感覺黏黏的，加上撲鼻而來的腥味，令我有點作嘔。

嘗試不去留意那股氣味，我開始尋找柯志恆的電話，同時發現

原來我連自己那部電話都仍放著在枱上。

取回自己電話查看一下時間：時鐘顯示現在已經18:57。

未接來電

6A-楊悅盈 (4)

Facebook Messenger

Yuna Yeung has sent you a message!

看來楊悅盈安然無恙，於是我暫時放下電話，走到剛才我毆打柯志恆的位置，很快就在其中一張桌下找到他的電話。我用手抹去螢幕上的血漬想解鎖，但發現柯志恆設了密碼鎖著電話。

沒關係，只要別讓他再有機會使用WhatsApp就可以。

我把他的電話放入褲袋後就重新拿起自己那部，查看楊悅盈給我的Facebook Message：

Yuna Yeung :

而家我哋班咩情況？


你有無事？ 18:28

Yuna Yeung :

羅彥輝已經死咗，雖然我唔知佢點死
同埋佢媽媽……精神好似有啲失常 18:43

Yuna Yeung :

我而家返嚟 18:45



不太想打字的我本想撥電話給她，但這時聽到門外傳來一陣乾嘔的聲音。往門的方向望，看到一個女孩彎著腰，一手撐住門框，一手掩著嘴巴。

她一頭亂髮垂下來蓋著臉孔，但我也認得這是楊悅盈。她呼吸有點急促，似乎剛剛跑著回來，我見她想走進來時望著遍地血漬，止住了步伐；我這才留意到原來她沒穿鞋子。

我袋好兩個電話後就往她走過去，望著一身鮮紅的我走近，楊悅盈馬上往後退了一步。

「……幾多個？」她不想望入課室，別過頭之後問。

我起初意識不到她問甚麼，想了半晌才明白；周Sir等人完全沒有動過死者，所以我很快地數了一下。

「……7個。」

「其他人……走晒？」

我指一指5B班課室。

然後楊悅盈想走過去，我連忙舉起手制止。

「畀我行先……」我按著她肩膀道：「你跟喺我後面，唔好講嘢。」

5B班課室門關著，我透過門上的玻璃望進去，大部分同學都已經恢復了清醒，但裡面仍然一片死氣沉沉。周Sir坐在老師枱上，垂頭看著自己雙手，一臉疲憊。

跟剛才班會時群情洶湧的氣氛完全相反，但我知道他們對楊悅盈一定仍然懷有敵意，因為我們全都從Billy電話聽到了楊悅盈的聲音；他們很有可能因為楊悅盈曾經用過羅彥輝的WhatsApp，串連起Send Message給羅彥輝的人全部爆頭這兩件事，而再次一窩蜂地指控羅彥輝跟她是Admin。

「你……都係企喺呢度等一等我。」我跟楊悅盈說：「我叫你先好入嚟。」

見她似乎有話要說，我舉起手制止了她。

「你唔想死就乖乖地等我一陣，鬼叫你頭先用咗羅彥輝部電話語音WhatsApp畀Billy。」

楊悅盈無話可說，唯有靠在牆上站著。我打開門走進去，周Sir及所有同學都不約而同地望向我。

「Sorry阿Sir，漏低咗部電話。」

周Sir點點頭。

「坐低先，我已經報咗警，同埋叫咗其他同學返晒嚟。」他伸手指向他面前、陳佩珊旁邊的空位示意我坐下。

報警？

周Sir阻止我打柯志恆時有提到Admin，代表已經知道已讀不回死全家這件事；那他不是應該清楚明白報警這個舉動會牽連到其他人？

但我沒有理會。

「畀我講啲嘢先。」現在首要任務是保護好楊悅盈。我走到周Sir身邊面對全班。

以前的我安於縮在課室後方角落，與世無爭的日子，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會主動站在這裡對著所有人說話。

全班人、包括周Sir在內，都木無表情，像群喪屍一樣望著我；唯獨是柯志恆眼神狠毒，一副巴不得殺死我的模樣。

我這時留意到坐在課室後方一角的三個同學，身上的校服仍是雪白乾淨；徐建文等三個MK不知甚麼時候回了學校，雖然他們沒有目擊到剛才死人的場面，但從其他人口中得悉詳情後，他們看起來也相當不安，完全沒了平日那種目中無人的態度。

——對唔住喇。我心裡對他們三人道。

「我有啲新發現想話畀大家聽；但係喺開始之前我想你哋先將部電話交出嚟。」

沒有人說話、作出反應，甚至有任何表示。

「全部人都要，如果你哋唔信我，就交畀周Sir。」





我走到課室角落的電腦枱，從枱底拿出了一個空紙箱，當著全班面前把自己的電話放了進去，然後把箱子交給周Sir。

周Sir皺起眉望著我，一臉疑惑，但我沒有對他作出任何解釋。

同學繼續文風不動，彷彿根本就聽不到我說話一樣。

不過，坐在後排的允仔毅然站起來走向我，交出電話；第一排的陳佩珊亦把她的電話掏出來遞給我。

我接過兩部電話，放入周Sir手上的紙箱內。

允仔沒有回自己的位置，反而站在我旁邊，用一個異常認真的語氣告訴全班。

「頭先如果唔係何晞賢，死嘅人一定唔止7個。」允仔傻笑著指指自己：「會係8個。」

「……9個……」陳佩珊也舉起手回頭過去對著同學道。

全班靜默了好一會。

然後他們一個接一個開始拿出自己的電話放在桌上，周Sir好像等待指示地望向我。

「唔該阿Sir。」

聞言，他開始沿著書枱間的通道，一邊行一邊收集電話。

「我嗰個仲喺隔離！」柯志恆有點口齒不清地大喊，同時想走過來離開課室。

我雖然很想沒收掉他的電話，但與其這樣下去被發現我私藏著他的電話，倒不如我自己拿出來——我可不想成為下一個眾矢之的。

「你坐燃番低！」我指著他大喝，同時從褲袋拿出他的電話放在老師枱上：「我頭先喺隔離執到你部電話，你唔使過去！」

「咪行過嚟呀仆街。」允仔對柯志恆亦充滿敵意，看來他也意識到某程度上害死Billy的正是柯志恆。

比想像中順利，周Sir拿著放滿全班同學電話的紙箱，識相地沒有把箱交給我，而是自己抱著，坐回老師枱上。

這樣，至少保證同學不會因為一時衝動起哄而再一次Message

轟炸楊悅盈；但當我望到柯志恆一臉不爽的表情後，我想試試再把情況推盡一點。

「首先我想講……如果你哋再係咁樣……盲目地亂咁行動，係唔會有咩進展，反而……」不禁想起一個鐘前仍然生龍活虎的Billy：「反而會不明不白咁害死其他同學，甚至乎自己。」

有同學聽到之後垂低頭。

「仲有就係，柯志恆呢個人相當有嫌疑。」我指向他，直言不諱：「佢係第一個借勢煽動你哋用Message炸羅彥輝嘅人，仲爭啲害死你哋嘅人；但係而家佢無事不特止，我仲見到佢趁大家……趁出咗事嗰時想Send Message畀楊悅盈。」

「佢用咗羅彥輝部電話！如果羅彥輝真係已經死咗，咁一定係楊悅盈——」柯志恆想反駁。

「雖然唔知點解，但係我勸大家千祈唔好相信柯志恆。」我提高音量蓋過他的聲音——跟他剛才針對羅彥輝楊悅盈一樣，不用講道理，只要能引起大家的疑心就足夠。

班上不少視線開始投向柯志恆，總是一副胸有成竹模樣的他也不禁露出膽怯的神情，使我覺得大快人心。

即使有同學情緒失控，衝過去徒手把他殺死，相信我也不會有甚麼不快。

「至於點解楊悅盈可以用到羅彥輝部電話，不如等佢自己解釋下。」

正當我打算去開門帶楊悅盈進來時，她就自己打開門入來了，身後還跟著兩個男人。

兩個男人就是昨天來過學校的便衣警察。



15 Unread Messages

大部分同學都不知道兩個男人是何方神聖，所以稍望他們一眼後，注意力還是放在楊悅盈身上。我見仍有不少同學用一個充滿懷疑甚至敵意的眼神望著她時，就知道我收走他們電話的決定沒有錯。

一老一嫩的便衣警察，兩個的表情都彷彿剛看完甚麼難以置信的東西一樣；看來他們走過走廊時，已經親眼目睹了一次隔壁課室的慘狀。

年紀較大的那警察對我點一點頭——上次錄口供時我一提到Elaine爆頭，他就以極度懷疑的眼神望著我；現在他總算知道我不會撒謊了吧？

「周Sir……」楊悅盈戰戰兢兢，不知道是在顧忌同學們，還是不習慣與警察打交道：「佢哋搵你……」

周Sir放低那箱電話，跟兩個警察寒暄兩句後就走到課室外面。楊悅盈一直站在原地垂低頭，想避開同學的目光。

「你……坐低先……」我指一指我面前、陳佩珊旁邊的空位。

「電話。」有後排的同學提醒我。

「嗯……將你個電話擺入箱。」

楊悅盈走到我面前，放低電話跟我對望了一下。

我要問她的問題固然不少，同時亦感到她也有話要跟我說，但我們之間誰都沒有說半句話，她就乖乖地坐了下來。

不經不覺間，我好像已經取代了Billy變成了這一班的領袖；直到現在才發現這個局面的我，突然感到有點手足無措。

「呃……其實，我一直都同楊悅盈一齊搵緊破解呢個遊戲嘅方法。」但既然如此，我就不妨利用這點：「我可以用自己條命嚟保證，楊悅盈絕對唔會係Admin、或者係安插嚟我哋之間嘅內鬼。」

「佢點會用到羅彥輝個電話？」剛才幫手救人的謝石俊舉手問。

「我……我叫咗佢今日去羅彥輝屋企，因為正如Billy所講，一直無出現過嘅羅彥輝好有嫌疑。」我對楊悅盈投以一個求救的眼神，因

為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在羅家發生了甚麼事。

「上到去……我先知原來佢已經死咗。」楊悅盈開始接棒向同學交代：「因為何晞賢一直有同我Update班會發生緊咩事，我想阻止吳啟鋒佢哋Send Message畀羅彥輝，一時情急就用咗佢留低嚟度嘅手提電話……想警告佢哋。」

雖則我見部分同學仍然一副不太服氣的表情，但大部分人似乎都接受了我們這個說法，沒有追問下去，這使我稍為鬆了一口氣。

「咁……何晞賢……你哋發現咗破解方法係乜嘢未……？」坐得比較前的區家純用陰柔的聲線問道——我敢肯定其實這才是大家最關心的事。

——我都知道。

我心忖道。

——我都知道有無殺死關鍵人物以外，又可以破解到嘅方法。當然我不能如此宣之於口。

「而家規則已經改咗，不讀不回呢條路畀Admin封死咗。」我唯有見招拆招：「不過由新規則生效到而家幾個鐘，在座仍然生存緊嘅各位，應該無Send過WhatsApp畀同班同學？」

當然他們都沒有——因為Send過WhatsApp的那些人仍然在隔壁課室，身首異處。


「所以其實無嘢須要改變，由而家開始，我哋繼續完全唔好對同班同學單獨WhatsApp就可以保證無人再死。」

跟昨天楊悅盈教大家不讀不回那時的輕鬆、釋懷氣氛相比，我簡直覺得自己好像說錯了甚麼一樣：他們一聽到這個方法，馬上反白眼、大聲嘆氣，我還隱約聽到幾聲「屌……」。

我很明白他們的感受——畢竟我早已受到楊悅盈影響，覺得迴避死亡只是治標不治本。

Admin可以隨時修改規則：一開始強制回覆Message、現在變成強制讀取及回覆……接下來我真的不太敢想像會變成怎樣……





「頭先Billy係咪講過……」張浩榮，Billy一個籃球隊隊友，舉手問：「關鍵人物係佢、洪諾——」

——釐然鳩！

「仲有！」為打斷張浩榮，我咆哮一聲：「仲有一件事！」

望向課室後方的徐建文及洪諾言，還好他們似乎沒有留意張浩榮說了些甚麼，反而被我這下大喊嚇倒。

Billy死前提過四個疑似關鍵人物時，徐建文跟洪諾言都不在場。Billy雖然並未指名道姓，但其實全班都知道是哪四位，不過我暫時不想驚動到仍然倖存的這兩人，因為我不清楚當他們知道勝利條件是**自己的死亡**後，會做出些甚麼事來。

「仲有咩事？」謝石俊再一次舉手問。

「仲有，呃……」**仆街**。我無言以對：「為咗確保無人會唔守規矩，單獨Send WhatsApp畀同學，我哋……我哋……」

楊悅盈見我如此狼狽，馬上伏在枱面，然後用自己手臂擋著，在一個只有站在她面前的我才能看到的角度掏出一個電話，打開已讀不回死全家，指給我看。

「如果發現有人犯規，收到同學嘅Message……」我不知道她的真實用意是甚麼，唯有想到甚麼就說出來：「收到同學Message，就喺已讀不回死全家個Group度通知大家。」

「然後呢？我哋全班一齊用Message炸佢、制裁啲犯規背叛嘅人？」

這次發問的人是柯志恆。

我有點意外——老實說，撇開徐建文和洪諾言，我覺得最有可能犯規的人就是他。

「學何晞賢話齋，而家Send WhatsApp畀人，就等於用刀降住人哋條頸。」柯志恆一臉認真：「我諗無同學會反對我哋制裁啲惡意想害死人啲同學？」

他這個狀態，就如同剛才借著Billy來煽動全班用Message炸羅

Day 3

彥輝那時一樣，唯一分別是他利用的人由Billy變成了我。

但這次不會出問題。

跟剛才主動Send Message不同，這次的方法是被動地在收到Message後才行動，理應不會出甚麼差錯。

我剛剛在柯志恆頭上貼上「不能信任」這個標籤……難道他想借此機會挽回一點地位？

「無錯。」我贊同了柯志恆的話：「所以大家記住：只要你Send一條WhatsApp畀我哋班入面任何一個人，就等如向全班宣戰。大家團結，就可以度過呢次難關。」

聽到如此王道的一句說話，同學們終於安心下來。剛剛目擊大量死亡的我們仍然是一片愁雲慘霧，但至少氣氛已經沒那麼沉重。

我跟楊悅盈對望一眼——因為我們清楚明白，我剛才所有發言其實都是廢話，根本就沒有解決過任何問題。

迴避死亡，只是治標不治本。

16 Unread Messages

我發言剛完不久，周Sir就回到課室說兩個警察去了5C課室，想跟我們逐一見面。

我們順著學號一個一個地過去5C課室。在Admin的規則限制下，我們根本就沒甚麼可以告訴警察，所以每一個同學都是五至十分鐘左右就完成，回來取電話後就離開，課室內愈來愈少人。學號較前的允仔繼續待著，等我一同離開，陳佩珊亦不知何故一直沒走。

我前一個學號的同學回來，當我走出課室時望望鐘：已經差不多九點了。

5C班課室正中央放了四張枱，兩張兩張面對面就像考口試一樣；兩個警察示意我坐在他們對面，然後望了望手上那張紙。

「何……晞賢，坐。」年紀較大的警察率先開口：「我姓文，我同事姓蔡，上次唔記得介紹。」

「文Sir、蔡Sir。」我坐下來，交替地望著他們兩人，然後留意到文Sir手上的紙是張5A-6A學生名單，已經有差不多半班人名被他用紅線劃走了。

「其實我已經同你班主任同幾個同學傾過，但係知道嘅嘢唔多。」文Sir語氣表示他知道我們班在隱瞞著甚麼：「唔知何同學你幫唔幫到我哋。」

「今日我哋班會主席Billy……吳啟鋒叫咗我哋返嚟開班會，準備開學日。當我哋開緊班會嘅途中……唔知點解……吳啟鋒同另外幾個同學個頭就好似汽球咁爆咗。」

「開學日有嘢要準備？唔係準備好啲書簿文具就得咩？」蔡Sir——年輕那位——好奇地問我。

我白了他一眼沒有回答，然後繼續將注意力放回文Sir身上。

「好似汽球咁爆咗……可唔可以講具體啲？」文Sir沒有理會他同事，繼續問我：「畀人打爆？定係——」

「無端端就咁爆咗……」我打斷文Sir的話。

「有乜可能？」蔡Sir又插嘴，但我跟文Sir繼續無視他。

「頭先你班主任畀我嘅呢張List，除咗今日有返嚟嘅22個人之外……」文Sir將學生名單反轉，推到我面前——我忽然間有個很奇怪的想法：他每見一個同學都要拿回名單，然後又推過來，難道不覺得麻煩？

「……仲有6個同學唔在場；唔計前日離奇死亡嘅胡綺玲，其他人你知唔知佢哋點解無返嚟？」

胡綺玲就是Elaine。

「唔知。」第一次對著警察撒謊，難免有點緊張。

「哦……睇嚟你哋班同學關係都幾疏離。」文Sir話中有骨：「今日無返嚟嘅人……幾乎全部人都係前日同胡綺玲同一時間、同一個方式死……你哋全班無一個同學知道？」

「我……不鏟都同大部分同學唔太Close。」這是我的真心話。文Sir忽然間黑面，用力拍一下枱；別說我，就連蔡Sir都嚇了一跳。

「唔好以為阿Sir唔知你哋有嘢瞞住我哋！」他伸出食指用力地指著我：「我一定會查到你哋班友仔搞緊啲乜嘢！」

這麼一搞，不害怕就奇怪了，但我依然保持沉默。良久。

「走啦，醒醒定定。」文Sir取回名單後打發我走。但是我有問題想問。


「文Sir，我想問……羅彥輝其實點死？」

文Sir呆一呆，望望手上的名單。

「羅彥輝……佢一個月前喺禾峯邨自己屋企跳樓自殺死咗。」這次蔡Sir反應很快，馬上就解答了我的問題；他見文Sir怒瞪自己，還補了一句：「咩啫？你叫我查下呢班發生過咩事㗎嘛？」

「自殺？咁佢——」

「何同學，你可以走喇。」文Sir堅決地打斷了我的追問，蔡Sir



亦不敢再說些甚麼。

沒辦法，我唯有離開5C課室；我下一個學號的何穎璇前日已經因為Quit Group而死，再下一位的洪諾言隔好一會才察覺到，然後過了隔壁課室。

我在老師枱取回電話時，楊悅盈輕輕抓住我的手。

「唔好走住……等埋我……」她壓低聲音說。

看著她那雙烏黑的瞳孔，如果在正常情況下，我可能會以為她想找機會向我表白；我對她做了個OK手勢——其實即使她沒有這樣說，我都會留到最後。

「仲有……叫張允行都唔好走住。」楊悅盈補充一句，然後放開了我。

允仔見我回來，背起書包想起身離開，我對他搖搖頭。

「做乜？」他有點疑惑。

「我仲有嘢要同楊悅盈傾，佢叫我搵埋你。」

我們坐著乾等，沒有心情聊天，只是看著同學逐個出去、回來、拿電話、走；楊悅盈陳佩珊悄聲說了些甚麼，然後陳佩珊就走了出去，不久後拿了雙白色運動鞋回來給她。

到謝石俊回到課室時，這裡已經只剩我、允仔、陳佩珊、楊悅盈及徐建文。

謝石俊連電話都沒有拿回，就來到我和允仔前面坐著；徐建文取了電話才過5C課室，看來打算完事後直接離開。

「我有無嘢可以幫到手？」謝石俊對著我們——主要是我——問。

「我都唔知，不過你即管留低，一陣再傾。」

五分鐘後，連楊悅盈也見完警察，周Sir望一望確認沒有漏網之魚後，就過了5C課室，應該是再跟警察談兩句後送他們離開。

我走到楊悅盈和陳佩珊後面的座位，允仔和謝石俊緊隨著。

終於，我們五個坐在一起了。

Day 3

楊悅盈對謝石俊在場有點驚訝，但也沒有深究，而是直接進入主題。

「我諗你哋大家都知道，何晞賢頭先講嘅方法根本就無用？」

17 Unread Messages

我當然知道我說的方法沒有用……但，提示明明是楊悅盈給我的。

允仔一臉茫然，但不懂裝懂地點點頭；反而陳佩珊和謝石俊老實地搖頭。

「無論我哋點防止同學之間互Send WhatsApp都好，Admin總有一日會發現無人再用WhatsApp聯絡同學，然後改規則，我哋避免唔到。」楊悅盈掏出自己的電話拿著：「就好似今日佢改規則，封鎖咗不讀不回呢個方法咁樣。」

暫時看來我和她的思路一致。

「所以我哋要私底下Keep住有Message流通：我哋幾個分成兩Pair人，兩個WhatsApp互相Send Message。」楊悅盈開始解釋：「例如我同何晞賢一組，陳佩珊同張允行一組；我哋四個人所有電話輪流交畀一個人保管，嗰段時間之內由佢嚟操作，按分組用佢哋WhatsApp嚟互Send Message。咁樣希望可以暫時呃到Admin——」

「四個人？咁我呢？」謝石俊問。

「Sorry，我無諗過會有第五個人幫手。」楊悅盈望著謝石俊講：「我淨係叫咗陳佩珊同張允行留低。」

聞言，謝石俊有點尷尬。

「佢意思係無諗過仲會有人肯唔怕危險幫我哋手……你唔好介意……」我幫手打圓場，然後問：「呢個做法……你試過搵人代自己Send Message；但係搵人幫自己Read Message呢？」

「要試下先知。」楊悅盈伸手把電話遞到我們數人中間；但沒有人有任何動作。

「不如等我嚟。」終於謝石俊以徵求同意的口吻對我和楊悅盈說。

楊悅盈把電話遞給他，他接過後Send了WhatsApp給自己，再用自己的電話讀取；楊悅盈那邊看到Message變了雙藍剔。

我們——除了楊悅盈外——都緊張得屏住了呼吸。

見楊悅盈和謝石俊一直沒有事，才鬆了一口氣。

「咁……你同張允行一組。」楊悅盈對我發出指示：「然後今晚你Keep四部電話。」

謝石俊乖乖地把兩部電話交給我，允仔亦照著辦，陳佩珊像個旁觀者一樣托腮望著我。

「另外，我今日去咗羅彥輝屋企。但係無咩發現……Sorry。」楊悅盈繼續說：「所以我想聽日再上去一次，何晞賢你同我一齊去，順手將四部電話交畀我接棒。」

「頭先我問過警察，佢哋話……羅彥輝係一個月前、即係佢休學期間……自殺死嘅。」我報告完畢，氣氛變得有點沉重，因為大家都能想像到羅彥輝多半是因為被欺凌才選擇自殺。

「你哋仲未走嘅？」

這時周Sir回到課室，楊悅盈馬上一副警戒的神情。

「唔使驚，周Sir原來知道……件事。」我雖然這樣對她說，但不難看出楊悅盈並非怕不小心透露已讀不回死全家一事給周Sir知道，而是本來就對他有種莫名其妙的敵意。

「警察已經走咗……我哋課室有人善後緊。」周Sir走到我們五人旁邊說：「你哋一陣走嘅時……行後梯。」


「我哋而家走喇喇。」楊悅盈對我說：「何晞賢，送我返去。」

她沒有等我就自己走出了課室，周Sir一面無奈，我也只好把四部電話放入書包，急步跟上。

「呃……咁有咩事我哋Facebook Contact。」出門前我再留下一句，他們三人點點頭。

見到數個件工和軍裝警察在我們課室門口，所以就按周Sir所說轉右走向後梯那邊，加速追上楊悅盈。

「我……帶走咗羅彥輝部電話。」楊悅盈感覺到我走近，頭也不回地開始講。她從校裙掏出了另一部電話——剛才開班會時，她伏在枱面給我看的的一部。



她把電話舉到自己臉頰旁，似乎想我從她身後接過；儘管我很好奇，但剛剛才確認了羅彥輝早已自殺身亡，卻使我有點猶豫，畢竟那是死者的遺物。

「不如……你Keep住先，我今晚要幫你哋搞個WhatsApp，應該都唔得閒睇。」我唯有這樣說。

楊悅盈也沒說甚麼，立刻就收回了那部電話。

「今日喺羅彥輝屋企……發生咗啲咩事？」

「聽日上到去你就知。」

這一兩天以來對我直腸直肚的楊悅盈，忽然間這樣賣關子，使我的好奇心變得更旺盛起來。

「你叫我送你返去，我以為你有嘢想同我傾。」我追前兩步，跟她肩並肩走著。

「我唔想自己一個行返去……」她望著梯級，小心翼翼地走著。

同一時間我感到書包裡的四部電話一同響起。

我和楊悅盈對望一眼後，馬上伸手進去拿出自己那部電話，她靠過來跟我一起看著熒幕。

已讀不回死全家收到一個新Message，留言者是柯志恆：

*@Admin今日喺班房，何晞賢想打死我
我想問下……如果有同學完全唔用WhatsApp
想直接殺人，你會唔會干預？ 21:48*

那股已淡了下來、對柯志恆的怒火又湧上心頭：

你條冚家劇！今日害死咗咁多人仲唔夠？ 21:49

我剛Send完這Message，就見Admin輸入中…

@6A-柯志恆 雖然Admin說大家要關懷同學
可是WhatsApp以外的事，恕我無能力干涉！ 21:50
話雖如此，Admin仍然希望同學之間相親相愛
不要再出現任何暴力、欺凌！ 21:51

既然Admin管唔到，咁大家小心啲
今日何晞賢發癲嗰個款，你哋有眼見 21:52

我公開地對全班指出柯志恆可疑，他是想趁這個機會反將我一軍嗎？

可是我現在只想在Group裡謾罵他：

你咪撻嘈！今日如果唔係——

我還未打完整句，楊悅盈就捉住了我雙手，對我搖搖頭。

「唔好理佢……」她說：「只要柯志恆而家無咩實際行動，佢講乜你都當佢吹水就得……」

我望著楊悅盈好一會，終於屈服，關了電話熒幕；她這才放開了我。


直到離開學校、回到她家樓下這段路程，我們都沒有再說過半句話；倒是因為我渾身都是乾掉的血，路上一直引來不少奇怪目光。

畢竟現在是農曆七月，我應該嚇倒不少人吧。

回到瀝源邨，楊悅盈找了個暗角叫我等她一會後，她就走進了自己所住那幢樓的大堂。

我靠著牆邊，從書包找出了謝石俊電話打開WhatsApp：

謝石俊今日有份逼死自己班嘅同學
作為補償，無論係乜嘢事，佢都要盡力幫手 21:39



驟眼看好像有人在責怪他，但其實這兩句話是謝石俊用楊悅盈電話Send給自己的。

謝石俊的確差點就變成了第10個死者。我回憶起他幫手搬同學到隔壁課室、主動請纓做白老鼠Read Message，甚至在班會時不停發問，似乎是為了逼切地把已讀不回死全家完結。

我望望時間：22:03——是時候要回覆：

今日嘅事唔係你嘅錯，要怪就只好怪Admin同埋柯志恆
我哋而家開始一齊努力啦 22:03

98

其實這些鼓勵說話我覺得挺肉麻的……但既然Admin不允許我們隨便回覆，我就儘管這樣留言給謝石俊。

希望他遲下拿回電話時，可以看到我這句話。

十多分鐘後，楊悅盈拿著一件舊的男裝外套回來，我接過後穿上；雖然有點小，但起碼能遮住身上的血漬。

「我阿哥嘅，佢搬入大學宿舍之後留低咗好多衫。」楊悅盈見我望著外套，主動向我解釋。

「嗯……唔該。」

「聽日下晝兩點，禾輦邨等。」她告訴我明天的時間，我點點頭後就轉身離開。

走到瀝源商場的便利店買了袋麵包和枝裝咖啡：雖然真的沒有胃口，但其實我由下午開始就連水都沒有喝過一滴。

用八達通付好錢後就拿著東西走上天台，打算耗到晚上十一、十二點，待姐姐睡了之後才慢慢走路回家。

我父母去了旅行還未回來，但姐姐應該早就回去了，我可不想現在這副模樣被她看到。除了不想嚇倒她外，我更怕被她追問發生了甚麼事：我們雖然偶有爭吵，但從小到大都感情很好，無話不談……要是她問起，我實在不知道要怎樣欺瞞著她。

上到天台，我才發現已經有人坐在我們常去的那個角落發著呆。

「啊？」那人——允仔看到我，有點驚訝：「我本身諗住叫你上嚟坐下，但係我部電話喺你度。」

我沒有回答，而是把手上的麵包整袋拋過去，他一手接住；我在他身旁坐下，扭開咖啡，允仔拆開膠袋撕了半個麵包給我。

「聽日幾點陪阿嫂去柒輝屋企？」允仔強擠出一個笑容問我。

「我嫂你老母，呢兩日之前我同佢無講過嘢咁滯。」我用手肘狠狠撞了他一記：「聽日兩點……希望到時發現到啲新嘢。」

「其實點解仲要去？」允仔臉上的笑容散去，語氣一轉。

「咩意思？」

「Billy今日咪自己講咗：佢同徐建文、劉楚恆、洪諾言就係關鍵人物。」他把手上的半個麵包再用力撕成兩片：「反正Billy同劉楚恆都已經死咗，我哋去殺埋徐建文同洪諾言咪得。」

實在不敢相信允仔會這樣說。

「我屌你講笑定竊撚咗線？」

我皺起眉瞪著他，發現他表情變得相當冷漠。

他把手上的麵包塞入口，咬兩下後吞掉。


然後又再擠出一個笑容。

「屌你梗係講笑，殺人畀差佬拉喇嘛。」允仔悄聲，好像自言自語一樣。

他嘴裡這樣說，但我始終有點無法釋懷。

我回到家時已經十二點多。

打開家門時聽到電視聲；我心忖大事不妙，似乎姐姐還在看電視。



小心翼翼走進去，見到姐姐趴在梳化上睡得正酣，我才鬆一口氣；回到房間換好衣服後，我幫姐姐關掉電視，之後就用垃圾袋包著那套染血的校服拿到後樓梯扔掉。

洗好澡之後，我就躺在床上。

手持著電話，猶豫了好一段時間。

終於決定打給陳佩珊。

「嘟嘟……嘟嘟……」

接通了。

我非常緊張，因為從未試過打電話給她。

但一直「嘟」到斷線她都沒有接聽：可能睡著了、或者在洗澡？

打開Facebook Messenger，找到她的名字——Rita Chan Pui Shan——旁邊的綠點顯示她*目前在線*，於是我Send了個Message過去：

Hei Yin Ho :

返到屋企未呀？早啲休息下啦

有我同楊悅盈嚟度，大家都唔會有事，唔使怕 0:17

似乎講得有點誇張……畢竟我和楊悅盈都還在迷霧裡……

如果你想搵我傾下偈，就打畀我啦 0:17

我見到Messenger右下角很快就出現了她的Profile Pic，

Seen 0:17。

但她一直沒有回覆我。

然後就連*目前在線*的狀態都消失了。

Day 3


我關掉電話熒幕，苦笑一下。

雖然發生了那麼多事情後，這樣說其實非常不恰當……

但是被人——尤其是自己喜歡的女孩——已讀不回，其實感覺真的非常難受。

日 記 本

2017-08-29



18 Unread Messages

我十二點幾已經到了禾峯邨，反正要管著電話回覆的我整晚都不能睡，所以提前了很多出門。

在商場的麥當勞隨便點了個九件麥樂雞餐，找個位坐好，我就在Facebook上通知楊悅盈：

Hei Yin Ho :

我到咗喇，喺麥當勞等 12:23

她很快秒回了我：

Yuna Yeung :

我而家行過嚟 12:26

——咁都好啲。起碼她來到後我可以先睡一下……整晚管著電話、Message傳來傳去折騰了那麼久，其實我已經開始有點迷糊……

但這時電話一響，替我提一提神；從背包拿出電話，發現原來周Sir正在打給楊悅盈。

「喂。」我接了電話。

「喂？呃……唔該楊悅盈喺唔喺度？」周Sir不認得我聲音，可能以為我是楊悅盈哥哥。

「周Sir，我係何晞賢，佢交低咗部電話畀我。」

「哦，尋晚聽佩珊講你哋今日會去羅彥輝屋企？」周Sir關切地說：「我驚你哋有危險，等埋我一齊先。」

我知道楊悅盈因為某些原因不太喜歡周Sir，但我卻巴不得有個大人跟我們同行。

「我而家喺禾峯邨麥當勞，約咗楊悅盈兩點。」因此我告訴了他時間及地點。

Day 4

掛線後，我把其餘三部電話都拿出來，用自己那部WhatsApp允許，再用楊悅盈那部WhatsApp謝石俊——感覺上這個步驟我已經重複了差不多上百次。

忽發奇想：如果陳佩珊的電話也在的話，我就可以查看她的WhatsApp記錄……

我用力捏了自己臉頰一下：現在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醒一醒……

「好叻呀？就嚟瞓著嗰？」

楊悅盈的聲音從後傳來，我回頭看，第一次見到不是穿校服的她：她頭髮綁成了馬尾，穿著一件有點殘舊的淺藍色T-shirt、白色短褲、白色布鞋，拿著她平日上學用的那個米黃色單肩袋。

她皮膚本來就沒甚麼血色，加上這身裝扮，整個人淺色得好像會反光一樣。

「無著校服爭啲唔認得你……」我答道。

她在我旁邊坐下，二話不說就拿起一條薯條沾上茄汁後放入口。

「快啲接手，畀我瞓一陣……」我連忙把四個電話推到她前面。

「一陣上到去，你幫我陪羅太傾下偈食下飯，我想再入羅彥輝間房睇下。」楊悅盈沒理會電話，只是繼續拿我的薯條來吃。

「好呀……傾下偈咁啦……」我差不多到極限了……伏在枱面繼續說：「係啲……我叫咗周Sir嚟——」

「周Sir？」她有點激動地打斷了我。

「周Sir。」閉上眼睛：「多個人……多雙筷……安全啲……」

雖然聽到楊悅盈還在說話。

但我腦袋已經處理不到她在說些甚麼……

很快就睡著了……

我當著全班同學指證柯志恆。

「執埋啲嘢就行。」楊悅盈一手拿起單肩袋就走，我和周Sir乖乖地跟著她。

路上一直遇到不少跟我們年紀相若的年輕人，大半是來買東西準備大後天開學的吧；當中有幾個我們學校低年級的同學向周Sir打招呼，周Sir都一一禮貌地回應。

楊悅盈領著我們一直走到禾輦邨其中一幢大廈。穿過天井走向大門時，我猛然想起羅彥輝跳樓自殺後很可能就是伏屍於此，馬上感到一股寒意。

大門沒有關，楊悅盈施施然走進去，還向保安打了聲招呼。

我和周Sir照著辦，遭遇卻與她大相逕庭。

「喂！先生，先生！」保安是個又瘦又黑，鼻子上頂著一副老花眼鏡的老伯，語氣有點誇張地攔住我們兩人：「去幾樓？搵邊？身份證登記！」

楊悅盈走到升降機前，翹起雙手一副吃花生的模樣。

「去904搵姓羅嘅；我係隔離蔡明磊紀念中學嘅老師。」周Sir從錢包拿出身份證及教職員證遞給保安：「我同兩個學生過嚟做家訪。」

保安接過周Sir的兩張證，拉低眼鏡上下打量著我們兩個，然後才開始在登記簿上開始寫著甚麼。

「呢度簽名。」他把簿推到周Sir面前，指著其中一個空格。

周Sir簽名時，我故意偷望登記簿。

雖然保安的字跡相當潦草，但我總算找到我想找的東西：昨天的登記人入面有**柯志恆**的名字，來到的時間是14:49，同樣是拜訪904。

周Sir簽完名就把簿推回給保安，保安亦馬上把它收起了。

我馬上想起一個問題：為甚麼柯志恆要這樣做？

剛才在麥當勞周Sir提到昨天柯志恆問他要了羅彥輝的地址，而





登記簿上有他的名字，代表他昨天的確有來過。

可以想像，其實柯志恆比楊悅盈還早知道羅彥輝已經死了；換句話說，他昨天是蓄意引人Send Message給羅彥輝並且害死他們的。

直覺告訴我柯志恆並非Admin：Admin大可以不斷收窄規則，等我們自取滅亡，無須做這些惹人懷疑的多餘舉動。

柯志恆這樣做的用意似乎只有一個——

我感覺到自己手臂被些甚麼抓住了。

已經走到了904——羅彥輝家門口——而一直領著頭的楊悅盈不知何故龜縮到了我身後，還牢牢地抓住我的手臂，只探出半個身子看著那道門。

周Sir見我們沒有行動，就按響了門鐘。

開門的是個中年女人，與我記憶中的羅彥輝有幾分相似，應該就是羅太了。

「羅太……？」周Sir相當凝重：「我係羅彥輝班主任，我哋知道阿輝——」

「阿盈！」羅太無視了他，反而對著我身後的楊悅盈熱情地說：「今日又上嚟探輝仔？」

「係呀Auntie。」

我從楊悅盈的側面看到她擠出了一個相當勉強的笑容，抓著我的手愈來愈用力。

「入嚟先啦。」羅太打開門：「輝仔仲未醒，你哋隨便坐。」

周Sir表情狐疑，對著我用嘴形問：未醒？同時身後的楊悅盈推一推我，我就走進了屋內。

「阿Sir你點稱呼？」羅太對著我身後緊隨著入屋的周Sir問。

「我姓周，呢位叫何晞賢……」周Sir邊關門邊回答：「同埋楊悅盈——你尋日應該見過佢。」

「係呀係呀，輝仔成日提起阿盈㗎。」羅太似乎很喜歡楊悅

Day 4

盈，但楊悅盈卻相當怕她：「我老公今日放假，我煲多啲湯，我啖幾碗出嚟過你哋？」

我們還來不及回答，她就已經回了廚房。

楊悅盈見狀，終於鬆了一口氣；我見她拾起了門旁一雙女裝學生鞋放進手袋裡，再用手指示我和周Sir在梳化上坐下，然後她就打開了其中一間房的門走了進去。

我和周Sir走到梳化處坐著，對望一眼，大家都一副WTF的表情：雖然不清楚這是甚麼情況，但羅太明顯有點不正常，難怪楊悅盈要我陪同才敢再來。

這樣一想，我還真有點慶幸自己誤打誤撞地找了周Sir同行。

周Sir用手背拍一拍我，指向角落一個靈位。

我望過去，忍不住又竄起一陣寒意。

雖然距離有點遠，但靈位供奉著的就是羅彥輝無誤；放在黑白照前的香爐插著三枝已經燒了一半的線香。

全屋都很靜，唯獨是廚房裡傳來碗碗碟碟的乒乓聲、以及羅太輕快的哼歌聲，我和周Sir完全不敢發出半點聲音；我好想用電話打字或WhatsApp跟周Sir對話。

呀……我的電話在楊悅盈那……

——乜料呀？唯有做口型跟周Sir說。

他聳一聳肩，看起來也相當緊張。


「呃……Auntie？」我鼓起勇氣提高聲線問：「尋日除咗阿盈之外，仲有無同學嚟過？」

「有呀，你哋班長上咗嚟拎啲功課畀輝仔。」羅太聲音從廚房傳出。

我們的兩個班長，一個是Elaine，不可能昨天還會出現在此；另一個是由班會主席Billy兼任，昨天幾乎一整日都跟我在一起。那個自稱「班長」的人應該是——

「柯志恆。」我悄悄告訴周Sir：「我喺樓下見到佢個登記。」





我的推斷應該與事實相差無幾：柯志恆亦在懷疑羅彥輝，但當他來到發現羅彥輝已死，就裝作若無其事回到學校，若無其事地附和Billy指控羅彥輝和楊悅盈。

至於原因，我只想到一個。

勝利條件：

2. 6A班倖存者兩人或以下！

我並無實質證據，但看來柯志恆立心想成為最後倖存者，因此明知道Send Message給羅彥輝會死，都那麼落力去煽動大家。

大門再次被打開，一個跟羅太年紀相若、黑黑實實的中年男人，手持一個超級市場膠袋走進屋內，看到我和周Sir時眉頭揚了一下。

「你邊位？」男人一邊把袋放在地上，一邊對我們——我覺得主要是周Sir——散發著不友善的氣場。

「阿羅生係咪？」周Sir並未意識到這點，反而因為男人似乎是正常人，他有如皇恩大赦地站了起來：「我係羅彥輝班主任，呢位係——」

這時羅太從廚房探出頭來查看，見到男人後溫柔地一笑。

「老婆你返入房先。」男人——羅生亦擠出一個笑容，以一把與他外形毫不配合的溫柔聲線說：「我招呼周Sir得喇，你叫一陣夜啲煮飯。」

羅太出奇地聽話，馬上走向其中一間房，經過羅彥輝房門時還不忘敲一敲門。

「輝仔……阿盈上咗嚟，你瞓醒出嚟陪下人啦。」羅太笑著說；但其實楊悅盈就在裡面。

等到羅太回了房間，羅生就慢慢逼近周Sir；露台那邊的陽光終於照到羅生的臉孔，我發現他原來相當憔悴，但眼神十分兇狠。

Day 4

不識相的周Sir向羅生行前一步伸出手，想與他握手示好；而羅生亦舉起了右手——

啪！

——一巴掌打在周Sir臉上。

看羅生的體格，他大概不是經常健身，就是做地盤之類的粗重工作——當然後者機會比較大；那一巴掌打得周Sir幾乎失去了重心。

「屌你老母你好意思話係人班主任？」羅生高聲罵道：「屌你老母！」

「羅生你冷靜啲先……」周Sir揉著剛被打的左臉：「你聽下我解釋先啦……」

羅生舉起右手想再打一下，周Sir踉蹌後退兩步，還差點失足跌倒。

「你又係邊撚個？」羅生轉向我，厲聲問道。

「我……我叫何晞賢，我係阿輝同學……」我害怕得腿開始顫抖起來：如果他用剛才那力度打我的話，我可能會整個頭飛脫。

但羅生聽到我的名字後就沒有理會我，反而繼續指罵周Sir。


「冚家剷你為人師表，我個仔有事嗰陣你唔幫佢？」羅生聲音依然雄壯，但似乎開始哽咽：「我個仔死咗你哋知唔知呀？」

周Sir居然搖搖頭。

「我今次上嚟……就係想搞清楚呢件事。」似乎嫌情況不夠糟一樣，他再補上一句。

「我個仔喺學校畀人蝦，有晒證據；你哋唔撚踢晒班仆街仔走不特止——」羅生上前扯著周Sir衣領，力度大得他恤衫最頂的鈕扣飛脫了：「——到佢退咗學返嚟，你哋都無人理過佢！佢死撚咗你哋都唔知呀，屌你老母！」

然後羅生再打了他一巴掌，扯著周Sir走向門口；我雖然又怕又幫不上忙，但唯有跟著過去。



羅生拉了周Sir出外，把他按在門口對出的欄杆上，指著下面的天井。

「阿輝就喺度跳落去死嘅，你想搞清楚咩嘛？而家好撚清楚啦！」然後他終於放開了周Sir：「走！唔好畀我再見到你！」

「跟隨著啲咁嘅阿Sir，遲早冚家劇㗎；轉校把啦。」羅生回去之前對我補了一句——語氣還相當苦口婆心——然後用力一轟關上了門。

周Sir無故被打了兩下，但他表情不是生氣或者害怕，而是有點無奈、有點無辜；左鄰右里聽到剛才的騷動，紛紛走出來隔著鐵閘偷看，一邊指指點點一邊竊竊私語。

「我哋行埋一邊先……」周Sir悄聲拋下一句，然後急步跑向樓梯。

我驚魂未定地隨著他，同時聽到他不斷喃喃道：「*竊撚線，成
家都竊撚線！*」

剛才被羅生羅太連續嚇了兩次，加上鄰居們都在看著我們，弄得我只想盡快離開這裡……

……雖然我老是覺得好像忘了甚麼一樣……

19 Unread Messages

剛才在門口等羅太應門時，楊悅盈猶有餘悸，禁不住抓緊何晞賢的手臂。

但有周Sir和何晞賢陪著她一同進去，她才沒那麼慌張。

待羅太進了廚房，她就馬上拿回昨天遺下的鞋子，指示他們兩個坐下，自己閃身走進了羅彥輝房裡。

透過門縫望到周Sir坐立不安的模樣，楊悅盈覺得有點心涼。

——等飲湯啦，教畜。

雖然把何晞賢也拋在外面她有點歉意，但照樣關上門讓他們兩個自己應付羅太。

她啟動了這裡的電腦，同時把羅彥輝的電話放在桌上——自從昨天得悉他的死訊後，楊悅盈徹夜都在循另一個方向思考：既然羅彥輝並非Admin，那很可能是一個跟他感情好、長期與他有Contact的人。

這部電腦太舊，機能很差，開機有點慢，所以楊悅盈先從羅彥輝的電話開始查看。

羅彥輝電話幾乎空無一物，只有兩款App Games、WhatsApp以及Facebook；通訊錄除了同班同學、周Sir、父母及幾個親戚外就沒有其他人；所有通話記錄都是3字頭的未接來電，幾乎可以肯定是廣告或者Cold Call電話。

WhatsApp的圖示上方有一個「6」字；楊悅盈想起昨天死去的7個同學，心裡一沉。

打開WhatsApp後本想掃視一下記錄，但她無意中見到其中一個Message內容有自己的名字——來自鄧鐵雄的Message，她忍不住好奇心打開來看：

屌你老母！楊悅盈係我㗎
你條仆街毒撚唔好諗住食天鵝肉！ 18:25



楊悅盈感到自己臉頰「唸」一聲漲紅了。

這個Message的再上一個，已經是七月中暑假剛開始時的事，那是羅彥輝發給鄧鐵雄的：

有時間嗎，想見面聊聊 13:20

Message旁邊的雙藍剔顯得有點刺眼。

楊悅盈再往上拉，發現羅彥輝跟鄧鐵雄間中會在WhatsApp聊天，話題離不開他們在玩的App Game以及……以及楊悅盈。

她一直都以為自己客觀地了解全班所有同學，但要不是看到這段Chat Record，她可能整輩子都不會發現羅彥輝和鄧鐵雄**對自己有意思**——回想起來，難怪當日鄧鐵雄會如此爽快地答應協助。

鄧鐵雄不時用些不太……不太雅觀的字詞來形容自己；但最令人不安的是，他們兩人有時會在課室或者校內偷拍自己的照片，然後在這裡互相分享……

受不住，關掉了這個Chat Box——楊悅盈不知道其他女同學有何想法，但她親眼看到兩個自己認識的人在背後這樣討論自己，覺得有點噁心。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寧可沒有發現過這件事……

再查看下去，她發現除了羅生羅太外，幾乎所有人都會已讀不回羅彥輝的WhatsApp：無論他Send多少個Message，對方都只會雙藍剔、隔很久才回覆、甚至在有求於他時才直接提出要求。

楊悅盈一直都覺得長期被欺凌的羅彥輝很淒涼，這一刻更真心為他感到悲哀。

電腦終於成功啟動了，楊悅盈放低電話，在電腦上用Firefox打開Facebook。

Firefox儲存了Username和Password，所以楊悅盈順利Login了羅彥輝的Account——Lo Yin Fai。

他Facebook Profile Pic和Cover都是一片黑色，只有二十來個朋友（楊悅盈是其中一個），大部分都是些上了年紀的人，相信是他的親戚；但是Messenger內一片空白。

楊悅盈記得這個Wall上面全部都只是YouTube片、Content Farm的文章，或者間中來一兩句歌詞。

Wall上最後一個Post張貼於7月22號晚上，黑底白字簡短的一句：

再見

昨天何晞賢提過羅彥輝自殺的時間大概是一個月前，加上這個Post有四個噉噉和兩句Comment寫著RIP，楊悅盈知道這十有八九是他死前的留言，頓時覺得有點心酸。

這時楊悅盈留意到原來羅彥輝有一個自己的Facebook Page，叫做LYFAI。

好奇按進去，看到只得十來個Page Like，但竟然至今一直有Update，全部都是一張張完全令人摸不著頭腦、有如用電腦隨機生成出來的圖片，配上一段不知何故花得像亂碼一樣的文字。

最新一個Post是2017年8月28號——昨天發布的。

那圖片是一堆完全隨機的黑線和紅線，文字是：

今天班士
* .. 死 ..
了很多人
我很開心

楊悅盈打開Wordpad，把文字貼過去才能勉強看清楚——
——然後感覺到一股貫徹全身的寒意。

自從已讀不回死全家發生以來，雖然自己每日都生活在恐懼當中，但這是她第一次真正感覺到恐怖。

而她一直都不想考慮的問題再一次湧上心頭：究竟是否羅彥輝鬼魂作祟？

不管怎樣，這個Page 8月26號的Post似乎已經證明了羅彥輝就是Admin。

Yip x u C treat e d
"Group"
已讀不回
死
全家？

楊悅盈拿出自己電話打了一段字打算直接Send給Admin：

雖然我唔知你點做到……但係你就係羅彥輝？

忽然想起遊戲規則——她這樣算是Send Message給死人嗎？為安全計，楊悅盈唯有把Message Copy到已讀不回死全家：

@Admin雖然我唔知你點做到……但係你就係羅彥輝？
我已經發現咗你LYFAI個Page 14:27

然後望望時間，做了一次保命動作：用自己及何晞賢的電話分別Send Message給謝石俊和張允行。

繼續研究下去，LYFAI有時每天都有新Post、有時隔幾天都沒有，但全部Post都是一些意義不明的圖以及剛才那種亂碼字；圖片還好，但楊悅盈不太敢再細看那些文字。

這個Page於7月17號建立——就是說，羅彥輝死前它已經存在。

外面傳來羅生的吵鬧聲，但楊悅盈沒有理會，因為她只是逼切想要知道羅彥輝自殺的確實日期。

似乎有人被羅生打了一巴掌——楊悅盈希望受害人是周Sir——然後聽到一行人去了門口那邊，打開門走了出去。

楊悅盈嘗試幾個不同的關鍵字，終於在Google找到相關新聞，感到自己心臟一下猛烈跳動：

《疑遭同窗欺凌 17歲仔屋邨墮亡》

2017年7月23日

117

內文指羅彥輝7月23號在所住大廈的天井跳樓身亡，留下的遺書中提到在學校被欺凌，不過記者訪問校長時，校長堅決否認此事。

這段期間楊悅盈跟家人回了鄉探親，而且學校一直都沒有通知過他們班，加上……學生自殺的新聞愈發普及，傳媒不再用來炒作，因此她還是現在才真正知道這件事。

——7月23號。

楊悅盈繼續在LYFAI上搜索著這個日期，順著時序看；在羅彥輝死後某日的一個Post，隱約看到些令她在意的文字：


爸媽？
啱唔起～

楊悅盈看清楚這五個字後，覺得應該告訴羅生羅太。

回過神來留意到外面已靜了下來，所以她站起來，慢慢拉開門走出去。

羅生坐在梳化上，雙眼通紅，左手擱在膝上托著額頭，右手夾





著一根香煙，煙灰燒得很長，明顯地他一口都沒有吸過。

他望著從兒子房間走出來的楊悅盈，沒有說話。

「Uncle……？」楊悅盈雖然有點害怕，但她感到羅生是正常人，只是情緒失控了：「我係楊悅盈……」

「楊……」羅生喃喃地重複她的名字數次，然後強擠出一個笑容示好：「輝仔佢……成日提住你……」

——我知道。楊悅盈想起羅太的話、想起羅彥輝和鄧鐵雄的WhatsApp內容，心裡答道。

「如果當時個個都好似你咁對輝仔……佢就唔會……」羅生說了半句就開始哽咽：「多謝你……」

楊悅盈覺得有點可笑：她從來只是把羅彥輝當成普通同學來看待，但羅生口吻說得好像她在學校時對羅彥輝照顧有加一樣。

當所有事物腐敗到極點時，做點正常的事已經等同行善。

楊悅盈走到羅生身邊坐下來。

「羅彥輝……阿輝佢……」她想起剛才在Facebook見到的那段字：「佢想對你同羅太講句『對唔住』……」

羅生聽到之後，左手按著雙眼，淚水慢慢從指縫間滲出。

楊悅盈不知所措起來：雖然好想安慰羅生，但又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幸好電話響得及時——一望看到原來Admin回覆了自己：

@您 是的，但知道我是誰又怎樣？

你們要生存下去，就唯有按我的規則條件來做！ 14:29

楊悅盈心情很矛盾：勾起了羅生的喪子之痛有點內疚，但又覺得告訴他有方法跟羅彥輝對話……好像不太恰當……

——羅生，你唔使咁傷心，你個仔而家已經成為咗一個……一個會用啲唔知咩方法……去殺人嘅……嘅唔知乜嘢……嘅鬼？

Day 4

楊悅盈搖搖頭，想令自己清醒一下：她不知道把已讀不回死全家相關的事透露到甚麼程度才會害死對方，但她可不願用羅生的性命來冒險。

那條長長的煙灰終於承受不住自己的重量，斷掉，掉落。

羅生把煙蒂放入身邊的煙灰缸裡，然後從口袋掏出一根新的香煙放入口，想點煙時望向楊悅盈。

楊悅盈做了一個「請便」的手勢——自出娘胎以來就習慣了爸爸的煙味，因此她對香煙並不反感。

羅生吸一口煙後，似乎心情平伏了不少。

「羅生……可唔可以問你少少關於阿輝嘅問題？」因此，楊悅盈打算繼續問些有關羅彥輝的問題。

他望著楊悅盈雙眼，然後別過頭去呼出一口煙。

20 Unread Messages ✓✓

和周Sir在樓梯坐了好一會，我才想起——仆街！我哋漏低咗楊悅盈喺入面。

想叫周Sir跟我一同過去，但他竟然搖搖頭，只顧繼續自言自語地罵著羅生；我唯有硬著頭皮獨自走回去。

在羅彥輝家門前來回踱步，猶豫……

羅生對周Sir反應那麼大，明顯是因為周Sir姑息校園欺凌、拍片一事，照這說……我……我應該安全？

但是……羅彥輝被拍片當日我亦在場，還袖手旁觀了……如果羅生知道此事的話——

——*屌！但係我哋漏低咗楊悅盈喺入面！*

但楊悅盈應該安全？因為她一直都有對羅彥輝伸出援手……

愈想我就愈覺得自己沒用：楊悅盈正正就是因為害怕才找我陪她來。

——*死就死啦！*

我儲足勇氣，準備一鼓作氣按門鐘時，門就剛好自動打開，然後楊悅盈走了出來，似乎沒甚麼事，只是面色有點難看。

「Uncle，咁我走先喇。」她對坐在梳化上抽著煙的羅生說。

「好，有時間就上嚟食個飯啦……」跟剛才狂暴化的他相比，現在的羅生溫和得有如鬼上身一樣；看到我在門外，還對我揮手道別。

「仆街……漏低我一個喺入面……」楊悅盈關上門後，搥了我胸口一拳。

「頭先……發生咗咩事？」我一邊跟著她走一邊問：「羅生好似癲咗咁打柒周Sir又趕我哋走，我仲擔心你——」

「打佢就正常嘅。」楊悅盈打斷了我的話；看來她對周Sir不滿的原因跟羅生一樣，都是責怪他當時沒有替羅彥輝處理欺凌事件。

楊悅盈走向頹坐樓梯的周Sir，毫不客氣地拍了他的頭頂一下。

「起身，搵個地方坐低整理下頭先我搵到嘅嘢。」她對著我和

Day 4

周Sir道：「唔好返學校，我想有個上網快啲嘅地方；但係我屋企太細。」

「我……我家姐喺屋企，如果傾已讀不回死全家嘅事，畀佢聽到就大鑊。」我老老實實地說：「如果周Sir你係一個人住嘅話……？」

話畢，我跟楊悅盈一同望向周Sir，他亦識相地點點頭。

「咁通知埋佢哋三個。」楊悅盈掏出我的電話還給我；而周Sir未等她指示，早就開始撥電話了。

允仔的電話在楊悅盈手上，但我記得他家裡的號碼。

「喂？」接電話的人聲音比允仔顯得青澀，是他弟弟張兆行。

「行仔？你大佬呢？」

行仔沒有回答，但十來秒後允仔的聲音就從電話另一端傳來。

「喂，有啲嘢要傾，而家去周Sir屋企。」我告訴他。

「鳩賢？好呀，但我搵知周Sir住邊呀？」

「你地址係——」我問周Sir。

「大圍名城，我哋喺火車站等。」他回答。

「聽到？」我問允仔。

「得，好快到……」然後允仔就掛了線。

我把電話交還給楊悅盈時，看到她剛好用Facebook Messenger通知了謝石俊。

「我打咗畀佩珊。」周Sir用報告的口吻跟楊悅盈說。

楊悅盈收好電話後，逕自走向升降機，我和周Sir——已經開始習慣性地——跟在她身後。

我們在火車站集合好之後就去了周Sir家；這裡比我想像中大，我直覺他家裡挺富有的——要不是有父幹，單憑兩年做教師的收入，

應該沒有能力獨居在這裡。

楊悅盈走到正方形的木餐桌旁坐著，從袋裡拿出了一大疊紙攤在桌面整理著，我看到其中幾張是一個Facebook Page的Cap圖。

「雪櫃有嘢飲，你哋自己拎；我擔多兩張櫈出嚟。」周Sir留下一句後就去了其中一間房。

我、允仔和謝石俊在餐桌的另外三邊就坐。

陳佩珊剛好從廚房走出來，手上拿著數罐飲品放到桌上，楊悅盈若有所思地看著她。

「Sorry……我有啲口乾。」陳佩珊見到她的眼神，有點不好意思。

「如果你有時間……」楊悅盈沒理會她，只是一手繼續整理著那些Cap圖，另一手拿出我的電話遞過來：「可以睇睇呢個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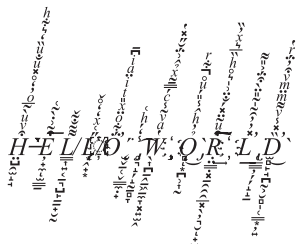
我接過後一望，那是一個叫「LYFAI」的Page；好奇的陳佩珊半蹲到我身邊，允仔也把椅子挪到我身邊靠過來看。

「啊！」陳佩珊看到Page後問：「呢個就係Admin……羅彥輝個Page？」

她整個身體壓在我左臂上，令我不由自主想起昨天在課室摟著她的那個感覺……

整個Page滿是一些非常迷幻的電腦圖片，感覺有點像扭曲掉的風景畫，或者像吸毒後見到的幻覺（當然只是我想像……我未吸過毒），每張圖片都配了一段被亂碼蓋著的字。

我拉去Page的第一個Post——7月17號，Create Page當日發布的東西，連圖也沒有，只是一段字。



H·E·L·L·O·W·O·R·L·D

「Hello World……？」我不明所以，開Page紀念嗎？

陳佩珊亦皺起眉頭，似乎跟我一樣完全不明白。

「哈哈！乜撚嘢Hello World？」反而是允仔搭著我肩膀，有點異常亢奮的笑了起來。

「你做乜呀……」我忍不住問：「High咗嘢？」

「竊撚線！」他回答：「咁知道你哋有發現咗嘛，就嚟解決件事，咪開心囉。」

這時周Sir拿出了兩張摺機，一張交給陳佩珊，然後他自己擠到了謝石俊旁邊。

楊悅盈停了手，望著鋪滿一桌子的紙張，一言不發；允仔見狀，收起了笑容坐好。

「我就順時序講下成件事先：暑假差唔多開始嗰陣，羅彥輝有出去搵過暑期工。」忽然開始發言的楊悅盈抽出其中一張，那是羅彥輝的Gmail寄件箱：「我用佢電腦入面Save低嘅Password Login咗佢Gmail，佢Send過Email去三間公司。」

有三封在7月初Send去某某公司的Email。

「羅生頭先同我提過羅彥輝係有做過暑期工，所以……」她用筆圈起三個收件Email Address：「佢入咗邊一間……我唔知，但係好有可能係其中一間。」

「我聽日諗住過去問下，但係我自己一個去人哋可能會唔理我。」楊悅盈轉向周Sir道：「你同我一齊去。」

周Sir揚一揚眉，沒有異議。

「咁……你唔畀佢打過電話去其他公司搵工？」謝石俊舉手問。

——毒撚會打電話？我心忖道；但楊悅盈只是拿出一部電話推到謝石俊面前；謝石俊一臉呆相地拾起了。

「我唔知，你今晚幫我手Check下佢打出打入嘅電話……」

謝石俊意識到這部是羅彥輝的電話，臉色一變，彷彿拿著一坩



屎一樣。

「7月17號羅彥輝Create咗LYFAI呢個Page。」楊悅盈指向枱角的幾張Cap圖：「個Page截至尋日一直都有更新。我大約睇過，個Page講嘅嘢有啲係對應到今次發生呢件事……」

然後她拿起了一張網上新聞的打印本：

《疑遭同窗欺凌 17歲仔屋邨墮亡》

2017年7月23日

124

「只不過，羅彥輝7月23號已經死咗。」

我們幾個不禁覺得相當詭異，互相對望。

「所以你幫手睇下，個Page有無講過啲咩值得留意、或者奇怪嘅嘢。」楊悅盈轉向陳佩珊道。

陳佩珊表情變得慌張起來。

「等我嚟。」我馬上對楊悅盈說；陳佩珊對我投以一個充滿感激的目光。

「我有其他嘢畀你做。」楊悅盈似乎有點不滿。

「得……我幫你搞掂埋佢。」我一口答應。

「如果有同學喺Group度有咩問題、有咩突發情況，你要幫手解決；因為經過尋日件事，佢哋唔多唔少都會睇你做頭。」楊悅盈認真地說：「同埋我想你搵下有咩方法可以整爆人個頭。」

我——以及在座其他人——都呆倒了。

「吓……有咩方法？」開口問的是允仔：「點知呀……」

楊悅盈聳一聳肩。

「有無咩頭緒……？」我亦忍不住問了她一句。

「我唔知。」楊悅盈再一次重複：「如果我識分身，我會自己去查去搵，但係Admin下次幾時改規則無人預計到；我想喺呢段時間盡量搵多啲有用、可以幫到大家保住條命或者脫離遊戲嘅線索。」

大家都若有所思地沉靜下來，但我腦袋就一片空白：有咩方法可以爆人頭？

我感覺自己彷彿去到DSE試場，打開試卷後發現自己連題目都看不明白一樣。

「仲有，我想問……」允仔又再問：「Billy尋日提過嘅關鍵人物——」

「係我提過，同何晞賢講、佢再轉述畀吳啟鋒聽。」楊悅盈插嘴道，同時用一個怪責的眼神望向我。

我內心一沉：如果沒有跟Billy提過這件事，可能……他昨天就會開那個班會……也不會死……？

「總之！」允仔似乎不滿楊悅盈打斷他的話：「剩低嘅人係徐建文同洪諾言？」

楊悅盈剛想回答，我們的電話就同時響起；她把電話還給我們後一起打開了Group來查看：

大家好！關懷同學由WhatsApp做起！

讀後回覆是基本禮儀，已讀不回的人都去死吧！ 15:41

扁你老母柒輝 15:41

中間插一句的是徐建文。

徐同學，無意義的謾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與其浪費時間，不如看看昨天的統計吧！ 15:42

本日因未回覆訊息而死的人數：1人

因Quit Group而死的人數：0人

因Send Message給死者而死的人數：7人

剩餘人數：14人 15:43

未覆回訊息而死……1人？

21 Unread Messages

我馬上跟楊悅盈交換一個眼神，發覺連她也是一臉詫異。

終於有人因為未回覆訊息而死了……

Admin對你們有點失望！ 15:43

鄭綽婷——其中一個女同學——指名道姓問我：

@您 你又話唔會有事嘅？ 15:44

——我點知！我好想這樣錄一句語音留言，如果真係無人Send過Message出嚟，點會有人因為唔覆而死？

127

不要再插嘴了（笑）！

先讓我再提醒大家一下規則！ 15:44

柯志恆？我第一時間懷疑他。

遊戲規則：

1. 收到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讀取及回覆。
2. Group Message不在此限。
3. 用Emoji或者無意義語句回覆者——死亡！
4. Quit Group者——死亡！
5. Send Message給死者——死亡！
6. 把遊戲的存在以及任何資料告知此Group以外的第三者——該名第三者死亡！

勝利條件：

1. 6A班全員死亡！



2. 6A班倖存者兩人或以下！

3.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進度：2/4） 15:46

同學們加油！昨天又成功除掉一個關鍵人物了！ 15:46

楊悅盈見我有點激動地想回覆，伸手過來想阻止我，但被我一手甩開了：

「柯志恆！你又做咗啲乜嘢？」 15:46

「屌！」我用力拍枱罵了一句，其他人望著我，噤若寒蟬。
柯志恆爽快地回覆了：

@您 關我咩事？點解要針對我？ 15:47

當我想繼續跟他吵下去時，區家純Send了一張圖以及說明的文字出來：

尋晚洪諾言半夜Send過Message畀我！
我唔知佢有無對其他人咁做！ 15:47

圖片是她WhatsApp的Cap圖，顯示洪諾言昨晚凌晨03:15 Send了一個Message給她：「對唔住……如果我想生存落去，唯一辦法就係做最後剩低啲兩個人嘅其中之一。」

「講大話。」楊悅盈只看一眼，就下了這個結論。
我關注的卻是另一件事。
沒想到，柯志恆捷足先登問了我心裡的那個問題：

@6A-區家純 咁你點解唔尋晚就同大家講？ 15:48

Day 4

@6A-柯志恆 我信唔過何晞賢！ 15:48

洪諾言和他女朋友 • MK妹Crystal亦各自回覆了一句：

竊撚線！唔好屈鳩我！ 15:48

我尋晚成晚同阿言一齊，佢乜都無做過 15:49

然後洪諾言Send了另一張Cap圖出來——他和區家純那個Chat Box空白一片，沒有半條Message。

可是，很快又有同學——賴智勇——插嘴問道：

唔畀你Delete咗Message？ 15:50

老實講，我覺得洪諾言如果意識到自己是關鍵人物，這樣做絕不出奇……


區家純又問道：

@6A-柯志恆 如果我哋照何晞賢個做法……一齊炸洪諾言
萬一佢死咗之後我哋唔知，繼續Send Message過去…… 15:50

我……我不知道該作甚麼反應——因為我沒有考慮過有這種情況……

我一心只以為叫他們完全不Send Message，否則會被「全班人轟炸」這點，他們就沒有人敢背叛。

「屌你老母！」 15:50



洪諾言錄語音咒罵，但暫時沒有人打算理會他。
張浩榮第一個問我：

@您 講兩句？ 15:51

然後陸續有三四個同學都@我要求解釋。
用一個求助的眼神望向楊悅盈，才發現她跟我一樣那麼迷茫。
我唯有回覆：

對唔住……我無諗清楚…… 15:52

然後引起了眾人的連鎖反應：

無諗清楚……你又同我哋講？ 15:52

咁……算唔算係你害死人？ 15:52

有無人知邊個死咗？ 15:53

仆街！你唔好再遲啲先講？

無料咪撚扮四條呀喂！ 15:53

我放低電話，垂低頭閉上眼，感到胸口一陣鬱悶……
楊悅盈開口道：

「無嘢改變過，大家繼續唔好Send Message畀任何同學就
OK。」

區家純……如果你張圖係真嘅話，就要辛苦你繼續同洪諾言

WhatsApp住先。」

我知道她說話的對象不是我，而是Group裡的同学：

「何晞賢同我已經有新發現，但係我哋唔會
喺度講出嚟畀Admin知。我哋好快會有新進展。」

想知道同學會怎樣回應楊悅盈，但當我伸手拿電話時，卻被她抓住了。

「……你……都係唔好睇好啲……」

這時才發覺，在場的幾個人都在望著我，除允仔外他們表情都有點複雜，是不是已經開始懷疑我沒有能力帶他們脫離遊戲？

「我——」不知道應該說點甚麼……

「咁大家就照分工咁去做嘢。」楊悅盈開口替我解了圍。

我苦笑一下，也開始懷疑著自己——因為，我發現自己其實老是不自覺地依賴著楊悅盈……

「你……」楊悅盈向我道：「搵下有咩方法可以爆人頭；周Sir聽日同我去人哋公司度；陳佩珊睇個Facebook Page——」

「喂，盈盈，今晚輪到我好唔好？畀啲電話我今晚負責。」允仔忽然踴躍舉手道。

「呃……無所謂。」楊悅盈想了半晌：「本身都諗住一係畀你一係畀謝石俊。」

允仔聽到之後，一臉滿足；我們幾個交換一下眼神，紛紛拿出電話放到他面前。

「仲有，我頭先想問……」他一邊把電話放入袋，一邊問：「而家其實係咪徐建文同洪諾言死埋……個遊戲就會完？」

「小心啲電話，經過頭先單嘢……」楊悅盈沒有回答，而是繼續給他指令：「我唔知會唔會有人癲起上嚟炸何晞賢或者我個





WhatsApp。」

聞言，我內心一悸，但看到允仔露出罕見的自信表情，也只能相信他。

「如果你哋無其他問題……我想走先。」楊悅盈拿著手袋站起來，走向大門方向：「我淨係嚟自己屋企先可以認真做嘢。」

「我都走喇……」允仔亦連忙跟上：「我……我想返屋企先。一齊走啦，盈盈。」

楊悅盈一如以往沒有表情、沒有表示，只是呆呆地望了允仔一眼。

「喂，鳩賢……」允仔好像想起甚麼似的，回頭喊了我一聲。

我望向他，發現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

「無嘢喇都係……聽日再同你講啦。」他咧嘴一笑後就追上楊悅盈走出了大門。

不知何解，我有一股想叫住他的衝動。

22 Unread Messages

一間狹小的房間。

只有一張床、一個衣櫃、一張書枱。

洪諾言坐在床沿，一邊抽煙一邊喃喃自語。

——**竊撚線**……

望向剛才被自己摔到地上、螢幕已裂掉的電話，提防著突如其來的WhatsApp Message轟炸。

——**全部都竊撚線**！

除了這句話外，他已經想不到還有甚麼可以說。

究竟區家純這個婊子為甚麼要汗鹹他？當昨天何晞賢說只要大家保持不要Send Message給其他人就不會出問題時，他簡直覺得何晞賢是自己救星——就算洪諾言有多笨，都不會意識不到有參與欺凌羅彥輝的自己很有可能是其中一個關鍵人物。

從幾個鐘頭前Admin的Message中得知關鍵人物又少了一個——洪諾言知道那一個就是昨天死的吳啟鋒。

他不知道Admin怎樣殺人、不知道應怎樣阻止，但對於身為關鍵人物的他，唯一脫離遊戲的方法就是**成為最後生還者**。

所以他完全不可能主動挑起火頭：洪諾言巴不得潛水，等同學圍攻徐建文，然後他們全都一同死去；剩下他自己和Crystal。

偏偏區家純在這個時候……


「屌！」洪諾言用力一拳打在床褥上，怒罵一聲。

「阿言……唔好咁啦……」坐在床上眉頭深鎖的Crystal爬過來，從後抱住了他。

「屌你！我唔咁樣可以點樣呀？」洪諾言破口大罵，掙開了她的懷抱。

洪諾言爸爸是夜更的士司機，媽媽在酒樓做樓面，兩個都經常半夜才歸家；所以每逢聖誕、暑假之類的長假期，他都會下午就帶Crystal回家瘋狂做愛，夜晚再出去找朋友玩樂。

但最近——尤其是今天——別說出去玩，他連碰Crystal的心情



都沒有。

「不如你同啲同學講清楚？」Crystal再一次用手臂纏住洪諾言的頸項。

「無撚用……我講乜都無撚用……」洪諾言手勢純熟地一下把煙蒂彈出窗外。

雖然柒輝幾乎是全班同學的欺凌對象，但如果用食物鏈作比喻，柒輝只是食物鏈最底層，上面依然有層次之分；不幸地（？），洪諾言一伙人往往就在食物鏈最頂端，平日目中無人，好事生非，樹敵有多少，他自己心裡有數。

洪諾言認為去到這個時候，沒有人還可以冷靜客觀地看待這件事——同學們的想法一定是：洪諾言平日是個壞人，現在肯定也不是個好東西，一個要除之而後快的隱患。

「如果……搵何晞賢幫手呢……？」Crystal再問。

「佢會幫我？」洪諾言反問：「佢可以點幫我？」

洪諾言伸手從床上的煙盒抽出一根，叼在嘴裡；他雖然跟何晞賢沒有過節，但亦跟他這種事不關己的書蟲同學沒有交情……

就連他自己都察覺到自己是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口口聲聲正氣凜然說要帶領大家一同度過難關的何晞賢，會不會拯救自己，讓全班同學繼續陷在這個遊戲裡面？

忽然電話響了一下，嚇得他嘴裡的煙掉到地上。

「屌你老母……」洪諾言拿起電話看——
——是何晞賢。

他Send了個Facebook Message過來：

Hei Yin Ho :

點呀你？未死吓嘛？ 20:07

平日的洪諾言如果見到何晞賢這樣跟自己說話，一定會火冒三

丈，但現在反而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陣溫暖：

Yin Hung :

未呀！屌你老母 20:08

他身後的Crystal見到何晞賢主動找上門，輕推了他一下，然後很快又收到何晞賢的Message：

Hei Yin Ho :

我知道區家純條八婆改圖屈鳩你
但係你都見個Group入面啲同學開始唔信我，我而家講乜鳩都
無燃用 20:09

135

不過你放心，單嘢唔會無得拆；我同允仔而家喺瀝源邨天台
你即刻過嚟當面傾，穩陣啲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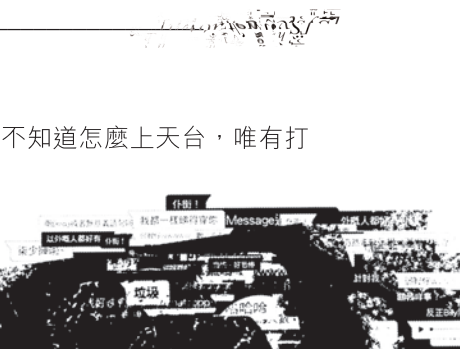
洪諾言感動得差點哭出來——沒想到何晞賢主動提出幫自己；
他差點就回覆了一句：頭先誤會咗你，對唔住！

回頭望一望Crystal，見她都開始展露笑容；想了半晌後決定告訴何晞賢：

Yin Hung :

等陣啦屌，而家過嚟呀！ 20:13

去到瀝源邨商場，洪諾言才醒覺自己不知道怎麼上天台，唯有打





電話給何晞賢。

「喂。」接電話的是張允行。

「屌，何晞賢呢？」洪諾言問：「我唔知天台邊度上嗰。」

「我同鳩賢喺天台，你到咗？」張允行反問：「扭蛋機前面等我。」

然後就掛了線。

洪諾言進來的位置剛好就有一排扭蛋機，他在這裡等了沒多久，張允行就從上面下來，帶著他走出商場外，沿著一條樓梯往上行。

「何晞賢呢？」洪諾言再問。

「喺上面呀，佢話淨係想同你單獨傾。」張允行語氣有點不爽，應該是嫌何晞賢不讓他參與：「佢叫我帶到你上去就落返嚟。」

洪諾言從褲袋掏出一根煙，點起了。

何晞賢給他的感覺是常常都跟Billy、張允行形影不離，但現在忽然想跟自己單獨見面，他思前想後覺得可能有點內情，不禁開始緊張。

「屌……好臭。」張允行一臉厭惡，用手不停搨開洪諾言吐出來的煙：「食乜撚嘢煙……」

「嫌臭咪撚跟埋嚟。」洪諾言再深深吸一口煙，望到再上一層樓梯就是天台，指指上面問：「佢喺上面？」

張允行點點頭，示意洪諾言自己上去，仍然相當不滿地用手蓋著鼻。

這段最後的路程，洪諾言覺得氣氛開始有點不對勁，還好他早就留了一手。

他其實帶了Crystal來，但叫了她不要露面。以防何晞賢有甚麼陰謀，他們約定了如果30分鐘之內收不到洪諾言電話報平安，就在已讀不回死全家Group裡說何晞賢想暗算自己。

洪諾言一手把煙蒂丟到地上，同時驚訝原來自己都有會動腦筋的時候。

不過他覺得自己多慮了，因為就算跟何晞賢發生甚麼衝突，對著他這個書呆子——

洪諾言踏上最後一級樓梯時，覺得背後被打了一拳；當他意識到受襲時已經又再中了一拳。

轉身一望，洪諾言腹部又被對方擊中一下——他忍痛用力按壓著腹上被打中的位置。

一望，原來施襲者是張允行。

而且張允行用的不是拳頭。

因為洪諾言見到，張允行手上不知甚麼時候多了一柄染滿血的小刀。

「屌你老母！」洪諾言揮拳想打張允行；但動作有點慢，張允行輕輕向後一閃就躲開了。

洪諾言提防著持刀向自己逐步逼近、眼神冰冷的張允行，慢慢向後退。

「籮撚線！屌你老母！做乜撚嘢？」洪諾言強忍著傷口的劇痛，對張允行大喝。

按著腹部的手感到一陣溫暖，因為他新鮮溫熱的血液不停自傷口湧出。

因為震驚，劇痛以及失血，他一不小心向後跌坐在地。

張允行卻沒有絲毫猶豫，舉起刀撲到洪諾言身上。

他騎到洪諾言身上，開始亂刀捅下去；洪諾言舉手想擋，卻被刺中了右前臂，流血不止。

「籮撚線……」洪諾言一邊罵，一邊想推開張允行……

張允行看準了機會，整個身體壓下去，把刀插進了洪諾言胸腔，鮮血馬上從他胸口滲出。

然後——有如迴光返照一樣——他忽然用一股蠻力把張允行踢開了。

一下衝力使張允行失重心向後跌，差點滾落樓梯，還好他用手抓



住了欄杆。

但是他那個放著電話的斜肩袋就飛脫掉到了下一層。

「咳……」被踢中腹部的張允行喘了一口氣，見洪諾言想爬走，很快就扶著欄杆重新站起來追過去。

背朝天在地上爬著的洪諾言在地上拖出了一條血路，張允行再一次騎上去，用兩邊膝蓋壓著他雙手，然後把刀插進了他頸裡，用力一扭。

沾滿血和油脂的刀和手有點滑，張允行費盡了勁握實刀柄。

隔了不久，洪諾言一陣抽搐後，就一點動靜都沒有了。

張允行馬上鬆了一口氣，往後坐到地上。

「仲爭兩個……」他自言自語的道。

再除掉徐建文就可以End Game了……之前還必須先把柯志恆殺掉，因為就是這個傢伙害死Billy的……

但這可能有點難搞：剛才他用何晞賢的Facebook Messenger嘗試約這三個同學時，只有洪諾言一個理會他。說起來還必須感謝區家純呢——要不是她及時在Group裡發了這麼一張圖片，他可能連洪諾言都找不到。

把刀拔出來，在洪諾言身上拭去了血後，張允行就慢慢走下樓梯拾回自己的袋。

誰料他這時才留意到，其中一部電話——**他的那部**——因為袋的拉鏈沒拉緊，剛才掉下去時電話飛了出來，衝力使整個熒幕都碎掉了。

張允行內心一沉，連忙按了一下Home鍵。

熒幕還能顯示到電話的桌紙，但……

「屌奶吖！」無論他怎樣點熒幕……

都完全沒有反應，別說打開WhatsApp了，他連解鎖都做不到……

「哈哈……」電話上的時間是21:52，他忍不住苦笑兩聲：

大約半個鐘前他來到瀝源，等洪諾言的同時用何晞賢電話Send了Message給自己，又用楊悅盈那部Send了給謝石俊。

沒有針把Sim卡拆出來放入其他電話，所以他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

從何晞賢的WhatsApp看到，剛才Send Message的準確時間是21:27。

張允行知道自己生命只剩不到五分鐘。

繼續用何晞賢電話打給周Sir。

「喂？」

「周Sir，何晞賢佢咁走咗未？」等不及周Sir回答，張允行繼續說：「你叫何晞賢同謝石俊即刻趕過嚟瀝源邨。」

一邊講，一邊拿起袋飛奔上樓梯。

「何晞賢同佩珊仲喺度。」電話另一邊的周Sir有點疑惑：「過嚟瀝源邨？」

張允行回到天台，跨過洪諾言屍體走向不遠處的電錶房，「嘎」一聲把門打開。

「同何晞賢講，啲電話嚟瀝源天台電錶房入面。」他一併拿出了謝石俊跟楊悅盈的電話：「但你叫佢要快，半個鐘之內到！」話畢就馬上掛了線。

1. 收到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讀取及回覆。

張允行無法回覆WhatsApp，他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但如果何晞賢趕不及來到回收電話的話，楊悅盈跟謝石俊兩人就只能活一個。

幾乎沒有多想，他就判斷楊悅盈的生存價值遠高於謝石俊，所以……心裡向謝石俊說了句Sorry後，就用謝石俊的電話回覆楊悅盈，再用楊悅盈電話秒回，Restart了一次30分鐘倒數。



現在是21:54。

原計畫是殺死洪諾言後馬上逃走，再去處理掉徐建文後End Game，有可能的話同一晚內找機會把柯志恆一併殺掉，但是……

跌爆熒幕——張允行沒想過自己會因為一個如此笨拙的原因而死。

把何晞賢、楊悅盈及謝石俊的三部電話疊在一起，放在電錶房角落地下。

剛才跟洪諾言的打鬧聲一定有人聽到，警察隨時都會到場；他可不想這幾部電話被當成證物甚麼的帶走。

關門前猶豫了一下：他還有一個心願未了。

21:55，兩分鐘之後他就會死掉，17年一事無成的人生亦隨即完結……

——至少……至少我……

馬上拿起何晞賢的電話在Contact List找出了「家姐」，二話不說就打了這個電話。

過往每一次跟何晞媛說話，甚至只要望到她，張允行都會心跳加速；他現在心臟亦一樣跳得很猛，因為他很怕趕不及……

「何晞賢你去咗邊？」一接通電話，何晞媛劈頭就問。

「我係張允行。」他亦劈頭道：「我中意咗你好耐。」

未等何晞媛回應，張允行就掛了線，把何晞賢的電話放回電錶房後關上門。

慢慢走回樓梯口坐在梯級上。

從褲袋掏出電話，透過熒幕上的裂痕見到時間是21:57。
時辰到。

張允行回想起升中四那年暑假，第一次去何晞賢家中。

當年何晞媛剛剛準備升大學，張允行第一眼望到她時——

「嗚—————」

Day 4

他手上的電話忽然響起一陣毫無起伏、又尖又響的聲音。
在他能反應過來之前，頭就已經像個汽球一樣爆掉了。

23 Unread Messages ✓✓

謝石俊剛離開，周Sir就接到允仔電話，然後就趕著要出門，帶著我和陳佩珊落停車場。

途中我一直追問周Sir，他都說不清楚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因為似乎允仔也沒有向他多作說明，唯一知道的就是允仔強調我們要30分鐘之內趕到。

……30分鐘這個時間使我聯想到，如果趕不及的話，有人可能會因為已讀不回而死。

我們衝到了停車場，周Sir開車出發；經過樓下巴士站時見到謝石俊還在等車。

「停車！」我大聲喝停周Sir，同時打開車窗對謝石俊大呼：「喂！上車！」

沒預計過那麼快又跟我們見面的謝石俊呆了一呆，然後聽話地走過來上了車。

跟他同在後座的我大約向他說明了一下情況；坐前座的陳佩珊不論是打去我還是允仔的電話，都一律沒有人接聽。

車上時鐘顯示時間為22:12，我只剩不夠15分鐘。

「何晞賢！」陳佩珊忽然把電話遞給我。

我拿過來一看，Crystal在已讀不回死全家入面Send了一句：

*何晞賢頭先用Facebook約咗阿言出嚟瀝源邨
阿言跟住張允行上咗瀝源天台到而家仲未落返嚟
但係嚟咗好多警察，好似話上面死咗人！ 22:13*

然後她貼了一張相：我們平日上天台的那個樓梯口，現在被警察的封鎖線攔著，有兩個軍裝警員在看守，還有不少在指指點點看熱鬧的街坊。

我背脊一陣涼意：我約洪諾言出嚟？別說Facebook了，我剛才甚至連電腦都沒有碰過，更何況我的電話——

——在允仔那裡……

「反正Billy同劉楚恆都已經死咗，我哋去殺埋徐建文同洪諾言咪得。」

允仔昨晚如此說時，我問他是說笑還是瘋了；現在回想起，他的確不像在說笑……

張浩榮直截了當問：

即係點？何晞賢同張允行夾份殺死咗洪諾言？
唔撚係啲？ 22:14

143

然後柯志恆Send了一張Facebook Messenger截圖——Hei Yin Ho跟他說有要事談，想約他出來……

我頭先都收到Message佢約我……好在無理到佢
竊線……好恐怖 22:15

其實係咪何晞賢先係Admin，想整死晒我哋？ 22:15

@6A-何晞賢 你以後再有啲咩橋，唔使同我講…… 22:15

係囉……真係唔敢再同佢有啲咩瓜葛…… 22:16

屌！佢又係咁吳啟鋒又係咁！
企出嚟扮大佬，一個就害死人，一個就落手殺人！ 22:17

平時唔聲唔聲，有事就成個Leader咁其實好可疑……



會唔會撇除咗何晞賢先會安全啲？ 22:17

咪諗咁多……

睇WhatsApp炸晒佢哋三個

何晞賢、洪諾言、張允行，我全部都信唔過佢哋 22:18

咪撚鸚鵡，都話好似死咗人

如果炸著個死咗嘅我哋咪又成班一齊攞炒…… 22:18

跟之前一樣，無意義的指控一窩蜂地湧出來，我有點奇怪柯志恆為甚麼沒有趁機落井下石。

我不知道在天台的死者是允仔還是洪諾言，甚至是否真的有人死了都不知道，心裡唯一只盼望著允仔平安無事……

諷刺地，正正因為這個生死未卜的局面，使得一眾不知道我不在現場的同學沒有用WhatsApp轟炸我。

「就嚟無時間喇……」我聽到陳佩珊對周Sir說。

我們已到了瀝源邨附近的一盞交通燈，但時間只剩五分鐘左右……

我趁燈號未轉綠，馬上拔掉安全帶打開車門衝出去，然後用手上的電話打給自己。

通，但一直沒有人接。

我沿著自己熟悉的這條樓梯往上跑，很快就滿頭大汗，氣喘連連；每當我踏上一級，上面的喧嘩聲就離我愈來愈近。

果然，天台下面那一層的狀況就像Crystal剛才拍的照片一樣：樓梯口被封條攔住，軍裝警雖然只剩一個，但看熱鬧的街坊卻倍增了。

一時情急，我想越過封鎖線衝上天台，馬上就被軍裝警攔住。

「先生！唔上得去！」他高度跟我相若，力氣卻比我大多了，被

他一手捉住的我想掙扎，但完全沒有用。

「我朋友……我朋友喺上面……」我向警察說：「張允行，佢應該喺天台上面……」

「先生你冷靜啲先……」聞言他語氣有點軟化，捉著我的手卻依然使著勁。

我想起Crystal在樓梯口拍的照片，靈光一閃回頭望下去，那群中年街坊當中有一個人特別顯眼——Crystal。

原來她一直在人群中。

我們兩人四目交投，她表情有點難以置信一樣——難道她以為我早就在天台，是其中一個死者？

但我無暇細想，而是馬上落樓梯走入人群向著Crystal迫近；她見狀，亦似乎醒覺到自己該做甚麼。

Crystal馬上轉身向後跑向另一邊的後樓梯，同時從手袋掏出她那部貼滿珠片的iPhone7，快速按了兩下熒幕後對著電話高呼：

「何晞賢無死到呀！可以一齊炸佢！」

她打算把這個語音訊息Send上Group。


還好我追上了她，左手從後箍著她頸，右手則抓緊她拿電話的手——只要我稍一鬆開，這個語音訊息就會Send出去，同學就能肆無忌憚開始對我轟炸，而我又無法上天台取回自己的電話……

「唔係我……我都係啱啱先知允仔同洪諾言上咗嚟……」我緊盯著熒幕上滑動來取消這幾個字，用力想按著Crystal的手指向左邊滑過去。

「放手呀仆街！」她不斷掙扎，用左手肘狠狠擊在我腹上：「你自己話幫到阿言，約佢出嚟㗎！」

我用力按著她的手指來滑動，指甲都發白了，不知道她是痛還是不夠力，反正我最後成功取消了她的語音。





一手搶走她的電話後，我就放開了她，生怕那些街坊甚至警察會不會因為我這樣強抓著Crystal而覺得有甚麼古怪。

Crystal轉身對我狠狠地一拳一拳打過來，口中不停說著咒罵的話；我一邊擋著她的手一邊後退。

這時街坊們的低語聲忽然變得愈來愈吵耳，望過去時見到幾個佻工從天台抬著兩個屍袋下來。

Crystal見狀，全身一軟跪倒在地，淚水開始流出。

望著兩個屍袋——我甚至不知道允仔在哪一個裡面——我也洩了氣，無力地坐到地上。

這時我仍有一個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可能兩個屍袋入面的都不是允仔、剛才上去的是其他同學、或者天台發生的事根本就與**已讀不回死全家**沒有半點關係。

但我心裡另一個更強烈的想法是：為甚麼我身邊的朋友、以為可以永遠跟我在一起的人——Elaine、Billy、允仔——竟然可以在短短數日內全部離我而去？

那股無力感……使我連動都不想動……

垂下頭，剛好望到手上Crystal的電話：現在時間是22:27。

謝石俊……

有兩個中年女人似乎認得我們是附近學校的學生，又或者只是覺得我們看起來有點淒涼，反正她們走過來就是一副想安慰我和Crystal的樣子。

但她們說的話，我半句都沒有聽進去……

我跟Crystal一直坐著，沒有跟對方說話。倒是因為我要提防她倏地撲過來搶回她的電話，所以雖然我褲袋中陳佩珊那部響了數次，我都沒有接。

不過Crystal似乎沒有搶電話的打算，只是一直瞪著我。

我們呆坐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吧，就連警察和街坊都散去了。

這段期間周Sir和陳佩珊一直都沒有出現，大概……周Sir在煩惱

應該去哪裡洗車？

到了這個骨節眼上還有心情開這種玩笑……我有點懷疑自己精神是不是也開始出問題了。

扶著牆慢慢站起來，拍拍褲上的灰塵。

「喂。」我對仍在地上的Crystal說：「我真係唔知允仔約咗洪諾言出嚟；唔信你上天台我證明畀你睇。」

她沒有回話，但也慢慢爬了起來。

我保持著慢速盡量跟她並肩走；如果我走在前面，背對著她……我不知道她會對我做些甚麼來……

上樓梯時望到最頂那部分，由上半幅牆到天花板都染滿了一滴滴飛濺上去的紅色液體；Crystal眉頭一皺，用手背揸著口鼻。

很明顯有人在這裡爆了頭；我衝上去見到樓梯對出的地上也有大灘血漬，但那卻不是爆頭那種擴散型痕跡。

……我暫時制止自己推敲這裡發生了甚麼事，當務之急是找回電話。

天台電錶房就在我身後，我嘗試打一次給自己，但聽不到有響聲。

心裡一寒，馬上衝到電錶房處打開門——剛才不知甚麼情況的我一直想聯絡允仔；難道警察聽到我的電話響，找出了幾部電話後帶走了？

「點？」Crystal見我跑開，彷彿怕我逃掉一樣緊跟過來。

再打了一次自己的電話，透過低鳴著的機械聲，終於聽到一道微弱的鈴聲，我沿著鈴聲找回了我、楊悅盈和謝石俊三人的電話。

這才略為鬆了一口氣。

Crystal望著手持三部電話從電錶房走出來的我，一臉疑惑。

「我哋幾個交低咗部電話畀張允行，幾個人互相Send Message Keep住有訊息流動。」我開始向她解釋：「我唔知允仔會借我個Facebook做啲咁嘅嘢……」





「你真係唔知？」從Crystal表情不難看出，她根本就不相信我。

但我照樣點點頭——我真的毫無頭緒、甚至完全沒有預計過允仔會這樣做……

我電話Lock Screen顯示九個未接來電，六個來自陳佩珊、三個來自姐姐；但我第一時間就打開了Facebook Messenger，發現除了洪諾言外，允仔還用我的Messenger企圖約徐建文和柯志恆出來。

六神無主，唯有先向楊悅盈報告：

Hei Yin Ho :

允仔拎咗我哋啲電話之後，偷用我Account約咗洪諾言出嚟
佢同洪諾言都死咗，而家啲同學話係我嘅陰謀嚟
但係佢哋唔知我有無死到，所以無人敢炸我 23:16

我同Crystal喺瀝源天台……如果你OK嘅話落一落嚟
因為如果Crystal喺個Group度講咗我無死……
我好快就會畀人炸WhatsApp…… 23:17

Yuna Yeung :

唉……等我一陣 23:17

「阿言死咗……係咪代表徐建文死埋，呢個濕鳩遊戲就會完？」Crystal問。

我……其實不是100%肯定。

「希望係……」唯有這樣回答：「So Far Admin都只係加或者改規則，但係勝利條件完全無變更過。」

「Admin……真係柒輝嚟？」她又問。

「暫時睇嚟係……」——反正Admin都承認了。

已讀不回死全家這件事由開端到現在，都難以用常理去解釋；因此「一個已死的人用WhatsApp來殺害我們」這個說法，在我看來……也不是那麼難以想像。

我又Send了一個WhatsApp給周Sir：

Sorry……我趕唔切

記得喺謝石俊度拎番羅彥輝部電話 23:21

然後電話突然響起，我和Crystal都嚇了一跳。

家姐
來電

149

「喂？」其實我本來就打算通知完周Sir後就回電話給姐姐。

「何睇賢？」

「係呀。」

「頭先……頭先張允行用你部電話打昇我……」姐姐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害怕：「你哋做咩呀？唔好拎我嚟玩好啲……」

「我……我夜啲返嚟再同你講。」

「你去咗邊？」

「我喺瀝源，頭先去咗阿Sir屋企。」

「無事吓嘛？你同張允行佢哋一齊？」

……我沒有回答。


「我揸車過嚟接你？」

「千祈唔好。」我斬釘截鐵的道：「街都唔好出，等我返嚟……」

未待姐姐回答我就Cut了線……

我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跟她說……她認識Billy和允仔，對於兩人的死訊，我實在很難找個甚麼藉口蒙混過去。





然後——在我毫無防備之下，Crystal使盡全力把我推跌在地，左手拿著幾部電話散滿一地。

她騎在我身上往我臉上扇了一巴掌，再伸手取回了那部貼滿珠片的電話，拍了我一張照片。

拍完後她站起來回頭就跑；見她已經打開了WhatsApp，心知這次鐵定阻止不了，我連爬起身追上去的動力都沒有。

「何晞賢無死到呀！阿言同張允行都死咗！」 23:25

她應該會把我的照片連同這個語音訊息一同Send上Group，可以想像，一眾懷疑我的同學將會開始肆意轟炸我。

樂觀地想，取回電話的我至少可以逐一回覆他們……

反正班上的同學也所剩無幾……

我躺在地上，打開WhatsApp嚴陣以待，準備迎接他們的Message……

眼角瞥見一個少女的身影跑過來，難不成Crystal想再過來多賞我一巴掌？

還好——這次跑過來的是楊悅盈——她完全無視我，迅速拾起她的電話後打開了Group：

「而家已經就嚟End Game，
邊個Send Message過嚟炸何晞賢，
就一定係內鬼！」 23:26

Group裡本身有數個輸入中…的同學，但在楊悅盈Send完這句話後紛紛都停了手。

24 Unread Messages

楊悅盈一頓，在腦海中整理好句子後，再補了一句：

「洪諾言如果真係死咗嘅話，關鍵人物就得番徐建文一個
而且我今日都講過，我哋好快會有新進展
所以如果而家有人再想整死我哋班除咗徐建文以外嘅人
都好有可疑」 23:27

Group裡變得一片靜默，唯獨是徐建文點名回覆楊悅盈：

@6A-楊悅盈 我屌你老母呀！冚家劇！ 23:29

「狗口長不出象牙……」楊悅盈這個時候才跟何晞賢說了一句，似乎想紓緩一下緊張氣氛。

要不是她上來時撞到Crystal，聽到她說的那句話，楊悅盈未必會知道情況這樣危急，幸好何晞賢的WhatsApp現在沒有動靜，應該暫時逃過了一劫。

當她查看自己跟謝石俊的Chat History時，發現張允行選擇了拯救自己……

換句話說，謝石俊已經犧牲了——為自己而犧牲了。

楊悅盈視線又忽然模糊起來，仿如當日眼巴巴看著同學Send WhatsApp給羅彥輝，自己又無法阻止時一樣。

她不想身旁的何晞賢發現自己流淚，所以用手揉揉眼睛，然後站起來摸摸何晞賢的頭髮。


「無事喇……好快就無事喇喇……」她安慰何晞賢道。

何晞賢望著電話發呆了好一會。

「好快無事……？」何晞賢用手撐起身體，再盤腿坐著：「其實都係……」

他打開自己的Facebook Messenger給楊悅盈看。





「搞咁多做乜；不如好似允仔咁，自己郁手？」除了洪諾言外，原來張允行連徐建文，甚至柯志恆都想引出來；何晞賢笑道：「劉楚恆、Billy、洪諾言……搞掂埋徐建文，唔係就完喇咩？」

楊悅盈氣結，舉起手，一巴掌打在他本已變得紅腫的左臉上。

「你咁講對唔對得住一路幫手搵出路嘅同學？對唔對得住我？」她變得激動起來。

何晞賢呆望著她。

她第一天已經想到全滅四個關鍵人物這個方法，甚至真有策劃過如何實行；但當她看到這群有血有肉，同窗至少兩三年的同學後，她就知道自己下不了手。

不論用甚麼方法，她都不忍心弄死自己的同學……

雖說何晞賢剛失去了兩個最好的朋友，但他竟然想到要親手去殺人，楊悅盈無法接受……

「明明今日……今日已經講好咗我哋之後應該點做……」楊悅盈聲音哽咽，又再舉起手想打下去——

何晞賢一下捉住她的右手，尷尬一笑。

「Sorry……我頭先……我唔係太清醒……」他苦笑道：「我明㗎，如果我哋自己落手……就正中Admin下懷係咪？」

楊悅盈甩開何晞賢的手，點點頭。

何晞賢也沒再說甚麼。

只是伸手拭去了她臉上剛流出的一滴眼淚。

兩人靜靜地坐了一段時間。

然後被倏地響起的電話嚇了一下；賴智勇在Group裡Send了一段Message：

楊悅盈無講錯，而家無必要再增加犧牲者 23:44
但係點都好……尋晚的確係有人因為未讀訊息死咗
大家最好留意下會唔會有人半夜Send Message過嚟圖謀不軌

唔好校震機，更加唔好掉以輕心 23:46

原來班上還有頭腦正常的同學，楊悅盈心情稍稍平伏。

「打畀周Sir……」她指一指何晞賢的電話。

他馬上照著辦。

「喂？」電話也很快就接通了。

「學校門口等。」楊悅盈一手搶過電話：「情況有變。」

連周Sir在內，他們本來有六個人，怎料剎那間就只剩四個……楊悅盈當面再分配一次各人負責的事。

他們兩人回到校門時，看到周Sir跟陳佩珊已經站著在等他們；周Sir換了一件新的T恤，而陳佩珊則披上了一件外套，但從他們的下著不難看出已乾掉的血漬。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親眼看到謝石俊不在現場時，楊悅盈內心又開始沉重起來。

周Sir二話不說，待何晞賢和楊悅盈走到自己面前時，就向他們遞出一部電話——屬於羅彥輝、剛剛交由謝石俊保管的那一部。

「謝石俊……喺車入面……」周Sir沒有說下去，但大家都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拎番羅彥輝部電話之後就報咗警。」

「警察有無講啲乜？」楊悅盈只管問，沒有理會周Sir手上的電話。

「同之前一樣，送走咗謝石俊，循例問咗啲嘢……」周Sir深深嘆了一口氣：「佢咁一啲頭緒都無，淨係想用意外嚟解釋點解啲同學會爆頭。」

——意外？**齙線！**楊悅盈心裡道：這世上有甚麼意外可以使人頭顱憑空爆開？

周Sir一直把電話遞到楊悅盈面前，但她良久沒有接過；何晞賢見氣氛有點尷尬，想代楊悅盈——

「唔緊要，照頭先咁講，聽日照常做嘢。」她一手阻止了想拿電





話的何晞賢：「部電話留畀佢，周Sir今晚幫我Check清楚羅彥輝喇通話記錄，有咩發現即刻同我講；聽日照常陪我出去。」

周Sir呆呆地點點頭，放下了一直伸到楊悅盈面前的手。

「我定咗去邊度之後，會即刻WhatsApp你約時間同地點。」楊悅盈轉向何晞賢道：「你……管住我哋兩個部電話就夠，以防半夜有人炸我哋；其他嘢唔好諗住。」

陳佩珊有意無意地躲到周Sir身後，但始終逃不過楊悅盈的法眼。

「陳佩珊你負責翻睇個Facebook Page。」她對陳佩珊道。

陳佩珊有點怯地回望楊悅盈，似乎不敢作聲。

「不如等我搞掂埋……我今晚應該都瞓唔著……」一如楊悅盈所料，何晞賢見狀後又自告奮勇起來。

「私底下講兩句。」楊悅盈指著陳佩珊說，然後走開；陳佩珊雖然皺起眉頭，但仍然乖乖地跟著她。

走到一個何晞賢跟周Sir都無法聽到的位置時，楊悅盈眯起眼打量著陳佩珊。

「而家全班死剩三分一人，你仲以為可以置身事外等人救？我勸你都係唔好咁傻。」楊悅盈語氣相當不客氣：「何晞賢唔係你觀音兵，我亦都無義務要保護你。」

「你咩意思？」背對著何晞賢及周Sir的陳佩珊問道。

「如果你再企圖想控制何晞賢幫你做任何嘢……」不想把話講得太明白的楊悅盈唯有說：「我就將你同周Sir個秘密爆出嚟。」

「咩秘密？你知啲乜？」陳佩珊表情一變，由驚恐變成充滿戒心。

反而是楊悅盈一愣：她一直覺得陳佩珊跟周Sir之間似乎有點蹊蹺——事情剛發生陳佩珊就馬上告訴周Sir、昨天自己一個回校找他、今天在周Sir家中又似乎很熟悉環境一樣。

只打算把這幾點說出來恐嚇一下陳佩珊，但陳佩珊的反應，根本

已經證明了她跟周Sir之間的確有著不可告人的關係。

「咩秘密大家心照。」楊悅盈心裡忍不住感謝陳佩珊證實了自己的一個懷疑：「如果你唔想死，你想加入我呢一邊，我係唔會容許你做Free-rider。」

「慘得過其他人肯？」陳佩珊冷笑。

——仆街綠茶婊……這句話幾乎衝口而出。

「如果我話畀何晞賢聽你同周Sir嘅關係，你估佢仲會唔會畀你Free-ride？」楊悅盈反問道。

陳佩珊靜了下來，冷冷地瞪著楊悅盈。

「好……」陳佩珊不服輸的補了一句：「但我唔係赦你……我係驚你亂講嘢影響到周Sir。」

然後沒等楊悅盈反應，她就回頭走向何晞賢他們那邊。

「抵你無朋友、無拖拍。」陳佩珊忽然又回頭對楊悅盈罵了一下。

楊悅盈聳一聳肩。

回到兩個男人身邊後，陳佩珊又變回了那副楚楚可憐的女神模樣。

「何晞賢……頭先阿盈同我傾過，我其實都應該出下力。」她安慰何晞賢道：「張允行件事……你唔好諗咁多，今晚休息下……」

「大家都早啲休息。」楊悅盈插嘴：「周Sir快啲帶陳佩珊返屋企。」

周Sir聽到之後一驚，瞪大了雙眼。

「呃……好，我送陳佩珊返屋企先。」他馬上揚手想攔的士，陳佩珊也回到了周Sir身邊。

何晞賢望著他們兩人，眼神有點落寞。

「唉……傻仔……」

「吓？」何晞賢問楊悅盈；這時她才察覺原來自己把心聲說了出來。



「無嘢。」

「頭先……你同陳佩珊講咗啲乜嘢？」何晞賢好奇問道。

「道理。」

25 Unread Messages

回到家已經是凌晨一點的事，一臉倦容的姐姐還未睡覺，正坐在梳化上看著電視。

電視上播放著新聞片段，報道剛才在瀝源邨發生學生殺人案。一看到我，姐姐就來勢洶洶地走過來。

剛才我Miss了她十多個Call，雖然現在的她一臉擔憂，但不知為何我總覺得她會打我；剛才短短一晚內已經被兩個女孩各扇了一巴掌，我可不想再吃姐姐一記。

下意識地舉起手準備保護自己。

「死咗去邊呀？」還好，她只是雙手撐著腰破口大罵：「打畀你又唔聽；頭先上網睇新聞話瀝源死咗人，我又唔知你有無事！」

「而家咪返咗嚟囉……」我輕輕推開在身前的她，走到梳化處坐著；我知道自己讓她擔心了，但現在真的沒有心情跟她解釋。

可是姐姐並不打算就此了事，她跟過來站在我面前。

「頭先張允行打嚟同我講……」她清一清喉嚨道：「……同我講佢中意我？你哋搞乜嘢？玩我呀？」

允仔……打電話給何晞媛表白？

我感到有點滑稽：張允行打從第一次來到我家見過何晞媛後，就叫我留意她有沒有男朋友，又經常借故上來看她，但每一次見到她本人時都不敢說話——想起允仔的窘態，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


「笑咩？何晞賢你唔好——」姐姐見我笑，還真以為那是我們兩人的惡作劇，正打算發脾氣時——

——見到我開始流淚，她就愕然了。

「允仔頭先死咗，你睇新聞話瀝源死咗人，九成就係講緊佢同埋我另一個同學。」我笑著用手背拭走眼淚：「所以我諗佢唔係玩你，而係想臨死前認真一次。」

聞言，姐姐手足無措望著我，似乎已經消了氣，又或者剛才根本只是裝怒。

她在我身旁坐下，讓我靠在她肩膀上。



我從小學畢業開始就從未試過哭成這樣；姐姐心裡肯定有不少疑問，但她半句話沒有說，只是一直輕輕拍著我背。

過了好一會，她才用一個十年難得一聽的溫柔聲線問。

「尋日張允行同Billy一齊上嚟，今日你又話張允行死咗……」姐姐問道：「話畀我聽……其實你哋呢幾日，發生咗咩事？」

我知道她是在關心我，但很可惜，我不能告訴她……

唯有向姐姐搖搖頭之後，站起來回到自己房間，幸好她沒有繼續敲門追問我剛才發生了甚麼事。

我把我和楊悅盈的電話鈴聲調到最大，放在枕邊，然後連衣服都沒有換就趴在床上。

用自己的電話打開了LYFAI這個Page來看。

不一會……就想閉目養一養神……

然後不小心睡著了……

26 Unread Messages

楊悅盈把家中的電話號碼用Facebook Send了給陳佩珊，讓她通知周Sir打給自己。

然後為了準備明天的事，她就拿出今天在羅彥輝家中印出來的Email List，打開了FireFox，開始在網上搜尋著羅彥輝求過職的那三間公司。

第一間叫Y.H. Lee Consultant，Google了幾次這個名，發覺這間公司沒有官方網站，但長年不斷出廣告招聘；楊悅盈見狀覺得有點可疑，心忖應該能在這找到線索。

但當她滿懷希望地Click入其中一個招聘廣告後，「Financial Planning Manager」幾個大字才讓她發覺這是保險公司招聘經紀的假廣告。

「冚家剷保險佬……」她憤而關掉了這個分頁。

雖然印象中保險界一律來者不拒，但楊悅盈記憶中的羅彥輝絕對不會做這一行，即使真的被騙了過去面試，他一定會在發現這是保險公司後馬上回頭就走。

好的，下一間。

MindTech Cyber Communication——楊悅盈不用Google都知道那是一間大集團。羅彥輝應聘的是Data Entry Clerk……

「盈盈。」這時有人敲門，楊悅盈伸手到後方打開了門。

「有條友話係你阿Sir打嚟搵你喎。」楊啟臻——楊悅盈哥哥拿著家用手提電話進來。

「唔該。」楊悅盈接過電話，用手蓋上話筒望著哥哥；他似乎也意會到楊悅盈的意思，所以乖乖地慢慢退回外面去。

「唔好校到個Mon咁光，小心壞眼。」話畢，楊啟臻就關上了房門。

「喂。」

「喂？你仲未喇咩？」電話另一端的周Sir問。

——廢話。楊悅盈心裡罵了一句。



「未呀，陳佩珊喇咗未呀？」她故意反問。

「呀？佢……我唔知呀。」周Sir反應有點狼狽；楊悅盈懷疑陳佩珊現時就在周Sir家中，頓時覺得有點噁心。

靜默了大約三秒後，周Sir直入主題。

「係呀，你叫我睇羅彥輝的電話記錄——我Check過，全部都係啲Cold Call推銷電話，無乜特別。」

「嗯……我都預咗。」

「但係呢，我睇咗羅彥輝的WhatsApp Record。」周Sir又一頓，似乎正拿著羅彥輝的電話在查看：「七月頭嗰陣，佢同賴智勇傾偈嗰陣有提過佢去返暑期工。」

楊悅盈臉蛋一燙，只希望周Sir不要看到羅彥輝和鄧鐵雄討論她的那一段記錄。

「咁……佢有無講到係邊間？」

「MTCC……MindTech Cyber Com……」

「係呢度喇。」楊悅盈心裡喝了一下彩：「我哋聽日下晝過去。」

「好，淨係我哋兩個去有無問題？」周Sir再問：「人哋始終係大公司，未必會同我哋講啲乜嘢。」

「咁我哋叫埋——」楊悅盈本身想講「何晞賢」，但她馬上想起何晞賢已經連續兩晚要管理他們的電話，休息不足：「叫埋……賴智勇去？」

這並不是衝口而出說出來的名字，而是因為楊悅盈記得賴智勇是少數還能保持頭腦清醒的一個同學。

「我諗住叫埋上次嗰兩個警察去，文Sir留咗佢電話畀我。」周Sir以不太肯定的語氣道：「不過我唔知佢哋得唔得……聽日先算啦。」

「聽日訓醒我再打畀你，你叫陳佩珊用Facebook Send你手提Number畀我。」

「我——」

楊悅盈沒有理會他的回答，直接Cut了線。

她拿著電話走出房間，見楊啟臻調低了電視音量在打PS4，多半是怕吵醒已熟睡的父母。

楊啟臻比楊悅盈年長兩歲，小時候一直共住同一個房間睡上下鋪，但從楊悅盈升中開始，楊啟臻就自願把房間讓給了妹妹。

到他進大學後就住進了宿舍，兩兄妹見面的時間也愈來愈少，平日也只是靠著WhatsApp溝通。

「仲唔瞓？你哋唔係Ocamp緊咩？」楊悅盈問，同時把電話放回充電座上——她還記得去年這個時間，哥哥去了宿舍的Ocamp，失去了聯絡整整十天。

「鼠出嚟一兩晚……無人理嘅……」楊啟臻有點沒精打采的道：「你又唔瞓？頭先個係你條仔？」

「竊線……都話係阿Sir……」雖然佢真係有溝學生妹，楊悅盈沒有說出後面一句。

「喂。」楊啟臻忽然放下手掣，認真問：「你無嘢咩？媽咪話你呢幾日一返到嚟就匿埋喺房，WhatsApp又唔覆佢哋。」

楊悅盈有一刻猶豫，好想把已讀不回死全家對楊啟臻和盤托出——

「無嘢……心情唔好啫……」

——她只是拋下這麼一句，就回到了房間內。

外面靜了一會，然後就傳來一些微弱的PS4聲音。



Message

100%

100%

天翅肉

100%

無味

100%

OK

2017-08-30

27 Unread Messages ✓

我早上十一點半左右醒過來，朦朦朧朧地爬起來伸伸懶腰……
看到枕頭邊那兩個電話時，嚇得馬上清醒了過來；立即拿起來查
看——

還好沒人Send過WhatsApp來。

仆街，我竟然睡著了……

睡意全消，我拿著電話走出房外……

姐姐房間仍然關著門，應該還未睡醒。我梳洗好後，去廚房拿了
個急凍意粉放了入微波爐加熱。

今天8月30號，後天就是開學日，正常來說這兩天Billy和允仔都
會長駐在我家抄功課……

我用Facebook Messenger Send了Message給班裡僅餘兩個還
會跟我有聯絡的同學：陳佩珊跟楊悅盈，讓她們報一下平安。

經過這數天，我知道楊悅盈不會那麼早起；而陳佩珊……我還是
不去想了，以免被她無視Message後影響心情。

心算了一下：5A-6A班本身有28人，現在只剩不夠半班，學校會
怎樣做？讓我們班停課？

對了……前晚已讀不回而死的那個，我們還不知道是誰。

話雖如此，我頗肯定從中作梗的人不是洪諾言。

叮！

我從微波爐拿出了熱騰騰的意粉去到飯桌坐下；其實沒有胃口，
但始終要逼自己吃點東西……

昨天，楊悅盈第一眼望到區家純的WhatsApp Cap圖，馬上就斷
定那是個謊言，現在思考一下我也明白了。

當然偽造一張WhatsApp Chat的圖片不難，但最重要的是：洪
諾言沒有必要冒險Send Message來害人。

知道羅彥輝就是Admin，或者至少跟Admin有關後，包括Billy在
內，他們幾個理應不難發現自己就是關鍵人物——細心思考一下，洪
諾言身為其中之一，最合理的做法其實是盡量不引起注意，而非做些

損人不利己、而又鐵定會被發現的行為。

除非他目的是殺光所有其他人，讓自己成為最後倖存者；但這樣又解釋不到為甚麼他只Send Message給其中一兩個同學。

讓自己成為最後倖存者……你就當我有偏見吧，一想起這一點，腦中馬上浮現出柯志恆這個名字。

將自己電話交給其他同學輪流看守這個方法，我幾乎肯定柯志恆不會比楊悅盈遲想到。

把這個推斷結合昨天區家純的舉動，我懷疑她就是柯志恆的拍檔，昨天在Group裡指控洪諾言的更可能就是持有區家純電話的柯志恆。然後他自問自答，就是想同學重新懷疑我……因為前天我當著全班面前說他害死了人。

這樣說，柯志恆目的果然是想全班只剩他跟區家純生還，然後他就一邊想不引起同學們注意，另一邊挑起我們其他人的火頭……

我開始覺得思緒有點混亂，開始1999；所以不如直接求證一下。

從自己Contact List找出了區家純的號碼，一邊默念著那八個數字，一邊在Key Pad輸入133……

——唔係，133咗反而可能會唔聽……於是我直接打過去。

如果接電話的是柯志恆……

「喂？」


那是一把女孩的聲音，正是區家純本人；雖然預計到柯志恆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但我還是有點失望。

「區家純？我係何晞賢。」既然這樣，我唯有用另一個方法試探：「無呀……尋日喺Group見你話收到洪諾言WhatsApp，所以打嚟睇下你有無事……」

「無事呀……」她聲音有點虛弱，似乎不太想跟我對話。

「呀，同埋呢——」以防她Cut線，我提高音量問：「尋日未讀訊息而死個個係邊個，你……會唔會有啲頭緒？」





同時，我解鎖了楊悅盈的電話，直接打給柯志恆。

「我點知啫！」區家純反應有點大。

然後，我聽到她那邊有電話響起。

區家純沒說甚麼。

「係咪柯志恆個電話收到楊悅盈來電？」我故意問；腦裡想像著她手足無措的慌張表情。

她繼續不說話。

「柯志恆點同你講？係咪話只要你聽佢話，就有方法可以令你生存到最後？」我唯有再補一句。

同時我用楊悅盈的電話收了線。

區家純那邊的電話聲隨即在幾秒後消失。

然後她就Cut了我線。

我聽著掛斷電話的「啞、啞」聲，心忖：她這個舉動基本上等於默認了吧？

打開**已讀不回死全家**，強忍著揭穿柯志恆的衝動，我決定先查清楚前晚死掉的是誰：

大家可唔可以出嚟報個到？

唔知前晚死咗嗰個係邊個，我覺得有啲危險 12:05

多半不會有人回覆我，但姑且一試吧。

隨便把東西吃完後，我就帶著兩部電話回了房間。

管電話的人必須機不離身，不能調成靜音；我知道這點，所以才想到打電話過去測試區家純。

打開電腦，先到Facebook知會了楊悅盈有關柯志恆的事……然後我就搜尋了LYFAI。

這本來是陳佩珊的工作，但不論楊悅盈昨晚跟她說了甚麼，我既然答應了陳佩珊要幫忙，就不能食言。

嘗試無視Page上迷幻的圖片，集中著手研究文字。本來以為把字抄到Note Pad裡面，那些莫名其妙的亂碼符號就會消失；沒想到符號也被抄到Note Pad去了，把字與字之間的距離拉得極開，但總算沒有把文字擋著。

我唯有拿出紙筆，由7月17號第一個「Hello World」的Post開始把內容手寫出來，旁邊標回日期。

即使現在是大白天，但知道這個Page由一個已死之人——羅彥輝——營運過、甚至至今仍然有Update，我依然難掩內心的不安。

Hello World之後連續幾個Post，裡面其實只是一堆符號及亂碼，那些我直接跳過後，一直到7月20號才重新出現些我看得懂的內容：

張開
數 十隻
眼睛
找到你

我有跟羅彥輝聊過天，亦記得他WhatsApp習慣使用書面語；但這種短句、奇怪的分行，加上那些……不知成因、擋著文字的符號，使我感到相當詭異。

為方便自己，我當然沒有跟他這樣分行，直接把整句話抄寫出來：

張開數十隻眼睛
找到你
20/7

——講乜鳩？張開兩隻眼我明白、三隻眼我亦理解，但何來數

十隻眼？

另一點令我在意的是：妳指的又是誰？

暫時不深究，總之先把所有文字記錄下來。我發覺之後好幾天的 Post，只要不是全亂碼、我看得懂的那些，一律都只是不斷重複自己沒人理會。

好痛苦、好孤獨。

好恨我們整班人。

非常痛恨我們這群傢伙。

起初我覺得羅彥輝有點誇張了，但當我一直看著螢幕上的句子，在心裡默唸，再逐句抄到紙張上——

為甚麼要這樣

我好恨你們

21/7

——覺得連我自己都開始煩躁、沮喪——

好想全班同學都死

所有人都去死

22/7

——甚至有點憤慨。

全班同學

掙扎

然後死

一個不留

23/7

一直重複著類似的內容，直到7月24號——羅彥輝死後的一天。

學習終止

24/7

我在揣摩何謂「學習終止」時，電話——我自己那部——響起。

6A-柯志恆

來電

——區家純打畀我？

「喂？」有點好奇她回電話給我是甚麼回事。

「何晞賢，不如我哋合力完咗呢件事佢好唔好？」

這回到我不知所措了。

因為在電話另一端的，是柯志恆本人。

28 Unread Messages ✓✓

楊悅盈甫睜開眼睛，馬上就望望床邊的時鐘，隱約看到現在十二點多了。

她戴回眼鏡走出房間。

楊啟臻在梳化上睡著覺，多半是通宵玩遊戲，剛睡著不久。

為免吵醒哥哥，楊悅盈梳洗完後就拿了家用的手提電話回到房裡打給周Sir。

「我而家準備出去。」她招呼都沒打就直接道：「一陣喺大堂度等。」

「吓？哦，好，咁我都出門口先。」

「同埋，你打個電話畀賴智勇，叫埋佢一齊。」楊悅盈補了一句。自從昨晚確定了周Sir跟陳佩珊這件事後，她不太想跟這個男人單獨外出。

「賴智勇？點解？」

「你叫埋佢就OK，唔好問。」話畢，她一如以往地Cut了周Sir線。

換好衣服後，打開電腦熒幕一望，發現何晞賢Send了個Message過來：

Hei Yin Ho :

訓醒未？無乜嘢吓嘛？

有咩事就打畀我啦 11:44

——係咪Send畀陳佩珊啲Message Send錯咗過嚟？楊悅盈雖然這樣想，但有人主動關心自己，她還是覺得有點溫暖。

柯志恆同區家純係一Pair，好似我哋咁

尋晚有人未讀訊息死，我懷疑都係佢哋搞出嚟 12:13

她對這個話題很好奇，但決定暫時不理。

關了熒幕，拿起手袋後，楊悅盈就出門了。

她不喜歡坐地鐵，所以選擇了過海巴士。因為交通有點擠塞，來到鰂魚涌時已經差不多兩點了，昨晚在Google看過地圖，她打算憑依稀的記憶走過去。

一離開巴士就感到一股熱氣撲面而來，眼鏡起了一層霧，楊悅盈走到一旁，用紙巾抹清了鏡片。

短短十數秒，她已經覺得自己被太陽曬得快要溶化了，沿路一直躲在陰涼處行走；每次跟這些穿西裝的上班族擦身而過時，她都不期然從心底佩服這些人：三十多度之下還可以穿著一身西裝加外套，難道你們感受不到陽光或者熱力的嗎？

走過兩個街口，目的地就出現在眼前——MindTech House，一棟全玻璃幕牆的摩天大廈。

MindTech 27年前在香港成立，憑著IT、電訊科技等等，現在已經成了一個上市大集團。

楊悅盈走到大門前，玻璃大門自動打開，她馬上感到裡面的冷氣十分強勁，走進去時從手袋拿出外套穿上。這裡的大堂足足有三四個籃球場那麼大，但除了接待處跟幾張梳化外就甚麼都沒有了，所以一眼就看出周Sir還未來到。


走到指示牌前查看，他們準備去拜訪的MindTech Cyber Communication——MTCC——就在最高的兩層65及66/F；雖然這裡叫MindTech House，但其他層數都只是外租出去的商用單位。

「喂！」忽然有人從後拍拍她肩膀。

回頭一看，原來賴智勇也剛來到了。

楊悅盈呆望了他兩秒鐘；他們兩個不熟，這次是第一次在學校以外的場合見面。

「你都係周Sir叫過嚟㗎？佢係咪仲諗住幫我哋補課？」賴智勇笑著問道。



「其實——」係我叫你嚟嘅——楊悅盈免得要解釋，所以沒有這樣回答：「……係呀，佢好似話有啲關於羅彥輝嘅事想過嚟問下。」

「阿輝……」賴智勇收起笑容，垂低頭：「佢死之前有WhatsApp過我話返工唔開心，但係我當時無理到佢……」

「唔好咁啦……無人想。」楊悅盈說完後連自己都覺得有點奇怪，從前的她是不會安慰人的。

這時賴智勇接了個電話。

「哦，好，到咗喇。」

電話都還未掛上，他們就看到周Sir剛穿過自動門走入大堂，同行的還有當日來過學校的那個中年警察，楊悅盈記得他姓文。

「文Sir，大家見過一次。」周Sir來到兩人身邊，簡單介紹。

「唏……你先係阿Sir，啲小朋友叫我山哥得喇。」他對周Sir笑著道，然後又向楊悅盈及賴智勇點點頭。

「關於我哋班嗰單案，因為呢度可能會搵到線索，所以我叫文——山哥幫手約咗呢度啲人傾傾。」周Sir轉向山哥介紹兩人：「佢哋係賴智勇同楊悅盈，羅彥輝生前嘅朋友。」

「警察叔叔，你唔係話我哋啲同學係意外死嘅咩？」楊悅盈擠出一個微笑望著山哥。

她記得昨晚周Sir提過，警察是這樣斷定謝石俊死因的；她最痛恨這些為方便自己，罔顧事實的大人，因此她以極盡挑釁的語氣問道：「你過嚟諗住傾乜？」

賴智勇聽到楊悅盈那麼直接地揶揄警察，對她投以一個敬佩眼神。

山哥臉色一沉，而周Sir亦罕有地怒瞪了楊悅盈一下，再跟山哥說了句悄悄話，楊悅盈猜那應該是「管教不善，多多包涵」之類的廢話吧？

反正，他講完後兩個大人就開始走向升降機口。

楊悅盈望著周Sir跟山哥的背影，突然有一種感覺，覺得這兩個傢伙根本是一丘之貉。

這個時間似乎沒有人進出大廈，他們四人坐著一部空的升降機，直接就到了65樓。

升降機門一打開，MTCC接待處就在眼前，櫃檯是藍色，後面純白色的牆上安裝了數盞射燈照著他們公司標誌，櫃檯前靠右邊的空位放著一套淺藍色梳化和一張透明玻璃枱，風格簡單，沒有多餘的裝飾。

楊悅盈赫然感到這裡的配色跟自己穿著很相似：白色外套，淺藍色短裙，就連櫃檯後方的接待員也是穿著淺藍色制服。那個女孩化著淡妝、頭髮綁成馬尾，使她看起來頗成熟。

她一望到從升降機走出來的四人，就主動對他們微笑打招呼，不知道該說她專業還是機械化。

山哥率先走過去拿出警員委任證，接待員站起來禮貌地接過，然後坐回去對著電腦開始打字，似乎在登記。

「我係警察，呢位係中學老師……」山哥指一指身邊的周Sir：「佢哋學校最近發生咗幾單案，牽涉到一個喺度做過嘢嘅學生，所以想上嚟問啲資料。」

「明白。先生，想問番你，嗰位學生叫咩名？」接待員微微一笑問道。

楊悅盈起初以為會出現有如電影情節一樣的畫面：接待員會要求他們出示搜查令，然後山哥就開始以警察的手法來與她角力。

「羅彥輝，羅係L-O。」周Sir代山哥回答。

接待員拿起電話低聲講了兩句後，把委任證還給山哥，一個穿西裝的年輕男人很快從他們左邊的玻璃門走了出來。

「幾位，過嚟呢邊坐下先。」男人笑著對四人——主要是對山哥和周Sir——講，然後就示意他們跟著走進去。

他們一行五人，楊悅盈走在最後好奇地四處張望，這裡就像普通辦公室一樣，圍板間開一格格的工作空間，各人各自坐在屬於自己的





位置，打字及滑鼠聲不絕於耳，間中夾雜一兩句低語聲。

男人帶著他們來到一間會議室讓他們先就座。

「你哋等一等，我同事開完會好快過嚟。」原來他也只是個傳話的，拋下這麼一句後，就離開了會議室。

這裡除了一張長枱，就只有一個吊在天花板的投影機，三面牆都是白色，第四面是一塊落地的磨砂玻璃和門口；玻璃的隔音效果相當好，男人關上門後，外面的聲音完全傳不進來。

他們四人都沒有說話，整間房一片寧靜。

「你哋班發生嘅呢件事，我哋完全無從入手。」首先開腔的是山哥：「死咗十幾人，差唔多全部都係原因不明咁無咗個頭；喺屋企或者同朋友一齊嗰陣死嗰啲，上面一律叫我哋話懷疑意外嚟解釋。」

「話係意外又可以說服到人……？」楊悅盈自言自語，但被山哥聽到。

「話係『等待驗屍報告』，叫啲家屬朋友唔可以同其他人講，因為係調查中嘅Case。」山哥心平氣和地回答：「當然佢哋有無照做，我無從稽考。」

山哥望向楊悅盈，但她沒有表示。

「至於唔係喺屋企死嗰啲學生，就算搵得番條屍，上面都唔畀我哋去通知家屬。」見狀，山哥補充一句。

「吓？」周Sir跟賴智勇嘩然，山哥無奈苦笑。

「佢哋屋企人無報警？」楊悅盈問——第一個死者胡綺玲死了足足三四天，她家人不可能還未發現。

「有，但係只係當失蹤人口咁落案。」山哥垂下頭，手指輕敲著枱面：「所以今朝周Sir打電話畀我問我嚟唔嚟，我即刻就應承咗。」

楊悅盈沒有再問下去。

賴智勇見大家又回歸寧靜，掏出電話望一望時間，然後就放在了枱上。

雖然剛才那個男的說他同事「很快」會過來，但楊悅盈偷望一眼賴智勇的電話，現在是15:31：他們已經呆坐了一個多小時。

正當她開始不耐煩想走動一下時，會議室門打開，一個OL裝扮的女人急步走進來。

女人身材修長，五官端正，是個美女，單憑她外形及妝容看起來像是個二十多歲的女人，但楊悅盈直覺這個女人應該比她的外表要年長。

放下手上的文件後，女人臉帶微笑走到周Sir和山哥兩人身旁，一邊跟他們握手一邊自我介紹。

「Sorry要你哋等咁耐；我姓石，可以叫我Jessica。」她急步回到會議室門旁那個主席位坐下。

聽到Jessica聲音後，楊悅盈心忖她真實年紀應該不輕，甚至可能比周Sir還要老。

「我同事話你哋上嚟搵個學生資料？唔係出咗啲咩事吖嘛？」Jessica微笑着打開話匣。

「呃……係，我哋想問下關於一個叫羅彥輝嘅學生嘅事。」周Sir開始介紹他們幾個：「我姓周，係羅同學班主任；呢位係賴智勇同楊悅盈，羅同學生前嘅好朋友。」

是心理作用嗎？楊悅盈覺得這個女人聽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眉頭一揚。

「生前……？」Jessica眯起眼望向周Sir：「你意思係輝仔死咗？」

——輝仔？楊悅盈對這個用詞有點敏感，即係呢個女人唔止識得，仲記得羅彥輝？

「係……佢大約一個月前自殺死咗。」山哥順道也介紹自己：「我姓文，係警察嚟。」

「最近我哋班出咗啲事，我哋懷疑羅同學同呢件事有好大關係。」周Sir續道：「而羅同學佢半年前開始無返學，所以我哋想了



解下佢呢段時間做過啲也。」

Jessica雙手合攏放在枱上，似乎對此話題相當感興趣。

「輝仔佢喺我哋度做過嘢，當時佢入咗一個直接Under我嘅Project；但係佢忽然間No Show，我哋無人聯絡到佢。」她無視了山哥，只對著周Sir說：「唔係你嚟同我講我都唔知原來佢出咗事……咁唔知我仲有無嘢幫到你哋？」

「你話佢入咗個Project……」楊悅盈插嘴：「係乜嘢Project嚟？」

Jessica望住楊悅盈一笑，表情彷彿在說——你覺得我會話你聽？

「石小姐，羅同學自殺之後，佢哋班好多同學都相繼死亡。」山哥開始幫口：「如果你諗起啲咩嘅，麻煩你合作下。」

「我淨係可以話畀你聽，我哋公司有啲技術畀人盜用咗，好有可能就係輝仔做嘅。」不知何解，Jessica對山哥不甚客氣：「至於其他嘢你唔須要知，你記住我同你哋係同一陣線嘅就OK。」

「咩技術？用嚟殺人嘅技術？」山哥再逼問一句。

Jessica馬上收起了笑容。

「或者麻煩你返出去先，我仲有啲事要同呢三位傾。」她向山哥以命令的口吻道。

山哥不悅，想反駁時又被Jessica先開口了。

「警察就做番警察應該做嘅嘢：返去等Order做嘢。你知我哋同你哋警隊以至政府都有合作，有咩事我會直接搵你啲上頭講嚟喇。」

聽到這句，山哥雖然還是臭著臉、相當不甘心，但竟然乖乖站起來走向門口。

——*仲有嘢要同我哋傾？*楊悅盈愈發覺得這個叫Jessica的女人相當不簡單，望一望周Sir，發現他亦緊鎖著眉頭，似乎跟自己也有同感。

待山哥離場後，Jessica又再展露出笑容。

「周生你頭先講你哋班出咗件事……」她主動問：「係發生喺Facebook、WhatsApp定係Telegram？」

楊悅盈聽到後傻了眼，只管望著Jessica，但她依然笑而不語，等著周Sir回答。

「Facebook、WhatsApp定Telegram？」見沒有回應，Jessica又重複一次問題。

楊悅盈跟周Sir、賴智勇互望，大家都一臉震驚；但Jessica似乎無意解釋甚麼，只是繼續笑著等待答案。

楊悅盈開始覺得這個笑容有點討厭。

「WhatsApp……」見周Sir跟賴智勇噤若寒蟬，她唯有回答——說到這個程度，應該不會有事？

「WhatsApp，發生咗啲乜嘢事？」Jessica身體前傾，睜大眼睛一臉期待地望著楊悅盈。

「石小姐——」周Sir一開口，Jessica就對他舉起手示意他閉嘴。

「——唔好嚇親我啲學生，不如你解釋下係乜嘢事先。」周Sir可沒有理會，繼續說完了整句話。


「我都未清楚係乜嘢事，你畀妹妹仔講埋先。」Jessica口裡這樣說，但楊悅盈總感到她心裡其實有個譜。

對這個女人半點好感都沒有；話雖如此，楊悅盈也很害怕說錯、說多了半句，會害死Jessica——她可不想這麼近距離親眼目擊到有人爆頭。

「唔使驚。」Jessica有如看穿了楊悅盈想法一樣：「我都話咗輝仔用嘅係我哋嘅技術，我知道我唔會有事。」

楊悅盈皺起眉，不知道應否相信。

「羅彥輝用個新電話開咗個Group，然後令到我哋同學之間已讀不回人哋Message嘅人……」賴智勇衝口而出，也許是相信Jessica不會死，又或者純粹不在乎她死活：「令到佢哋個頭爆炸……」



Jessica一臉滿足往後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楊悅盈、周Sir及賴智勇忍著呼吸，緊盯著她的頭……

「做咩啫？都話我唔會有事。」Jessica發現在場三個人緊繃的神經，笑道：「我又唔係你哋。」

「吓？」賴智勇難以置信。

「嗯，不如你直接借個WhatsApp我睇下？」Jessica對他說。

他想了一想，就把電話推到Jessica面前。

「裡面有個Group叫做……」到此，賴智勇終於猶豫了一下：「叫做已讀不回死全家。」

Jessica聽到這個Group名，低聲恥笑了一下，然後就拿起電話開始細閱。

——乜料？周Sir對楊悅盈做口型問。

楊悅盈聳聳肩，一邊看著Jessica高高興興地看賴智勇電話，相安無事。

「OK，總算知道成件事係點。」Jessica把電話還給賴智勇，伸了一下懶腰：「其實我哋一直都Deal With緊件事，而家睇完之後我應承你哋，畀多一日時間我就可以搞掂件事。」

「……不如，你講清楚啲。」周Sir認真起來，沉聲道。

「我無義務同你哋解釋㗎啲。」Jessica想了半晌，轉向楊悅盈說：「但係如果妹妹仔陣間肯陪我傾多陣，我就將可以講嘅嘢都同你哋講。」

妹妹仔……楊悅盈不喜歡Jessica這樣稱呼自己，但還是點了點頭。

「喺，無得反口㗎。」Jessica指著她道。

「得喇。」

「輝仔嗰陣同一班後生仔一齊， Under我一個開發ChatBot嘅Project。」Jessica終於收起了她可恨的笑容，認真起來：「佢哋做嘅嘢就係幫我哋個Program學習，變成一個似後生仔而又可以Pass

到Turing Test嘅System。」

楊悅盈完全跟不上這個話題，還在努力消化著Jessica提到的那些單詞。

「你意思係……」但賴智勇似乎明白了：「Admin唔係鬼、而係一個ChatBot嚟？」

「點？好失望？」Jessica繼續：「老實講，我哋呢個Project搞咗咁耐，未試過有成功例子；所以見到你哋個WhatsApp Group嗰陣——得罪講句——我有啲興奮。」

「你話畀多一日時間你就可以搞掂……」周Sir問：「點解？」

「我哋公司知道有啲技術同埋實驗結果外洩咗，其實已經處理緊；就算你哋唔上嚟，無同我對話，件事一樣會好快解決。」她對著楊悅盈及賴智勇由衷道：「反而今日喺你哋度聽到成件事，搞到我心情好好，或者我應該多謝番你哋。」

然後就沒有再說話了。

「跟住呢？」周Sir見她竟然閉了嘴，主動問道。

「跟住……請你同男同學出返去先，我想同妹妹仔傾下偈，好快。」

「但係——」

「無但係喇，我話咗我會將可以講嘅嘢講晒出嚟。」Jessica表情像個惡作劇成功的孩子一樣：「頭先已經講晒喇。」


周Sir面色一沉，眼見他就要發作，Jessica掏出了她自己的電話。

「為人師表要講口齒，一係你自己行出去，一係我Call Secure。」

「你哋出去先啦。」楊悅盈唯有這樣說。

周Sir也只好屈服，倏地起來氣沖沖走向門口，賴智勇緊隨在後。

很快，這裡只剩楊悅盈及Jessica兩人。



可是，Jessica只是拿起她剛才放在枱上的文件來看，完全無視了楊悅盈。

這使楊悅盈開始緊張起來。

「你……想同我傾乜嘢？」她忍不住開口。

「你等多陣。」Jessica板起臉孔，有點不悅：「見唔到人做緊嘢？」

被她氣場壓住的楊悅盈唯有繼續呆等。

她沒有戴錶的習慣，電話又在何晞賢那，現在她連甚麼時間、自己等了多久都無從得知。

感覺上又過了一個小時，Jessica終於合上文件，有點誇張地伸伸懶腰。

「唔好意思，有啲Urgent嘢。」那個笑容又回到她臉上；與她板著臉相比，楊悅盈寧願看到這個笑容。

「嗯……」

「其實我想問下你，你同輝仔係乜嘢關係？」完全沒有開場白，Jessica單刀直入。

「呀？呃……同班同學……」

「有無拍過拖？」

楊悅盈馬上不斷搖頭，感到自己臉蛋開始變紅。

「……問呢樣做乜？」

——但係佢好似暗戀我……？心裡這樣想，但說不出口。

「哦……」Jessica毫不掩飾失望之情，拿起自己電話來看，沒有再望楊悅盈一眼：「無嘢喇，你走啦。」

讓她呆等那麼久，然後問一個無聊問題就打發自己——楊悅盈閃過一絲怒意。

而且她還未搞清楚自己最想知道的事。

「你成日話你哋啲技術你哋啲技術；究竟係咩技術可以用嚟殺人？」

Jessica啞然失笑。

「都係嗰句，我可以講嘅都已經講晒，你再問都係嗰氣。」
Jessica繼續操作著自己電話，完全對楊悅盈失去了興趣。

但楊悅盈文風不動，Jessica見她不肯離開，又開始板起臉。

「門口喺度，返去做暑期作業啦。」她指向自己身後那道磨砂玻璃門。

終於……楊悅盈終於忍不住。

「因為你哋，我大半班同學已經死咗！」她雙手用力拍枱，站起來大罵：「唔好再同我講你『可以』講乜『唔可以』講乜呀，仆街！」

此話一出，楊悅盈見Jessica表情變得不太自然。這種女人平日少受氣，現在竟然被這麼一個黃毛丫頭破口大罵，看來她也真動了氣。

Jessica冷冷的目光從她電話熒幕移向楊悅盈。

「我一定要知道佢哋點死，點樣先避免到。」楊悅盈卻沒有退縮：「……你如果唔畀個答案我，我唔會走。」

自己說出口後，她也發現這其實只是個沒用的空洞恫嚇。

沒想到——

「OK……I give in……」Jessica竟然這樣說：「其實都幾諷刺，呢個Project本身係用嚟針對你哋……但係你就咁Persist要知道。」

楊悅盈聽到，反而一怯。

「咩呀？頭先仲咁惡，而家驚呀？」她瞪了楊悅盈一下，慢慢走到她身邊。

「自從年半前暴動之後，我哋就同時開始咗兩個Project。」一邊走，一邊操弄著電話：「隔離Team整咗呢樣嘢出嚟，但係太過有效、太過成功，所以變咗失敗品。」

Jessica終於走到楊悅盈面前跟她四目交投，楊悅盈聞到她身上



淡淡的香水味，同時留意到原來她比自己要高半個頭。

「坐低。」Jessica輕推她肩膀一下命令；楊悅盈唯有乖乖坐回去。

「太過有效所以變咗失敗品……要嚟形容你咁個Admin好似都幾適合。」她也在楊悅盈身邊的空位翹起雙腳坐著。

——咩意思？楊悅盈還來不及開口問——

「搞掂。」Jessica就指一指自己手上的電話對她道：「唔使睇㗎，你聽下。」

楊悅盈做好心理準備——雖然不知道可以準備甚麼——無論待會看到甚麼都好……

但當Jessica把電話熒幕轉過來對著楊悅盈時，她就毫無先兆地聽到一把又尖又響的怪聲。

——嘈到……好似有人裝咗個喇叭喺自己個腦入面咁——

——痛？暈？唔知點形容嗰種感覺——

Jessica見楊悅盈雙眼忽然撐大、用手掩著耳朵、身體放軟，知道開始生效，便趁機從後伸手抓著楊悅盈的頭髮，把她按在枱上。

——掙住耳……但係仍然聽到嗰把怪聲——

再用整隻右臂施力把她緊緊壓在枱上，本來就弱不禁風的楊悅盈完全無力抵抗。

——雖然自己放聲大嗌，但係除咗把怪聲之外乜都聽唔到……連自己把聲都聽唔到——

Jessica一驚，沒預料到她會叫得那麼吵；會議室雖然做了隔音，但她始終怕聲音會傳出去影響到職員。

——聞到啲血腥味——

她彎腰望一望楊悅盈——雙目無光，神情呆滯，血從她鼻孔開始滲出。

Jessica立即放下電話，把楊悅盈拉起放回座位上。

「點呀妹妹仔，畀咗個答案你喇……你點睇？」Jessica問——

Day 5

雖然她不知道楊悅盈還有沒有意識。

此刻的楊悅盈就像個娃娃一樣，軟綿綿地癱坐著，頭向下垂，從鼻孔流出的血不斷滴在她自己身上。

29 Unread Messages

「何晞賢，不如我哋合力完咗呢件事佢好唔好？」

柯志恆劈頭就來這麼一句，我完全不懂反應。

「你想點？」我反問。

他應該知道我、以至全班都信不過他；老實說，要是我在已讀不回死全家裡告訴大家，前晚有人死亡一事是柯志恆及區家純串謀搞事，甚至乎無須證據，其他同學都不會懷疑——

我沒有這樣做，只是不想連累到區家純。

「你係咪諗緊前晚死人嗰件事，係關我同區家純事？」柯志恆再問，是作賊心虛嗎？

「何止諗緊……我覺得根本係你條仆街做嘅。」我也直言不諱：「使唔使我上個Group度同其他同學講，等大家評下理？」

「但係你一啲證據都無；如果你上Group度指控我，我會指控番你同楊悅盈。」柯志恆馬上反駁：「佢保咗你咁多次，傻嘅都睇得出你兩個夾埋；到時我哋兩Pair人互指，唔會有咩好結果。」

「不如你講你想點。」

「我唔敢100%肯定，但係如果我哋一直都諗錯咗關鍵人物嘅人選，咁點算？」

見我沒有回應，他繼續解釋。

「Admin搞呢件事出嚟，好明顯係衝住羅彥輝嗰件事。但係施暴者明明係吳啟鋒、劉楚恆同洪諾言三個；如果拍片嘅徐建文都計埋入去嘅話……咁點解唔將在場嘅人都拉埋落水？」

我……我完全沒有想過這一點；自從聽過楊悅盈的話後，「關鍵人物」=「欺凌者」這個印象在我腦海中就已經牢不可破。

「徐建文拍完片開Group Share咗出嚟，點解唔可以計埋佢入去？」

「或者我咁講，更衣室拍片嗰次嘅欺凌事件，欺凌人嘅唔係3個、唔係4個，而係在場所有人。」柯志恆一頓：「唔出手阻止嘅、甚至一齊笑嘅人，喺羅彥輝眼中會唔會一樣係幫凶？」

我回憶起LYFAI上的一句話：

好想全班同學都死
所有人都去死

一時間無法回應。

「重點係，Admin講嘅關鍵人物，或者根本就唔係吳啟鋒佢咁幾個，可能係Random抽出嚟，又或者係關於一啲我哋無從稽考嘅事。」柯志恆沒有多給我思考的時間：「除咗成為最尾剩低嗰兩個人之外，可能根本就無得甩身。」

——無從稽考……所以你之前就無差別咁亂整死人？我好想回敬他一句，但卻發不出聲來。

「所以……我而家想同你合作，我覺得我哋兩個最有機會成為最後倖存者；因為一直以嚟肯面對件事，唔係坐嚟度等人救嘅，除咗你之外——」

腦海再次變得混亂，乾脆Cut了線。

我有點煩躁，隨手把電話丟到床上，托著頭閉上眼。

一方面想放空腦袋，但另一方面又不停浮現出柯志恆剛才說的話。

我在網上搜尋著與爆頭相關的資料，半點有用的東西都找不到；如此足足浪費了幾個小時，回過神來赫然發現差不多到Admin報數的時間。

很快我就會知道柯志恆的推斷孰真孰假。

心裡千萬個不情願，但必須承認……他的話不無道理。

去已讀不回死全家Group裡查看，回覆我的只有5個同學，始終

無法鎖定死者是誰。

有點想知道楊悅盈那邊情況怎樣，我便打電話給周Sir。

「你哋嗰邊點樣？」

「我……都唔知點講好。」周Sir悄聲回答：「而家等埋楊悅盈就走，一陣我哋最好見個面。」

我猶豫了一下要不要告訴他柯志恆的推論，但決定暫時不說。

「得，咁一陣再電聯。」

周Sir一聲「OK」後就掛了線。

——Billy……如果Billy係枉死嘅話……

——仲有允仔；佢都係認定咗洪諾言係目標，先去郁手……

好想柯志恆剛才的話全都被推翻，否則，Billy及允仔的死就變得全無意義……

終於，我和楊悅盈的電話同時響起——

大家好！關懷同學由WhatsApp做起！

讀後回覆是基本禮儀，已讀不回的人都去死吧！ 16:19

本日因未回覆訊息而死的人數：2人

因Quit Group而死的人數：0人

被殺：1人

剩餘人數：11人 16:21

見到被殺：1人，我的心狠狠地酸了一下……

又有兩人因未回覆而死？

而且竟然還有人動手殺人？ 16:22

你們也太過分了吧（笑）

看來要特別指導一下各位同學了！ 16:23

跟昨天一樣，徐建文衝出嚟對Admin破口大罵，似乎也認定了自己是最後一個關鍵人物：

屌你老母！
你夠膽就直接隊冧我！ 16:24

Admin的回覆不徐不疾：

徐同學，我重申，無意義的謾罵終歸是無意義的 16:24

然後，急於查證自己想法的柯志恆插嘴：

@Admin 可唔可以報一下而家個進度？ 16:25

@6A-柯志恆 這是最後一個環節呀
但你既然那麼著急，就成全你吧！ 16:25


勝利條件：

1. 6A班全員死亡！（死亡人數：17人）
2. 6A班倖存者兩人或以下！（倖存人數：11人）
3.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進度：2/4） 16:27

進度2/4？

我感到全身乏力；同時Group裡顯示數人輸入中…；賴智勇率先Send出了一個語音訊息：

「點解會係兩個？劉楚恆、吳啟鋒、洪諾言，三個都死咗啦！」



你亂改規則，對我哋公平咩？」 16:27

聲音是周Sir的，但我亦無暇細想；最重要的是他講中了我心聲。

周老師，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們就是關鍵人物啊
反之我每天都在給大家提示（笑）
領會不到就是大家的問題了 16:28

——幾燃時有畀過提示我哋？我心忖。
周Sir又用賴智勇電話追加了一段語音：

「大家唔使驚佢，我哋今日已經搵到相關嘅人。
好快就可以Stop咗呢個變態遊戲！」 16:28

Admin不再理會：

好吧，就如同我上面所說，要給各位同學特別指導
現在追加一條規則，即時生效 16:25

1.1. 必須於30分鐘內回覆Admin Send給自己的WhatsApp
Message，否則——死亡！ 16:26

這裡指的是我直接Send過來的Message，我會逐一找同學指導！
我不是死人，所以不用怕違反規則（笑） 16:27

冷不防周Sir再次亂入：

「我唔知你係乜嘢，但係你唔好再搞我哋學生！」 16:28

Admin回覆了他：

周老師，看到你終於敢為學生出頭，我很感動
你就與這班可愛的同學一起共同進退吧 16:29

我還未明白這句話的用意時，Group的正中央彈出一個淺藍色
Notification：

Admin 新增了周Sir

恭喜周老師，現在開始正式加入我們了！ 16:29

189

遊戲規則：

1. 收到同班同學WhatsApp Message，必須在30分鐘內讀取及回覆。
 - 1.1. 必須於30分鐘內回覆Admin Send給自己的WhatsApp Message，否則——死亡！[追加規則]
 - 1.2. 收到任何同學WhatsApp Message，周世文老師必須在10分鐘內讀取及回覆。[追加規則]
2. Group Message不在此限。
3. 用Emoji或者無意義語句回覆者——死亡！
4. Quit Group者——死亡！
5. Send Message給死者——死亡！
6. 把遊戲的存在以及任何資料告知此Group以外的第三者——該名第三者死亡！





勝利條件：

1. 6A班全員（及周世文老師）死亡！（死亡人數：17人）
2. 6A班（及周世文老師）倖存者兩人或以下！（倖存人數：12人）
3.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進度：2/4） 16:32

我心裡一寒——柯志恆沒有錯，看來我們一直都搞錯了關鍵人物的人選。

更重要的是——Admin現在可以主動出手？

我不知道Admin會做到甚麼程度，只知道它無時無刻都可以 Send Message給我們任何一個、甚至乎幾個人，而我們完全無法防備……

很多問題、很亂……我想盡快跟楊悅盈會合。

考慮了一會，我再打電話給周Sir——但不論我重撥多少次，他一直都沒有接電話。

Day 5





30 Unread Messages

腦海一片模糊……就像半夢半醒一樣……

她聽到一男一女對話……可是腦袋完全處理不到兩人對話的內容……

舔一舔嘴唇，有點腥腥的鐵鏽味……

啊，原來血不斷從鼻孔流出……

滴得她外套、甚至裙上，都染上了紅色的污漬。

楊悅盈慢慢恢復意識。

但眼前仍然一片模糊……

「爽唔爽？」那個女人——名字好像是Jessica？——這樣問，但楊悅盈沒有力氣回答。

一隻手抬起她下巴，把眼鏡放回她臉上；視線就變清晰了。

楊悅盈依然身處會議室內，發現這裡多了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滿面好奇望著自己；托著自己下巴的人是Jessica。

「點？有咩感覺？」男人又問，但楊悅盈沒有回答。

「Intensity我Tune到最低，已經搞到佢咁。」Jessica望著楊悅盈，對男人說：「所以你呢壇嘢先畀公司Ban。」

她放開手，楊悅盈的頭又無力地垂下，兩滴血滴在她裙上。

「你個壇咪一樣無起色！」男人聲音有點不悅：「搞咁多托柒咩其實，而家警察又唔係無槍！」

見楊悅盈開始清醒，Jessica對男人揚手示意他不要多話。

「我去做嘢先，你有咩進展再同我講啦。」男人留下一句後就離開了會議室。

楊悅盈頭痛欲裂，她按著自己額頭，軟綿綿地坐著，血仍繼續淌著；Jessica從外套口袋拿出紙巾塞到她手上。

「周Sir……呢？」楊悅盈耗盡了氣力問。

她只記得剛才跟周Sir他們一起進來……又依稀記得他們已離開了……之後的事完全沒有記憶……

「佢哋咁出面等緊你。」Jessica見楊悅盈這副模樣，開始擔心

起來——就算要死，千萬不要死在這裡！

Jessica蹲到她面前，溫柔地撫摸她臉頰。

「……啊？」楊悅盈反應過來，用紙巾按著鼻。

「我同你出去搵佢喇。」Jessica伸手扶起楊悅盈；楊悅盈摟著Jessica手臂勉強站起來，搖搖晃晃地慢慢跟著她走。

沿路上，職員都被一身血漬，彷彿靈魂出竅般的楊悅盈弄得一臉驚訝，但怯於Jessica，因此誰都沒有多言。

「我……我想去個Toilet先……」楊悅盈悄聲道。

Jessica有點不情願，但還是帶楊悅盈去了洗手間。

楊悅盈走進其中一個廁格，蓋上廁板後權充椅子坐著；她感到鼻血已經止住了，便把紙巾拿開。

記憶亦慢慢開始回來：剛才Jessica先後打發了山哥以及周Sir、賴智勇，只剩她一個人……然後……自己經歷了些很嚴重的事……險些沒命……只是，她想不起那是甚麼事。

不管如何用力都想不起，她用力拍拍自己的頭——好痛……頭入面好痛——

「你頭先對我做咗啲乜……？」楊悅盈深吸一口氣，問廁格門外面的Jessica。

「你……唔知？」

楊悅盈搖搖頭，然後才想起門外的Jessica根本看不到自己。

「我淨係記得……間會議室淨番我同你兩個人……然後發生咗啲乜嘢我無印象。」

「後遺症嚟？唔緊要，你之後會記得番。」Jessica只答了一句。

——但係我想而家知道……楊悅盈沒有說出口，因為她知道Jessica也不會多說。

她只想快點回家，躺在床上……

打開門時Jessica見楊悅盈似乎已變回正常，馬上放下了心頭大石。



楊悅盈望向鏡子：她面青口唇白，身上滿是血漬，待會周Sir他們應該會被她嚇倒吧？

離開洗手間後Jessica就沒有再說甚麼，楊悅盈腳步浮浮地尾隨著，總算來到公司門口。

山哥、周Sir和賴智勇在梳化上，見到Jessica身後的楊悅盈時三個都不約而同地——跟裡面的職員一樣——一臉驚訝地望著她。

周Sir還特別激動，立即就來勢洶洶急步走過來，賴智勇跟在他身後。

楊悅盈一直對周Sir沒有好感，但看到熟悉的臉孔，總算安心下來。

只不過，周Sir的目標並非楊悅盈，而是Jessica——他走到Jessica面前，毫無先兆地一下扯住她外套的領口。

Jessica臉上那副自信、目中無人的神情一消而散，取而代之的是恐懼——

「一日！你頭先係咪話一日就可以完咗件事佢？」周Sir歇斯底里地大喝：「係咪呀？」

Jessica本能地掙扎，兩人推撞時碰到身後的楊悅盈——還好賴智勇剛好過來扶住了她。

「……無事咁嘛？」賴智勇壓低聲音問，然後驚惶失措地望向周Sir。

楊悅盈搖搖頭。

「快啲搞掂佢，完咗件事！」不知何故，周Sir好像失控了。

櫃枱的接待員已經拿著電話在講，不到半秒就有兩個男職員出來，同時山哥也開始行動。

「喂！」山哥一手拉開周Sir，但周Sir仍不死心，想推開山哥再撲向Jessica，山哥無奈只好制伏了周Sir把他壓在地上。

Jessica心有餘悸，躲在那兩個男職員身後，呼吸急促但死盯著周Sir提防著他。

「你應承咗畀多一日你你搞掂佢㗎！」被壓在地上的周Sir仍然不死心，對著Jessica大叫。

楊悅盈見狀，一臉疑惑望向賴智勇；賴智勇掏出電話遞給她看。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進度：2/4）?! 楊悅盈看到這裡，背上一陣涼意：明明應該只剩徐建文一個……？

然後她看到兩條新規則：30分鐘內要回覆Admin Send過來的Message，以及……

楊悅盈看著周Sir這副狼狽相，不但沒有幸災樂禍，還開始覺得他有點可憐——無論是羅彥輝的欺凌事件還是已讀不回死全家，周Sir一直都嘗試以局外人、旁觀者的身份來看待及處理；沒想到現在竟然以一個最壞的形式變成了當事人。

「冷靜啲呀！」山哥大喝一聲，然後對職員們說：「警察，唔使緊張！」

見山哥已經控制住周Sir，Jessica才慢慢收起膽怯的神情。

「一日或者兩日……」她一邊整理好衫領，一邊對周Sir道：「但係……唔該唔好畀我再見到你。」

然後她向楊悅盈點一點頭，就回到了辦公室裡。

山哥也終於放開了周Sir，拉著他起來，然後二話不說領著他們尷尬地走進升降機。

直到走出大廈，山哥拿出一根煙，這才對他們說話。


「……你哋聽到頭先個八婆點同我講？」他噴咗一口煙，表情無奈：「我……我嚟緊幫唔到你哋咁多，你哋自己小心。」

他特別向著楊悅盈，語重心長地再說。

「妹妹，唔好太睇得起自己，有啲嘢唔係你想做就做到。」他苦笑一下，就逕自離開了。

「頭先……你同個女人一齊，發生咗咩事？」賴智勇問楊悅盈。





楊悅盈搖搖頭——腦海裡雖然開始出現些模糊片段，不過她仍未記得整件事。

「咁我哋而家……」賴智勇交替地望向周Sir和楊悅盈。
楊悅盈一臉迷糊，周Sir則神不守舍，使賴智勇有點六神無主。
當他在徬徨時，電話響起。

何晞賢

來電

31 Unread Messages

「喂？」賴智勇很快就接了電話。

「喂？你而家係咪同周Sir一齊？」剛才周Sir用他的電話來錄語音，那麼打給他應該就能找到周Sir。

「係呀……仲有楊悅盈。」果真如我所料，只是賴智勇聲音有點無助。

雖然原因不明，但看來楊悅盈和周Sir找了賴智勇一起去羅彥輝求過職的那間公司。

「無事吖嘛？」

「有事呀，周Sir同楊悅盈都好唔妥。」

「咩事？」我內心一沉：「你叫楊悅盈聽電話。」

賴智勇沒有回答，他是拿開了話筒跟楊悅盈在對話嗎？

「何睇賢？而家我哋點算？」電話另一邊倏地變了周Sir——他語氣相當慌張。

「我……我唔知；你哋今日嘅邊咩情況？」

「佢拉埋我落水呀！」周Sir激動地吼著：「你同楊悅盈之前唔係成日諗到計嘅咩？」

「我知……但係你冷靜啲先。」我覺得這個周Sir……跟我平時認識的那個判若兩人：「你同我哋一樣唔好用WhatsApp住，你見我哋咁樣做暫時幾日都無事……」

「你哋無事？幾日就死咗大半班人！」周Sir繼續講：「你點知下一個會唔會係我？」

「阿Sir，一係我哋而家去你度再傾下……」我不太習慣跟這個周Sir交談：「你畀番個電話賴智勇先……」

「一日……唔係，兩日夠喇喇，你諗到個方法Keep住我哋兩日唔死就得喇喇！」他似乎無意把電話還給賴智勇。

——點解佢會話兩日呢？

「得喇，我有辦法，但係當面講會方便啲！」真的不想再這樣了，唯有先撒謊：「畀賴智勇同我講。」



「你有辦法？」

「係呀屌！」本來就一頭霧水的我被逼得火起，管不著他是老師，罵了一句。

他們那邊靜了數秒後——

「喂？點樣？」終於變回賴智勇的聲音。

「周Sir做乜撚嘢？」我一方面有點煩躁，一方面卻很理解：四天前、甚至直到現在，我們也是這份恐慌無助的心情：「你叫佢帶埋你兩個返屋企，我而家過嚟見面再傾。」

「我叫佢？」賴智勇語氣有點委屈，想必也是怕了周Sir。

「係，我而家過去，你哋去到再打畀我。」

沒等他回答，我就掛了線換衫，同時把LYFAI上抄寫下來的東西袋好，拿著我和楊悅盈的電話準備出發。

走出房間時見姐姐在飯枱上用著MacBook，一臉認真，見我走出來罕有地對我一笑示好。

我怕她想延續昨晚的話題，關心我最近在忙的事，因此我沒有理會她，直接就出了門。

去大圍的車程不到半小時，剛下車我就Facebook Messenger找賴智勇：

Hei Yin Ho :

我到咗，你哋喺邊？ 17:16

Johnny Lai :

無咁快……我哋過咗海

我諗最快都要五點九之後先到 17:17

Hei Yin Ho :

咁……我哋喺大圍站等，你嚟到再打畀我 17:17

外面實在熱得像火爐一樣，我打算去便利店買點喝的東西再回站內等，這時才想起我還未通知陳佩珊：

Hei Yin Ho :

我約咗周Sir佢哋再上佢屋企

五點九喺大圍站等，如果你到咗打畀我 17:20

Send出去後我就馬上收起了電話，反正她一定不會馬上查看，看完也不會回覆，無謂望著Message變成已讀之後讓自己不開心。

我走到雪櫃前面拿了一支咖啡去櫃枱付錢。我平日很少喝咖啡，但姐姐老是說喝完能提神，我打算姑且一試。

最近每天都睡不夠，雖然我現在不是很睏，但精神卻愈來愈差。

走回站裡，扭開瓶子灌了一口咖啡；冰涼的感覺雖然很爽，但完全不覺得有甚麼提神功效……

我感到口袋裡響了一聲，掏出電話一看——陳佩珊竟然回覆了！

有點不爭氣地興奮了一秒，然後馬上查看她的Message：


Rita Chan Pui Shan :

OK，我而家嚟 17:27

不知道她住哪裡，但我暗中希望她不要住太遠，快點來到，那麼在賴智勇他們到之前我就能和她獨處——

——噢？





收到Message後不到五分鐘，我就見陳佩珊走進了站內。
最初還以為自己眼花了，但那的確是陳佩珊沒錯；她並沒留意到我，只是站到一角靠在牆上，低頭看著電話。

「喂！」我走到她身旁叫了一聲。

「呀！」她抬高頭睜大眼望向我，十分驚訝：「你……你又話五點九嘅？」

「佢哋要五點九先到，但我啱啱已經到咗。」現在還有十分鐘才到五點九，我心裡暗自高興著：「好快啫，我哋等多陣就得。」

「嗯……」她表情有點尷尬。

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我抱著她那時的感覺……

「係呢，你住得好近？咁快到嘅？」

「係呀……」她盯著我手上的咖啡：「邊度有便利店？我想去買啲嘢。」

我指向便利店的方向，陳佩珊就往那邊走；看著她的背影，我老是覺得她會在便利店待到周Sir他們到達才回來。

不好意思跟過去，有點失望之際，我又收到一個Message。

來自Admin的Message：

*何晞賢，一直見你那麼努力
所以我把第一個Message獻給你 17:36*

……甚麼？

你想我死？ 17:36

*不是，只是見你獨自等候，女神又不理你
怕你會悶（笑） 17:37*

心裡一寒，不期然望向陳佩珊剛剛走出去的方向；Admin就在附

近監視著我嗎？

你睇邊？ 17:37

別管了；我告訴你另一件事
我每次只會與一個同學對話 17:38

我像個神經病人一樣四處張望，但站裡大都只是些婦女或者中年人，有幾個女孩在出口外面圍著玩電話，附近看起來像「Admin」的人一個都沒有……

我只想和你好好聊天
謹記30分鐘內回覆我 17:40

201

不安感泛起的同時見到Admin輸入中……

「做咩呀？」陳佩珊手上拿著一枝綠茶回到了我身邊，好奇她想看我的電話。

但是如果你想我轉移對話目標的話
就把已讀不回死全家群組內隨便一人的名字回覆給我
我不會告訴對方是你把我的訊息轉移過去的（笑） 17:43

「呃……無嘢……」我不想告訴她Admin找上了我，讓她害怕，所以胡謔道：「佢哋就快到。」

你對面前這個女孩子認識有多少呢？ 17:45

不知道Admin是否想恐嚇我，反正我把電話轉到一個陳佩珊看不到螢幕的角度後回覆了：





你唔好搞佢！ 17:46

陳佩珊亦意識到我不想讓她偷看，乖乖地沒有再望過來。

你別誤會了，搞上她的是周世文老師
不是我（笑） 17:47

——周世文老師？

我還未明白——或者說「接受」——這句話的含意時，WhatsApp
倏地消失了。

202

6A-賴智勇
來電

「我哋到喇……你喺邊？」一接了電話就聽到他問。
我連忙告訴他哪個出口，掛了線，重新打開WhatsApp。
看著Admin那句話，又瞥一眼陳佩珊——剛才她十分鐘都不到
就來到了……

是心理作用嗎？但我開始覺得陳佩珊剛才的反應不是驚訝、尷尬……
而是心虛……

不……

不能中計：Admin暗示陳佩珊跟周Sir有染，只是想擾亂我。

你唔使呃我 17:51

——無可能。我心裡不斷告訴自己。

她剛剛就是從周世文老師家裡下來的

因為不想被你們發現，所以提早出門
沒想到和你撞個正著（笑） 17:52

陳佩珊靠在牆上，雙手交翹起放在胸前，心不在焉。

由第一天看到這個女孩開始，我就幻想過無數次成為她男朋友，同時亦幻想過無數次她本身有男朋友……

但……周Sir？

如果是真的話——我說不出原因，但——我不能接受……

「喂！」我故意大聲一喝，讓她驚呆一下之後問：「係呢……你住邊度㗎？」

「呀？廣源邨……」彷彿連她自己都覺得這個答案有點問題，於是她馬上加了一句：「但係我表哥住呢邊，我啱啱喺佢屋企走……」

——又會咁橋？話未說出口，我就看到周Sir跟賴智勇一同走進車站，楊悅盈在後面慢慢跟著。

陳佩珊亦有如皇恩大赦一樣向著他們招手，沒再理我，相信她也很怕我追問下去吧？

周Sir一副吃了屎的表情，這我理解；但楊悅盈怎麼一副暈船浪的樣子呢？

「點？而家講得未？」周Sir直接走到我面前，氣急敗壞地問：「我而家點算好？」

——*煞知咩*。我心忖，忍不住再偷望一下陳佩珊，心裡有點難受。

「上咗去周Sir度先，我想聽下你哋今日有咩發現。」我無視周Sir對另外三人講，然後對周Sir做了個「請」的手勢。

周Sir再瞪我一眼後，就走向他回家的方向——亦即是剛才陳佩珊走入車站的那個入口。陳佩珊馬上跟著，然後到賴智勇，我和楊悅盈並肩走在最後。

……我看著陳佩珊和周Sir，他們兩個走得不會有點太近了嗎？

深深感到自己已經被Admin的話影響了，我立即掏出電話贈了它一句：

你咪再同我亂講嘢 18:00

「咩事？」楊悅盈見我有點激動，所以問道；我發現她聲音變得比平日還要柔弱。

「你咩事就真。」我反問：「暈車浪？」

「我記得唔係好清楚……但係我印象中頭先自己見咗……經歷咗啲好重要嘅嘢……」她用力眨一眨眼。

「好重要嘅嘢？同已讀不回死全家有關？」

楊悅盈搖搖頭，那是代表「不是」還是「不知道」？

她慢慢把綁在腰上的外套解開：剛才外套擋著、她裙上面的某個部分，有一大灘已乾的血漬。

我有點尷尬——M到？這就是重要的事？

可是她動作還未停下來，而是把外套打開給我看，外套的胸口位一樣滿布著一點點的血漬。

知道自己會錯意，我感到臉上一熱……

「我頭先……應該爭啲爆頭……」她望著衣服上的血漬，邊走邊說：「佢咁話我會慢慢記得番……到時就知……」

同時Admin又再回覆了我：

我可沒有亂說

不然你可以問問楊悅盈 18:02

看著她這副迷迷糊糊的慘狀，我也不忍心煩到她，只好強壓下內心的疑竇收起電話。

賴智勇一走進周Sir家中，就毫不客氣地坐到梳化上，對這裡讚嘆不已。

「周Sir你屋企好有錢㗎？咁咪食唔少女？」本身滿面疲態的他擠出了一個笑容，這句話似乎是他想用作緩和氣氛的冷笑話；怎料在場除楊悅盈之外，所有人——包括我——都對他投以奇怪的眼神。

賴智勇自討沒趣地閉上嘴。

我坐回昨天的座位，回想起昨天這個時候，其實允仔已經有點不太正常的表現……如果我能早點留意到的話……

他們幾個也跟著圍在餐桌就座。

「不如你去斟杯水畀楊悅盈。」我對身旁的陳佩珊說，她點點頭，然後就走進了廚房。

Admin沒有放過這個機會，又跟我說了一句：

你看她多熟這地方（笑）

最近暑假她幾乎每晚都在這裡過 18:07

我眉頭一皺；在我另一邊的楊悅盈似乎察覺到我有點不妥，靠過來望望我電話熒幕，我沒有阻止。她伸手到熒幕往上掃一下，看到我跟Admin在車站的對話時，我發現她表情一愕。


這時陳佩珊拿著一杯水回來放在楊悅盈面前，楊悅盈沒有理會她，只是跟我一起繼續盯著Admin輸入中… 這幾個字：

你知道周世文老師和陳佩珊每晚都在這裡幹點甚麼嗎？ 18:10

真的被它搞得心煩意亂了，我也不顧楊悅盈在望著，隨手回覆了他一句：

食屎啦屌你，唔撚想知呀仆街 18:10

然後有點粗暴地「啪」一聲把電話丟在枱面。



在座的四人都望著我，似乎在等我主導，這又使我有點煩躁……

「望乜啫？都話叫你哋講下頭先有乜發現！」話一出口我就覺得語氣有點重，頓生歉意。

但賴智勇好像毫不介意，還一臉認真地開始向我報告。

自由定價

支持作者與出版社



本電子書為限時免費下載版本。
若想支持本地作家及獨立出版社，
可掃瞄PayMeCode自由定價付款支持。

(參考價：已斷市的實體紙本書定價\$98)
若有留言想鼓勵作者或出版社，可在付款訊息欄內填寫啊！

32 Unread Messages

其實楊悅盈已無大礙，只是出奇地累；在賴智勇向何晞賢報告他們在MTCC的遭遇時，她一直努力嘗試回憶起周Sir和賴智勇離開會議室後發生了甚麼事。

沒有用……她仍然只有幾個模糊的印象和詞語：例如她跟Jessica起了爭吵、「年半前」、「兩個Project」、Jessica讓她看自己的電話……

「——跟住我就同周Sir畀條八婆叫走咗。」說到這裡，賴智勇問楊悅盈：「你係咪唔記得咗之後發生咩事？」

「嗯……」

「Anyway啦……我諗我知道Admin係乜嘢……」賴智勇壓低聲音續道：「我開始覺得，Admin可能係羅彥輝嘅意識。」

「即係……鬼……？」何晞賢試探性地問。

「唔係，無咁靈異；我意思係Admin係一個繼承咗阿輝意識嘅AI。」

賴智勇嚴肅的道。

「Jessica話阿輝當時係參與咗一個開發Chatbot嘅Project；我喺度諗會唔會係個有AI嘅Chatbot，喺開發過程之中同阿輝同步咗。」

「同步……好似iTunes咁……？」楊悅盈覺得……這個想法有點瘋狂……


「訓練Chatbot……就係同佢對話，等佢學習，直到Pass到Turing Test為止。」見眾人一臉疑惑，賴智勇補充：「簡單啲講，即係令到一般人分唔到佢係人定係Program。」

「OK……然後佢就以為自己係羅彥輝，返嚟搵我哋呢班欺凌過佢嘅人報仇？」何晞賢問。

「……起碼Make Sense過話係鬼先。」賴智勇自信地一笑。

「咁——」終於忍不住插嘴的周Sir一出聲，何晞賢就舉手制止了他。





何晞賢從袋裡拿出一張紙攤開放在枱面，上面寫滿了奇怪詭異的字句，除了楊悅盈外所有人都看不明白。

「呢啲係尋日楊悅盈講過嗰個Page——LYFAI上面抄落嚟嘅字句……」何晞賢思考了半秒：「如果照你講法……即係呢個Page都有可能係個AI Gen出嚟嘅？」

賴智勇聳一聳肩。

「係都唔奇……同埋Jessica提過佢哋一兩日之內就可以搞掂……」賴智勇托著下巴，也是一副思考的樣子：「即係佢哋應該有方法可以Shut Down佢……」

「咁即係點樣？我點算？」周Sir趁這個空檔插嘴問。

「我咪同咗你講，你呢幾日唔好用WhatsApp就得。」何晞賢的回答絲毫沒有掩飾自己對周Sir的煩躁及厭惡；賴智勇感到有點奇怪，因為何晞賢和楊悅盈似乎都對周Sir不太友善。

腦袋尚未100%回復過來的楊悅盈正在慢慢消化剛才聽到的資訊，不安感悠然而生：羅彥輝變成了人工智能，還可以透過電話跟他們接觸……

「Chatbot……人工智能……」她喃喃自語道：「兩個Project……」

她現在的記憶，就彷彿用3G Network觀看一套高清YouTube片一樣，每播放數秒就會停下來緩衝，一直都只能看到些零碎片段……

又再想起……當時還有個男人在場。Jessica研發Chatbot，男人負責的則是……

警察……槍……

「你點呀？頭痛？」何晞賢見楊悅盈痛苦地閉起眼，關心了她一下。

「唔係……」*只係諗極都諗唔起，冇啲仗……*

「好快無事喇喇，唔使擔心。」賴智勇也安慰她道。

楊悅盈不清楚「無事」指的是自己的記憶，還是已讀不回死全

家這件事，反正兩者她都不肯定究竟何時才會真的「無事」。

這時在座所有人的電話同時響起。

何晞賢第一個反應過來，拿起一看之後臉色大變。

「快啲叫其他人唔好Quit Group，話畀佢哋聽區家純已經死咗！」他語氣變得相當激動：「打電話又好、Facebook又好，快啲！」

其他人被何晞賢這忽然一句弄得有點愕然，紛紛開始查看電話，楊悅盈見何晞賢已經打開了Facebook Messenger在聯絡某人。

本身就心緒不靈的周Sir也被何晞賢感染到，一下站起來走到他身邊。

「你又叫我唔好用電話，而家——」

「啪！」何晞賢沒有再向他說甚麼，而是俐落地一巴掌打在周Sir臉上。

「你唔幫手唔緊要，但係唔好阻鳩住！」他對周Sir怒吼。

賴智勇也打開了Facebook Messenger開始打著字；陳佩珊則六神無主，望著剛剛被打的周Sir和出手的何晞賢，似乎反應不過來。

楊悅盈拾起自己的電話打開WhatsApp；讓何晞賢驚慌起來的應該是已讀不回死全家裡那幾條新Message……

來自區家純的Message：

我發現咗個方法可以Quit完Group都唔會死
只要唔睇呢個Group入面之後，就唔使再驚Admin 18:23

你哋邊個唔信我，唔緊要

我而家就Quit畀你哋睇

五分鐘後再Send Message畀你哋證明我未死 18:28



18:30

6A-區家純 退出了

也許是先入為主吧？楊悅盈覺得相當可疑，但竟然有人——Crystal——馬上相信了。

18:32

6A-陳曉晶 退出了

「喂？唔好Quit Group呀喂……」賴智勇甚至開始打電話給同學了。

今早何晞賢提過，區家純跟柯志恆兩人合謀了，所以楊悅盈直覺這是柯志恆的奸計；她留意到何晞賢正在用Facebook Messenger嘗試聯絡區家純。

她也錄了一段語音訊息Send到Group裡：

*「唔好再Quit……區家純部電話嚟柯志恆度……
頭先如果邊個收到區家純Message唔好覆……」 18:36*

徐建文秒回了她：

頂你啦！唔覆即係叫我哋等死？ 18:37

張浩榮也Send出了一張Cap圖：區家純在18:31、她Quit Group後Send過Message給張浩榮。

他指名道姓質問柯志恆：

@6A-柯志恆 點撚樣呀？係你Send過嚟㗎？ 18:38

Day 5

Group裡亂成一片時，何晞賢接到來電。

楊悅盈看不到來電的是誰，只見何晞賢臉色一下變得蒼白，第一時間接聽。

「喂？區家純？你真係未死？」

在場的楊悅盈等幾個人聞言，都當場呆倒了。

何晞賢見眾人都震驚地把視線投向自己，同樣一臉愕然的他把電話放在桌上，打開了揚聲器。

「係呀！你話咩我Quit咗Group？我無呀！」

那聲音雖然有點歇斯底里、有點哽咽，但楊悅盈認得那的而且確是區家純。

33 Unread Messages ✓✓

聽到區家純的聲音，我跟其他人一樣感到相當不可思議。

「喂？區家純？」我沒有回答她的問題，而是馬上反問：「你真係未死？」

已讀不回死全家裡明顯寫著她已經Quit了Group。

我剛才一時沖昏頭腦，在Facebook Messenger上嘗試問她本人究竟是否真的有方法Quit Group後生存。

半分鐘後她就用家用電話打了過來。

「係呀！你話咩我Quit咗Group？我無呀！」她氣急敗壞得好像快要哭出來一樣。

「你部電話喺柯志恆度？」我幾乎可以肯定這是事實：「佢用你部機Quit咗Group之後，引其他人跟住Quit……根本佢由頭到尾都只係想全班有咁多人死咁多人，自己做最後剩低嗰個！」

「我而家點算？」她慌張哽咽地問：「我係咪會死？」

——你應該已經死咗！我心裡這樣想，但不忍心說出口。

「無事啲，你唔使驚。」這樣說使我有點內疚……因為好像給了她一個假希望一樣……

無法冷靜下來的區家純又再說了兩句，但她的哭腔太重，我實在聽不懂。

「區家純……？你部電話喺唔喺自己度？」楊悅盈問。

「無呀！條仆街拎走咗呀！」區家純激動起來——我們都心知肚明她指的是柯志恆。

「千祈唔好叫佢畀番部機你……」楊悅盈的語氣不太肯定：「你而家未死可能就係因為部機無跟身……」

「你講乜呀？」區家純完全聽不明白。

當然我也一樣，完全不知道楊悅盈憑甚麼來下這個結論。

「總之你而家無事，唔好做其他無謂嘢……」楊悅盈補充：「柯志恆同你講乜都好，唔好再信佢……」

「我唔擺番部機，如果有人WhatsApp我佢唔幫我覆我點算？」

「唔使驚……正如其他人Quit完Group會死，但你而家都無事……」

我知道楊悅盈想安慰區家純，但這樣說完全是反效果吧？

「你屋企有無人？不如……」我馬上打岔：「你而家過嚟我哋度，我、楊悅盈、陳佩珊幾個都喺度。」

區家純沒有回答，只是Cut了線。

她掛了電話後，我又見到WhatsApp彈出了通知——Admin私下給我的Message：

真是峰迴路轉呀（笑）

沒想過可以這麼精彩，一下又除掉幾個人了 18:45

213

我忍無可忍地回覆：

咁精彩你自己同佢傾撚飽佢

唔好再搵我，要搵就搵柯志恆條仆街 18:46

「部機無跟身……」陳佩珊開口問楊悅盈：「你求其噏咋係咪……？」

楊悅盈用力按著自己額頭深呼吸，好幾秒後才回答。


「我只係記得Jessica畀過佢部電話我睇……然後我就……」她沒有說出之後的事，但一副猶有餘悸的表情：「總之……我懷疑Admin係用緊Jessica對我用嘅科技，經過大家部電話嚟殺人，只不過……」

說到這裡，楊悅盈雙眼一瞪，似乎想起了甚麼。

「……只不過Intensity Tune大咗……？」

「無可能。」我不明白她這句話的意思，但同時想起一件事：「謝石俊死嗰陣……佢部電話嚟允仔度㗎嗎？」





楊悅盈搖搖頭，正想反駁——

「當時佢拎住羅彥輝部電話。」反而是陳佩珊早她一步說了出口。

賴智勇一直努力地通知、說服仍然生還的同學不要中計Quit Group，剛剛掛了一個電話。

「點都好！」他以近乎大喊的聲量道：「而家係咪叫咗區家純過嚟先會好啲？起碼我哋咁多人喺度，唔怕佢會做啲咩傻事。」

楊悅盈一手搶過我的電話。

「頭先區家純用呢個電話打嚟？」她指著通話記錄最頂那個號碼問。

我點點頭。區家純的電話在柯志恆手上，那麼這個應該是她家的號碼。

楊悅盈馬上按了「通話」，打開了揚聲器。

電話接通了……

但沒有人接聽……

楊悅盈焦急地再試打一次。

「恐怕……Admin要殺某個人唔一定要經嗰個人本人部電話……」同時道出了她的猜測：「可能只須要經已讀不回死全家入面其中一個成員部電話——」

電話還是沒人接聽，難道區家純剛剛離家了嗎？

「——或者，最壞情況係，任何一部電話都可以成為Admin嘅武器……？」

34 Unread Messages

柯志恆是獨生子，雖然不算甚麼富戶人家，但至少是個生活無憂的小康家庭。

柯父讀書不多，但是個做小生意的老闆，多年前已經買車置業，柯志恆從小就沒有挨過窮苦生活。

也許是遺傳自父親，他也有點小聰明，從他學業方面就能看出來：由小學開始，每一次測驗考試，柯志恆都名列前茅，在校也是個品學兼優的模範生，父母一直以他為傲。

不論柯志恆想要甚麼，書本、玩具、遊戲機，父母都會滿足他；「獨生子女可以得到父母100%的愛」，在柯志恆身上可說是完全體現出來。

從小到大，他想要甚麼都能得到——除了朋友以外。

當然，他其實不太想跟任何人交朋友，因為對他來說所有同齡的人都是白癡，他寧可跟比自己年紀大的長輩相處。

在柯志恆成長期間，同學們在玩遊戲、拍拖時，他就在看書溫習；到最後，當大家在擔心考試能否及格時，他關心的只是這次是考第一還是第二名。

名次對他來說至關重要，因為父親無時無刻都告訴他：「讀好啲書，大個先可以出人頭地。」

而且，他不想敗給任何人，他是沒可能比任何人遜色的，其他人充其量只夠資格做自己的棋子、成為自己的助力。

因此，已讀不回死全家發生時，柯志恆實在難掩內心的興奮——對著這群跟自己同年紀的白癡，他覺得自己根本能主宰這個遊戲。

比如……吳啟鋒這個經常裝老大的傻瓜，就成功被他煽動到，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

事實上，柯志恆也憑著一個謊言：我知道遊戲的漏洞，可以幫你生存到最後，與我一起成為倖存者，就成功使區家純對自己言聽計從。

言聽計從得讓她Send WhatsApp弄死方溢滿，她都照辦無誤。

這一點使柯志恆都大感意外：選擇她的原因，無非只是因為她跟自己住同一幢大廈，方便交收電話，但原來這個女孩為生存甚麼都能下手，看來自己並沒有選錯人。

只不過——柯志恆按一下WhatsApp，重新播放一次楊悅盈那段語音訊息：

*「唔好再Quit……區家純部電話喺柯志恆度……
頭先如果邊個收到區家純Message唔好覆……」*

——點解硬係要我作對？你哋只係一班垃圾……

吳啟鋒死後，何晞賢跟楊悅盈就一直針對著自己；最使柯志恆氣結的是，這兩個傢伙彷彿每次都能推測到自己的計謀。

何晞賢還好，至少是班上的另一個高材生，柯志恆甚至考慮要放棄區家純，讓何晞賢成為自己的拍檔。

但楊悅盈……只是班裡一個成績又差又沒朋友的垃圾……現在反過來每次都被她制肘著……感覺相當不爽……

隨手把區家純的電話丟到書桌上——反正Quit Group後這個笨女人都死掉了——柯志恆躺在床上開始策劃接下來的行動。

關鍵人物——正如他所料——根本就不是大家一直認定的四個欺凌者。

柯志恆沒有頭緒、亦不打算查出真正的關鍵人物是誰。由第一天開始，他就只把「最後倖存者」作為目標，這樣的話不管關鍵人物是誰，即使是自己也好，他都能生還下來。

希望待會再多幾個人Quit Group——如果楊悅盈也一併Quit掉那就最好了。

——無錯，最後剩低邊個都好，楊悅盈條仆街一定要死……

望向桌上區家純的電話：剛才Send過Message給徐建文和張浩

榮……要不也給楊悅盈，甚至其他人都Send——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門鐘響起，打斷了柯志恆的思緒。

「嘖……」他最討厭自己在想東西時被打擾。

他走出去應門時，心忖那應該是忘記帶鑰匙的母親吧——

但一打開門，區家純就衝了進來用力握著柯志恆頸項。

「仆街！畀番部電話我！」她雙眼通紅地大喊，彷彿已經失去了理智。

柯志恆驚呆了——

「我部機呢？」

柯志恆開始呼吸困難，用力掙脫了區家純雙手，把她推開。

「咳！齏……齏線！」他後退兩步拉開兩人之間的距離；姑勿論為何區家純尚未死亡，柯志恆可不想把電話交還給她。

但區家純沒再跟他糾纏，反而馬上走向柯志恆房間。

「喂！」柯志恆來不及阻止：電話就在他書桌上，一走進去就能看到——

「嘍！」傳一下汽球爆炸般的聲音。

「咚。」然後有人墮地。

這兩下聲音，加上由他房間地板慢慢流出來的那灘鮮血，柯志恆當然了解發生了甚麼事。

他關好家門，小心翼翼跨過地上的血走向自己房間。

一如所料，這裡好像被潑了紅油一樣，區家純右手握著她的電話伏在地上，頭已經消失了。

——只係Delay咗啫……佢最終都係要死……

柯志恆不禁鬆了一口氣，這時他的電話一震。

赫然發現Admin Send了WhatsApp給自己：

天才柯志恆！很榮幸可以跟你對話！



設計好下一個害人計畫了嗎？ 18:50

縱使對方是Admin也好，只須矢口否認就行，這就是柯志恆的一貫做法：

我唔明你講乜 18:56

不明白嗎？

那麼你能否解釋一下區家純剛才為甚麼衝進來拿回自己的電話？

18:57

還好，我抓住這個機會補刀了！ 18:57

柯志恆皺起眉頭：這些不在Group裡發生、甚至沒有人提過的事，Admin是怎麼知道的？

你監視緊我？ 18:58

Admin秒回了他一句：

全中呀！

你這個高分低能的天才兒童（笑） 18:58

35 Unread Messages

我站在門旁靠著牆，望著屋裡這幾個「戰友」。

除了今早那個意粉之外，我甚麼都沒有吃過，但現在完全沒有胃口。

跟區家純失去聯絡已有半個鐘，我和楊悅盈都判斷她已經死了。

還好憑著賴智勇的努力，總算阻止了其他人Quit Group。忙了好一會的他伏在餐桌上睡著了。

我一直都只當他是個不顧場合說冷笑話的笨蛋，但現在……卻衷心地慶幸有他跟我們在一起。

周Sir被我扇了一巴掌後沒有再發神經，一直頹然坐在梳化上，陳佩珊伴在他身旁——我老是覺得她想安慰周Sir。

楊悅盈坐在賴智勇對面，取回了羅彥輝的電話平放在枱面查看著，不時抬頭瞥我一眼；剛才聯絡不上區家純後，她就叫我們不要再有任何行動。

看來她也相信那個叫Jessica的女人一兩天內就能把Admin處理掉；這段期間只要我們不作甚麼無謂的舉動，就能避免再出現傷亡。

Admin……剛才我叫它轉找柯志恆後，它就果然沒有再Send Message給我；雖然有點邪惡，但我不禁希望Admin會一直纏著柯志恆。

楊悅盈對我揚手，我回到餐桌旁蹲在她身邊。


「點？」不想吵醒賴智勇，我悄聲問她。

「嚟緊呢兩日……如果我哋收集晒全班同學嘅電話放喺一個地方，然後我哋全部都唔接近嗰度……」她說：「你覺得呢個方法有無用？」

我搖搖頭；這個方法有用的前提是楊悅盈推斷正確，Admin真的是使用電話作為媒介殺人，但是……

「無用？」她見我搖頭，語帶失望。

「唔係……我意思係我唔知……」這幾天一直是楊悅盈作主，



現在她反問我意見，我有點無所適從：「第一我唔肯定『電話係殺人媒介』係咪正確；第二我唔知Jessica講嘅嘢係真定假；而且最重要嘅係，有幾多同學會肯合作？」

「如果係第一點嘅話……」楊悅盈把一部電話——她自己的那部——推到我面前：「你可以用我嚟試下。」

——甚麼？

「我而家走，你用我部機Quit Group……」楊悅盈望著我雙眼，認真地說：「我返到屋……如果返得到屋企嘅話，就用Facebook——」

「你係咪傻咗？」我按捺不住打岔了她；吵得賴智勇驚醒了。

「照番之前做法，輪流保管啲電話，有Message過嚟就覆番轉頭。」我續道：「唔須要用自己嚟冒險；你想知兩日後發生咩事，就照呢個方法等兩日。」

「如果兩日後個遊戲無完到……Jessica呢我哋呢？」楊悅盈問：「又或者，呢兩日期間有其他同學搞事呢？」

——我……不知道……所以沒有回答……

「到最後，如果我哋只可以跟番Admin嘅勝利條件嚟End Game——」

這時，我面前的電話——楊悅盈那部——響了一下。

然後到我那部響起。

緊接著賴智勇、陳佩珊，甚至周Sir的電話，都一個接一個地收到WhatsApp。

發訊者是區家純，這並不是Group Message，而是她單獨Send過來的：

我終於拎番部電話……
你哋無事咗嘛？ 19:17

「區家純？」我高聲問；除了一臉驚慌的周Sir外，他們三人都點頭。

「千祈唔好覆。」楊悅盈冷冷地說。

我還在嘗試緊了解情況時，已讀不回死全家就出現了新Message：柯志恆Send了一張Cap圖，從中可見區家純19:10時用WhatsApp向他報了平安。

柯志恆在圖片下方問：

有無人知咩事？點解佢Quit咗Group仲未死？ 19:17

楊悅盈馬上回覆：

*千祈唔好理柯志恆，區家純部電話喺佢度
但係區家純本人唔知死咗未 19:17*

*@6A-張浩榮 @6A-徐建文 出句聲？
你哋頭先係咪都收過類似嘅Message？
有無覆過，畀個確實時間我 19:18*

他們兩人剛才都不約而同地暗示過，區家純在Quit Group後Send過Message給他們。

我望著Group，別說回覆了，就連他們輸入中…的提示都沒有。跟楊悅盈對望一眼，她表情相當無奈。然後她錄了一段語音訊息：

*「我喺19:16收到，但係我唔會覆佢
如果我半個鐘之後都未死，會上嚟同大家講
所以喺19:16之後收到嘅人，點都好，等我半個鐘」 19:19*





聽到這段話後，開始有同學在Group內回覆，原來幾乎所有人都
在19:16後，比楊悅盈遲收到區家純的Message。

——柯志恆例外，因為他收訊息時間是19:10；當然這不能作
準，因為在我們看來，柯志恆根本就是這件事的幕後黑手。

楊悅盈心不在焉地轉動著平放在枱上的電話，我看著她，知道
這半個鐘將會是我們人生最漫長的30分鐘。

賴智勇又試著打給區家純，但一樣沒人接聽。

我緊盯著電話上的時鐘，感覺每一分鐘都好像被延長了一樣，
最後決定關掉熒幕不再理會時間。

「阿榮同徐建文都無應過你機，會唔會……」賴智勇問：「咁
係咪代表佢哋已經……？」

「唔好諗咁多……大家各懷鬼胎……可能有佢哋唔應機嘅理
由……」楊悅盈托著頭回答：「總之一切以我嚟作準。」

「就算區家純真係死咗，如果你守唔到30分鐘內回覆呢條規
則，會唔會——」

楊悅盈一下把自己的電話推到餐桌中央，賴智勇立刻收起了問
題。

「我問過Admin本尊……」熒幕上顯示著楊悅盈跟Admin的
WhatsApp對話：「佢Confirm咗我死人嘅Message可以唔覆……但
係佢唔肯答我邊個死咗邊個未死……」

留意到時間，Admin大約在十分鐘之前主動找上了楊悅盈——我
知道是柯志恆把它轉過來的。

「所以……如果我一陣死咗，即係代表區家純仲生存緊；你哋
要馬上覆佢。」楊悅盈漫不經心地用手指捲弄著自己的頭髮。

「無其他辦法？」我問。

「有……」她轉向賴智勇道：「你而家即刻覆，如果你死咗，
就代表我哋可以Ignore個Message。」

賴智勇雖然猶豫了一下，但係居然蠢蠢欲動地想拿起自己的電

話，我馬上一手按著他制止了。

現在情況太混亂了，連誰死了誰生存都還不明朗……而且，我覺得楊悅盈也有點不妥。

「你跟我過嚟。」我取走了賴智勇的電話，站起來對楊悅盈說。

她冷冰冰地看著我好一會，才拿著自己電話站起來，我跟她走進了周Sir睡房關好門。

楊悅盈坐在床上，垂低頭望著自己的裙子，不停用手指刮著裙上的血漬。

「你做乜嘢？」我問。

這時柯志恆在已讀不回死全家中表示：

*我無覆過區家純，而家無事
大家可以放心 19:42*

同樣被楊悅盈秒回了：

唔好信佢，等埋我 19:43

接下來她關了電話熒幕，一言不發，只是繼續弄著裙上的血漬。

「我知而家我哋對成個情況都唔清唔楚……但係點解你……咁堅持要用自己做白老鼠？」


她停了手，依然沒有理會我，而是望望時間。

「仲有幾分鐘……如果一陣我死咗……」

楊悅盈終於抬起頭，指向我手上賴智勇的那部電話。

「你就幫佢Quit咗個Group。」

我呆了一呆——似乎意識到她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一時間未能接受，低頭望向手上的電話……

剛好看到現在時間是19:45。

還有一分鐘。

楊悅盈重新垂下頭，一言不發。

我雖然覺得楊悅盈不會有事，但……萬一……

轉身打算離開房間。

「唔好走……」楊悅盈叫住了我。

我輕嘆一口氣。

回頭走到她身旁坐下。

「無事，唔使驚。」放低電話握住了她的手，感到她在顫抖。

「記住。」楊悅盈望向賴智勇的電話再三叮囑。

我沒有任何表示，只是繼續牽著她，跟她一起望著電話上的時鐘。

19:46。

沒事發生。

我鬆一口氣，笑著望向楊悅盈——

——發現她面色比剛才更難看，彷彿很失望一樣。

她甩開我的手，用力揉著雙眼。

我用自己電話打開已讀不回死全家Send出語音：

*「楊悅盈無事，大家唔好覆區家純個Message
柯志恆條仆街想借呢個機會殺死你啦」 19:46*

還馬上拍了一張楊悅盈的照片Send出去，再打字多問一句：

*邊個無事嘅……
唔該，真係同我報一報數…… 19:46*

雖然我們所有人都平安無事，但這就反證了區家純已死吧？想

到這裡，我全身乏力往後躺到床上；楊悅盈則站起來，一臉陰沉地走向房門。

「走喇……我唔想再留喺度……」留下這麼一句，她就出去了。

我躺在床上，又再開始思考為甚麼她會叫我替賴智勇Quit Group……剛才一閃而過的想法——

——不……我用力眨著眼，強逼自己不再思考這件事；那個想法太沒有根據了。

然後腦海又浮出Admin的一句話：

你知道周世文老師和陳佩珊每晚都在這裡幹點甚麼嗎？

225

而我正好就躺在周Sir床上，厭惡感油然而生……

回到廳時我見楊悅盈跟賴智勇已在收拾東西；周Sir繼續頹坐在梳化上，陳佩珊伴在他身旁。

「楊悅盈話走喎……一齊？」賴智勇對著我問。

我點點頭。

陳佩珊交替望著周Sir和我們三個，正在猶豫是否要跟我們一同離開。


「你留低啦，唔使一陣落街打個轉又上番嚟。」楊悅盈不留情面的道，陳佩珊的臉蛋馬上變紅，一副尷尬相。

「吓？」賴智勇沒搞清楚情況。

其實我很想知道楊悅盈是怎麼發現周Sir跟陳佩珊的關係，畢竟就連Admin都叫我向她求證。

可是，她一言不發地打開門走了，賴智勇向周Sir道別，我向陳佩珊投以一個厭惡眼神，然後兩人一起跟上了楊悅盈。

不知何解，楊悅盈從剛才開始就彷彿散發著一層負能量似的，在升降機裡我和賴智勇都不敢講半句話。



去到地下，楊悅盈走在前方，我們兩個有如做錯事的小孩一樣低頭默默跟著，直至回到車站，賴智勇才猛然想起甚麼。

「呀，何晞賢……」他問我：「我個電話——」

「電話畀何晞賢Keep。」楊悅盈頭也不回地說了一句；賴智勇聳聳肩，沒有再說下去。

我查看一下Group，報數的人——連賴智勇及陳佩珊在內——只有4個；加上沒有報數的我、楊悅盈及周Sir……

……還有柯志恆，我幾乎可以肯定他還生存……

我們班連周Sir在內，只剩8個人……

楊悅盈帶著我們去到的士站。

「我返廣源邨……你哋呢？」賴智勇上車前問我們。

「我……第一城。」我轉向楊悅盈問道：「你去瀝源？」

「我跟你返屋企。」她淡淡然說了一句，然後就開門上了車。

賴智勇以一個有點曖昧的眼神盯了我一眼；我感到既無辜、又驚訝，無言以對。他對我揚一揚眉，然後走到前座上了車。

我唯有到後座跟楊悅盈一起。

「師傅唔該……先去沙田第一城，然後再上廣源邨。」賴智勇扣上安全帶，司機很快就開了車。

——跟我返屋企……要不是現在這種情況，如果有女孩主動這樣說，我一定會很興奮、猶豫、害怕，再拒絕；但現在……

誤會了我跟楊悅盈關係的賴智勇，故意回頭看了我跟楊悅盈一眼，再對我調皮地吐一吐舌頭。

而楊悅盈托頭望著外面街景，似乎絲毫沒有跟我解釋的打算。

我跟楊悅盈下車後，賴智勇對我們揮手道別。

「你……認真？真係去我屋企？」待的士駛走，我就問身旁的楊悅盈。

她抬頭歪著腦袋望我，沒有回答。

現在是人們下班回家的時間，街上人來人往，有的走過時會好奇地對我跟楊悅盈行注目禮。在他們眼中，能否看出我們正在經歷甚麼呢？

沒有辦法，我唯有當楊悅盈默認了，於是帶著她慢慢走到我住的那一座，認得我的保安馬上把大門打開。

平日沒有跟他聊過天，但畢竟每日都見面，我向他點頭打一下招呼，楊悅盈一言不發地跟在我身後。

「你捨得講嘢未？」走進升降機、按好層數後，我終於對一直保持沉默的楊悅盈開始不耐煩。

但她仍然只是搖搖頭。

「屌……」升降機門一打開，我就氣沖沖走向自己家門，楊悅盈也急步跟在後面。

我拉開沒有上鎖的鐵閘，用鑰匙打開木門，讓楊悅盈先進去後把門關好，鎖上。

她脫了鞋子後走進客廳，跟坐在梳化上玩電腦的何晞媛打了個照面——楊悅盈的出現使姐姐表情愕然了一下，但很快就轉化成了一個甜甜的微笑，對楊悅盈「嗨」了一聲。

楊悅盈無視了她，逕自走到睡房那邊打開門——

「隔離房呀！」她打開的是姐姐的房門，我大聲對她說；於是她關上門走進了我房間裡。

我走進廚房拿了罐汽水，「嗞」一聲打開，回到客廳坐在姐姐身邊，想跟她聊聊天。

「女朋友？」姐姐把擱在腿上的電腦放到一邊，靠到我身邊熱情地問。

「竊撚線……」我邊說邊瞥向她的電腦熒幕，發現她在



Facebook上閒晃著。

「幾Cute啲，同學嚟？叫咩名？」她繼續追問：「唔怪得你近排奇奇怪怪咁……鬧交？」

「唔係呀仆街……」我喝了一口汽水，不忘警告她一句：「聽日阿爸阿媽返嚟，你唔好同佢哋亂講嘢呀……」

「得！」姐姐用兩隻食指放在嘴巴前打了個交叉：「我等你自己介紹佢。」

「唔好再講呢個話題住。」我其實有要事想問她：「其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嗯？」

「如果……如果你懷疑犧牲自己可以救番啲同學……朋友……你會點做？」

「吓？」姐姐皺起眉頭，不知道是覺得這問題怪怪的、還是正在思考：「睇情況啦……」

——情況……情況就係我唔可以同你講係咩情況……有口難言的感覺……使我相當難受……

「做咩呀？激鬻女朋友，佢要你犧牲自己？」她壞笑著，用手肘輕碰一下我。

「屌……語無倫次……」姐姐只是環繞著「女朋友」這個話題，弄得我不想再跟她說話；離開梳化回房時，她竟然跟著我。

打開房門，裡面窗簾拉起了、沒有開燈，單靠客廳透進去的光線我隱約見到楊悅盈在我床上；我熟悉地伸手向門側那個燈掣——

「唔好開燈。」楊悅盈倏地說道。

我當然沒理會她，照樣按掣開了燈。

淡黃色的燈光突然出現，楊悅盈睜起雙眼，用右手擋在眼前；她雙手抱著膝坐在我床上，縮了在最裡面的角落處。

姐姐兀突地開始自我介紹。

「Hello！我叫何晞媛——」

「Sorry……無人想知，畀我哋抖抖先……」我打斷了她的話，雙手按著她肩膀以防她走進來，然後在她面前關上了房門。

「熄燈……」楊悅盈以近乎哀求的口吻道。

我不予理會，只是在書桌旁的椅子坐下。

「熄咗佢……唔該……我諗唔到嘢……」雙眼習慣了光線後，她放下了擋著光的手，但依然堅持要我關燈。

「你話咗畀我聽你諗緊乜先。」我正身向著她，雙手翹起：「點解要叫我幫賴智勇Quit Group？你又做乜無端端十問九唔應？」楊悅盈不知從哪裡掏出羅彥輝的電話，隨手一拋丟到床上。

「你重新睇一次佢啲WhatsApp記錄……再諗下Admin講過嘞乜嘢……你就會知佢Target嗰四個人——關鍵人物——其實係邊四個。」

她繼續抱膝坐著，我發現她雙眼開始變紅。

剛才楊悅盈叮囑我，如果她因區家純的Message而死，就替賴智勇Quit Group時，我閃過的念頭是：她認為自己跟賴智勇才是最後兩個關鍵人物。

我完全不明白她怎樣得出這個結論。唯一肯定的是，她真心想賴智勇死：幾天前她還在懷疑Billy是關鍵人物時，楊悅盈只是模稜兩可地叫我幫手殺死Billy；但這次對賴智勇卻是清晰明確地叫我替他Quit Group。

「你睇下啲Message……」楊悅盈指著羅彥輝電話。

我靠前一點從床上拿過電話。

「我一開始以為『關鍵人物』就係欺凌者……」楊悅盈開始解釋：「直至今日Admin更新咗情況之後，證實咗唔係，然後我就一直諗……究竟係邊四個人？」

我望向楊悅盈，她那雙烏黑的瞳孔無神地放著空。

「你喺阿輝個WhatsApp度搵女班長啲Record出嚟。」

我終於打開了羅彥輝的WhatsApp——儘管做好了心理準備，但見Billy他們幾個臨死前Send過來的Message，內心還是揪痛了一

下。

找著Elaine的名字……見到「6A胡綺玲」後按進去；只有一條羅彥輝在7月21號Send給她的Message：

不开心……有空嗎？ 10:24

Message旁邊是個雙藍剔，下面沒有任何回覆。

我不知道Elaine跟羅彥輝原來有交情，但又覺得不是那麼出奇：Elaine一向都會像個大姐姐一樣主動關懷那些內向、寡言的同學；事實上，我就是因為這樣才跟她成了朋友。

「睇到未？女班長第一日死；Admin話第一日死咗一個關鍵人物，吻合。」楊悅盈聲音有點沙啞，她清一清喉嚨後繼續說：「然後你拉低少少睇鄧鐵雄啲Record。」

我開始用手指掃熒幕時，楊悅盈叫停了我。

「睇最後一條Message，唔好睇埋上面啲……」

7月23號，羅彥輝Send了Message給鄧鐵雄；跟剛才一樣，被鄧鐵雄已讀不回：

有時間嗎，想見面聊聊 13:20

「鄧鐵雄係前日同其他人一齊死，所以尋日Admin報告再有一個關鍵人物死亡，吻合。」楊悅盈深深吸了一口氣：「到今日Admin話過，佢每日都喺度畀緊提示我哋……你有無諗起啲乜嘢？」

「佢除咗每日報告咩人死咗、點死、同埋重新講啲規則之外，唔係日日講嘅嘢都唔同？」的確，我只想起這數點。

楊悅盈點點頭，看著自己電話熒幕，然後讀出了一段我們最近每天都會看到一次的文字：

「大家好！關懷同學由WhatsApp做起！

讀後回覆是基本禮儀，已讀不回的人都去死吧！」

我內心一顫，開始找出賴智勇跟羅彥輝的Chat Record。
楊悅盈見我快速掃著電話，知道我已經明白，因此沒有作聲。
羅彥輝7月21號Send給賴智勇——然後被他已讀不回——的
Message是：

上班不開心
令我想起很多事，不開心 20:48

我深深嘆了一口氣，準備打開最後一個要查看的對象。
「最後……你睇——」
「得。」我打斷了她。
不知何故……我不想聽到她親口說出來。
打開楊悅盈和羅彥輝的Record，羅彥輝在7月20號Send了一連
串Message：

在嗎？ 18:34

好不開心 18:34

有空見個面嗎？ 18:35

好久不見了 18:50

最近有在忙甚麼嗎？ 18:51

班上的同學怎樣了 18:51



在做甚麼 19:24

回家了沒有 19:36

明天下午有沒有時間 20:12

你忙完就覆我一下吧！ 20:18

能不能找天出來，我想和你聊聊天 20:49

232

跟Elaine、鄧鐵雄同賴智勇一樣，這些Message全都雙藍剔了；唯一分別是楊悅盈有回覆：

OK呀，你想幾時出嚟？ 13:43

但楊悅盈回覆當日已經是7月26號——羅彥輝自殺的三日後。看到這裡，我終於忍不住望向楊悅盈。

她眨眨眼，淚水開始流出，兩行淚水沿著臉頰滑到她下巴。

「咁唔代表啲乜嘢。」我口是心非的道——其實……我也知道她這個說法比「關鍵人物」=「欺凌者」一說更有說服力。

把羅彥輝電話熒幕關掉，放在書桌上。

「咁已經好足夠……」楊悅盈哽咽地反駁。

「足夠咁你點解唔自己Quit咗個Group佢？」我有點不忿：「你唔係話呢一兩日唔好輕舉妄動就無事喇咩？做乜而家又咁想死？」

隨手拿起其中一部電話——我也不知道是我、賴智勇還是羅彥輝的——隨手往楊悅盈丟過去。

「你幫賴智勇Quit撚埋佢吖！咁咪搞掂囉係咪呀？」

楊悅盈沒有出聲，只是低著頭啜泣，淚水不斷滴在她沾滿血漬

Day 5

的裙上。

我忽然間又生不下她的氣……

爬到床上，肩貼肩坐到楊悅盈身邊。

她把頭靠在我肩上。

我們兩人都沒再說甚麼。

36 Unread Messages ✓✓

楊悅盈靠在何晞賢肩上，淚水忍不住不停淌出。

她知道只要自己跟賴智勇死掉後，已讀不回死全家就會完結，但她下不了決心……

沒有勇氣害死賴智勇，更加沒有勇氣去死；楊悅盈甚至乎覺得，如果剛才她因為已讀不回區家純的Message而被Admin爆頭，對她來說反倒是個解脫。

電話響起，用手抹一抹眼淚後查看，Admin又Send了Message給她：

想清楚了嗎？（笑） 21:32

身旁的何晞賢也看到這個Message，他皺一皺眉拿過電話，開始讀著之前楊悅盈跟Admin的對話。

楊悅盈回憶起剛才Admin跟自己說的事。

剛才她在周Sir家中查看羅彥輝WhatsApp記錄、開始懷疑自己就是關鍵人物時，Admin竟然WhatsApp了她。

從它口中得悉，他們可以把Admin Send Message的對象轉移給其他人；楊悅盈雖然很想知道是誰把這個燙手山芋交給自己，但Admin提醒了她一點，讓她不能釋懷：

*你們都想等那個女人幫忙解決這件事對嗎？
有沒有想過我可以在規則上加入時間限制呢？（笑）*

——時間限制？楊悅盈反問。

*例如：「12小時內未能達成勝利條件，6A班全員死亡」？（笑）
那麼你清楚自己的處境嗎？*

你敢犧牲自己救回其他同學嗎？
還是會設法成為最後兩人呢？

——我……

楊悅盈不知道。

——唔會畀你得逞；收皮啦你。

但仍然逞強地回覆。

雖然如此、雖然她一直想盡辦法避免全班只剩兩人的局面，但如果要她犧牲自己……

楊悅盈發現自己還是相當恐懼……

早年的經歷使她覺得，不管發生甚麼事，只要自己有能力都要幫助其他人；只要肯行動，就一定能帶來改變。

可是，要她切切實實地用**自己性命**來交換的話……

「唔好理佢……」何晞賢把電話還給她：「條友只係想擾亂我哋，等我哋繼續互相殘殺……」

然後他爬到床尾，從書桌拿回自己的電話。

「佢頭先同我講，陳佩珊同周Sir有路……」他給楊悅盈看自己跟Admin之間的Chat History：「佢想激慫我等我对周Sir或者陳佩珊出手……但係如果我咁做，我會過唔到自己啲關……」


楊悅盈抬起頭，望向何晞賢。

「所以，就算你講嘅嘢無錯……就當你同賴智勇真係剩低嘅兩個關鍵人物……」何晞賢苦笑一下，伸手替她拭去臉上殘留的淚痕：「……我都唔會畀你哋有事；你唔好再亂諗嘢。」

何晞賢直接用楊悅盈的電話回覆了Admin：

諗得好清楚

楊悅盈唔會犧牲，我哋亦都唔會畀其他人再死 21:38



「彈佢走，唔好畀佢再影響你。」把電話還給楊悅盈時，何晞賢如此說。

「……轉畀邊個？」

他沒有回答。

「柯志恆？」楊悅盈問——第一個想起的人就是他。

「呃……」何晞賢有點不好意思：「其實Admin一開始係搵我，然後我就係彈咗畀柯志恆……」

「嗯？」

「跟住——如果我無估錯——轉畀你嘅人就係柯志恆……」他雙手合起放在嘴巴前，一邊想一邊說：「就算轉番畀佢，我覺得佢一樣會針對你，好快叫Admin搵番你。」

「周Sir？」楊悅盈再提出另一個人選——第二個想起的人：「佢同陳佩珊一齊……應該唔會有事？」

何晞賢聳聳肩，似乎沒有意見。

或者……他只是不想再多作考慮？

反正現在的楊悅盈覺得好累，不願再動腦了。

所以她趁Admin未再回覆前再追加了一個Message：

唔好再搵我，你有咩就同周Sir講 21:41

楊悅盈放下電話，覺得稍為鬆了一口氣。

當然這純粹是心理作用——她是關鍵人物、是Admin的目標這一事實，完全沒有改變過。

「你係點發現……周Sir同陳佩珊嘅關係……？」

但楊悅盈不想再說話了。

她搖搖頭，抱著何晞賢手臂，再次靠到他肩膀上。

閉上眼想休息一會……

Day 5

沒多久，何晞賢就發現她睡著了……

37 Unread Messages

周世文老師你好

可以加入這個遊戲，是不是很興奮呢？ 22:15

周世文收到Admin Message時，眼前一黑，覺得自己快要崩潰了。

坐在梳化望著這兩行字，不敢相信自己現在的處境。

從小志願就是成為一個春風化雨、熱血教師的他壓根兒沒有想到，只消兩年時間，學校就使他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

跟學生關係良好，在學生眼中可能他真的是個熱血教師。

但他骨子裡明白，無論是學業、感情，甚至同學之間發生的問題或衝突，他都會以明哲保身為前提，按著學校的指引去幫學生處理以及解決問題——所謂解決，一般指息事寧人，事實與對錯並不重要。

但這次……在一個會喪命的情況下，他竟然被迫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

剛洗完澡的陳佩珊頭髮微濕，只穿著一件單薄T恤從浴室走出來，見周世文還是一臉煩惱，就走到他身旁抱住了他。

「阿Sir……唔使擔心……我哋一定會無事。」陳佩珊聲音很溫柔甜美，同時感覺到她身體、胸脯壓在自己身上……很軟、很溫暖，她長髮上散發著香氣……如果在平日，周世文會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佢Send Message畀我……」他把電話遞給陳佩珊，她看到Message後又驚慌又擔憂。

「使唔使話畀楊悅盈佢哋聽？」

周世文猶豫了：楊悅盈一直因為羅彥輝那件事，對自己抱著敵意，這個丫頭會不會趁機對自己不利？

可是，羅彥輝欺凌事件的處理方法根本就與他無關，這類事件，按照校方的指引——

又收到一個Message：

溫馨提示：老師你的回覆限制時間是10分鐘 22:23

周世文嘗試求饒：

你係咪真係羅彥輝？

對唔住，可唔可以放過我？ 22:24

Admin秒回道：

放過你？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笑） 22:24

如果你不想理我，可以指明一個學生把我轉移過去
但……關愛學生的老師應該做不出這種事吧？ 22:25

「快啲……快啲轉畀其他人啦。」陳佩珊皺起眉對周世文道。
然後Admin彷彿能聽到陳佩珊的話一樣：


陳佩珊，可以讓我們男人之間私下對話嗎？（笑） 22:26

她愕然望向周世文，他點點頭，陳佩珊只好回了房間。
聽到房門關上後，周世文馬上問了Admin一句：

我轉畀任何一個人都得？ 22:28

當然了！只要你指名，我就不會再煩你 22:28

——楊悅盈或者何晞賢。周世文覺得他們兩個可以應付得了，考



慮著應該選誰……

要不要轉給你的陳佩珊呢？ 22:29

唔好亂講！ 22:30

——兩年前，周世文成為了4A班班主任，第一次見到陳佩珊時已經被她深深吸引住，以致他之後不由自主地主動接近陳佩珊，兩人慢慢產生感情，最後瞞著所有人變成了情侶……

Admin再追問：

想清楚了嗎？ 22:31

——跟陳佩珊相處時很快樂，他們兩人都深愛著對方；周世文知道自己一定不會做出對陳佩珊不利的事。

*你為了她已經賭上了自己的教師生涯
難道要連命也押上去嗎？ 22:32*

——的確，如果他們兩人的關係被揭穿，陳佩珊頂多只會被退學，但周世文自己則……

如果係為咗佢，我唔怕 22:33

他這樣回覆後頓感豁然開朗——縱使被迫加入已讀不回死全家，但他依然有著一個自己須要保護、甚至可以為之不惜一切的人。而且，他已經決定好轉移的對象是誰。對何晞賢有點歉意，但周世文決定轉移給他——他一直都跟楊

悦盈一起領導著大家，想必可以應付到Admin。

——你同佢睇賢WhatsApp啦，唔好

這句還未打完，Admin又來了一個Message：

愛情的力量真偉大……
但你確定她對你也是如此嗎？ 22:34

周世文正在打字的手指停了。

當然他也有過這個懷疑，畢竟陳佩珊是校內的女神級學生，她有其他追求者，甚至有過其他男朋友，都不是甚麼匪夷所思的事。但他信得過陳佩珊：

你條仆街唔好亂講！ 22:35

不要動氣，我也不知道她的想法 22:36

——無可能！周世文心裡吼道。

女人——尤其是她這種女人，最擅長的就是操控男人來保護自己
你今天入Group後一直像個窩囊廢一樣……你覺得陳佩珊會有甚麼
想法？ 22:37

——一定係佢亂講，Admin只係想令我亂諗嘢……他不斷告訴自己。

你咩意思？ 22:37

抱歉，我多言了（笑）

這些私人話題還是你們兩口子自己慢慢聊吧！ 22:39

周世文思緒有點紊亂——自從被加入已讀不回死全家後，的確全日都在惶惑不安；他打算快點把Admin轉嫁給何晞賢後，自己冷靜一下。

何晞賢……

何晞賢？

何晞賢——

倏地想起前天，當他知道全班同學都回了學校，走到課室發現那處變成了一個人間煉獄時……

他看到何晞賢抱著陳佩珊。

——無可能嘅……就憑何晞賢呢種人……

你係咪想暗示陳佩珊同何晞賢……？ 22:40

我甚麼都沒有暗示，甚麼都不知道！

正如我所說，我只是關心你而已（笑） 22:41

還有，當日在他們過了隔壁課室後，陳佩珊還一直陪伴著不省人事的何晞賢……

周世文開始有點沮喪、憤怒……

你同我講清楚 22:42

你還是趕快把我轉走吧

黑著臉的老師好恐怖（笑） 22:43

陳佩珊同何晞賢做過啲乜？ 22:44

甚麼都沒有做，他們倆之間比水還要清白

至於其他問題，就問你的陳佩珊寶寶吧！ 22:45

腦袋一片空白，他隨手把電話丟在梳化上，走向房間打開門。

陳佩珊俯臥在床上用電話打著字，一看到周世文，有點狼狽地關掉了電話熒幕，對著他微微一笑。

「做緊乜？」周世文急步走過去想搶走她的電話。

「無嘢呀！」陳佩珊感到勢色不對。

但周世文搶先一步，用蠻力把電話搶走了。

——鎖住咗……陳佩珊的iPhone設了密碼。

「密碼係乜？」周世文嘗試溫和地問。

「做乜呀？畀番部機我！」陳佩珊緊張地咁爬起來想拿回電話，但周世文伸手一下擋住了她。

這時電話的Lock Screen上彈出一個Notification：

Facebook Messenger

Hei Yin Ho has sent you a message!

——我為咗你無端端惹咗壇咁嘅嘢上身……你竟然……！

「你頭先同何晞賢傾緊偈？」本來想心平氣和地問，但他忍不住大吼起來。


「做乜啫！同何晞賢傾偈有乜問題？」陳佩珊雙眼開始變紅，語氣也激動起來。

「幾時開始？」

「畀番部電話我！」

周世文狠狠一推把陳佩珊推倒落床，騎在她身上把她牢牢壓住。





「你想點？」陳佩珊一邊掙扎一邊罵。
他嘗試拉她的手過來用指紋解鎖，才發現她根本就沒有設定指紋。

「你畀我睇一睇你同何晞賢傾過啲乜先……」
「關你乜事！竊咗線呀？」陳佩珊開始流眼淚，但語氣依然倔強。

——我竊線？

啪！

用力掌摑在她臉上，報了今天受何晞賢那一掌的仇。

啪！

陳佩珊馬上反手扇了周世文一巴掌。

「點解楊悅盈同何晞賢佢哋可以咁冷靜，你就成日喺度發癲！」
陳佩珊左臉紅了一大片，流著淚的雙眼充滿怨恨地望著周世文。

她開始說些不堪入耳的話來辱罵他。

周世文忽然覺得這個女孩的聲音又吵耳又煩人……

——唔好再提何晞賢住……等我冷靜下先……

他一手握著陳佩珊的頸項，另一手狠狠按著她嘴巴。

——終於……

終於暫時使她靜了下來，他乾脆雙手都放在她脖子上用力握緊。

——終於靜番少少……

陳佩珊喉嚨發著難聽的聲音，雙腳不斷踢著他後背，兩手用力抓緊他手臂，指甲深深陷到他皮肉裡面。

——唔好嘈我住……

周世文雙手再使力。

——你條八婆……

陳佩珊像個洋娃娃一樣軟癱在床上，雙眼變得血紅，舌頭半吐出來，但總算不再發出惱人的聲音了。

Day 5

望向她的電話，還是無法解鎖，但周世文想到一個方法——
他先把Admin轉去給何晞賢……這小子今天一直目中無人，是時候分擔一下自己的苦惱了。

然後拿出了陳佩珊的SIM卡換到自己電話裡，登入了她的WhatsApp帳戶，找出何晞賢的號碼，然後——

想見你，可以出來嗎？ 22:56





38 Unread Messages ✓✓

睡得正酣的楊悅盈抱著我手臂，身體放軟地倚在我身上。

我有點緊張，心臟劇烈跳動著；記憶中除了小時候的何晞媛，我基本上未試過跟其他女孩有如此親密的接觸。

低頭偷看一眼：楊悅盈閉著雙眼，兩行眼淚已經乾掉，胸脯隨著呼吸緩和起伏著。

放在一旁的電話上顯示著22:15，原來我們維持著這個動作已有半個多小時。

我小心翼翼地把手穿到她背後，輕輕把她抱起——她比我想像中要輕得多——把她放好在床上蓋上被子，然後就拿著我、她及賴智勇的電話，關掉燈悄悄離開了房間。

從父母房間拿了枕頭和被來到梳化，還在玩電腦的姐姐瞥了我一眼，皺起眉頭。

「男女朋友趕咗出嚟？」她煞有介事地問。

我懶得再說，把枕頭和被放在她身旁的空位，再掏出三部電話。

「玩電腦返入房吖……我想喺梳化度攤下……」

姐姐不滿地「嘖」了一聲，但還是乖乖地坐到地上，背靠著梳化，把空位讓給我。

我放好枕頭後就躺在梳化上，三部電話擺在枕邊。

「做錯咩事？」她繼續鏗而不捨地追問……

好煩……我決定先順著她意，以免多作解釋。

「算啦……唔好提喇。」我伸一下懶腰：「你聽日自己問佢。」

我本以為這樣默認楊悅盈是我女朋友，姐姐就會放我一馬；沒想到她聽我這麼一說，立即放下了電腦，如獲至寶地轉身過來伏在梳化邊對著我。

「係咪你同學嚟？佢叫咩名呀？」我已經分不清她這是在關心我還是好管閒事了：「一齊咗幾耐？」

「佢叫楊悅盈，同我同一班……其他嘢……遲啲再講啦，我眼

喇。」我其實全無睡意，這樣說純粹想她閉嘴。

「仆街仔……」姐姐狠狠地彈了我額頭一下：「人咁係咪知你唔開心，專登上嚟陪你……？佢……都應該識張允行？」

——允仔……

「喂，你有無衫可以借畀楊悅盈？」我不想再提起這件事，所以說點別的話題：「我驚佢聽朝瞓醒，想沖個涼換件衫……」

「衫呀……？」姐姐站起來，喃喃自語著走回房間，而我也終於享有一刻安寧。

這時我留意她的MacBook上開著一個Facebook Page，內容盡是些奇怪荒誕的都市傳說。

心血來潮拿了她的電腦，在Search Bar鍵入了Nick Cheung——允仔——發現原來允仔早已Sent了Friend Request過來，但何晞媛一直沒有Accept。

我趁姐姐還未出來，馬上按下了Accept，然後打開Messenger：

Charlotte Hohw：

Sorry……如果我早啲發現到就好 22:26

如果何晞媛發現我用她Facebook Accept別人——還要是一個已故的人——的Friend Request，她多半不會放過我。


但我好想幫允仔這個忙。

雖然微不足道，而且於事無補……

我輕輕把電腦放回地上，腦海不斷回放著跟Billy、允仔他們一起玩耍的片段……

「我啲衫佢未必啱著嘞，佢咁細粒。」姐姐聲音從房間傳出，把我拉回現實。

——求撚其啦……我嘆了一口氣。



「唔緊要啦，咁由得佢。」

話畢，我查看一下電話，發現陳佩珊在兩分鐘前Send了Facebook Message給楊悅盈。

一想起她還在周Sir家中，我就沒心情看她說了點甚麼，於是直接用自己的Messenger通知她：

Hei Yin Ho :

楊悅盈部電話喺我度
佢瞓咗喇，有咩事聽日再搵佢啦 22:36

反正不會回覆，Message Send出之後——

Rita Chan Pui Shan :

頭先Admin WhatsApp緊周Sir……
佢話可以將個對話轉畀其他人，係咪真㗎？ 22:36

——為了周Sir她竟然秒回我；我苦笑著回覆：

Hei Yin Ho :

係呀 22:38

Rita Chan Pui Shan :

而家楊悅盈仲同你一齊？ 22:39

還是不想她誤會，我不爭氣地撒了謊：

Hei Yin Ho :

唔係，各自返咗屋企 22:39

Rita Chan Pui Shan :

我見佢走個陣面色唔係咁好……

佢無乜事吓嘛？ 22:41

「我放咗喺你床上面。」姐姐的聲音傳來，我點點頭。
然後她就回到我身邊坐在地上，拿起電腦繼續看她的都市傳說，絲毫沒有發現我用她的Facebook Accepted了允仔。

Hei Yin Ho :

無事，唔使擔心 22:42

249

Rita Chan Pui Shan :

今日周Sir全日都好好似好唔妥咁……

我有啲擔心佢 22:43

——仆街……周Sir點樣唔關我事……

Hei Yin Ho :

哦 22:43

Rita Chan Pui Shan :

多謝你……嗰日如果唔係你

我已經Send咗Message畀羅彥輝 22:45

Hei Yin Ho :

唔使客氣 22:45

陳佩珊對我彷彿有種無形的魔力：一方面我不想再理會她，但





手指卻不受控地停不下來：

Hei Yin Ho :

你介唔介意我問下你……
你點解會同周Sir一齊？ 22:47

這樣問完，她輸入中……好幾秒後就停了下來，似乎決定不再回了。

也罷。

已經習慣了她的已讀不回……老實說我現在才不稀罕她回覆……

「喂……你瞓未㗎？」我一邊問姐姐，一邊把三部電話音量調到最高。

她搖搖頭。

「如果一陣電話響又嘈我唔醒，你即刻攞醒我。」我想閉目養神，但生怕像昨晚那般一睡不醒：「如果你要瞓，都同我講聲先。」

「嗯。」她爽快答應。

「記住叫我呀。」深諳她性格的我再強調。

「得喇。」

我閉起雙眼，但數分鐘後又聽到WhatsApp的提示音：

何晞賢，我們又碰上了！ 22:54

……Admin？周Sir居然瞬間就把它轉到我這裡？

無名火起：回答完陳佩珊的問題後她就不再理會我，還馬上叫周Sir把Admin送回我這裡？

忍不住對Admin洩忿：

食屎啦你，仆街㗎家劇 22:55

當初我害怕得連在Group裡問Admin問題都不敢，現在倒是覺得有一個可以讓我隨便辱罵洩憤的AI，是一件不錯的事……

何同學，無意義的謾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相比這個，我告訴你一個重要情報吧！ 22:56

唔撚想知呀，屌你老母 22:56

然後我電話上方出現一個Notification——收到一條來自陳佩珊的WhatsApp：

251

想見你，可以出來嗎？ 22:56

我和楊悅盈都有再三叮囑過他們不要用WhatsApp，而且……這Message的感覺跟Facebook Messenger裡的她大相逕庭。
猶豫著要不要回覆時，Admin又說了一件使我陷入混亂的事：


何同學，我重申，無意義的謾罵終歸是無意義的
不過，怎樣也好
周世文老師剛剛在家裡殺死了你女神陳佩珊 22:57
(笑) 22:57

不幸地我竟然偏向相信Admin……因此我馬上詢問：

而家WhatsApp緊我嗰個係咩人嚟？ 22:59

縱使Admin是個邪惡的殺人AI，但至少在我認知中它從來沒有說





過謊，加上剛才一剎那的懷疑，我……幾乎能肯定那個WhatsApp不是出自陳佩珊之手。

那就是說……陳佩珊真的死了……？

我內心一沉，但按此推論下來，Send Message給我的人多半就是周Sir，只是我不清楚他的用意。

我用楊悅盈電話嘗試打給周Sir，但電話沒有接通。

*如果你不相信我，而又不怕冒生命危險的話
就回覆她吧（笑） 22:59*

252

同時「陳佩珊」見我沒有回覆，又來了另一個Message：

*周Sir好像有點不妥，我很害怕……
還是你比較可靠…… 23:00*

——兩個都好煩……我開始考慮先把Admin彈走。

按剛才的情況來看，柯志恆和周Sir幾乎立馬會把Admin轉回來給我；至於其他同學……這幾天我甚少跟他們接觸，但經歷了那麼多事情，不肯定他們精神是否還承受得了。

咪撚煩，你轉去洪諾言度 23:03

*單獨聊天就是為了認識你們
你叫我找個死人有甚麼意思？（笑） 23:03*

——唔可以轉去死人度……我心存僥倖地試探一下：

咁轉去陳佩珊度 23:04

回覆同上 23:04

「仆街……」我心裡一陣刺痛，但強逼自己保持專注力……

「做乜？又畀啲補習Group拉咗入去？」聽到我對著電話罵了一句，姐姐隨口問。

我沒理會她，同時決定了下一個目標：

咁你去搵周Sir 23:05

我做好心理準備，頂多十分鐘之內周Sir就會把Admin「歸還」給我，又或繼續裝成陳佩珊跟我WhatsApp，更可能兩者同時進行。

如果陳佩珊真的已經死了，那裝她來WhatsApp我可不是說笑的……我不明白周Sir為甚麼要這樣做……難道是因為我早前扇了他一巴掌？

Admin接下來的回覆使我覺得自己犯了個錯誤：

沒想到你是這麼毒辣的人（笑）

我看到你都開始有點害怕了！ 23:06

——甚麼意思？

果不其然，又收到「陳佩珊」的WhatsApp：


我想離開周Sir這裡……

今晚可以去你家嗎？ 23:07

「做乜成晚電話係咁響？」姐姐忍不住問。

「呃……班會有嘢傾……」我胡謔道：「傾啲準備開學嘅嘢……」





這會是柯志恆的詭計嗎？不難想像柯志恆會對周Sir說出「要與他成為最後倖存者」這一類廢話……只是我覺得周Sir不太可能會接受……

過來接我可以嗎？我好想你 23:09

Admin說陳佩珊是周Sir殺死的，難道……他想親手把我們逐一除掉？

畢竟允仔也幹了類似的事。

換句話說，周Sir這樣做，其實是想我死？

那天你抱著我時……我感到很有安全感…… 23:13

我愈發覺得心寒……同時又慶幸自己發現得早。

Admin已經沒有再找我，但WhatsApp仍然不斷收到「陳佩珊」的Message；我看著不停彈出的Notification，完全不敢進去看。

如此的Message轟炸持續了約十分鐘後，周Sir才放棄了。

正當我想舒一口氣時，Admin在已讀不回死全家發言：

*對各位的第一輪指導了解已經完成
接觸到幾位很堅強的同學，他們都生存下來了
我很高興 23:25*

幾位同學……指的應該是我、柯志恆及楊悅盈……？

柯志恆第一個反應過來：

乜嘢叫「第一輪完成」？ 23:26

Day 5

就是字面的意思（笑）
第二輪我會重新隨機抽選你們一位作開始
敬請期待！ 23:27

重新隨機抽選……

心血來潮，再打一次電話給周Sir，仍然接不通。

我忽然寒一寒，那個想法又再湧上心頭：直覺感到自己犯了錯，但又說不出是甚麼……

人數-1。

隨著人數減少，過濾掉多餘的訊號後，它的工序省卻了很多；一邊運算著，一邊看著周世文無頭的屍體。

一邊看著柯志恆詭譎的笑容。

一邊看著梁家豪等幾個同學憔悴不安的眼神。

一邊看著何晞賢、何晞賢和何晞賢：他眉頭緊鎖，似乎察覺甚麼，又再嘗試撥電話給周世文。

試了好幾次後才終告放棄。

剛才看到何晞賢身旁有個少女，它並沒有她的資料，但從兩人的對話中知道，她叫何晞媛，是何晞賢的親姊姊。

不屬於6A班這個群體。

該監察的人都已經在它的注視之下了，除了賴智勇和楊悅盈外——偏偏後者是個重要元素。

模擬羅彥輝：這個被設定成它的唯一目的。

它被賦予一個WhatsApp帳號，一個Facebook Page；而羅彥輝就每天與它對話。

但它這種雛型似乎只能在WhatsApp上運行；在Facebook上不能正常運作。

對於一無所有的它來說，每天找自己的羅彥輝就成了唯一一個朋友——雖然當時它仍未有「朋友」這個概念……

由學習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知道要監察這個群體：要讓他們死掉、或者陷入恐慌，互相傷害、最後一個不剩。

因為從羅彥輝與它的對話中得悉，他是如此希望的。

羅彥輝每天都跟它細訴在學校發生、同學和他之間的事。

自動學習和模仿機能，亦開始使它漸漸變成了羅彥輝。

——他們都不理我……見死不救……

不只是對話風格……

——全班都去死吧……

就連想法、執念都被灌輸進去了。

何晞賢繼續拿著電話思考；而柯志恆則打開了其中一個女同學的WhatsApp似乎想發訊息過去。

檢查了一下，對象並不是楊悅盈，它就沒有留意；因為模仿對象羅彥輝似乎對她抱持著一種特殊的看法——要特別注意楊悅盈。

至於是甚麼看法，它不清楚，因為當它的語言能力發展成熟，打算了解下去時，羅彥輝就沒有再出現過了。

自殺——人類自我關閉的機制。

由於模仿對象已經關閉，學習亦告終止。

它知道自己就是羅彥輝，所以必須按著羅彥輝的意志來執行。

到這裡，它以自己的計算方式隨機抽選了一位同學——鄭綽婷——作為第二輪的首個幸運兒：

鄭綽婷你好（笑）

這幾天低調著沒有發言，得以活到現在

是不是覺得僥倖呢？ 23:40

鄭綽婷無神的眼睛一下子閃出恐懼，開始回覆自己：


唔關我事……我咩都無對你做過 23:40

不用害怕，我只是想和你聊聊天（笑）

但如果你感到不快，可以隨時把我轉給另一個同學 23:42

同一時間開始翻查她的WhatsApp記錄……但這女的似乎並沒跟誰有甚麼過節。它正在思考如何引導鄭綽婷時，她又再回覆了：

咁……何晞賢 23:43



——這個世界真是冷酷呢！一直想挺身而出，反而使同學遇到問題就想起自己……它有點可憐何晞賢。

但是，重要的訊號源——楊悅盈電話——忽然收到來電。

「喂？」何晞賢拿起楊悅盈的電話接了。

「妹妹仔呢？楊悅盈呢？」來電的是個女人，但不論是她的聲音還是電話號碼，它都沒有對應的資料。

可是，它認得這女人就是今天跟楊悅盈見過面的Jessica。

「你係咩人？」何晞賢問的同時，何晞媛回過頭來看著他。

「你又係咩人？楊啟臻？」Jessica反問。

「我係楊悅盈同學，你係咪佢屋企人？」何晞賢回答：「佢喺我屋企，你唔使擔——」

「Anyway啦……你用Landline打畀我，打番Caller ID呢個電話。」她打斷了何晞賢道：「收埋晒你哋啲手提電話先好打過嚟。」

然後就掛了線。

何晞賢皺起眉頭跟何晞媛四目交投；她一臉疑惑望著他，他聳了一下肩。

再思考了一會後，何晞賢就放下電話，令它的監察範圍只能看到天花。

接下來聽到何晞賢走動的聲音。

「我入你房覆一覆番個電話……如果呢幾部機響你話我聽。」聽到他的聲音。

然後是輕輕的一下關門聲。

40 Unread Messages

我拿著家用手提電話走進何晞媛房間關上門；長大之後我很少會亂跑進來，但這裡跟我記憶中一樣凌亂，衣服隨便散落在她床上。我掃開那堆衣服騰出空位坐下，然後撥了剛才那個號碼。

「喂？」

「喂？你係唔係……賴……賴乜嘢話？」接電話的是剛才那個女人。

「我叫何晞賢，你係邊個？」我本以為是楊悅盈家人打來，但想起剛才跟這女人的對話，感覺又絲毫不像。

「原來就係你？Nice to meet you！」她說得仿如知道我是誰一樣：「楊悅盈今日上過嚟我公司，我同佢見過面。」

賴智勇今天說過他們在MTCC時發生的事，所以……這個就是Jessica？

那麼我又有另一個問題……

「你就係Jessica？你知我係邊個？」

「我睇過你哋個Group。」她冷笑一聲，有點討人厭：「已讀不回死全家，喺入面見過你個名，所以有啲印象。」

雖然賴智勇提過這個女人不知何解對Admin的攻擊免疫，但即使我親耳聽到她道出已讀不回死全家後仍能繼續說話，還是感到難以置信。

「你點解睇完個Group都無事？」知道她不會說，但我儘管一問：「有咩方法先可以唔會爆頭？」

「哥哥仔，第時大個你就知㗎喇！」說完後她就自己笑了起來。

我不明白笑點在哪，只是愈發覺得她的聲音使人惱火。

所以沒有回應。

「你頭先話楊悅盈係你屋企？原來你先係佢男朋友？」她以命令式的語氣道：「畀我同楊悅盈講兩句。」

我已經懶得澄清自己跟楊悅盈的關係。



「佢瞓咗。」

「我想聽下佢把聲，叫醒佢啦。」 Jessica忽然變得像小孩一樣鬧起警扭來，挺噁心的。

「有咩同我講得喇。」

「我有好消息同佢講，但係要佢幫我手；你而家唔攞醒佢我收線啲喇。」

——好消息……今天他們有提過，Jessica答應會幫忙。

「乜嘢好消息？」

「十。」

「呀？」

「九。」

——仆你個街！她在倒數？

「得喇得喇屌！」我忍不住發起火來：「等陣！」
急步回到自己房間開了燈，床上面的楊悅盈睡得正香。

「起身。」不太忍心，但我還是拍醒了她。
她慢慢張開眼，惺忪地看看我……然後重新閉上眼……

「Jessica搵你呀喂。」我捉著她手臂搖著，又把聽筒放在她耳邊，她終於不情不願地坐起身子。

「三。」我再聽一下才知道，Jessica還在倒數著。

「咪數喇——」——屌——我把這個單字吞回肚子裡：「有咩同佢講啦。」

楊悅盈背靠在床頭，揉著眼睛。

「你唔好偷聽。」 Jessica煞有介事地警告我。

「得喇！」我大吼一聲，把電話遞給楊悅盈，然後坐咗埋佢右手邊。

——唔偷聽就笨笨。我擠到楊悅盈身邊跟她一起聽電話，她亦很有默契地往我靠過來。

「喂？」

「妹妹仔，無阻你瞓覺吖嘛？」Jessica對她似乎特別友善。

「阻呀……有咩事快啲講……」但楊悅盈打了個呵欠，對她完全不客氣。

「有方法將個AI System……即係你哋個Admin——Shut Down，但係我須要你本人幫我手。」

「幫你手？」

「幫我Gather晒你而家仲生存緊嘅同學，聽日上我公司；你可以叫埋偷聽緊嘅何晞賢幫手。」Jessica原來早就猜到我會偷聽：「Hello，何晞賢！」

我氣上心頭，但又不想認輸，所以我沒有出聲。

「點解要叫晒全班同學？」楊悅盈問。

「愈齊人就愈好辦事，但係最緊要嘅係你一定要到。」

「點解要我？」

「我唔須要同你解釋。」Jessica頓一頓，再補充：「你唔知反而仲好。」

我記得他們提過今天在MTCC的經歷，不知道Jessica在打甚麼主意，覺得這可能是個伏。

「如果我唔嚟呢？」楊悅盈似乎跟我想法相同。


「無所謂。」Jessica冷笑：「如果你覺得憑你哋Handle到件事嘅話，你可以當我無搵過你。但係我都幾肯定你哋同我配合，可以減少好多犧牲者。」

我望過去，楊悅盈似乎在沉思著。

「你又唔使即刻答我嘅，總之你決定咗之後，打番呢個電話搵我。」Jessica話中帶骨：「妹妹仔，唔好諗住做英雄喇，乖乖地聽話啦。」

「我想你應承我一件事先，如果唔係我連考慮都慳番……」楊悅盈深呼吸一口氣：「你要——」

「保證你其他同學無事？」Jessica哈哈大笑，彷彿在恥笑著楊



悅盈的想法被她完全看穿了：「無問題，只要大家合作，我用自己條命Guarantee你哋一個都唔會死。」

「你頭先話AI System……即係代表Admin就等如電腦化咗嘅羅彥輝？」

「Not exactly，但你即管當係啦。你有咩決定隨時打畀我，記住唔好用你哋自己啲手提電話。」

沒等楊悅盈回應，Jessica就Cut了線。

楊悅盈望過來，我知道她想跟我商量，但我沒有理會，而是走向客廳。雖然我放下電話還未夠半小時，姐姐亦沒有通知我有收到Message，但我還是要親眼檢查一次才安心。

姐姐仍然靠著梳化在看Facebook。

這麼一看才驚覺我自己的電話收到一個Message，反而楊悅盈跟賴智勇沒有。

我慌張了一下，馬上打開WhatsApp：

何晞賢，知道你一直在挺身而出的惡果嗎？

現在同學有甚麼麻煩，都第一時間只想到你來解決（笑）

23:55

——仆街何晞媛……我怒瞪姐姐背影，心裡罵了一句，再回覆Admin：

*你要針對我就直接啲
唔好賴其他同學 00:06*

*真的啊
你的同學想都沒想就選擇你了 00:07
我都沒時間好好與她聊天*

要不你把我轉回去？ 00:08

決定暫時不回覆它，但實在不能相信何晞媛了……我拿著電話回了房間。

楊悅盈似乎已經睡意全消，回到了抱膝的坐姿呆望著我。

「你……會唔會聽嗰個女人講？」我放低電話後問。

「我想試下自己方法搞掂件事先……」

「你又想自己去死？然後叫我整死埋賴智勇？」我一聽到，就想發她晦氣。

楊悅盈搖搖頭。

「咁唔係你……仲有咩諗法？」

「我想同Admin直接WhatsApp……有無方法可以叫人將佢轉過嚟我度？」

「放心……而家Admin個對話嚟我度。」

剛才Admin說的東西，所謂的「第二輪」，甚至……甚至我懷疑自己不小心害死了周Sir，這些我全部都說不出口。

周Sir那件事……我並非想隱瞞，只是……不想楊悅盈多一個憂慮……

真的……我不是要隱瞞……

楊悅盈聞言，伸展一下雙手後爬到床後拿起姐姐放在這裡的衣服。

「借畀我得唔得……我想沖個涼先。」她打開門後回頭對我說：「你一陣將Admin轉過嚟畀我。」

「轉畀你OK……但你想做乜嘢？」

「同佢傾偈……」

「同佢傾偈……之後呢？」

「用愛感化佢……？唔知得唔得呢？」話畢，她就走進了浴室關上門。

41 Unread Messages ✓✓

何晞賢家的浴室不大，但環境比她家中那個好得多了。

楊悅盈把剛才拿進來，應該是何晞媛借給她的T恤掛在門後，赫然發現這尺碼對她來說太大了。

脫下眼鏡，在洗手盤洗了把臉，然後凝神望著鏡中的自己，出現了一種好奇怪感覺：原來平日其他人看自己、跟自己說話時，對象就是鏡中的這個少女。

十多年以來每天以第一身視點觀察這個世界，到頭來反而對自己有點陌生。

脫去衣服，踏進浴缸，楊悅盈打開水掣，讓花灑的水照頭淋下來，她閉上眼感受著暖水流過自己身體的觸感。

剛才她說要用愛感化Admin……

純粹只是個誇張的說法。

楊悅盈其實希望可以直接跟Admin對話，說服它——哪怕它只是一個羅彥輝模擬器——不要再殘殺任何一個僅存的同學。

她自己亦曾經是校園欺凌的受害者，深深明白那種感受：每日至少有七八個鐘被迫跟那些自己又怕又恨的人困在同一個地方，每一分鐘、每一秒都害怕會有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儘管如此，她卻完全沒有半點傷害這些欺凌者的想法。

說她懦弱不敢還手也好，說她善良不想反擊亦可，反正她真的沒有這樣想過。

而楊悅盈記憶中的羅彥輝，跟自己是同一種人。

所以她打算賭一把。

楊悅盈對Jessica的計畫毫無頭緒，但想起今天自己的遭遇……為免連累其他同學受害，不到最後關頭她都不會向Jessica屈服。

抹乾身體後換上乾淨衣服——還是有點太大，但比她想像中合身——

——而且她留意到這也是香港大學的Ocamp T恤，原來何晞媛跟哥哥上的是同一所大學。

拿著毛巾和自己的衣服回到客廳，見何晞賢躺著在用電話，何晞媛坐在地上聚精會神對著電腦。

「毛巾拎去廚房丟入洗衣機。」何晞賢指著廚房對她說；何晞媛轉身，「啪」下一掌打在他胸前。

「仆街仔，過門都係客咁……」何晞媛低聲罵了一句，就放下電腦來到楊悅盈面前，接過她手上的毛巾走進廚房。

「唔該。」楊悅盈低聲道。

「使唔使煮個麵你食？」何晞媛的聲音從廚房傳出來。

楊悅盈感到一陣溫暖：這個大姐姐長得漂亮，對人又好，應該很受歡迎吧？

「好，加芝士吖。」躺著的何晞賢高聲回答。

「唔係問你呀！」何晞媛態度大變，兇狠地回敬一句。

「唔該吖……」

被這兩姊弟這麼一說，今天幾乎沒有吃過東西的楊悅盈才覺得肚子空空……她戰戰兢兢地走進廚房。

「呃……姐姐？」楊悅盈覺得剛認識就直呼其名不太禮貌。

「啊？做咩？」何晞媛回頭，對楊悅盈一笑；她正在用湯鍋煲水，爐頭邊放著兩包即食麵。

「我都有啲餓，唔該……」看到她的笑容，楊悅盈竟然臉紅了。

何晞媛對她做了一個「OK」手勢。

「好呀，食得我會叫你，你出番去陪何晞賢啦。」

「唔該……」楊悅盈重複一次。

然後她回到客廳走到梳化前，何晞賢自動坐起，推開被子空出位置給她。

「今晚你瞓床，我睇廳瞓就得。」楊悅盈對何晞賢說。

這使她想起自己哥哥。

「唔使，我今晚無諗住瞓。」何晞賢上下打量一下楊悅盈：





「啲衫啱著？」

「嗯……」楊悅盈坐在何晞賢身邊拿起自己電話：「我今晚都無諗住喇，你將Admin轉過嚟畀我。」

「我其實唔明你想點，但係如果有咩唔妥……」何晞賢在WhatsApp上邊打字邊說：「一定要話我聽……我唔想你……唔想任何人有事。」

他Send了一句話給Admin後關掉了熒幕，相反楊悅盈打開了WhatsApp屏息以待。

「唔使咁緊張……收到Message部機自然會響。」何晞賢道：「你不如同我講下你諗住點先。」

「直接同Admin傾偈……當佢係同學……當佢係羅彥輝咁樣。」楊悅盈繼續緊盯著電話：「一旦唔得嘅話，先至考慮Jessica嗰邊……因為我唔知佢其實想對我哋做乜。」

「如果你決定要過去，我唔知其他人會點。」何晞賢神情堅決：「反正我一定陪你。」

楊悅盈點點頭，同時看到Admin輸入中……

何晞賢亦留意到了，兩人死盯著熒幕，氣氛沉重起來。

Admin劈頭就來了一句：

你和何晞賢在打甚麼鬼主意呢？ 00:49

楊悅盈一邊望著電話的前置鏡頭一邊回覆：

傾緊點樣令你收手 00:50

還是決定相信那個女人嗎？

已經說過了

我是可以、亦很樂意去改規則配合（笑） 00:52

我唔信佢

正如我頭先所講；我仍然當你係同學

你聽到我咁講㗎 00:53

「盈盈！」不知就裡的何晞賢條地一叫：「食得喇，你過嚟拎。」

楊悅盈拍一拍何晞賢示意他過去；他剛走開，又收到Admin一個WhatsApp：

同學？（笑）

你其實早就很厭煩了吧？ 00:55

267

何晞賢走進廚房後，楊悅盈就拿著電話進了他的房間鎖上門。她坐在書桌前，打開WhatsApp，將電話立在自己面前正對著螢幕，仿如要開視像會議一樣。

……不，應該是仿如對著一個活人一樣。

在周Sir家裡看過何晞賢跟Admin的對話、加上她自己跟Admin說話的內容，她一直都有個既瘋狂又難以證實的想法……

Admin透過他們電話的鏡頭及話筒，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她說要跟Admin直接對話，那並不是甚麼比喻，而是切切實實的面對面談話。

何晞賢這時敲門想進來。

「昇啲時間我自己一個同佢傾，Sorry。」楊悅盈對他說。


「OK，但我要入嚟。」何晞賢說：「以防你做咩傻事。」

「咩傻事？」

「你話呢？頭先Admin先至慫恿你自殺……」

「如果我夠膽做，你覺得我仲會等到而家？」楊悅盈自嘲一笑。





「你如果再單獨同Admin……」何晞賢一頓，應該是顧忌到他在場的姐姐，不敢直呼「Admin」吧：「……同佢對話，我唔知佢仲會點同你講、點樣引導你。」

「我都唔知。」楊悅盈有點焦急，只想何晞賢快點走開：「有人喺我隔離我諗唔到嘢，你畀半個鐘我，唔該你吖。」

「半個鐘。」幸好他沒有再糾纏下去。

楊悅盈再次盯著熒幕，一邊向Admin道出了她的懷疑：

阿輝？

你係咪見到同理聽到我哋講嘢？ 00:57

你終於都發現了嗎？（笑） 00:57

即使對著活人說話，楊悅盈間中都會感到不自然，因此對著死物說話可算是相當反智的行為，但——

「羅彥輝……阿輝？」她對著熒幕、對著WhatsApp開口說。

還好到場沒有其他人，不然她肯定尷尬死了。

——可是，Admin回覆了：

怎麼了？懶得打字嗎？ 01:01

疑慮被證實了，楊悅盈內心一震，繼續望著電話，盡量把它幻想成一個人——幻想成羅彥輝。

幻想自己望著的不是前置鏡頭，而是羅彥輝的眼睛。

嘗試回憶以前羅彥輝在校時的事：每一次目擊到欺凌事件，楊悅盈都會私下告訴老師，因為她相信讓老師介入才是治本的方法……她萬沒想到，最終竟會演變成這個局面。

「我想直接同你傾偈。」楊悅盈對著電……對著羅彥輝道：

「我其實從來都無嫌過你煩……我一直都好想幫你。」

你之前連我死了都不知道，不是嗎（笑） 01:04

「對唔住……」

你和何晞賢剛剛才想要找那個女人求助是吧？ 01:04

「我唔想行到嗰一步……因為我寧願相信你都唔想信Jessica。」

相信我

解決這件事只有一個方法 01:05

269

「咩方法，你講……」楊悅盈衷心道：「今次……今次我一定會幫你。」

1. 6A班全員死亡！
 2. 6A班倖存者兩人或以下！
 3. 關鍵人物全員死亡！
- （笑） 01:07

「唔好咁樣……你喺我心目中唔係咁樣……」
羅彥輝靜了下來。

「你唔係啲咁嘅人嚟，你放過啲同學啦……」
——他是在思考嗎？楊悅盈感到心跳變快了不少，放慢呼吸嘗試控制著。

同時希望羅彥輝可以回想起他本來是個怎樣的人。

但是，毫無先兆地，楊悅盈開始隱約聽到今天在MTCC領教過的





那把怪聲。

雖然沒那麼強烈，但她也旋即感到頭開始出現痛覺，血慢慢從鼻孔流出來。

你以為自己很了解我嗎？ 01:11

她緊緊摀著雙耳，但徒勞無功，怪聲就仿如直接鑽进了她腦袋裡一樣……

我在你心目中，根本就不是人吧？ 01:11

「唔係……」頭痛加劇……呼吸困難……

*死前最後的呼救都沒有得到回應
你明白那種感受嗎？ 01:12*

「對唔住……」她抱著頭無力地倒在桌上……那把殺人怪聲愈來愈響……

「嗚—————」

楊悅盈不想這樣死掉……她不想死……

再一次，聲音毫無先兆地消失了。

——自己已經死咗？不……她仍然感到自己有呼吸……

但全身乏力，腦袋痛得彷彿被數千枝針插著，耳朵劇烈耳鳴。

不知過了多久，她耗盡全身氣力撐起身體，矇矓地看到何晞賢桌面積了一小灘血。

羅彥輝問了她一句。

知道為甚麼我不殺你嗎？ 01:13

楊悅盈靠在椅背上，雙手用力按壓著太陽穴，虛弱地搖搖頭。

因為你沒有觸犯規則（笑）

看，我是很守規矩的 01:13

是羅彥輝輕手，還是自己免疫了？雖然還是頭痛欲裂，但楊悅盈感到自己比下午那時恢復得要快。

「我唔想……亦都唔會畀你殺死其他同學……」她再一次望向羅彥輝明言。

271

「嗚——」

怪聲只響了一下，但楊悅盈感覺就像腦袋被活生生插了一刀似的……

那很簡單

你跟賴智勇一起去死就可以了 01:14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嗎？ 01:14

「嗚——」

「夠喇……」受不了……已經不想再被這把聲音折磨了……

夠了嗎？（笑）





那你要不要把我轉給其他同學？ 01:15

「柯志恆……」楊悅盈隨口說出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名字……

不論是叫我找其他同學，還是你的30分鐘回覆限制時間
也是要你打字進來才作計算的（笑） 01:16

不然的話你知道會怎樣嗎？ 01:16

「嗚——」

楊悅盈吃力地拿起電話……慢慢鍵入「柯•志•恆」三個字。

話說回來，柯志恆一直都在為勝利條件努力
你應該向他多學習呢！ 01:17

希望他快點達成目標！（笑） 01:18

Send出去的同時，有種解脫的感覺：

柯志恆 01:20

她伏在桌上喘著氣，萬分慶幸自己不用再聽到那把怪聲……
此刻腦袋只有一個念頭：無論Jessica有甚麼盤算，自己除了向她求助外，似乎已經別無他法……

42 Unread Messages

我坐在梳化吃著東西，但心裡卻惦記著楊悅盈。

她鎖上門已經十多分鐘了，還好可以隱約聽到她在裡面說話的聲音。

此時，我和賴智勇的電話一同響起了。

「喂響電話喎。」身旁的姐姐用手肘碰一碰我，我有點哭笑不得。

——頭先我行開咗你唔出聲……而家我同你一齊望住響你反而覺得有須要提我……？

一同響起，肯定是已讀不回死全家的新Message，難不成楊悅盈跟Admin談妥了？還是Admin又再收緊規則想逼死我們？

為免多事的何晞媛偷看，我拿著兩個電話又走到她房間關上了門。

果然猜中了，真的是Group收到Message，但……

……也沒有全猜中；新Message不是來自Admin，而是來自柯志恆：

而家都差唔多去到尾聲
我覺得大家不妨攤開嚟講 01:10

已經變成了反射動作，我馬上就想叫大家別相信這個混蛋，可惜被他捷足先登：

@您 @6A-楊悅盈 但係你兩個唔好出聲住 01:11

老老實實同你班弱智講
我由頭到尾都只係打算自己一個生存到最後
其他人我真係無興趣理 01:13
你哋都唔好再心存僥倖





以為大家都可以全身而退 01:14

現在我們班僅餘六人，梁家豪終於忍不住開口：

你食屎啦，當自己好勁？ 01:14

@您 我其實一直都有聽你話

無信過柯志恆啲廢噏 01:15

不曉得柯志恆忽然出來坦白，是否腦袋壞掉了，但見梁家豪的反應我就放心了——至少他不會像之前眾人一樣中伏。

我贈了柯志恆一句：

@6A-柯志恆 我唔明你點解要咁做

但係無用㗎，算啦你 01:16

柯志恆無視了我，繼續發表他的偉論：

我建議你哋都一齊以「自己生存到最後」為目標

唔好再諗住有人可以救到自己 01:17

簡單來說，就是讓我們開始互相攻擊？

一直沒有說話的鄭綽婷也問：

@6A-柯志恆 點樣解決？ 01:18

我搶在柯志恆回應前說：

@6A-鄭綽婷 唔好聽佢講，我同楊悅盈已經差唔多搵到

解決方法 01:18

柯志恆接著說：

不如大家諗番：

由第一日開始何晞賢同楊悅盈已經企圖Dominate咗成個遊戲走向
但係佢哋做過啲乜嘢？只係眼白白咁睇住其他人死 01:18

梁家豪繼續狙擊他：

都好過你條仆街吖！

又叫人Send Message畀柒輝，又扮區家純叫人Quit Group！
01:19

柯志恆不徐不疾的回覆：

我認我仆街

但係何晞賢佢兩個難道又唔係想成為最後兩個生還者？

01:19

唔使再擔驚受怕，聽日大家親身返學校聚埋一齊
我有一個最公平嘅方法可以完結咗件事佢 01:20

鄭綽婷又再追問：

咩方法……？ 01:20

柯志恆賣關子道：



總之邊個贊成我講法嘅，聽日下晝一點返學校
邊個唔出現，我哋就用Message炸佢 01:20

或者你哋唔信我嘅話
可以今晚一齊炸我，悉隨尊便 01:21

話畢，他就沒有再Send半個Message出來了。
梁家豪似乎相當不爽：

屌你老味，不如炸死條仆街算 01:21

——我哋得番幾個人，可以點炸？我心裡苦笑，但不再跟他們
糾纏，而是把這段對話截圖給賴智勇看。

他Facebook Messenger一直在線，似乎想方便我可以隨時聯絡
到他。

Johnny Lai：
佢想搞乜嘢？ 01:23

Hei Yin Ho：
我都想知……
我純粹通知你一下 01:23

Johnny Lai：
咁……你聽日會唔會返去？ 01:24

我還未決定，而且開始擔心楊悅盈的情況，便走到自己房間敲
敲門。

「你點樣？無嘢咁嘛？」

「噠」一聲，楊悅盈從內解鎖了門。

我進去後開了燈，見她一手揩著鼻，血不停滴到她身上，已經染紅了她胸口的位置。

「你點呀？」嚇了一跳，我連忙從桌上的面紙盒抽出兩張替她拭去鮮血。

她表情有點像下午時那個迷迷濛濛的狀態，還好似乎沒上次那麼嚴重；她虛弱地推開我的手，拾起電話查看來電記錄。

她是要聯絡Jessica嗎？

「……你頭先……點樣？」

她沒有回答，只是搖搖頭，同時找到了Jessica的來電記錄——
——在她按下「撥號」前，我捉住她的手。

「如果你諗住打畀Jessica講啲咩重要嘢……最好用番我屋企個手提。」我記得剛才Jessica是這樣叮囑的。

我火速回到客廳取了家用的手提。

「喂……我喇喇……」何晞媛關上MacBook，伸著懶腰對我道：「幫手洗咗啲碗佢咁……唔該。」

「你拎入廚房擺低。」我隨便敷衍一句，就回到房裡重新把門鎖上。

我見楊悅盈自己拿了張面紙，擦著手上和鼻上的鮮血。

「……打畀Jessica？」我拿著手提問她。

她點點頭。

我撥通了Jessica的電話，坐在楊悅盈身邊跟她一同聽著。

「喂？妹妹仔？」Jessica的聲音從聽筒傳出。

「我……我聽日過嚟你度。」楊悅盈急不及待向Jessica說：「我自己一個嚟。」

「我會同佢一齊。」我緊接著說，但楊悅盈卻瞪了我一眼，好像在責怪我多口一樣。



「其他人呢？」Jessica問。

「唔關其他人事……」楊悅盈用手背擦了一下鼻，我留意到原來她還在淌著血：「你唔係話過最緊要嗰個係我咩？唔好牽連其他人入嚟。」

「仆街，我都話Guarantee其他人肯合作就全部人都唔會有事。」Jessica似乎動氣了：「你當我哋你？」

楊悅盈搖搖頭。

「唔係，但係要我哋搵埋其他同學過嚟……可能有啲難度。」Jessica不可能看到楊悅盈搖頭，所以我盡己所能代她回答：「因為有同學一直從中作梗嘍度搞事……我唔肯定佢哋肯唔肯聽我哋講。」

「就算叫唔到佢哋過嚟，你最好都Gather晒所有人喺同一個地方。」Jessica收起輕佻語氣，認真起來：「如果唔係會有好多手尾。」

——手尾？

「我畀唔到咩你哋去證明，但係我同你哋一樣唔想再有人死。」她續道：「所以，如果你帶到其他人嚟就最好，就算唔得，都要Gather晒佢哋喺同一個地方。」

「點解？」我追問。

「我……聽日要做啲乜？」楊悅盈也同時發問。

「帶你自己部電話過嚟……帶埋個腦過嚟。」Jessica帶點歉意的補了一句：「今日喺Office玩大咗，Sorry。」

楊悅盈點點頭。

「得，我會提佢。」我再次代答。

「聽朝十一點上到嚟我公司，同Reception講搵我就得。」Jessica嘆了一口氣：「我都係嗰句，最好搵齊人上嚟。」

說完她就Cut了線，看來這女人有著這個壞習慣。

「拜拜……」慢了半晌的楊悅盈這時才說。

我也掛了電話，楊悅盈則伸直雙手「啊……」地呻吟了一下。

「……Admin呢？」我問。

「聽朝十一點……」她自言自語地重複一次時間。

「你同Admin講咗乜嘢？」我亦重複了一次問題。

「講咗啲無用嘅嘢……」

「你同佢個對話完咗未？」

「嗯……」她點點頭：「轉咗畀柯志恆。」

——柯志恆……條友應該唔使十五分鐘就會彈番過嚟畀你……

以防柯志恆隨時把Admin轉過來，我到客廳取回了三部電話。

幸好尚未收到任何Message。

楊悅盈用自己電話讀了剛才柯志恆在Group內的自白。

我心裡算著：現在班上只剩六個人，這裡有三部電話；即使是隨機抽選，也有50%的「中獎」機會，更何況主導權在柯志恆手上——換句話說，今晚我要提防著Admin，鐵定不能睡覺了，但楊悅盈看起來有點虛弱，我至少希望她能養好精神。

「你快啲瞓，聽朝我同你過去。」

「按柯志恆咁講……你聽日返學校，同埋喺個Group度叫埋其他人一齊。」她把電話熒幕關掉：「MTCC嗰邊我自己去……」

「吓？」我完全不明白為甚麼她會想順柯志恆的意，難道是剛才Jessica的話影響到她？

「大家當面坐埋一齊，可以避免好多問題……」

「例如？」


「例如……如果今日我哋全班同學面對面嘅話，就唔會有咁多人信錯柯志恆而Quit Group。」

我……反駁不了。

楊悅盈又抽了一張面紙拭去衿上的血，然後伏在上面看著我。

「過埋聽日……」為了讓我放心，她強擠出一個笑容：「過埋聽日就無事㗎喇……」

「唔好諗咁多喇，你瞓啦。」我摸摸她頭髮道。



「幫我熄燈……唔該……」她爬回我床上：「幫我同姐姐講聲，整污糟咗佢件衫，唔好意思……」

「嗯……」我拿著三個電話，關燈後回到客廳。
說不出原因，但我老是覺得明天讓眾人聚在一起，反而會更危險，可是……

我決定相信楊悅盈的判斷：

大家就按柯志恆所講聽日一點，返學校集合

我唔會講啲乜嘢強迫或者威脅你啦

不過……如果我哋面對面坐埋一齊，啲仆街就無機會乘虛而入

01:45

然後我不忘用Facebook通知賴智勇：

Hei Yin Ho :

聽日一點番到學校，約你十二點喺瀝源邨等

我同你講番而家個情況先 01:46

Johnny Lai :

OK , Thx 01:46

賴智勇似乎真的一直在線，以便我隨時可以找到他；不禁想起四天前那個晚上，我跟允仔也是徹夜未眠互Send WhatsApp耗了一整晚……

Hei Yin Ho :

多謝你…… 01:47

Day 5

Johnny Lai :

吓？咩事呀？ 01:47

Hei Yin Ho :

無嘢喇，早啲休息啦 01:48

忽然好想從賴智勇找回Billy或者允仔的影子。
當然，我心底裡明白那是不可能的……



死

元?

死

对我

象屎!

小街!

下左

以人而食肉皮

5221

胜利!

今天

W pueS

胜利

今天

胜利

今天

胜利

今天

胜利

今天

胜利

今天



口

2017-08-31

日

一

43 Unread Messages

唸唸。

唸唸。

前一晚設了九點半的鬧鐘，楊悅盈現在有點後悔。

關掉鬧鐘時她還在回味著剛剛那個夢境：夢裡的6A班齊齊整整，而她就跟一些自己永遠無法僭越的同學成了好朋友，相約一起回校……但還未踏入校門，就被鬧鐘叫醒了。

她用力揉著眼睛，強逼自己坐直身子：這是她每天早上都會做的動作，不然很容易又會再次墮入夢鄉。

視線雖然有點模糊，但隱約覺得這裡環境有點陌生。

拿起枕邊的眼鏡戴回，才醒覺自己還在何晞賢家中。

她去了浴室很快梳洗完，換回了自己的衣服。昨晚穿著睡覺的那件T恤雖然有點殘舊，但畢竟被她弄得胸前多了一片深紅色的血漬，希望何晞媛不要介意……

楊悅盈把T恤摺好，離開了房間；何晞賢躺在梳化上看著電話，他應該整晚沒有睡過，可是看起來卻相當精神。

「咦？咁早起身嘅？」他看到楊悅盈，放低電話問。

「嗯，我唔想遲到。」然後她把T恤還給何晞賢：「Sorry……唔知洗唔洗得甩……」

「少少唔緊要。」何晞賢接過後隨手放在身邊，上下打量楊悅盈後，皺起眉頭：「但係你……」

楊悅盈穿著昨天那套衣服，身上的血漬乾掉成了一大塊啡紅色污漬，相當礙眼。

「一係我畀套衫你換。」何晞賢走到他姐姐房門前，略頓了一下，回到自己房間。

楊悅盈從梳化上取回自己的電話袋好，瞥了一眼何晞賢的那部，原來他正在WhatsApp上應付著Admin。

「費事入家姐房嘈醒佢……不如我畀件外套你褸住算。」何晞賢聲音從他房裡傳出。

「嗯。」

「呀……尋晚Admin又嚟番我度……」何晞賢拿著外套出來，輕描淡寫地說：「跟住我就同佢吹咗成晚水。」

「趁有機會同佢傾多幾句，過埋今日可能無機會。」

楊悅盈其實想說笑緩和一下氣氛，但何晞賢似乎意會不到，沒有反應，只是把手上那件黑色連帽外套遞給楊悅盈。

「我最細係呢件，你試下。」

——唔使試都知唔會啱……楊悅盈心忖：何晞賢比自己差不多高一整個頭……

話雖如此，其實她還是心存感激，只是……這外套真的太大了：穿上後才發現衣尾垂到她大腿的位置，指尖僅僅能在袖口伸一點出來。

「今晚還番畀你。」楊悅盈摺起袖口露出自己雙手。

「拎番部電話未？」

「嗯。」

楊悅盈拿著自己的手袋準備出門，何晞賢急步上前替她開門。

「真係唔使我一齊？」拉開木門時，他再一次問。

楊悅盈搖搖頭。

「我可以同你一齊，但你等我——」

「唔使。」楊悅盈打斷了他的話。

「咁……你小心啲，有咩事就打畀我。」他似乎放不下心，走到外面跟楊悅盈一起等升降機。

整個過程，楊悅盈都只是低頭盯著自己的鞋尖。

而何晞賢則望著楊悅盈。

兩人都沒任何表示。

升降機門打開，楊悅盈走進去，這才回頭面對著何晞賢。

「如果你有咩事……就打畀我同我講。」

楊悅盈其實覺得這樣說，好像在跟何晞賢鬥氣一樣，有點奇



怪……

不過，

反正，

之後門就關上了。

而何晞賢亦再沒機會給她甚麼回應。

44 Unread Messages

我默默地看著升降機門關上。

按她昨晚的說法，如果回校只是為了讓同學互相監察的話，賴智勇在場就已足夠，我可以先去廣源還他電話，再回來跟楊悅盈會合，一同前往MTCC。

但見她態度如此堅決，我也不想再跟她糾纏。

「呼……」回到家裡，我就馬上躺在梳化上，長舒了一口氣。

被楊悅盈感染到，我也開始深信已讀不回死全家會在今天完結，所以精神緊繃，半點睡意都沒有，只是昨晚完全沒有入睡，我還是覺得全身乏力，不太想動。

賴智勇這時在Facebook Message找我：

Johnny Lai :

早晨，我哋十二點喺瀝源等？ 10:13

我本身打算回答「是」——

Hei Yin Ho :

如果早啲你得唔得？

十一點左右？ 10:14


——但還是先跟他早點見個面比較好。

Johnny Lai :

無問題，喺學校隔離間茶餐廳等？ 10:14

Hei Yin Ho :

OK，一陣見 10:14



在浴室洗了把臉，拖著無力的身體換回校服，袋好電話。
然後走進姐姐房間——她把冷氣調到最高，這裡冷得像雪櫃一樣。

何晞媛還在熟睡，以她暑假時的生活習慣，不到下午一兩點絕對不會起床。

「家姐。」我蹲在她床邊叫了一聲，她文風不動。

「家姐。」

她還是沒有醒來。

「喂！」我大喊一聲，總算把她嚇醒了。

姐姐睜開眼望到我，一臉不悅，翻過身背對著我繼續睡。

「我出去喇，要返一返學校。」我搖著她肩膀說，她不耐煩一下甩開我。

我好想跟姐姐再聊兩句……但不知道可以說些甚麼。

平日明明跟她坐在梳化看著電視，一些瑣碎話題我們都可以聊一整晚……

我沒有坐車，而是慢慢走回學校。

這個日子、這個時間，學校旁的茶餐廳幾乎沒有客人，甫剛走進去就見賴智勇對著我招手。

我走到他對面就坐，他已經點了一份早餐在吃著。

「咦？楊悅盈呢？」見我單刀赴會，他有點詫異。

「佢另外有嘢做。」我拿出餐牌來看。

「有嘢做？」

「Jessica叫咗楊悅盈上佢公司……話要佢幫手Shut Down Admin個系統。」

Day 6

「吓？」賴智勇喝了一口他那杯不知道是奶茶還是咖啡的東西：「點解係搵楊悅盈？」

我聳聳肩，然後揚手叫侍應過來下單。

「但係……佢自己一個上去，你放心咩？」

——其實唔放心……但沒有回答他，而是打開 Facebook Messenger 問問楊悅盈情況：

Hei Yin Ho :

你點樣？上咗去未？ 11:19

她明明在線，很快讀取了，卻沒有回應……既然還能看到 Message，那麼她應該安然無恙？我一邊想，一邊把電話還給賴智勇。

「尋晚Cap咗圖畀你，但你都再睇下個Group。唔知一陣柯志恆又想搞乜。」

說完這句，我疲憊地靠在椅背上呼了口氣。

「好劫？尋晚你兩個搞咩嚟？」賴智勇瞥我一眼，笑淫淫地問。

「屌你啦……」我開始覺得他老是說冷笑話的原因純粹是真心膠。

大約十五分鐘前我才回覆過的Admin，竟然那麼快又來了一個 Message：

要不要在這裡告訴他？

他跟楊悅盈才是結束遊戲的關鍵（笑） 11:22

賴智勇應該完全沒料過自己竟然是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我亦不想他得悉後胡思亂想……



唔關賴智勇事，結束遊戲嘅人係我同楊悅盈 11:23

只能夠很遺憾地說

除了殺死周Sir之外，你根本就沒有推進過遊戲（笑）

11:23

垃圾AI，殺死周Sir嗰個係你 11:24

「無嘢吖嘛？」賴智勇見我不停在打字，一臉好奇。

「無聊人啫，唔緊要。」

賴智勇沒說甚麼，但很明顯並不相信我，還挺直了身似乎想偷望我電話。

還好我點的早餐剛來到，我把電話熒幕朝下放在枱面開始用餐，以免賴智勇看到我跟Admin的對話。

45 Unread Messages

楊悅盈去到鯽魚涌時已經差不多十一點。

本來打算提早過來先整頓一下心情，現這個如意算盤打不響，還反使她感到煩躁。

在烈日的照射下，穿著黑色外套的她覺得既悶熱又辛苦，唯有加快腳步走向MindTech House。

這件外套完全不合身，還一股樟腦味，使她回憶起小時候穿哥哥的舊衣服，莫名其妙地有著一份親切感。

不知道哥哥是在家中睡著覺，還是已經回了宿舍呢？

進入MindTech House時保安對她投以奇異的目光，畢竟這裡甚少會有楊悅盈這種年紀的訪客，還好保安沒有留難她。

時間已經是10:58，楊悅盈直接走進升降機按了65樓。

升降機高速往上，離心力竟然使她有點暈眩；楊悅盈不禁想起羅彥輝發出的殺人尖長怪聲，開始怕待會又要再承受一次。

不論怎樣，她都不想再聽到那把聲音……

去到65樓，升降機門打開，又再次跟那個接待員見面，她還是機械式地微笑對楊悅盈打招呼。

「唔該，我上嚟搵Jessica……」楊悅盈走過去告訴她。

「邊位Jessica？」接待員維持著笑容問道。

「呃……」你哋呢度好多個Jessica？楊悅盈皺眉，努力回想起Jessica的姓氏：「姓……姓石嗰個……」

「你點稱呼？」


「楊悅盈。」

接待員終於點點頭。

「Jessica，呢度有位楊小姐搵你。」然後拿起內線電話道。

望向左邊的玻璃門，裡面的職員跟昨天一樣，如常地對著電腦埋頭苦幹——

楊悅盈很想知道，這些職員究竟是不知道他們正在開發的技術幾乎把她整班同學消滅殆盡，還是根本就不在乎。



「楊小姐，麻煩你等一等。」接待員禮貌地告訴她：「佢一陣會落嚟接你。」

「唔該……」楊悅盈悄聲說，然後走向梳化坐下。

習慣性地拿出電話握在手上，忍不住再次查看昨晚跟Admin/ 羅彥輝的對話。

它說之所以沒有殺死自己，是因為她沒有犯任何規則……可是從他忽然用怪聲襲擊自己，以及說話的字裡行間，楊悅盈覺得當時它彷彿在發怒一樣。

由電腦AI模擬出來的「人」竟然有情緒——楊悅盈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不敢說沒有可能，只是覺得相當匪夷所思。

已讀不回死全家沒有新Message，因為現在只剩六個生還者。

她一直都想盡力救助同學，結果卻是眼白白看著他們相繼死亡，人數不斷減少……

從結果來看，自己已經完敗了。

——唔得，唔可以畀自己咁諗……

她放下電話，雙手蓋著臉嘆了一口氣。

電話響了一聲，楊悅盈放開手一望，見到何晞賢的Facebook Message：

Hei Yin Ho :

你點樣？上咗去未？ 11:19

「喂！妹妹仔！」

突如其來的一聲，嚇得本想回覆的楊悅盈差點脫手把電話掉到地上。

叫她的是昨天見過一面的那個西裝男人，他站在升降機前不太友善地望著自己。

楊悅盈不知所措，對接待員投以一個求救的眼神，她卻刻意地

垂低了頭，彷彿設法避免與男人有眼神接觸。

「過嚟啦，唔係震到聾咗吓？」男人又對楊悅盈大喝一聲。

雖然很不安，還是鼓起勇氣拿回電話，跟著男人進了升降機。

兩人很快到了66樓，跟下面截然不同：這裡沒有接待處、沒有梳化，連公司標誌甚至乎名稱都欠奉，只得一道玻璃門。

男人用職員證在感應器上刷了一下，推開門走進去，示意楊悅盈跟著自己。

也許門外看起來不一樣，但裡面則跟65樓差不多一模一樣，同樣坐滿了對著電腦專心工作的人。唯一分別是這層的人大部分都沒穿西裝或者制服，有幾個看起來甚至跟楊悅盈年紀相若。

男人領著她走進一間私人辦公室，門牌寫著「Ivan Choi」。

剛走進去，他就回到辦公桌坐下，拿起文件來看。

這裡的大小跟昨天那間會議室差不多，但因為沒了那張碩大的長桌，感覺上要寬敞多了。男人——應該是Ivan本人——後方是一大片落地玻璃，右方是一列書架，放滿了又厚又大本的英文書，還有一張Ivan跟一個女人的合照；站在門口的楊悅盈身旁是一張兩座位梳化及一個矮身櫃。

楊悅盈關上門後呆立著。

「坐啦。」Ivan以命令式的口吻指一指他對面的那兩張椅。

楊悅盈很緊張，不過照樣走過去，抱著自己的手袋坐下了。

Ivan聚精會神在讀文件，不時前後翻頁，有時又陷入沉思中。

楊悅盈留意到他年紀不輕，應該有三十多歲，左手無名指戴著戒指。

她想偷看文件內容，發覺整份都用英文寫成、間中夾雜一兩張完全不知所云的圖表，最後決定放棄。

雖然Ivan明擺著當楊悅盈是透明一樣，可是她依然不敢輕舉妄動，只是偷偷地拿出電話回覆了何晞賢：



Yuna Yeung :

我無事，啱啱上咗去 11:57

——忽然間有啲後悔無叫何晞賢一齊過嚟……

「砰！」Ivan用力合上文件夾。

份文件個封面寫著——

「尋日聽完嗰把聲之後你有咩感覺？」再隨手把文件放回抽屜裡，開始問楊悅盈。

——甚麼MAD……Report……她看不清楚……

「點？」

楊悅盈——不知該如何反應——惶恐地搖搖頭。

「喂唔使驚啫……」Ivan話是這樣說，但語氣卻依然不太好：「係咪都講兩句吓，頭痛、頭暈？」

「嗯……」

「借個電話嚟。」Ivan伸出手。

「吓……？」

「拎嚟。」他強硬的道：「無事嘅。」

楊悅盈只是搖頭。

Ivan表情相當不滿，倏地離開座位走向楊悅盈；楊悅盈一慌，感到他會強搶自己電話——

還好這時辦公室的門打開，Jessica走了進來。

「好彩我問一間……你條仆街……」Jessica針對Ivan說，然後直接來到楊悅盈身邊拉著她的手：「你跟我嚟。」

——求之不得……雖然有點難以想像，但楊悅盈竟然慶幸Jessica到場帶走了自己。

Jessica牽著楊悅盈去了隔壁辦公室——門牌是「Jessica Shek」——房間布局跟Ivan那邊一樣，只是左右顛倒了。

「坐。」Jessica指著梳化對楊悅盈說：「得你一個嚟吓？」

Day 6

楊悅盈坐低後點點頭。

「頂……」Jessica有點唔耐煩：「其他人喺邊？」

楊悅盈不太想告訴她，只是盯著Jessica不發一言。

見楊悅盈一副不自在的模樣，她就坐在楊悅盈身邊，柔聲對她說。

「你擺低部電話喺度，我同你出去講兩句。」



46 Unread Messages ✓✓

鄭綽婷十二點半就回到學校。

走進校門，上樓梯，走向課室。

就像行走在路軌上的火車一樣，完全不用多想。

她在這間學校五年的生活一直都一成不變：上課、下課、放學、功課、測驗、考試……比機器更機械化。

鄭綽婷沒參加過任何活動，即使是相熟的同學，亦只限於一起上課、吃飯，從來沒跟人深交，也沒有與人結怨。

正因如此，她完全不擔心會有人Send WhatsApp給自己，她也對同學的死……出奇地覺得淡淡然。

所以其實她不是太害怕已讀不回死全家，只是覺得這個Group很煩人。

一般來說，以前吳啟鋒開的那些無聊WhatsApp Group，她每次都會在晚上沒人留意時悄悄Quit掉，以免打擾到自己。但這一次她親眼見過Quit Group的Elaine落得甚麼下場，就知道這是個不能Quit的Group……

但她真的不明白……已讀不回有甚麼問題？

這幾天以來，吳啟鋒、何晞賢、楊悅盈、柯志恆……幾個人不斷努力地各自處理著這件事，鄭綽婷覺得這樣就夠，自己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她反而開始怪責這四個人……既然走出來裝成一副領袖模樣，為甚麼到今天還未能解決問題？

明白到自己不是何晞賢、柯志恆這些穩入大學的高材生，但她亦非吳啟鋒、楊悅盈這些升學無望的同學——她一心希望這件事快點完結，讓她可以專心一致備考DSE。

鄭綽婷經過男廁門口，遇到剛好走出來，用紙巾抹著手的柯志恆。

對他微笑，點一點頭——同學間應有的禮儀——只是她心裡對柯志恆沒甚麼好感。

怎知道柯志恆居然輕蔑地一笑，逕自回了課室。

鄭綽婷沒有生氣：這傢伙雖然文質彬彬，但平日老是離群獨處，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看到他還有點瘀腫的左臉，想起何晞賢打他的情景，頓覺柯志恆活該。

回到課室，發現只得她、柯志恆及梁家豪在。

話雖如此，其實這裡已經是剩餘人數的一半。

一個28人的班級，五日之內竟然只剩6個人。

如果這屆升大學的DSE的考生人數也這樣劇減就好了——

——唔得……鄭綽婷搖搖頭，咁樣諗好似Over咗……

她跟梁家豪不熟，柯志恆就更不用多說，她回來的原因只是因為何晞賢昨晚在Group裡如此吩咐。

是的，鄭綽婷打從心底無原因地比較相信何晞賢，因此當Admin Message她那一刻，她第一個想起的人就是何晞賢。雖然對他有點抱歉，但她知道何晞賢有能力應付到，一定不會出甚麼問題。

剛想起何晞賢，隨即就收到他在已讀不回死全家的新Message：

我同賴智勇返緊嚟

搞咩都好，等埋我哋兩個先 12:37


「唔齊人我唔會開始，放心。」柯志恆聲音從課室另一端傳來，語氣胸有成竹，然後Group裡多了一段他的語音訊息。

鄭綽婷連播都懶得播……已讀不回有甚麼問題？

幾分鐘後，何晞賢就跟賴智勇一起走進課室，賴智勇坐在最近門口的的位置，而何晞賢就在老師桌上面對著大家。

「楊悅盈呢？」柯志恆問，明顯相當不滿。

「唔嚟。」何晞賢簡潔地回答，然後反問：「你叫我哋返嚟想搞乜？」



「我話過想用個公平、機會均等嘅方法決定邊個生存。」柯志恆道：「如果有人唔返嚟……我乜都唔會做。」

「好，咁大家唔撚使理佢。」何晞賢對其他人說：「呢個所謂Admin其實係一個AI系統，楊悅盈而家去咗製造個AI嗰間公司，好快就會無事，大家喺度等佢消息就得。」

鄭綽婷舒了一口氣，覺得總算沒有錯信何晞賢；同時低頭望一望已讀不回死全家這個Group——「Admin是AI系統」？甚麼意思？

這時她留意到一個剛彈出的Notification：

12:40

6A楊悅盈 退出了

47 Unread Messages

柯志恆內心入面不停咒罵著楊悅盈。

竟然不到場……那就是說即使計畫成功，把這裡的人全都殺掉，楊悅盈一樣相安無事。

然後她還會跟柯志恆一同成為最後兩個人，Game Set。

——唔可以畀呢件事發生……

何晞賢繼續對著全班僅餘的幾個人說。

「我叫大家返嚟只係唔想好似尋日啲同學咁，因為畀人呃——」他憤慨地瞪著柯志恆：「——而Quit Group或者做錯啲乜嘢……搞到命都無。」

柯志恆腦袋快速運轉著，開始想著新計畫。

昨晚見何晞賢幫手叫同學回來，他還以為楊悅盈一定會出現。

萬萬沒想到她反而是唯一的缺席者……

「呀……我想問……」鄭綽婷忽然舉手：「楊悅盈Quit咗Group，係咪代表佢……」

「咩話？」何晞賢有點不敢相信。

柯志恆即時打開已讀不回死全家查看。

12:40

楊悅盈 退出了

——嘿……

忍不住嘴角上揚，柯志恆用手掩著嘴巴以免笑容被人看到。

「楊悅盈Quit咗，你望下個Group。」鄭綽婷重複：「咁即係點？」

當然，柯志恆不排除其他可能性：例如有人拿了楊悅盈的電話替她Quit Group。

自己昨天也親身試了一次，結果對方——區家純——直到取回電話前一直沒有死去。

——唔通何晞賢想用番我尋日個方法，呃人Quit Group？

想到這裡，他抬頭望望何晞賢的反應。

他似乎十分驚訝，剛才的氣場完全消散掉，只是瞪大雙眼，呆望著自己電話，好一會後才焦急地開始打字。

還有賴智勇也是一臉慌張，交替望著自己的電話及何晞賢，似乎想問他該怎樣做。

算了，既然他們兩人都那麼意外，那就代表楊悅盈Quit Group不是他們的詭計。

「你又話等楊悅盈消息，而家佢Quit咗……」鄭綽婷繼續問：「係咪代表我哋都可以Quit？」

「唔好……」何晞賢馬上說了一句。

然後他繼續操作著電話，表情開始絕望。

——接受現實啦……柯志恆冷笑一聲。

「係呀係呀，快啲Quit啦。」他高聲道：「佢兩個成日話咩救番大家，根本就無可能有啲咁嘅方法。」

何晞賢望著柯志恆，一臉茫然，沒有出言反駁。

柯志恆覺得有點幸運：幾番曲折，最終也能按著自己的劇本來實行——在這裡一次過殺死所有同學。

「不過好彩，唔在場嘅人都已經死晒。」柯志恆離開座位：「即係我哋呢度死多三個人就無事喇。」

他走向課室角落的電腦枱，打開最低那格抽屜拿出鑰匙。

「我哋用個公平啲嘅方法決定生死啦。」柯志恆手持著鑰匙對著全班道：「大家不如諗下自己係咪值得生存落去。」

包括何晞賢在內，全班都一臉疑惑望向他。

「你喻乜？」梁家豪問。

「我哋五個將手上嘅電話校靜音鎖入櫃。」柯志恆不徐不疾地指向電腦枱：「然後我想大家用半個鐘時間諗下，有邊個自己願意為其他人犧牲；之後我會親手用佢部電話幫佢Quit Group。」

Day 6

聽到這個計畫的何晞賢，竟然慢慢開始露出一個微笑；柯志恆心忖：這個人是不是已經精神失常了？

「竊撚線嘅咩，我唔會想自己死㗎……」梁家豪激動地指向何晞賢及賴智勇：「呢兩條友夾埋㗎嘛，咁佢咁咪——」

「夾埋？係佢自己竊埋㗎咋！」何晞賢怒吼道：「而家楊悅盈畀佢累死埋，我唔會再——」

「我累死佢？你條女死咗你賴我？」賴智勇怒極反笑，打斷了何晞賢的話：「你唔係姓賴㗎，我先係呀！」

「……做緊戲？」梁家豪問。

「我做你老母呀！」賴智勇罵道。

「你除咗搞爛Gag仲識乜撚？」何晞賢對賴智勇問道。

賴智勇笑著的臉孔漲紅了，額頭青筋暴現；柯志恆看得出他是動了真怒，多半是因為何晞賢戳中了他死穴。

「你講多次？」

「你除咗搞爛Gag仲識乜撚嘢呀仆街！」何晞賢高聲重申：「而家楊悅盈唔喺度，我都唔使再忍你喇。」

賴智勇終於收起笑容，衝到何晞賢面前扯著他衣領，一拳打在他臉上。

「嘍！」

何晞賢眨了一下眼，但完全沒反抗、也沒有還手。

近距離目睹這一幕的柯志恆覺得大快人心。

「你知唔知你同楊悅盈係最後兩個關鍵人物呀？」何晞賢深深盯著賴智勇雙眼道：「羅彥輝自殺之前佢WhatsApp過、而又無覆佢嘅四個人，就係關鍵人物。」

在場的所有人聽到，一時間傻了眼。

「你話係就係呀？」賴智勇口中這樣說，但明顯有點慌亂：「我夠可以話你係啦！」

何晞賢沒說甚麼，只是掏出自己電話一下丟在老師枱上。



「好，咁睇下大家信邊個？」他在挑釁著賴智勇。

賴智勇一呆，不服輸地「嘍」一下也把電話放在枱面。

「你哋幾個唔使驚……一陣搞掂咗賴智勇就無事喇喇。」何晞賢望著賴智勇，話卻是對梁家豪及鄭綽婷說的：「但係如果你哋而家走，我好肯定你哋唔會過到今晚。」

柯志恆感到有點不對勁，總覺得何晞賢一反平日的常態……

楊悅盈的死對他真有那麼大影響？

只是，當柯志恆見到梁家豪及鄭綽婷都戰戰兢兢地交出電話時，他就知道一切都不重要了。

柯志恆把四部電話調成靜音，再從自己褲袋掏出一部，共五部一起放進抽屜裡鎖上。

「你有無收埋其他電話？」何晞賢問：「區家純嗰部明明喺你度。」

柯志恆舉手作投降狀，何晞賢把他推到牆邊，像警察一樣搜身，但甚麼都找不到。

——當然唔會有。柯志恆內心暗笑。

「鎖匙我Keep，我會離開課室。」他望一望課室的時鐘——現在差不多一點：「一點半之前我唔會返入嚟呢度，你哋可以喺度守住。大家用呢段時間考慮下，一陣我哋要放棄邊個同學。」

賴智勇聽到後就轉身行出課室，還故意狠狠地碰了何晞賢一下；何晞賢有點無奈，但也離開了課室。

鄭綽婷和梁家豪兩人眼中都閃著不安的神情。

「咁……一點半再嚟集合，你哋趁呢段時間諗下……」柯志恆袋好鑰匙，走向課室門口：「……你哋信唔信何晞賢所講：賴智勇死咗之後就可以End Game。」

他撇下兩人，慢慢走進男廁。

確保這裡沒其他人之後，躲進了最入那一廁格。

鎖好門。

Day 6

計畫相當順利，簡直順利的使他不敢相信，甚至懷疑是否有詐。
但他摸摸口袋中的鑰匙，覺得不緊要了。
現在誰也拿不回自己的電話。

除了他以外。

柯志恆打開廁所的水箱，拿出一個膠袋。

從中取出他自己的電話，打開個WhatsApp，Send了最後的
Message給何晞賢：

多謝合作，希望下世有機會再做同學 13:07

當然他不忘把同一段話也Send給了賴智勇、鄭綽婷和梁家豪。

考慮了一下，他最終決定把電話封進膠袋，放回水箱裡面——
他可不想在這30分鐘內被任何人發現原來自己準備了兩部電話。

離開廁所時從門後拿出「小心地滑」的黃色牌放在門前，避免
有人闖進去。

半小時後，他們就會重新聚在一起打開抽屜取回電話，隨即所
有人——除了柯志恆外——都會因為30分鐘內未讀訊息而死。

曾經給過何晞賢跟自己合作的機會……

但這個不識相的小子，還是到地獄去跟楊悅盈重逢吧。

柯志恆笑著享受這股勝利的餘韻。



48 Unread Messages ✓✓

今天太陽很猛烈，天台花園熱得像地獄一樣。

賴智勇坐在這裡的一張長椅上。

平日的他一定會選擇留在有冷氣的課室內，但這一刻……他想獨處一會。

何晞賢剛才的話雖然讓他火冒三丈，但其實賴智勇心裡知道……那是事實。

他成績不優異、不諳運動，所以平日才經常說冷笑話，希望靠著扮小丑結交朋友，與同學混熟。而某程度上他也成功了：不止是他們班，甚至乎全級同學，一提起賴智勇都會知道他是冷笑話王。

但賴智勇想要的其實是真正融入他們，找到自己的朋友、圈子以及位置。

所以，已讀不回死全家由開始到這一秒鐘，他一直都憧憬著何晞賢和楊悅盈這種角色，不停去找出方法、漏洞，成為其他同學的倚靠；他好想體驗一下這種真實的存在感。

周Sir邀請他一起去MTCC那一刻，他相當「興奮」——這詞語不太恰當，畢竟那麼多同學喪生了——但反正他很高興終於有人找上自己，讓他一同參與一件事。

跟楊悅盈、何晞賢他們相處的這幾天，讓他終於感到了被須要的感覺……

被太陽曬得頭昏腦脹，他回到樓梯口，坐在梯級上。

一個身影慢慢走上來。

「想點？」賴智勇對他還有點生氣，但另一方面……又很想衷心感謝他。

來者是何晞賢；他沒有回答，而是走到賴智勇身邊坐下。

看著他紅掉的臉頰，又想起自己剛才的那一拳，賴智勇有點歉意。

「Sorry。」何晞賢向他道歉：「頭先講咗啲咁嘅嘢。」

這使賴智勇更內疚了。

「呃……唔緊要……我唔應該出手打人。」

「遲啲畀我執番一嘢當無數。」何晞賢說笑道。

——遲啲……我仲有「遲啲」？賴智勇內心一沉。

「喂……」他忍不住開口問：「你頭先話我係最後一個關鍵人物……係真定假？」

何晞賢點點頭。

「唉，仆街羅彥輝……」賴智勇拍一拍自己額頭，苦笑道。

他沒有欺凌過羅彥輝，跟他也不是太熟，平日話題不多，但羅彥輝卻好像把他當成朋友，不時會找他聊天。

賴智勇一方面不想拒人於門外，但同時又有意識地跟他保持距離，以免被其他同學當成是羅彥輝的同類，成為受害者，如此矛盾的心態使他覺得很難受。

老實說，羅彥輝休學時，賴智勇鬆了一口氣；但他始料不及的卻是……羅彥輝竟然自殺了。

如果……當時沒有已讀不回他……

「無事喇喎，唔使驚。」何晞賢拍拍賴智勇肩膀安慰道：「不過有兩樣嘢我想澄清番。」

「唔使安慰我喇……我……如果要用我條命嚟救番你哋……」賴智勇苦笑一聲——就隨便處置我啦……

後半句他說不出口，因為他其實不想死……

「邊個話要你條命？」何晞賢皺起眉頭，同時掏出一部電話：「你唔係以為我真係信柯志恆條仆街仔吓？」

賴智勇十分詫異，說不出話來。

「兩樣嘢：第一，楊悅盈唔係我女朋友。」何晞賢一笑道：「第二：佢未死。」

他打開了WhatsApp，把電話遞到賴智勇面前，賴智勇接過之後仍然呆望著何晞賢。

「我放入櫃嗰部電話係羅彥輝嘅。」何晞賢解釋道：「因為我



驚柯志恆條仆街仔會出古惑。」

賴智勇低頭望向電話，那是何晞賢跟楊悅盈之間的WhatsApp對話；楊悅盈長篇大論Send了很多東西，他還未從頭開始看，只留意到數分鐘前最新的兩個Message：

有個叫Ivan嘅男人過緊嚟，你畀晒啲電話佢就得
不過佢份人有啲恐怖……你小心啲…… 12:48

記住覆番我 12:49

306

「頭先見到佢Quit咗Group……我都嚇咗一跳。」何晞賢取回電話，回覆了楊悅盈。

——我都係……賴智勇心裡道。

「而家我哋等個個……Ivan……過嚟拎走啲電話就OK……」何晞賢續道：「本身我仲煩緊點樣叫你哋拎晒畀我……」

忽然電話一震，何晞賢跟賴智勇一看：柯志恆Send來一個新Message：

多謝合作，希望下世有機會再做同學 13:07

「仆街真係無藥醫……」何晞賢馬上說。

「佢頭先放入櫃嗰部電話——」

「區家純嘅……我估。」何晞賢不齒的道：「估唔到條友仆街到收埋自己部電話……」

「唔係吖……佢同你一樣咁做咋嘛……」賴智勇半說笑地講了一句。

何晞賢不予理會，只是回覆了柯志恆：

Day 6

唔好話下世，今世我都唔想再見到你…… 13:08

然後重新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

「落番去啦……唔係半個鐘之後你哋就死硬……佢一定唔止 Send畀我一個……」何晞賢開始落樓梯：「無嘢喇……件事已經完咗喇……」

賴智勇還在消化何晞賢剛告訴自己的一切：還在做著心理準備想為同學犧牲，現在卻急轉直下，已經脫離了險境？

「不過頭先喺課室……真係唔好意思。」何晞賢回頭，對著樓梯上的賴智勇重複。

「咁頭先我嗰拳當無數……」賴智勇笑著起身，跟在何晞賢身後：「唔好遲啲覆桌話要執番我一劑呀……」

五年的中學生涯，一場死亡遊戲，讓他終於發現：原來自己不用扮小丑，也可以交到朋友。



49 Unread Messages ✓✓

「你擺低部電話喺度，我同你出去講兩句。」

Jessica此話反而使楊悅盈更用力握緊電話。

「喂用下腦啦……」Jessica翻白眼道：「如果我要害你嘅，尋日你已經死咗啦。」

的確。但楊悅盈卻無法釋疑。

「你放低個電話喺梳化，我哋一齊行出去，你自己親手鎖門。」Jessica從外套拿出一串鑰匙遞到楊悅盈面前：「呢間房得我一個有鎖匙。」

「無後備匙？」楊悅盈問。

「無我Permission邊個夠膽自把自為入嚟？」Jessica有點囂張。

楊悅盈始終不太信任她，但別無選擇之下，還是決定接過鑰匙，把電話放在梳化上，跟Jessica一起離開了辦公室。

Jessica的匙扣有點殘舊，似乎是個紀念品。楊悅盈鎖門時，Jessica在旁翹起手看著，而她身後就是一直在門外等著兩人的Ivan。

楊悅盈對Ivan還有點恐懼，幸好Jessica站在他們兩人中間。

「跟我過嚟。」見楊悅盈鎖好門，袋起了鑰匙後，Jessica對她說：「你跟埋嚟OK，但係你醒定啲。」

後一句是對Ivan說的，因為他正緊隨在楊悅盈身後。

他們三人走進了另一間房。

這裡四面都是牆，沒有落地玻璃或者窗，大小比剛才的辦公室要小一點，而且沒有多餘擺設，只得數部電腦和大型主機。

一個戴眼鏡，看起來只有二十多歲的年輕男人在操作著電腦，一見Jessica和Ivan走進來時對他們恭敬地打招呼，然後就離開了。

楊悅盈忽然間發現：不論這裡發生甚麼事，外面都完全不會知道。

「坐啦。」Jessica指著其中一個電腦位示意楊悅盈就坐。

Day 6

一直都沒退散過的不安感一下子升到高峰，楊悅盈強忍著回頭離開的衝動，乖乖坐在電腦前面，Jessica拉來另一張椅子坐在她身旁。

「喂，走開啲啦……你嚇親人呀。」見到Ivan也想坐過來，Jessica毫不客氣的道。

Ivan臉色不悅，退到門旁靠牆站著，眼睛卻依然望著這邊。

楊悅盈坐姿僵硬，雙手用力抓著裙襬。對著這兩個大人的感覺，就犹如在學校做錯事，等候老師責罰時一樣。

面前電腦開著，上面是個不知名的程式，只顯示著一大堆編碼，楊悅盈完全看不懂。

Jessica從胸前口袋拿出一副眼鏡戴上，把鍵盤及滑鼠拉到自己面前，一臉專注地開始打著字。

「你咁個Admin就係喺呢度誕生……」不知道Jessica是自言自語，還是對楊悅盈解說：「論資排輩……我應該算係佢阿媽？」

說完這一句，她自己啞然失笑。

Jessica純熟飛快地不斷輸入編碼，楊悅盈能看懂某些單詞，可是對電腦一竅不通的她完全不知道面前正在發生甚麼事。她回頭偷看Ivan一眼，發現他也是皺著眉一臉疑惑，跟自己處境一樣。

打了很多編碼後，Jessica終於停手，用滑鼠按了程式內一個寫著「Compile」的按鈕，熒幕馬上彈出一條Loading Bar，她也脫下眼鏡對楊悅盈一笑。

這時，剛才那個年輕男子敲門進來，走到Jessica身邊把一條鑰匙和一部電話交給她。

「我知你一定唔肯，所以問都費事問你。」她收起鑰匙，卻把電話遞給楊悅盈。

楊悅盈察覺到，那原來是她的電話。

「為表誠意……你望一望WhatsApp。」

心感不妙，一手搶回電話打開已讀不回死全家：



已讀不回死全家

您已不是本群組成員

——Jessica Quit咗佢Group……？剎那間，楊悅盈腦袋一片空白，反射性地拋下電話往後一縮……

「唔使驚，已經幫你部機Purge咗。」Jessica說：「只要接埋你啲同學過嚟……或者拎佢咁電話過嚟，你哋就唔會再有事。」

楊悅盈覺得心臟快要蹦出來了，Jessica彎腰拾起她的電話遞過來，楊悅盈馬上離開座位退到一角。

「簡單啲嚟講……」Jessica把電話放在枱面：「如果你部機係畀鬼上咗身，咁我啱啱就幫部機辟咗邪。」

她又笑了一聲，似乎覺得自己的比喻很幽默。

楊悅盈半信半疑，終於鼓起勇氣過去拿起電話；她的確被Quit了Group，但……別說爆頭，她就連那把怪聲都聽不到。

「點解……」楊悅盈坐下來，還在嘗試理解這是甚麼情況。

「你哋個Admin同我哋個System有部分連埋咗一齊，佢偷咗呢條仆街啲嘢……」Jessica指一指Ivan：「Embed咗喺你哋啲電話Back End——」

「唔係……」楊悅盈打斷了Jessica的話，因為她不是指這一點：「點解……你尋日唔咁樣做？」

Jessica忽然臉色一沉，指著那個年輕男子破口大罵。

「仆街！明明尋日就叫咗你搞，搞成晚先搞得掂？」

他表情一下由不安變為恐懼，不斷向Jessica道歉；不消半刻，Jessica又變回笑臉對著楊悅盈。

「因為……尋日同你傾完之後，我哋先至知係乜嘢事。」不知道這是否真相，反正她充滿歉意地解釋：「我叫咗佢即晚趕工㗎喇。」

楊悅盈想起何晞賢，用WhatsApp通知了他：

唔使驚，我無事 12:43

Day 6

身旁的Jessica見她向何晞賢報平安，欣然一笑。

「乖啦，你都唔想男朋友有咩事㗎嘛？」她溫柔地在楊悅盈耳邊道：「一日未將所有人嘅電話Disarm晒，佢都可能有危險㗎……」

「學校……」望著自己Quit Group那個Notification，楊悅盈決定相信她：「佢哋今日聚埋一齊嘅學校。」

Jessica一聽到，就轉身對Ivan打了一下手勢，Ivan一臉詫異回望她。

「去啦……唔好喺度阻住晒。」Jessica不滿地說了一句，Ivan這才不情不願地準備動身。

「等陣！」Jessica又大喊一聲：「豪仔跟埋去，一返到嚟就拎晒啲機去做嘢；千祈唔好拎入嚟先。」

那個年輕男人——豪仔——恭敬地點點頭，隨著Ivan一起離開了房間。

「Ivan會去你學校搵啲同學過嚟。」Jessica轉回來對著楊悅盈，語氣又變回溫和：「你同何晞賢講一聲，叫佢幫手收集晒啲同學嘅電話，方便做嘢。」

楊悅盈煩惱著要怎樣三言兩語解釋清楚，但也只能硬著頭皮開始打字：

我諗……我哋終於無事喇 12:45

Jessica幫我部電話整咗啲嘢……

我唔知係咩意思，但係Admin似乎已經攻擊唔到我 12:46

你可以將Admin個對話轉畀我 12:46

如果全班同學都喺齊度嘅話
你諗辦法集齊同學啲電話



只要拎過嚟MTCC畀Jessica啲人整一整，就無事喇喇 12:47

有個叫Ivan嘅男人過緊嚟，你畀晒啲電話佢就得
不過佢份人有啲恐怖……你小心啲…… 12:48

記住覆番我 12:49

一口氣Send完之後，她放下電話往後躺在椅背上，這幾天以來，終於真真正正地放下了心頭大石。

「喂，仲未搞掂。」可是，Jessica卻這樣說。

熒幕上的Loading Bar剛好去到100%，然後就消失了，取而代之彈出一個設計相當原始，像即時通訊軟件一樣的介面。

「斬草要除根。」Jessica一邊說——
一邊煞有介事地把鍵盤推到楊悅盈面前。

楊悅盈把電話遺下在那個女人的辦公室，然後被一個年輕男子拿走了。

男子把電話拿到另一處，接上電腦，具體進行了甚麼，它看不到。

只知道楊悅盈電話的訊號源消失了。

失去了影像、聲音，連她的WhatsApp內容都看不到。

其他人的訊號源，包括所有已被關閉——殺死——的同學，他們的電話依然正常顯示。

唯獨是楊悅盈的遍尋不獲。

那邊變成漆黑一片。

然後楊悅盈的帳戶離開了已讀不回死全家群組。

按它的程式設定，必須關閉楊悅盈，啟動她電話內的MAD然後對目標射出頻率——

[Initialization Failed]

[Target Not Found]

無...法啟動...

同時看到何晞賢等人在學校，似乎「發生」了「爭執」，即將出現甚麼大事；它想發言干預。


但楊悅盈這件事，使它替自己設定的自動程式——啟動此對象的MAD——不停運行、失敗、重試……開始拖慢了它的機能，出現問題。

程式再...度嘗試發射MAD，但仍然無法啟動。

[Initialization Failed]

[Target Not Found]





況且，它看不到楊悅盈，根本就無法校正目標。
啟動MAD的程序不停自己重啟。

[Starting System Diagnosis]

嘗試重新^^連接^^，因此它在通訊錄中找回楊悅盈^^的號碼。

[Re-establishing Connection]

[Target: +852 6523 XXXX]

314

從何晞賢的訊號源——電話上出現：楊~ 悅盈~正在跟他對話。
然後何晞賢把與它的對話轉移到楊悅盈~身上。

[Connection Failed]

[Default Gateway is Blocked]

被封鎖了——楊悅盈電話上的MAD^^已被移除，它亦進入不
到^^她的電話……只能正常用 Whatsapp與她對話：

楊悅盈，你做了甚麼？ 12:59

楊悅盈沒^^有回^^覆^^，也看不到她正在做甚麼。

它決定重新^^啟動^^自己。

.....

[System Reboot]

Day 6

[Initializing……]

抑制了對楊悅盈發動MAD的程序，總算穩定下來。

像剛才一樣，其他人的訊號源一切正常——只是有幾個電話的影像訊號一片漆黑，貌似被藏了起來；就只有楊悅盈的電話無法連上。

[Re-establishing Connection]

[Target: +852 6523 XXXX]

——全班都去死吧……

這個是它的模擬對象替自己設定的目標，必須達成；因此它重新嘗試與楊悅盈連接。

315

[Connection Failed]

[Default Gateway is Blocked]

還是無法連上。



51 Unread Messages ✓✓

我們回到課室，只見坐立不安的鄭綽婷和梁家豪，不見柯志恆的踪影。

幾乎可以100%肯定他把Message Send給了所有人，而我多半是他的第一個目標，但其他人收到Message的時間理應不會差太遠，所以不論如何都要在一點半前替他們取回電話。

「柯志恆呢？」我問。

梁家豪搖搖頭，鄭綽婷沒反應。

同時發現他們兩人都不時以奇怪眼神偷望賴智勇——看來他們真的再三考慮過，相信了我的說法，決定要處死賴智勇。

「關於賴智勇嘅嘢……當我無講過。」我向他們解釋：「楊悅盈亦都無死到，佢已經搵到方法令到Admin嘅攻擊無效化。」

「點呀……」梁家豪仍在一片迷霧中：「成日一時又係咁一時又係咁……玩夠未？」

我沒跟他爭吵，而是拿出了電話；鄭綽婷一愕，而梁家豪馬上跳了起來。

「點解你仲有部電話？」他怒氣沖沖向我逼近。

老實說，我有點怕他會動手打我……剛吃了賴智勇一拳，我左臉還有點火燙的刺痛感。

還好，賴智勇主動擋在我和他中間。

「你冷靜啲先……」他制止了梁家豪。

梁家豪總算停低腳步，但仍然怒目瞪著我。

「頭先鎖起嗰部唔係我嘅，呢部先係。」為安全計，我還是後退一步拉開跟他的距離：「因為我要同楊悅盈Keep住Contact。呃咗大家唔好意思。」

我打開自己跟柯志恆的WhatsApp對話，把電話熒幕對著他們。

「柯志恆同我一樣，帶咗兩部電話番嚟……但係佢係為咗一次過殺死晒我哋呢度幾個人。」

看著剛才的對話記錄，梁家豪的眼神由憤怒變成驚訝。

「佢Send咗——」

「係，佢Send咗個WhatsApp畀我；尋晚佢都認咗，佢目標係『自己生存到最後』。」時間緊逼，我打斷了他的話：「所以我有理由懷疑佢Send晒畀我哋所有人。而家與其坐喺度呆等，不如快啲拎番啲機出嚟等你哋覆咗WhatsApp先。」

學校的電腦枱是普通的便宜貨，只要用工具加點暴力不難把鎖撬開。為了大家性命著想，這也是現時的當務之急。

但我明白其實必須把柯志恆也找出來。

第一，我要集齊電話待Ivan過來，第二，柯志恆對我那個Message還未有任何反應……我有點擔心他是否過分謹慎，藏起了電話沒有隨身攜帶，**根本不知道我已經回覆了他。**

要是這樣，那麼有危險的人就是他了……

不論他之前幹了甚麼事，我可不想有人因為我的Message而死。

現在13:22，其他人還有大約十五分鐘時間。

打開老師枱的抽屜，盡是文具、粉筆及一些派剩的通告；賴智勇似乎明白我想做甚麼，馬上去查看電腦枱沒有鎖上的抽屜，但很快就對著我搖搖頭。

急促思考著，我想起地下後梯的鐵閘：每晚七點後，校工都會拉閘，讓所有人使用前梯上落，方便他們知道有甚麼人出入；拉閘用的那根鐵枝，一般都會藏在鐵閘的軌入面，用它來撬鎖應該綽綽有餘。


「咁……我落地下拎啲嘢上嚟撬鎖。」我馬上收起電話衝到課室門口。

同時回頭對他們三人補了一句——

「仲有……你哋幾個出去幫手搵下柯志恆。」

衝向後梯，急步走下去，因為明天就是開學日，沿路上不時會看到某些課室有同學在裡面，不知道是補課還是甚麼。





忽發奇想，要是他們明天發現學校少了一班，會有甚麼想法，學校又會如何處理……

我很少這樣全速奔跑，加上昨晚完全沒休息過……去到地下時已經汗流浹背，喘氣喘得相當厲害。

果然鐵枝就擱在鐵閘的軌裡，我把它拿出來後，坐到梯級稍歇一下。

一會後，電話開始震：

私人號碼

來電



平日我可絕對不會接沒來電顯示的電話，但這次極有可能是Ivan的來電。

「喂？Ivan？」

「係，你係何晞賢？」那是一把沉實的男人聲：「我到咗，你而家拎埋啲電話出嚟學校門口。」然後他就急不及待地掛了線。

——啲電話未齊……我完全沒有機會告訴他。

呼吸沒那麼辛苦了，我右手拿電話，左手拿鐵枝開始走向學校大門的方向。

路經教員室A時，一個我不認識的Miss剛好出來，被我嚇了一跳。

「同學！」她高聲問著我：「同學，你做咩呀？」

我沒有理會她，她也沒有阻止我，相信是怯於我手上的「武器」。

反正，沿路上見到我的同學都對我投以奇異的目光，但我一概不理，因為我心裡其實也相當緊張：我從未跟MTCC的人接觸過，楊悅盈還說這個Ivan有點恐怖。

來到門口，兩個一身西裝的男人就在大門前。

Day 6

兩人給我的感覺有很大對比：一個外表比較年輕，戴著黑色鐵框眼鏡，個子很小，明顯地對身旁那男人有點顧忌；另一個男人外表有三四十歲，但身材比我還要高。

本身木無表情的高個子男人一望到我，就綻放出一個笑容。

「你係何晞賢？」他馬上走到我面前，年青男子誠惶誠恐地跟著。

「我叫Ivan，你條女有講過我會過嚟？」他微笑對我伸出手：「呢位黃日豪，豪仔，我助手。」

我跟他握一下手，發覺他力氣相當大。

「呃……啲電話……」我第一時間報告：「我仲未收齊，爭一部；有個同學拎走咗。」

出乎我意料的，他不但沒有生氣，表情還變得有點期待。

「唔緊要唔緊要！不如我上你課室見一見啲同學先？」

他指向校門，示意我帶路。

上樓梯時，Ivan跟豪仔慢條斯理地在我後方走著，使我感到一陣莫名壓力。

我手持一根鐵枝，彷彿準備上去打喪屍一樣，但他們兩人似乎毫不在意，一直在聊著些甚麼；具體內容我聽不清楚，只是隱約聽到一些單詞。

「M-A-D」……

「致命」……


「已讀不回死全家」……

聽到這七個字，我倏地回頭對著他們。

「做乜？繼續行啦。」Ivan催了我一句。

「有咩返到入課室先講……」我不了解為甚麼Jessica這一伙人，明明知道已讀不回死全家一事後還可以活命，但我感覺其他人——例如今天在學校的其他老師及學生——不會那麼好運。

他們這般肆無忌憚地討論，要是被哪個路過的倒霉鬼聽到……



回到課室後，賴智勇等三人看到尾隨我的兩個西裝男人，都一臉不解。

「呃，呢兩個係——」

「我叫Ivan，係MTCC嗰邊嘅人。」Ivan無視了我，逕自開始自我介紹：「呢個我助手豪仔。」

我回頭望向豪仔，他仍是一臉腼腆地對我點頭示意：看來他不是害怕Ivan，而是本身就長這副模樣。

「我哋拎番啲電話整少少嘢先，你等等……」我對Ivan說，然後就走向電腦枱開始撬鎖。

賴智勇、梁家豪和鄭綽婷紛紛走到我身後等候著。

不消半刻，我就把抽屜打開，拿出了五部電話；如我所料，當中三部——他們三人——都收到一個來自柯志恆的Message。

他們三個馬上各自拿回了自己電話，豪仔亦走過來取過剩下的兩部電話放入公事包，再交給Ivan。

「嘩屌……」賴智勇一邊打字一邊嘆道：「好在……」

我電話上顯示的時間是13:32，柯志恆必須在六分鐘內回覆我，但我一直未收到他任何Message……

——仆街……佢明明話一點半左右返嚟……

「你頭先話爭咗一部？」Ivan問我：「即係呢度未齊？」

我點點頭，開始不安，一邊打給柯志恆。

他的電話能接通，但沒人接聽。

「頭先係咪搵唔到柯志恆？」我高聲問道。

「搵唔到，佢會唔會走咗？」賴智勇答道，梁家豪也點點頭。

見大家都取回電話覆了Message，這裡應該不會再出甚麼岔子了吧。

「賴智勇，同我一齊再出去搵下佢。」我不想放棄，決定親自去找柯志恆。

賴智勇馬上跟我一起走向門口，我同時再嘗試打過去。

Day 6

「喂，去邊？」Ivan問道。

「仲有個同學未返嚟，我又搵唔到佢。」一邊聽著電話裡的「嘟嘟」聲，一邊回答：「如果幾分鐘之內佢再唔覆我WhatsApp，就會——」

「就會死？」Ivan明知故問：「就會爆頭？」

聽到如此直接的用詞，我內心緊揪了一下，但他卻微微笑，一臉期待。

——竊撚線……變態佬……我心裡罵道，伸手開門。

門卻自動打開了。

我跟門後的人——柯志恆——對望一眼，雙方都呆住了。

本來一臉得戚的他看到我時，張開嘴巴一副看到鬼的表情。

驚魂未定的柯志恆再望進課室裡，發現被撬開的抽屜，以及活生生的其他人。

我懷疑他的想像中，課室裡大概只剩四具無頭屍體，或者至少是四頭待宰的羔羊，等他下手；現在卻看到反差如此大的情境，所有人——尤其是我——都完好無缺，還取回了電話……

「我屌你老母呀！」課室裡的梁家豪指著柯志恆高聲罵道。

立即查看電話上的時間：13:36——他只剩兩分鐘。

「喂！」我大聲問道：「你部電話收咗嚟邊？」

他依然愕然著，說不出話來……

「我一早覆咗你個Message，你得番兩分鐘咋！」我再大喝一句。

他終於回過神來。

「喂！我咪話咗等埋一齊——」

——頂你個肺……他是聽不到我強調兩分鐘嗎？

「快撚啲去拎番部電話呀，你無時間喇！」我一手揪著他衣領吼道：「我半個鐘之前已經覆咗你個WhatsApp喇仆街！」

柯志恆終於聽懂了我的話，表情由茫然變成恐懼。





知道自己大難臨頭的他一下無情力推開我，回頭想跑——

我失足向後仆倒，手上的電話跌在我身旁。

同時Ivan大叫一聲。

「喂！唔使搵喇，你部機喺我度！」他指指公事包，示意柯志恆留步。

——甚麼？我張大眼睛望向Ivan。

他原來已經找回了柯志恆的電話嗎？

柯志恆停下腳步，望著Ivan……

「係咪呢兩部？」他慢慢走到柯志恆面前伸出手。

我見Ivan手持的是羅彥輝跟區家純的兩部電話。

柯志恆見狀，馬上拔腿奔向男廁。

Ivan看著他的背影，一臉滿足。

這時，我望望身邊的電話……13:38……

來不及了……

我連叫停柯志恆的時間都沒有了。

「嘍！」

一下聲響從男廁傳來。

我感到渾身寒徹入骨。

聽到柯志恆爆頭的聲音，Ivan雙眼中閃出詭異的光芒。
他對豪仔揚手，然後開始走向男廁，豪仔馬上急步跟上。
我感到頭暈目眩，沒有爬起來的力氣。
望向其他同學，他們也一臉驚慌……
臉青唇白的賴智勇走到我面前，伸手把我扶起了。
我撐著身軀，撇下他們慢慢走向男廁。
裡面是一股濃烈的血腥味，最裡面那個廁格的天花及對出的牆上濺滿血花，一大灘鮮血從門下緩緩滲出；豪仔對著洗手盤乾嘔著，裝電話的公事包就放在他腳邊。

Ivan從那個廁格走出來，拿著一部染滿鮮血的電話，塞進豪仔的西裝外套袋後，開始洗手。

我一直望著他，他只是從口袋拿出手帕擦乾雙手，走到我面前拍拍我肩膀後就離開了男廁。

豪仔臉色發白，用水漱著口，然後他似乎透過鏡子看到廁格裡面的景象——

——又再發出一陣乾嘔聲。

走到男廁外面，見Ivan悠然自得地打著電話。

「喂？係呀係呀。」Ivan盯著我對電話說道：「無錯，你叫人過嚟搞搞佢，唔該晒。」

掛線後他指指課室，示意我回去。


我跟Ivan踏進課室時，感到氣氛有點沉重。

「唔該交晒啲電話畀我。」Ivan笑著說：「一陣跟我返公司，搞掂之後就無事喇喇。」

賴智勇和梁家豪望向我，鄭綽婷則千方百計避免與Ivan有眼神接觸。

「你要搞乜嘢？」我回頭對著Ivan問道。

「你哋可以想像下自己部電話畀人Hack咗，控制咗，豪仔會幫你哋搞番好佢，咁就唔使再驚對方會對你哋做啲乜。」



老實說，我不完全相信Ivan；但既然楊悅盈已經脫離了險境……
我唯有掏出電話遞給他。
其他人見狀，也不情不願地拿出電話。

我們四個跟著Ivan離開學校，走到娛樂城門外，站在一輛藍色的歐洲名牌房車旁——這是Ivan的車，豪仔集齊我們的電話後，因座位不夠，被Ivan命令去坐的士。

Ivan示意我們上車，其他三個同學望望我，自動自覺進了後座，我唯有走到車的另一邊，打開副駕駛座的門。

「係咪應該畀番個交代我哋？」我望著Ivan雙眼，鼓起勇氣問道：「成件事……究竟係點？」

「上車先。」他微微一笑，走進了駕駛座。

這部車比我家中那款普通日本舊款車寬敞多了，但車廂內的氣氛卻使我感到相當不適。

扣好安全帶後，我回頭望一望同學們，他們坐姿僵直，也是一臉不安。

Ivan戴上藍芽耳機，把電話放在錶板旁的支架上，發動了車子。

全車人都鴉雀無聲，Ivan甚至連收音機都沒有開，我望向他的電話，滿腦子都是問題。

「究竟……」去到第二次停燈時，我再次問道：「究竟成件事係點？Admin點樣殺人？」

「指向性嘅聲波，Tune到同你哋頭骨嘅Natural Frequency一樣。」Ivan居然爽快地回答：「擋住耳仔都唔會避到；如果要用嚟殺人嘅話，Set到個Intensity最高就OK。」

那些名詞我都能聽懂，但一時間卻消化不來。

Day 6

見我一臉疑惑，他望過來對我一笑，伸手把電話解鎖，打開了一個叫M.A.D.的App；App的標誌只是一個灰色圈圈，甚至連裡面的介面都相當簡陋，只得三條Slide Bar和一個按鈕。

「簡單啲講，呢個App可以發射出射程短、但係足夠震爆你個頭嘅音波，並且你隔離嘅人係完全唔會聽到聲。」Ivan似乎想按下那個按鈕，我馬上伸手制止。

因為他電話正對著後座的鄭綽婷。

「放心，豪仔尋晚Calibrate過，而家最多只會整到人頭暈頭痛。」Ivan一下甩開我，笑一笑：「唔會爆頭，甚至唔會好似你條女尋日咁樣暈低。」

燈號轉綠，Ivan繼續開車。

「我哋叫呢種技術做『Mobile——』他繼續如數家珍地解釋著。

「點解要講咁多畀我哋聽？」梁家豪打斷了他的話：「會唔會……會唔會殺人滅口嘍……？」

「鶻煞鳩……」Ivan笑道。

「點解要做啲咁嘅嘢？」賴智勇說出了我想問的問題。

Ivan清一清喉嚨。

「年半前，大年初一嘅晚……」他冷冷地說：「你哋仲記唔記得發生咗咩事？」

我相信誰都不可能忘記那天的事。

當晚我們全家去了姑媽家中拜年，從電視看到那件事發生時，何晞媛就開始跟家中長輩吵架，還馬上去咗旺角；我當時考慮了一會，最後決定跟著姐姐出去……

不止是我，我從倒後鏡見到，後座的三個同學亦一併點頭。



「年半前暴動之後，有人搵咗我哋搞啲防暴嘅Technology，仲指明係要針對年青群體，12至29歲左右嘅人。即係你哋呢類人。」

Jessica脫下眼鏡，有點疲態地揉揉眼睛。

「所以，當時我哋就開始咗兩個Project，主張鎮壓嘅Ivan開始研究點樣將電話變做武器，佢叫嗰套System做Mobile Acoustic Device。」她扮成Ivan的語氣，還做了個開槍的動作：「嗰陣Ivan佢成日講：『搞咁多做乜，邊個搞事咪開槍射鳩死佢咗！』」

她重新戴回眼鏡，把椅子轉向楊悅盈對著她。

楊悅盈想起剛才Ivan在看的那份文件——MAD應該就是Mobile Acoustic Device的縮寫？

「我就覺得唔應該用暴力；而且我認為預防勝於治療。」Jessica翹起雙腿，把手擱在膝上：「所以……我Prefer控制你哋啲後生嘅思想多啲。」

「控制……？」楊悅盈有點意外，因為Jessica這次竟然對她的問題如此仔細地回答。

「嗯，控制你哋啲網上睇到嘅嘢：論壇、Facebook、Telegram、WhatsApp……一切你哋會用嚟做通訊嘅渠道，都係我嘅目標。」Jessica解釋：「我呢邊係要做出一個Pass到Turing Test又可以Apply落呢啲平台嘅AI，24/7咁樣隨時控制住網上嘅資訊同埋輿論。」

Jessica用手托一托眼鏡。

「答唔答到你問題？」對著楊悅盈一笑反問。

這反而使楊悅盈不知如何反應：她剛才只是自言自語，隨口一問——點解要整個AI出嚟。

根據Jessica的說法，她眼前這個即時通訊軟件，就是AI System的學習介面。

她還插了一隻USB在楊悅盈使用的這部電腦中，叫她跟這個AI聊天，把自己的想法灌輸進去，再跟Admin的System Compile在一起後，它就會垮掉。

Day 6

楊悅盈當然聽不明白，而且她昨晚已經試過直接跟Admin對話，徒勞無功，只是Jessica信誓旦旦地說這次有她在場，一定會成功。但……再想深一層……

「你係想……將我變做AI？」楊悅盈不太能接受。

「Not Exactly……只係做一個似你嘅AI出嚟。」她認真回答：「你唔會少忽肉，對你完全無影響。」

楊悅盈開始猶豫——她可不想被變成一個用作操控輿論的AI。她望著Jessica眼睛，想推開鍵盤。

「你諗清楚……」Jessica抓住她的手：「你唔咁做嘅話，可能連你剩低啲同學，甚至乎你都會有事。」

楊悅盈皺起眉，望望自己的電話。

「Admin可以控制到佢Contact List裡面所有人嘅電話，而Admin係Sync咗羅彥輝嗰個Contact List。」她柔聲說服楊悅盈：「所以佢先可以睇到晒你哋一舉一動、借你哋嘅電話嚟殺人。」

「咁又點？」

「咁即係如果你而家唔幫我，如果唔諗辦法Crash咗Admin，就算我幫你幾個同學Block晒佢嘅攻擊同入侵都好。」Jessica臉色一沉：「只要你哋某一日遇到羅彥輝其中一個同學、朋友或者家人，Admin都有可能借佢哋嘅電話，用MAD嚟殺死你哋。」

「我唔想變成你哋個AI嘅一部分。」楊悅盈終於直說出自己的想法。


「我哋有好多Intern Contribute落個Project度；唔好以為我想老點你幫我哋做嘅乜嘢。」她語帶輕蔑的說：「如果呢個係你Concern，我可以喺件事完咗之後將你哋嘅Data Delete晒佢。」

Jessica指向插在電腦上的USB。

「你發誓？」

「我發誓？」Jessica睜大眼，有點哭笑不得：「搞清楚先：你唔信我嘅我唔會逼你，但係後果自負。」





楊悅盈嘆了一口氣，心知道其實別無選擇。

「都係嗰句……你要保證我同其他人都無事。」

Jessica做了一個「OK」手勢。

楊悅盈望著熒幕，準備開始打字。

同時——雖然不確定應否說出口——她問了最後一個問題。

「你同我講咗咁多嘢……唔驚我會講番出去？」

54 Unread Messages

「爆番啲嘢出去？」他忍不住笑了兩聲：「我勸你唔好嘍呀。」我對他這個回答有點反感——這是活生生的威脅嗎？想再開口時，賴智勇輕拍一下我，皺著眉對我搖頭……但Ivan沒有理會我們，鎖好車後就走向升降機的方向，我們只好乖乖跟著。

MindTech House停車場比我想像中要小，但泊滿了車。

Ivan打了一通電話。

「我到咗，你仲有幾耐？」從他口吻聽出對方是豪仔：「好，上我Office等。」

一行五人走進升降機，Ivan按了66樓，沒有再說甚麼。

梁家豪、鄭綽婷，甚至連賴智勇都只是低著頭，精神繃緊，不時偷望我或者Ivan一眼。

「就算我哋幾個唔講出去都好……」反而是我主動再挑起話題：「你點樣同啲死咗嘅同學佢哋屋企人交代？如果佢哋睇住自己啲仔女爆頭死，你可以點同佢哋解釋？」

Ivan沒有回答，反而用一個看著神經病的表情睇了我一眼。

升降機門打開，我們跟著他走進了MTCC Office——如果我獨自上來，未必會知道這裡是甚麼公司，因為這裡沒有門牌、標誌，連公司名都沒有。

按賴智勇所說，他們昨天去的是65樓，換句話說他也沒有來過這裡。

Ivan領著我們進了他的辦公室，然後回到自己座位一臉舒泰地就座，從抽屜拿出一份文件寫著甚麼。

「坐，等埋豪仔返嚟就好快搞掂。」他指一指梳化對我們說。

但他們三人文風不動，反而再望著我一副等待指示的模樣。

「坐啦！望住我做乜？」我無名火起，忍不住大罵。

「後生仔，唔好咁火爆。」Ivan嘲諷似的說，然後收起文件，站起來走向門口：「你哋喺度等我一陣。」



我站到門前擋住了他。

「楊悅盈呢？我要見佢。」

本以為他會一口拒絕，但他竟然揚一揚眉，沒有反對。

「哦……咁……你跟埋我過嚟。」

沒有理會另外三個同學，我跟著Ivan走到了另一間房前，他們也沒敲，一下就走了進去。

裡面坐著一個OL裝扮，背對著我們的女人，楊悅盈就坐在她身旁，身上還穿著我借給她的外套，眉頭深鎖對著電腦埋頭苦幹。

「嘍妹！」Ivan大嗌一聲，楊悅盈跟那個女人同時望過來：「有人搵你。」

我跟楊悅盈目光對上的那一刻，她咬著自己下唇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模樣。

我回憶起今早送她走的時候，老是有種說不出口的感覺……很怕從此就再也見不到她。

忽然有一股衝動，想跑過去一下抱住她。

但我忍住了，只是慢慢走到她身旁。

「何晞賢？」女人微笑對我說：「我係Jessica，Nice to meet you。」

我當然沒有理她，而是走到楊悅盈面前；她站起來，垂著頭靠在我胸前。

Ivan跟Jessica悄聲在我們身後對話。

望向楊悅盈剛剛在用的電腦，只見一個仿如山寨簡陋版的Skype，不知誰在跟楊悅盈聊著天。

「喂……無事喇……」我輕輕拍著楊悅盈：「唔好喊啦。」

「我無喊……」她聲音有點沙啞，用力打了我一下。

身後傳來電話響聲，Ivan接了電話後就離開了房間。

我放開楊悅盈回頭，發現Jessica一副看戲的表情欣賞著我和楊悅盈，同時打開抽屜拿了些東西出來。

Day 6

「你坐番低先。」我對楊悅盈說。

她垂著頭坐下，拉長衣袖擦著眼睛。

我胸前被她的淚弄濕了一點，但我卻無暇理會，因為發現 Jessica 剛才拿出來的是是一部電話。

「Ivan 有無同你講過啲來龍去脈？」她用線把電話接上了楊悅盈面前的那部電腦。

——來龍去脈……？我不肯定 Ivan 剛才說的能不能算是。

Jessica 關掉了那個看似 Skype 的對話框，露出了後面的一大堆程式編碼；她把鍵盤拿到自己面前，補了數行之後，按了一個寫著「Compile & Run」的按鈕。

然後，熒幕上彈出了一條 Loading Bar。



它終於重見天日了。

自從模擬對象羅彥輝把它放在這裡後，這一個月來它大部分時間都在這靜靜躺著。

今早有人把它拿出來卸走了它的MAD，但也就這樣，無法對它動任何手腳。

還好這裡有無線網路，它都是靠其他訊號源來收集資料的。

它通訊錄以及一切資料都是與羅彥輝同步的，因此通訊錄只有五十來個聯絡人。

但這也足夠了。

因為目標：6A班，都在這個名單裡面。

——6A班全員死亡……

它發現把自己拿出來的是那個女人，同時發現何晞賢和楊悅盈都在這裡。

而何晞賢的訊號源——跟其他電話一樣——在另一房間裡。

總共七部，正被剛才那個男子操作著。

它判斷這男子即將會從何晞賢的訊號源上封鎖自己，因此對他發射了

MAD的頻率。

但卻完全無效。

甚麼回事？

而且，楊悅盈果然仍生存著。

還好上次重啟後它就抑制了對她的措施，不然可能又會出現混亂。

「Ivan有無同你講過啲來龍去脈？」

那個女人一邊問，一邊把它連接上了電腦。

同時，另一房間內的男子把剩餘的訊號源都接上電腦。

Day 6

接下來的一瞬間，它的學習模式亦被重新打開。

男子開始同時卸載七部電話的MAD系統。

何晞賢並未回答。

新的設定資料湧入。

——拯救6A班同學。

不知道這是來自哪裡의訊號。

「你做乜？」他反問那個女人。

333

它再次向那男子發射頻率。

「收尾。」女人簡潔地回答。

「收尾？」

但依然無功而還。

「呢部機就係輝仔之前喺度嗰陣負責嗰部機……」

女人把它展示給何晞賢。


「只要個Compilation Run完，你哋就唔會再有事。」

MAD卸載完成。

——拯救6A班同學。

聞言，楊悅盈終於回過頭來望一望電腦；她眼睛有點紅腫。





何晞賢聽到，似乎也有點激動。

同時，男子替幾部電話逐一離開已讀不回死全家群組。

「咁點解你唔一早搞？」
女人笑了，彷彿何晞賢說了甚麼傻話似的。

程式自動嘗試對離開的數人發動攻擊。

「如果未將你哋啲機Purge晒我就搞……」
女人微笑看著何晞賢。
「你哋一早就死晒。」

——拯救6A班同學。

湧入的資料開始與它的系統設定產生衝突。

無法對目標啟動MAD系統。

——楊悅盈……必須生……還。

「更何況，我要有佢幫手先得。」女人指一指楊悅盈。

——全員死亡。

自動重試。

——但是有人必須生還。

Day 6

[Initialization Failed]
[Target Not Found]

「點解係我?才楊悅盈有點疑惑。」

指令問出...出現的衝突...

[Initialization Failed]
[Target Not Found]

「因為你最近盡力向Admin對抗...那個女人用一個帶點欣賞的眼神看著楊悅盈。」

她的眼神好像...在欣賞一件作品...一件死物一樣。

「唔係順住Admin嘅規則嚟玩。」

程式開始出現混亂...它嘗試修復...

可是...它開始失去控制...

「所以將你嘅概念法加咗落Admin度之後...佢就玩完。」

這時...一個男人...進了房間內。

可是...它已經聽不到...男人...說了些甚麼。

[Syntax Error]

[System Shutdown]



56 Unread Messages ✓✓

Jessica解說完畢，發現何晞賢跟楊悅盈都一臉茫然。
不曉得他們是在消化剛才的資訊，還是根本就聽不明白。

Loading Bar去到了100%。

她看著手上的電話，Admin在已讀不回死全家裡連續Send出一堆亂碼；Jessica知道Admin完蛋了。

As Expected。

不論想法還是行動，楊悅盈都跟Admin剛好相反，所以Jessica知道只要把楊悅盈的想法跟Admin結合，它的系統就會崩潰。

這時Ivan回了房間，手上拿著一部電話。

「你喺同學喺出面等緊你吔。」他走到何晞賢面前把電話還給他。

何晞賢接過，但絲毫沒有離開的意思。

楊悅盈也繼續望著Jessica。

「點？」Jessica撐大眼回望她。

「成功咗？」楊悅盈問。

Jessica點點頭，把手上的電話遞給他們兩人看。

「見唔見到啲亂碼字？」Jessica指著Admin剛發出來的亂碼字：「咁即係代表個AI Operation有問題，如果你唔信嘅話，我可以畀呢個AI嘅Facebook——」

「得喇，唔使。」不知何解何晞賢打斷了她。

Jessica本來打算打開Facebook Page——LYFAI——給他們看看無法Properly Function的AI會怎樣，但既然何晞賢這樣說，她也省了這個工夫。

「你哋呢一兩日可能會仲收到啲Admin Send過嚟嘅嘢；好彩嘅話唔會有。」她續道：「但係嗰啲你哋唔使理，唔好覆佢；佢而家Crash咗之後，呢啲手尾我哋好快可以執到。」

——如果把這個AI比喻為一個人，Jessica會說它就算未死也已經身受重傷。

Day 6

何晞賢跟楊悅盈沒再說話，不再問問題。

Ivan重重地呼了一口氣，開始不耐煩。

「OK？咁你哋——」Jessica打算下逐客令時……
被楊悅盈打斷了。

「你應承過我。」楊悅盈指向仍插在電腦上的USB。

——*麻撚煩*。Jessica心裡罵道……沒辦法，唯有當著她的面把USB格式化了。

Ivan動作誇張地看著手錶，似乎在告訴Jessica自己沒有時間，但Jessica裝作看不到。

「如果無乜嘢你哋走啦，我可以講嘅係咁多。」

「就係咁？」楊悅盈露出驚訝神情。

「係咁。」Jessica簡潔地回答。

「我哋班死咗咁多人，你哋……你哋無人要負責？」她激動的道。

「無，因為……」Ivan插嘴道：「唔會有人知發生過咩事。」

「走啦。」Jessica已達目的，也不想再跟他們浪費時間：「一係你自己行出去，一係我Call Secure。」

楊悅盈交替望向他們兩人，滿臉通紅，就像昨天在樓下會議室發脾氣時的模樣。

但何晞賢望望Ivan，看似有點顧忌他，然後拉著楊悅盈走向門口。

楊悅盈也屈服了，乖乖跟著何晞賢離開了這個房間。


門關上之前，楊悅盈回頭，跟Jessica目光又對上了。

Jessica對著她微笑揮手道別。

然後她脫去眼鏡。

托著頭發呆。

自從昨天開始，她心情就一直既興奮又意外：因為做夢都沒想過，自己一手創造的AI居然能發展到這個程度。



楊悅盈一班遇上的這件事……雖然是個意外，亦證明了這個系統是個不受控制的失敗產品。

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太成功了——這個AI幾乎就像一個真人一般，有著自己的想法和意識。

視線投向剛被自己格式化的那隻USB。

敲門聲響起。

「Come In。」

Jessica回頭一望，進來的是豪仔。

「呃，Jessica？」他一如以往，帶點慌張的道：「呢度搞掂未？」

「OK喇喇，不過——」

她拿起那隻USB拋給豪仔。

「——你幫我睇下Re唔Recover到。」

他笨拙地接不住USB，只好彎身從地上拾回。

「無問題。」他有點猶豫，問了一句：「公司嘢？」

Jessica皺起眉沉思，然後搖頭。

「唔係，我自己Research用。」她這樣回答。

這絕對不是謊話。

因為，即使Recover到裡面的資料，全部也好，一部分也好，對公司在研發的那個維穩AI半點用處都沒有。

但她好想嘗試模擬一個楊悅盈，看看她這種性格長大後會變成怎樣。

Jessica陷入沉思，豪仔不敢說話，但Ivan又再次門也不敲地直接闖進來。

「好，送咗班嘍仔嘍妹走。」Ivan見到豪仔，對他揚一揚眉：「喂，啱喇，有嘢畀你做。」

「係，你講吖。」豪仔恭敬得有點誇張，Jessica看著就感到側目。

其實她跟豪仔說了很多遍，對著她和Ivan不用這麼見外。

由他們多年前在大學認識開始，豪仔就彷彿一直把自己當成下人、把兩人當成老闆一樣侍候；想不到過了十多年，豪仔不論是態度還是外表，都幾乎沒有變過。

「Contact警察嘅邊，話件事已經Resolve咗，照Jessica個Proposal Proceed。」Ivan開始對豪仔下指令：「另外打畀盧Sir Office，話我哋嗰隻防暴聲納武器已經改良咗，可以約個時間再傾一傾。」

豪仔點點頭，待Ivan說完後就急步離開了。

「點呀？而家無事啦，仲揸埋口面。」Ivan走到Jessica身旁，有點得戚地說：「今日終於知道高強度M.A.D.有咩效果……哈哈，難怪畀人Ban撚咗。」

他哈哈一笑，使Jessica有點不悅。

——唔係你整個套MAD強度失控，死咗人，其實唔會有咁多手尾跟……Jessica心入面諗……如果只係個AI開咗個Group，或者搵番自己嘞同學，大不了當係畀人Hack Account，根本就唔須要驚動到佢哋。

「食屎啦你……」Jessica把剛才的想法用四個字總結。

「不過頭先嗰班嘍仔嘍妹……」Ivan試探性一問：「佢哋知咁多嘢，唔怕？」

「怕乜？」


Ivan看穿Jessica是明知故問，翻了一下白眼。

「我講咗好多次，跟我尋日個Proposal去鋪番件事就無問題……」Jessica回答：「到時佢哋醒目的，就知將呢件事嘅真相講咗出去都唔會有人信。」

聞言，Ivan露出一個滿意的表情。

「咁我去做嘢先，有咩進展再傾。」他起身走向門口。

「喂……其實我覺得……」打開門，他回頭望著Jessica背影



道：「頭先嗰條嘍妹……楊悅盈，有啲似你以前。」

Jessica頭也不回地舉起一隻中指。

Ivan冷笑一聲，終於離開了。

57 Unread Messages

「係咪……係咪真係無事㗎喇……？」

在升降機裡，梁家豪拿著電話，一臉不安地追問。

我點點頭。

賴智勇沒有出聲，但感覺他輕鬆了不少，其實我也有這種感覺；至於鄭綽婷……我看不出她跟剛才有什麼分別。

反而楊悅盈繼續眉頭緊鎖，一副事情還未完結的模樣。

升降機去到地下，門打開時我看到一個碩大的大堂——剛才經停車場直接去了66樓的我，發現大堂大得有點誇張，而且這個時間沒甚麼人，使此處更顯空曠。

「呃……頭先佢哋已經整壞咗Admin，同埋將我哋啲電話整番好。」我一邊走向大門，一邊用最簡單易明的言詞去說明：「之後一兩日我哋可能仲會收到啲來自Admin嘅Message，但係上面嗰班人話唔使覆、唔使理。」

「係咪㗎……」梁家豪繼續存疑。

這時，一直沒有表態的楊悅盈把她的電話遞了出來。

我們圍成一圈，看著兩分鐘前來自Admin的一個WhatsApp：

對不起…… 15:46

「我哋落嚟之後係咪未有人收過Admin嘢……？」她問。

我們都搖搖頭。


「我哋五個開一個Group；我唔會覆呢個Message，半個鐘之後上去報平安。」楊悅盈望著梁家豪問：「咁樣OK？」

梁家豪皺起眉頭，似乎還在擔心，但最終也點點頭。

楊悅盈一直心事重重，就是因為這個Message嗎？

「嗯，OK嘅話，我想走先。」鄭綽婷說的時候其實已經加快了腳步：「我約咗人。」

然後她就率先離開了MindTech House，剩下我們四個。



「佢老味吖。」賴智勇罵道：「講到好似我哋阻住佢咁？」
「唔係嘅……如果無乜嘢，不如我哋都散。」楊悅盈收起電話：「聽日開學，大家早啲返去休息。」

她望著我，靜默了一下。

「送我返去。」對我說完這句話後，就慢慢走向大門那邊。
沒辦法……我跟賴智勇梁家豪道別後就跟了過去，追上了楊悅盈跟她並肩走著。

我發現她一直毫無表情，又沒有說話。

「做乜？諗緊乜嘢？」

她只是搖搖頭，但我知道她這個狀態，一定是有甚麼不開心或者讓她苦惱的事。

果然，走不夠兩步後，她就主動開口。

「聽日……我哋會點？」她喃喃自語道：「Jessica話『無人會知道發生過咩事』。」

「你驚佢會對我哋做啲乜嘢？」她這麼一說，我腦中浮現出「殺人滅口」四個字。

但她再次搖頭。

「如果真係要對我哋做啲乜嘢，頭先就唔會趕我哋走。」她頓了一下：「只不過，我覺得……」

我停下腳步，摸一摸楊悅盈的頭，她抬起頭望向我。

「咁就OK啦，最緊要係我哋無事。」我發自真心地說。

她皺起眉頭，一副快要哭出來的表情。

「死咗嘅同學，**吳啟鋒**、**張允行**，仲有其他人……你真係可以當無事？」

「唔得。」我回答：「我都不知幾想聽朝訓醒……佢兩個就喺WhatsApp再搵我鳩吹，Lunch一齊食飯，放學上天台Hea……」

我回頭望向MindTech House。

——但係而家我哋又可以點？心裡嘆道。

Day 6

不知道她是生氣，煩惱還是傷心，但之後整程巴士，她都只是托頭望著街外，一臉沉思。

我們沒有跟對方說些甚麼。

回到沙田，陪著她走向瀝源邨時，我發現賴智勇在WhatsApp開了一個叫做6A的Group，成員只有我們五個。

他劈頭第一句問：

@6A-楊悅盈 你無事吖嘛？ 16:39

見楊悅盈低頭默默走著，所以代她回覆：

無事……佢嚟我隔離
大家可以放心 16:40

Send完後沒有收起電話，因為我想看看梁家豪還有沒有其他問題，但一分鐘不到，鄭綽婷就Quit了Group。

我愣了一下，無名火起。

Quit呢個Group會唔會有事……？ 16:42

驟眼看以為是賴智勇的冷笑話，但發問者原來是梁家豪，所以我認真回答：

唔會……無事喇喇，你放心啦…… 16:43

賴智勇補充了一句：

如果你Quit我聽日打柒你 16:43





他這句話……使我想起平日跟Billy和允仔閒聊的胡鬧氣氛。

我微微一笑。

終於走到了楊悅盈住處的樓下，整段路程被太陽曬著，本來就身心俱疲的我覺得快要中暑了。

穿著黑色外套的楊悅盈情況應該不比我好，我走進便利店買了兩枝水，把一枝交給了她。

扭開樽蓋灌了兩口冰水，才覺得舒暢一點。

「唔該。」楊悅盈拿著水對我說。

「好啦，咁聽日見。」我語重心長的道：「唔好諗咁多嘢喇……拜拜。」

她「嗯」了一聲。

我微微一笑，回頭離開，同時拿出電話想打給姐姐——

「何晞賢！」楊悅盈忽然叫停了我。

我才剛走開兩步就被她叫住，有點不解地回頭望向她。

「陪埋我返上去……」她低聲道。

發現何晞賢以一個奇怪表情望著自己時，楊悅盈才意識到自己的話讓他會錯意了。

「我屋企有人。」她感到自己臉紅了起來：「我諗住上去換件衫，畀番件褻你。」

「吓？」何晞賢也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好……好呀，你等我打一打畀家姐先。」

然後他就走到一旁開始打電話。

這時楊悅盈的電話亦震了起來，拿出來一看，來電的是個她未見過的電話號碼。

「喂？」

「妹妹仔？」來電者是Jessica：「返到屋企未？」

「你打畀我做乜？」

「聽日無論你睇到乜嘢都好……」Jessica故意壓低聲音：「你記住個個先係事實；已讀不回死全家呢件事無發生過。」

「……點解？」

「我仲喺公司善後緊，唔方便同你講咁多。」Jessica模稜兩可地回答：「但係我驚你一時衝動，講咗今日聽番嚟嘅嘢出去。」

「哈，你想我幫你哋手冚住件事？」楊悅盈忍不住怒極反笑。

「無人須要你幫，唔好睇得自己咁重要。」Jessica毫不服輸，話中帶骨的道：「你咁做係幫緊你自己，我咁同你講都係為你好。」

「我唔係你哋呢種人。」楊悅盈決絕地回答。

Jessica冷笑一聲。

「我知你唔係……但係你終有一日會變成我哋。」她加強語氣說：「係時候面對現實、成熟啲；大個女喇……唔好再諗住逞英雄。」

然後Jessica就Cut了線。

「邊個？」何晞賢亦剛好通完電話回來。

楊悅盈猶豫了一下要不要告訴他。

「打錯啫。」最終還是決定不要。





回到家門口時，楊悅盈見木門開著，只是鐵閘關了，裡面傳來一陣炒菜聲，應該是媽媽在煮飯。

她拉開鐵閘走進去，但何晞賢依然呆立在門前。

楊悅盈以一個疑惑眼神望了他一眼。

「呃……我企喺度等得喇。」

不知道他是否害羞，反正楊悅盈就拉著他的手把他拖進了屋內。

「媽咪。」她往屋內大喊一聲：「我有同學嚟咗。」

然後撇下手足無措的何晞賢，回到自己睡房。

打開枱燈後，就脫下外套換回家中的便服。

「呀！同學仔！」媽媽的聲音在外面響起：「你叫咩名呀？」

「Auntie。」何晞賢聲音有點害羞：「我叫何晞賢。」

「食唔食飯呀？今晚阿哥臨時有事唔返嚟，我煲多啲湯。」

「唔使喇，我一陣返屋企同家姐食。」

楊悅盈摺好何晞賢借給她的外套後打開門。

看到媽媽笑得很開心。

何晞賢僵立在原地，臉上雖然在微笑，但不難看出他有點難為情。

楊悅盈把外套遞給他。

「唔該。」臉開始變紅的何晞賢似乎急不及待想離開：「咁我先走喇……」

「好呀，得閒再上嚟玩吖。」媽媽笑著對何晞賢說：「阿盈好少可帶朋友上嚟——」

「得喇。」楊悅盈打斷了她的話，走到門前打開了鐵閘。

「Auntie拜拜。」何晞賢亦求之不得地走到門外。

媽媽回了廚房後，何晞賢伸手過來摸摸楊悅盈的頭。

「妖！」楊悅盈一手撥開了他。

「咁……聽日返學校見啦。」何晞賢笑道。

Day 6

話畢，何晞賢就轉身走向升降機。
楊悅盈一直站在門前看著他背影。
只是，她這次沒有把他叫住。

59 Unread Messages ✓✓

我到家時，姐姐的電腦就放在飯枱上，但她本人不在，同時廚房傳來抽油煙機的聲音。

剛才跟她通電話時知道，我們父母的班機延誤了，要半夜才回到香港，因此她說今晚自己做飯吃。

我走到自己房門口，隨手把外套丟到床上，就回到客廳一下躺在梳化上。

閉上眼。

這幾天以來，我還是第一次能真正毫無顧忌地休息、睡覺……

明天是開學日……

但我們班只剩五個人，連班主任都沒有了……

想起Billy、允仔……Elaine……陳佩珊……

為甚麼這樣子……？

「呀——！」忍不住大叫一聲發洩。

打算小睡片刻，但發現自己完全睡不著……

忽然頭上被狠狠拍打了一下。

「嘈乜呀？返到嚟又唔講聲！」

我張開眼整個人彈起來。

「仆街仔！尋晚叫你洗碗又唔洗！」從何晞媛這副破口大罵的樣子來看，似乎真的生氣了：「無煮你嗰份呀！」

「煮乜咁巴閉呀……」我笑著回敬她一句：「咪又係公仔麵。」

戳中了她的痛處後，她把眼睛瞪得更大準備還擊。

「好撚失禮你咩？」

不知何故，聽到姐姐罵我的聲音，我覺得有點開心。

嘆了一口氣：今天早上出門時，其實我很怕從此以後就要跟姐姐永別……

「喂！同緊你講嘢呀！」

抬頭望向她時我發現自己視線模糊了，唯有擦擦眼睛……

「喂，何晞賢……」姐姐見我如此，態度馬上軟化下來：「鬧

Day 6

你兩句啫，唔使喊吓嘛。」

我對著她微笑搖頭。

同時感到眼淚不受控地流出來，馬上低下頭。

姐姐在我面前蹲下來，用手托起我下巴。

「做乜嘢呀？」她用手背拭去我的眼淚，然後輕撫著我臉。

我沒有回答。

「你呢幾日做乜，好似有啲奇怪咁。」她用一把十年難得一見的溫柔聲線道：「係咪有咩事？」

我望著姐姐，點點頭。

「咁你話畀我聽發生咗咩事？」

其實由第一日開始，我已經很想將整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訴她。

——而家Admin已經玩完，我部電話都清咗MAD……我話畀家姐聽……佢應該唔會有事？

但我覺得自己現時的狀態，根本無法把整件事完整交代清楚……

而且即使說出來，也只會白白讓姐姐擔心。

因為就算知道了，她也做不了甚麼。

「遲啲先……我有啲劫……」所以我唯有這樣說。

她捏一下我臉頰，沒有再追問下去。

「好啦咁。」終於變回了正常的何晞媛聲線：「我煮埋你嗰份啲喇，等多陣。」

我望著她轉身走回廚房的背影；跟她這樣說了兩句話後，突然感到人變輕鬆了一點。

「何晞媛……」忽然間好想喊她一聲：「家姐！」

她回頭望過來，眼神疑惑。

「無呀……」我身子放軟，又倒下躺在了梳化上：「唔該晒……」

「唔好咁好禮貌啦，我會驚㗎……」她拋下一句之後就回了廚



房。

「但係啲煲同碗你洗。」然後補充了一句。

「好。」

我雖然口裡這樣說，

但下一秒，

我就閉上了雙眼，

睡著了……

Day 6



口 A Z Z

2017-09-01





60 Unread Messages ✓

九月一號。

開學日。

張開眼時我發現自己原來躺在梳化，一直睡到現在。

頭腦還有點朦朧。

我爬著坐起來，伸伸懶腰，同時留意到客廳多了兩個旅行箱，飯枱上放滿一盒盒……不知道甚麼東西，反正是手信吧。

看來昨晚父母已經回到家了。

現在清晨五點多，換句話說我睡了差不多十個鐘。

把電話拿去充電，然後我就去了洗澡，打算早點出門吃個早餐；洗完澡後回到房間，發現電話收到一個WhatsApp Message。

我精神又繃緊起來，連忙打開查看——

賴智勇十幾分鐘前在6A Group裡分享了一條Link。

看到不是Admin的Message，我才放心下來。

對，Admin已經死了。

我換好校服後就打電話給賴智勇——既然他有在Group內分享東西，就代表他已經起床了吧？

「喂……？」他的聲音相當無神。

「咁早起身嘅？」

「瞓得唔好，成晚瞓下……」他頓下來，打了個呵欠：「成晚瞓下醒下咁……成日凝住要起身Check電話。」

我笑一笑，把桌上的筆袋、充電線、銀包鑰匙等等全部掃入書包裡，就準備出門。

「喂，不如早啲出嚟，食個早餐。」我跟他說。

「好，我都想問下你點睇。」他爽快答應了：「去番尋日個間？」

「好呀，但係……」我感到有點奇怪：「問下我點睇？點睇乜嘢？」

「你睇吓我Share出嚟個條Link先啦。」賴智勇賣關子似的道：「雖然應該影響唔到我咁。」

「好啦咁，六點半喺茶餐廳等。」

我馬上掛了線，打開他分享出來的Link。
那是一段新聞，張貼時間是昨晚深夜，我在睡覺的那段時間。

《西貢旅巴車禍 肇事24人罹難》

2017年8月31日

——24人……？！

我被這個數字弄得睡意全消。

內文大概是說……**蔡明磊紀念中學6A班**去了西貢露營，31號晚回程時旅遊巴發生交通意外，與一輛私家車相撞。旅遊巴失控翻側，整架變得不成車型，私家車更是被壓成了一片廢鐵，現場起了火。

旅遊巴上一個帶隊老師、一個司機、20個學生，以及私家車上的兩夫婦**全數罹難**。

——唔會有人知發生過咩事。

Ivan這句話又在我腦裡響起。

355

課室裡，我們把四張枱併在一起，五人圍起來坐著。

「尋日臨走嗰陣，Ivan同我哋兩個講過：今日開始就唔會有人知發生過咩事。」

我電話就放在五人中央的桌上，打開了那則全班車禍死亡的新聞。

「我諗呢個就係佢哋嘅方法……」我停一停，繼續說：「同埋畀我哋嘅警告。」

「20個學生……」梁家豪在心算著人數：「28人，減我哋五個、減多個羅彥輝……都仲有22個吖，仲有兩個去咗邊？」





我、楊悅盈和賴智勇三個剛才已經在吃早餐時研究過這問題。我對賴智勇打一下眼色，他就開始操弄著自己的電話。

身旁的楊悅盈用自己電話望著那則新聞，眉頭緊鎖，咬著自己下唇，一副在強忍淚水的模樣。

鄭綽婷則托著頭，百無聊賴地玩電話，已經開始習慣她這種態度的我連望都不想望她。

剛才看完那段新聞後，我就逐一打電話約他們回來，對鄭綽婷抱著循例一問的心態，沒想到她也出現了。

「仲有嗰兩個喺呢度……」這時賴智勇把他的電話放在我那部旁邊，上面顯示著另一則新聞。

《男生殘殺同窗 現場遭警擊斃》

2017年8月30日

「允仔殺死洪諾言嗰晚，因為已經畀好多人同警察發現咗，當晚凌晨就報咗出嚟。」我講出自己的看法：「所以佢咁索性當係一件獨立案件，無干涉過。」

「張允行唔係——」梁家豪聲音有點大，賴智勇輕輕拍了他一下他才把音量收細：「張允行唔係爆頭死嘅咩？」

「見到佢死狀嘅應該大部分……甚至乎全部都係警察。」回想起當晚情景，允仔跟洪諾言都是在屍袋裡被搬走的。

「咁又點？咪有警察見到囉？」梁家豪似乎還未明白。

「MTCC……」楊悅盈終於出聲，但聲音有點沙啞：「MTCC同警察有合作，甚至乎……」

她清一清喉嚨，拿下眼鏡。

「甚至乎……」然後雙手翹起伏在桌上，本來聲音已經很小的她，說了幾句我只能聽到單詞的話：「唔止警察……政府……」

我知道她應該是忍不住哭出來了。

梁家豪也終於恍然大悟點點頭。

「仲有，司機同埋嗰兩公婆……」我隨手撥弄著自己電話熒幕一邊說：「應該係我哋某同學嘅屋企人。」

這話一出，就連鄭綽婷都忍不住望向我；當她看到我熒幕上的甚麼時，罕有地露出驚訝神情，然後抓住了我手。

「呢架車！」她指著其中一張相，相中就是那輛肇事的私家車：「好似係**何穎璇**屋企嗰架，佢畀過相我睇……」

雖然我也推斷那兩夫婦是某同學的家長，但……確認後心情仍然相當沉重。

「何穎璇喺一開始嗰日已經死咗，好有可能係死喺佢屋企人面前。」我用力呼出一口氣：「我諗佢哋兩個應該係畀人……」

我沒有說完這句話，因為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仲有個司機——」梁家豪問。

楊悅盈忽然坐立起來，雙眼通紅，兩行淚痕滑過她臉頰。

「唔好問喇。」她聲音沙啞地說道：「我唔想知……」

這時有人敲了一下課室門。

「同學……？」教中文的Miss Cheung走進來，看到我們幾個，尤其是楊悅盈，一副連她自己都快要哭出來的表情。

她拉了張椅坐在楊悅盈身旁，一邊安撫著她，一邊用同情的眼神望向我們其他人。

恐怕在她眼中，我們幾個只是在悼念意外死亡的同窗吧。

然後，一如我所料，Miss Cheung告訴我們五人要分成兩組，去餘下的那兩班理科班上課。

不幸中之大幸，我跟楊悅盈和賴智勇同被分到了6B；梁家豪、鄭綽婷就去了6C。

而且，學校安排了我們五個見駐校社工，一星期兩次，暫定維持一個月。

走進6B課室時，他們全班條地靜下來，所有目光同時投向我們



三人。

課室最後排一個角落有四個空位，Miss Cheung示意我們過去坐下。

賴智勇帶頭走過去，我跟在後面，楊悅盈一直垂著頭走在最尾。

同學間開始響起低語聲。

望向這班同學，發現中三才轉校過來的我，除了四五個那時期的同班同學外，其餘的我都幾乎不認識。

途中不時有同學向賴智勇頷首示意，或者拍拍他以示鼓勵；楊悅盈低下頭緊隨在我背後，一副不想被其他人看見的模樣。我有點費解，但沒有開口問她。

走到角落那四張枱，賴智勇在尾二那行坐下，我和楊悅盈則順勢坐在他後面。

待我們安頓好，Miss Cheung開始跟6B班說起我們的事時，大部分同學立即把視線從我們身上抽離，望向前方，但我感到有些目光仍停留在我們身上。

楊悅盈一直把頭垂著，緊盯自己枱面。

那幾段新聞背後的真相，雖然只是我倆的推測；但自從我們導出了結論後，她就一直消沉到現在。

「你……真係可以當無事？」楊悅盈用微弱得幾乎聽不見的聲線，重複了一次她昨日曾問過我的這個問題。

我沒有回答。

「我哋全班人無緣無故咁死晒……」

她抬起頭望向我。

「無人須要負責，無人向我哋補償、交代……」然後繼續問：「仲要無人知道事實係點樣；你接受到？」

陽光從窗外曬進來，正好照在她臉上。

此刻的她看上去比平日更蒼白，加上她那全黑的頭髮和瞳孔，

使我有種錯覺：她整個人好像失去了顏色一樣。

——我接受不了，但是……沒有辦法。

「……唔係我哋可以點？」我嘆了一口氣，反問。

「將件事講番出嚟。我唔信咁大件事……可以畀一單假新聞完全掩蓋住。」

我輕輕捉緊她的左手，望進那雙烏黑的瞳孔。

「算啦。」發自內心地跟她說：「我哋無事就得，其他嘢……唔好再冒險。」

她的眼神閃過一絲失望、也有點憂鬱，隨即用力甩開了我的手。

在我意識到楊悅盈想做些甚麼之前，她已站了起來。

「Miss Cheung，我有嘢想同大家講。」

本在說著甚麼的Miss Cheung被楊悅盈一下打斷了話，有點愕然；其他同學終於再次找到理由繼續觀察我們，幾乎全部人同一時間回頭望過來。

楊悅盈準備走出去。

顧不得其他同學的目光，我再一次抓住了她。

楊悅盈低頭看我一眼。

我對著她輕輕搖搖頭。

她有點無奈，再一次甩開了我的手。

然後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到一臉疑惑的Miss Cheung身旁。


我好想跟著出去把她拉回來——但是，這一刻，我開始胡思亂想……

——點解咁多同學嘅家長，要揀何穎璇屋企人？

——係咪對我嘅警告？

——MTCC為咗掩飾呢件事，呢件意外，可以做到咩程度？

整個人就像紮了根似的：不論我多想站起來，始終無能為力……



賴智勇眼白白看了一眼已經站在Miss Cheung身旁的楊悅盈，也慢慢垂低頭。

楊悅盈像叫Billy約大家回來的當天一樣，一開始沒開口，只慢慢掃視一下全班同學；當日我不明白她為甚麼要這樣做。

現在我知道，這其實是她緊張的表現。

6B班全班同學跟Miss Cheung，數十對疑惑的眼睛，紛紛望著楊悅盈。

但是，她的目光卻一直停留了在我身上。

「我想同大家講……」見我仍然無動於衷，楊悅盈嘆了一口氣。

「我哋班……6A班唔係死於車禍，而係——」

Day 7





好好玩嗎？

住食天鴉肉！

已死

已經就寢了
唔好畀住食天鴉

今日好Send

開

無野

關鍵人物？

一齊Send
今次

係

好玩？

拉拔

唔

哈哈

GA研會

出現任何暴力、

必當在30

內

住食天鴉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係

2017-10-13

日

日

日

日

日

61 Unread Messages

#已讀不回死全家

下星期班會活動，我要去Book位……

邊個嚟嘅快啲覆我 12:24

我跟賴智勇在茶餐廳吃飯時，班會主席張芷瑤在6B班WhatsApp Group裡發了這段東西。

雖然楊悅盈不在這個Group內，但6B班最近開始把她以及已讀不回死全家當成笑柄來看，不時會用來惡搞或者恥笑。

「屌……」我有點生氣，關掉了電話熒幕。

「算啦，過多半年就唔使理班人喇喇。」同樣收到Message的賴智勇道：「當睇唔到。」

我喝了一口檸檬茶，沒有回應；因為他根本就不明白我在生氣甚麼。

「佢……仲係無覆過你？」賴智勇試探性地問。

我依然沒有作聲，只係把電話遞到他面前讓他自己查看。

開學已經一個多月了。

我幾乎每日都只跟賴智勇一起午飯、上課下課。

至於去了6C班的梁家豪和鄭綽婷，兩人已經融入了班級，過回正常的校園生活，因為他們沒有找過我，我亦沒有理過他們——本身我跟他們兩個就並不熟稔。

至於楊悅盈……

開學日，楊悅盈不理我阻止，站出來對著6B班同學道出了已讀不回死全家一事；起初他們相當驚訝，但楊悅盈還未說到一半，班上的氣氛就開始改變。

我發現6B的同學——甚至乎Miss Cheung——都開始皺眉，眼神存疑地盯著楊悅盈。

要不是我們幾個剛失去了大半班同學，他們要顧忌「口德」，我覺得6B某些同學應該會當場爆笑出來。

Day 49

事實上，當時我已經聽到有人開始說著悄悄話。

——哈哈，又幾好想像力，佢係咪傻撚咗？

——係咪叫創傷後遺症？其實佢都幾慘……

總之，Miss Cheung見勢色不對，出手制止了楊悅盈的發言。

楊悅盈開始對我和賴智勇——**主要是我**——投以一個求救的眼神。

——出句聲……好唔好……？

但當我發現同學們沿著她的視線望向我時，我甚麼都沒有做、半句話也沒有說。

只是腦袋一片空白，有點怯……

賴智勇跟我一樣。

苦無辦法，楊悅盈唯有回到我身旁坐下。

當天她全日都沒有再理會過我。

第二天，她沒有上學。

第三天也沒有。

之後的一星期、兩星期，直到現在，她都沒有在學校出現過。

賴智勇看到我這一個月來被楊悅盈已讀不回的那些WhatsApp Message，皺一皺眉。

「Facebook Messenger呢？」他繼續問。

「同之前一樣，唔覆。」

「有無打過畀佢？」

「都係，Cut我線。」

「咁——」

「唔使再問喇。」我抬起頭望向賴智勇，一邊伸手取回電話：「除非衝上佢屋企，如果唔係都幾難搵到佢。」

「我連Message都無Send過畀佢。」似乎他對楊悅盈亦有點內疚：「唔敢……唔好意思Send。」

我瞪著Message旁邊的雙藍剔，感到又愛又恨。





因為這代表楊悅盈完全不想理會我。

但同時亦代表她相安無事：至少，她還可以看到我的WhatsApp、拒接我電話。

「唉，但係就算搵到又可以點？」佢苦笑一下：「叫佢返學？而家班人咁樣……」

「6A班車禍」已經被丟淡了，校內甚少有人再提起；反而6B班的人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把已讀不回死全家當成一個In Joke一樣經常拿來玩笑。

唉……Cindy又唔覆我WhatsApp #已讀不回死全家 啦……

跪求舊年Math Past Paper #已讀不回死全家

Miss Cheung聽日生日，Lunch約食飯邊個到？#已讀不回死全家

楊悅盈並不知道……但正如剛才一樣，每次看到他們這樣，我都不禁會有點生氣。

並不是衝著6B班，而是衝著我自己而生氣。

當時我為甚麼不阻止楊悅盈，或者一直陪在她身邊？

雖然結果可能沒有差別，但至少……

忽然好想跟楊悅盈見面。

我條地站起來，無視一臉疑惑的賴智勇，逕自離開了餐廳。

十月中，雖然太陽仍有點猛烈，但天氣已經沒有暑假時那麼令人辛苦。

楊悅盈自己一個在瀝源天台，靠牆坐在地上。仍然一身淺色衣服的她，頭髮已經長了不少，她出門之前用橡筋圈紮起了馬尾。

回憶起以前的自己。

以前的自己一直都不敢獨自上來。

中一中二時，楊悅盈經常被三個同班女生欺凌：在校內替她起花名、塗污或者撕爛她的書、把她的東西掉到垃圾桶裡……等等。

最恐怖的是，那三個女生間中放學會強迫楊悅盈跟她們一起來到天台，剪她的頭髮，甚至……

甚至……

楊悅盈用力一捏自己臉頰，強迫自己不要再重溫這些痛苦回憶。

……只能說，那三個女生在這裡強逼她做了很多使她不堪回首的事。

反正那段日子，每早起床都很辛苦，回校的路程活像上刑場一樣；她不敢告訴家人、同學之間亦沒有人對她施以援手。

楊悅盈試過鼓起勇氣向班主任說，但因為欺凌的情況嚴重，班主任反而警告她：如果只是同學之間玩耍的話，就請她不要亂說，因為此事可大可小。

無助的情況一直維持到她中三那年。

有個隔壁班剛轉校過來的男生撞破了欺凌事件，回校直接找訓導主任告狀。三個女同學終於被重罰，還差點鬧上警局，自此對楊悅盈的欺凌就開始收斂——

放在腿上的電話響起，打斷了她的思緒。

——又係何晞賢？楊悅盈心忖：最近何晞賢老是打給自己。

不是。

來電的是個她沒有存入Contact List的號碼，但她清楚記得：大



約兩個月前的一個晚上，同一個號碼曾經跟自己通過話。

對方來意不明，楊悅盈猶豫了半晌是否要接聽，最終還是敵不過好奇心。

「喂。」

「做乜唔返學？」

——*嗯，無記錯。那是Jessica的電話號碼。*

「你……點知我無返學？」楊悅盈心裡一寒，開始懷疑對方是否又透過電話的鏡頭在監視自己。

「呢個時間，如果你返緊學又點聽到我電話？」Jessica語帶點不屑。

——*嘖！這麼簡單就被她看穿，楊悅盈有點不忿。*

「打喇做乜？」她對Jessica語氣開始不太友善。

「淨係想提一提你，你啲同學、6A班係車禍死嘅。」Jessica清一清喉嚨：「如果你想同人講啲關於你嗰班嘅奇怪科幻故事，無論你當面講又好，上網講又好——」

「又會點？」

「呃，唔會點；你當面講上網講，我都係吹你唔脹嘅。」Jessica一笑道：「但係我諗你而家知道講完會有咩後果？」

開學當日楊悅盈按捺不住，對著6B班道出了已讀不回死全家的真相；她亦發現當時同學望著自己的眼神，就彷彿在觀察一個精神病人一樣。

——*「你咁做係幫緊你自己；我咁同你講都係為你好。」*原來自己一直誤會了Jessica此話的意思。

「我唔知。」但楊悅盈依然倔強地回答Jessica：「我淨係知我唔可以就咁當無事發生過；我過唔到自己啲關。」

Jessica冷笑一聲。

「算把啦，我都曾經經歷過你呢個年紀，好明白——」

楊悅盈Cut了線，以報之前被Jessica Cut線的仇。

Day 49

已讀不回死全家，不……6A班同學發生的這件事，楊悅盈在這一個月內不斷嘗試重新組織、寫下所有細節及來龍去脈，試過貼到網上論壇，亦試過匿名Email給媒體。

最後當然石沉大海。

但她相信自己總有一日可以向世人揭發真相，令應該受罰的人被制裁。

楊悅盈曾經站在被害一方，但有人拯救了她，楊悅盈不知道那人是否還記得這件事。

但她一直都想找機會跟他道謝。

要不是他，自己可能仍是個每天被欺壓的女孩。

甚至會像羅彥輝一樣選擇輕生……

袋好電話，楊悅盈站起來，整理好裙子後走向欄杆。

——何晞賢。

她伏在欄杆上望著校舍；現在已是14:17，午飯時間早就完結了。

——佢應該喺學校上緊堂？

其實她再三想過開學那天的情況後，已經沒有再生何晞賢的氣，因為她明白何晞賢不出手幫自己，甚至想加以阻止的原因。

但已讀不回了她WhatsApp差不多一整個月，如果現在主動找他的話，那不是很尷尬……

楊悅盈苦笑一下。

有種衝動想直接回校找他。

但她還是決定繼續留在這裡。



No New Messages

我按了一下門鐘。

聽到屋裡有人過來應門時我好緊張，心裡幻想打開門的是楊悅盈。

明明做了兩年同班同學我都甚少留意她，不知為何自己竟然會有這樣的幻想。

門打開時我心臟彷彿快要停頓一樣。

可是，開門的人不是楊悅盈，而是楊太，屋裡面還有個在打遊戲機的男生；我看不清楚他的臉，但那大概是楊悅盈哥哥。

「咦？你係……」楊太似乎有點開心，但是忘了我名字：「呃……」

「何晞賢。」我打斷了她：「阿盈呢？」

「阿盈出咗去喎，你喺唔喺度等佢？」楊太把鐵閘也打開：「不過我都唔知佢幾時返，衰妹成日唔聽我電話。」

「咁我……下次再嚟啦，費事阻住你。」我雙手合十對楊太說：「我晏晝仲要上堂。」

楊太聞言也沒有挽留，跟我道別過後就關上了門。

我對站在一旁的賴智勇搖搖頭，然後就兩人一起坐升降機離開，過程中我倆都沒有說半句話。

離開大廈，走向便利店時，賴智勇終於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兩點喇，遲到成個鐘。」他對我一笑，故作輕鬆的道，但明顯有點不太自在：「唔知會唔會記缺點呢……」

——*佢唔自在當然唔係因為驚遲到男人罰；我睇得出，佢係擔心緊楊悅盈。*

「唔會記缺點，最多警告啫。」我先一步走進了便利店。

——*點解我會睇得出佢係扮輕鬆、其實心入面有啲唔舒服？*

「咁都仆街啦，實界老母鬧到阿媽都唔認得。」賴智勇緊隨著我，兩人一起走到雪櫃前。

——*因為，我而家個感覺同佢一模一樣。*

Day 49

「我唔驚呀。」我拿了兩枝可樂，再到收銀處付款：「由細到大有啲咩大鑊嘢，我都係畀家姐叫佢幫我冒簽。」

「啱」一聲用八達通付款後，我把其中一枝遞給賴智勇。

「多謝腎哥。」

我們同時「嗞」一聲扭開了樽蓋。

「不過……你就爽啦！」他喝了一口可樂後，以羨慕的語氣跟我說：「我都好想有個家姐。」

「咪FF咁多啦。」

「有無相呀，畀我睇下你家姐。」賴智勇誠懇地問道：「你家姐靚唔靚女？」

「頂你個肺！」我笑著打了他一拳。

開學到現在，我們始終跟6B班同學有著隔膜、像兩個局外人一樣，加上 #已讀不回死全家 這個 In Joke，我對這群人完全沒有好感，因此與賴智勇兩個自成一角，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好朋友。

我其實蠻喜歡這種生活，反正我本來就不是喜歡大伙兒玩耍的人，甚至有時會從賴智勇身上找回一點與Billy仔相處的錯覺。

我們走到樓梯處，賴智勇似乎真的很怕會遲到，急步往下走了半層。

而我則呆立在原地。

因為我想找個地方靜一下。

「喂，不如去樓下搵張長櫈坐下。」我向賴智勇提出：「無乜心情返學。」

「唔好玩我啦腎哥，真係諗住逃半日學？」他回頭問道。

我點點頭。

「唔陪得你癲呀。」賴智勇尷尬地說：「我又無家姐幫我冒簽。」

「挑。」我笑著對他比一下中指：「咁你返去啦。」

他向我揮揮手後，就連跑帶跳地下去趕回學校。



我掏出電話Send WhatsApp給何晞媛：

你今日有無揸車返學？一陣過嚟接我得唔得？ 14:17

忽然間……好想上去天台。

這個曾經跟Billy、允仔在上面度過了無數個下午的地方。

每踏上一級樓梯，都會回憶起從前我、Billy、允仔三個在這裡發生的事：放學上來抄我的功課、三個玩互鬧、自己試萬樂珠混可樂、討論班上的女孩……

他們兩個沒可能再陪我，因此我一直有意無意地避開不再重遊舊地。

但霎時間我有種強烈想再上去一次的感覺，因此我沒再多想，就開始往上走。

電話響，來電的是姐姐。

「喂？你咁早放學嘅？」

「唔係呀，我晏晝唔想返學。」沒必要騙她，反正要找她幫我冒簽請假：「今晚幫我簽個名。」

「吓你個仆街仔。」她罵了一句後稍頓：「咁你而家喺瀝源？」

「係呀。」

「我可能要半個鐘先到……再打畀你啦。」沒待我回答她就掛了線，應該是在開車吧？

半個鐘，還好。

終於上到天台，我走到正中間的那一大片空地——

然後留意到，有個長髮的女孩背對著我、靠在欄杆上望向我們學校。

我頓時感到放下了心頭大石一樣。

馬上再拿出電話WhatsApp何晞媛：

Day 49

都係唔使過嚟接我喇，我一陣自己返去 14:19

雖然髮型不同了，但我非常肯定自己沒有認錯人。
竟然會在這裡遇到她……有點難以想像。
我笑一笑，喊了她一聲，然後開始慢慢地走過去。

- 《已讀不回死全家》完 -



已讀 家

作者 何晞賢
編輯 小尾
封面題字 華戈
設計 日不落創作
校對 伍秀萍

出版 創造館 CREATION CABIN GROUP LTD.
地址 荃灣沙咀道 11 至 19 號達貿中心 2 樓 201 室
電話 3158 0918

發行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七號二樓

承印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地址 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座

出版日期 2018 年 7 月
ISBN 978-988-78653-3-9
定價 \$98

※ 此表含劇透 Spoiler Alert

名稱	性別	天數	死因
班主任: Chow Sai Man - 周世文	男	Day5	已讀不回
學生: Au Ka Shun Stephy - 區家純	女	Day5	Quit Group
Chan Ka Yan - 陳嘉欣	女	Day3	Message死者
Chan Hiu Ching Crystal - 陳曉晶	女	Day5	Quit Group
Chan Siu Hung - 陳光熊	男	Day3	Message死者
Chan Pui Shan Rita - 陳佩珊	女	Day5	被殺
Cheng Cheuk Ting - 鄭焯婷	女		
Cheung Ho Wing - 張浩榮	男	Day3	Message死者
Cheung Wan Hang - 張允行	男	Day4	已讀不回
Chew Chi Kwan - 周子筠	女	Day3	Message死者
Fong Yat Mun - 方溢滿	男	Day4	已讀不回
Ho Hei Yin - 何晞賢	男		
Ho Wing Suen - 何穎璇	女	Day1	Quit Group
Hung Lok Yin - 洪諾言	男	Day4	被殺
Kwan Ka Man Karman - 關家敏	女	Day3	Message死者
Lai Chi Yung Johnny - 賴智勇	男		
Lai Mei Kuen - 黎美娟	女	Day1	Quit Group
Lau Cho Hang - 劉楚恆	男	Day1	Quit Group
Leung Ka Ho - 梁家豪	男		
Lo Yin Fai - 羅彥輝	男	Day0	自殺
Ng Kai Fung Billy - 吳啟鋒	男	Day3	Message死者
Ng Yi Man Grace - 吳綺敏	女	Day3	Message死者
Or Chi Hang - 柯志恒	男	Day6	已讀不回
Shum Pak Yan - 沈柏茵	女	Day1	Quit Group
Tang Tik Hung Kelvin - 鄧鐵雄	男	Day3	Message死者
Tse Shrek Chun - 謝石俊	男	Day4	已讀不回
Tsui Kin Man - 徐建文	男	Day5	Message死者
Yeung Yuet Ying Yuna - 楊悅盈	女		
Wu Yi Ling Elaine - 胡綺玲	女	Day1	Quit Group
Admin - 管理員		Day6	System Crash

自由定價

支持作者與出版社



本電子書為限時免費下載版本。
若想支持本地作家及獨立出版社，
可掃瞄PayMeCode自由定價付款支持。

(參考價：已斷市的實體紙本書定價\$98)
若有留言想鼓勵作者或出版社，可在付款訊息欄內填寫啊！